

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
門而况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
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
而同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及号邪
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
曾謗謔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排以
賈幽罰言无錯銖之功慮无毫釐之
益逝川若飛蔽山如電一息不還奄
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
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
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
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
殷成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
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脩詳典籍
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與因
果義微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括所
辯閑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于未雖
文匪珪璋而事足鑒鑑惟愷悌君子
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五張 續

K. no. 1081
廣弘明集卷第一

典

晉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
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
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
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
夫震虛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願前
良殃卦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為德
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
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
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
之登臨廓尔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
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
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
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
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
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
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撰
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
顏謝之風規摠周張之門律辯駁通
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
之高致備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

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
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智神襟若
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
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
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果愚謂
愚更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遽下
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涑
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繇故
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
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
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
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
為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
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
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貨
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
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
昏明乎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
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街揚於
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
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
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
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

廣弘明集卷第一第三張黃
行事次滯骨徒前達蒙泉踈通性海

至如殺讓之攝崔浩禍福皎然鄭藹
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
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輝越於朝典
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
綜綱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宗
魏兩明同垂引誘之略沈休文之慈
濟頽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迴張物
表嘗以餘景試為舉之弊於庸朽綜
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
顧惟直筆即而述之命族題篇披圖
藻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
片記據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
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末討尋略隨條
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觀廣信釋
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
者詳焉

歸正篇第一 明佛為大聖凡俗修歸

辯惑篇第二 明正邪手舉狂若相陵

佛德篇第三 聖覺應命開濟在緣

法義篇第四 實乘獨運攝度迷津

僧行篇第五 結聖聖人斯如道

慈惻篇第六 在生所重厚身寶命

廣弘明集卷第一第四張
誠切篇第七 情寄聖約經則攝陵

各福篇第八 指聖時日用斯貴

滅罪篇第九 罪為摧折起必快心

統歸篇第十 泰正開邪攝道成德

序曰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

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

為佛相况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

洲萬國一化千王平興廢立不足論

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

十五諦計極計之真本皆陳正朔号

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

下又有曾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

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岳匪稱教主皆

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自吏於機

務斯並衢分限域謂沙以東孔老

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眾計

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

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九居倒情從

帶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莫知

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効尤

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

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

廣弘明集卷第一第五張
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竟故有

剋念作聖狂狷乎稱即斯為論未契

端極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

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

學三千子夏箴而致疑顏回獨言莫

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

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治

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

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

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

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

未涉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

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獨聖光

有万億天下故今門學日盛無國不

仰其風教義事脩有識皆慕其席彼

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

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

據陰陽八煞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

眾委之若遺五戒指而不顧觀此一

途高尚自足投誠況有聖種賢蹤則

為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

為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

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大而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六張 典義

可大則不陷於有為既履非常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尔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

梁弘明集歸正目錄

明僧紹正二教論謝鎮之折夷夏論

朱昭之難夷夏論朱廣之詔夷夏論

釋慧通駁夷夏論釋僧敏戎華論

何尚之答宋文帝佛敎

譙王論孔釋教并張答

唐廣弘明集歸正篇終目

子書商太宰問孔子以佛為聖人

老子符子明以佛為師

漢顯宗開化之本傳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叙佛敎

元魏孝明古釋老門人述宗

元魏書釋老志南齊江淹述古篇

北齊顏之推歸篇梁阮孝緒七錄序

北齊王邵齊志明佛敎

梁高祖捨事道詔北齊宣帝廢道詔

隋釋彥琮通極論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七張 典義

子書中以佛為師出老子符子

漢法本內傳未詳作者

後漢郊祀本志出范曄後漢書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出吳書

宋文集朝宰叙佛敎前集略出高僧傳

元魏孝明述佛先後出魏書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列禦寇太宰

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

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

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

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

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外故默而識

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子書中佛為老師二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聞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八張 典義

東遊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劭云即

天竺也又陟崦嵫之墟即香山也老子

迹沉扶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

皆西升崦嵫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

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

因俱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者曰申毒

即天毒也浮圖所興今聞之說曰地

殷土中物壤珍麗民博仁智俗高

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

之國世好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傳三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

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目下傳殺

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

獲經像及僧云寶為立佛寺畫壁千

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堂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

四十二章經絨於蘭臺石室廣如前

集于子所顯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

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

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

明信本帝問騰曰佛法出世何以化

不及此者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

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

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

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

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

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

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

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云永平

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

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遠

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

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

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目

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无上虛无自

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尊百

王不易今陛下道義義皇德高堯

舜竊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而

事乃是胡神而說不系華夏願陛下

恕目等罪聽與試驗目等諸山道士

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

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

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

與其比技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

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乱華俗

目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

勝七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

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

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

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

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

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

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費靈

寶真文太上玉訣三九符錄等五百

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

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高神置於東壇

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

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紫荻

和檀沉香為炬達經泣曰目等上啓

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

神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

緒目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

大生怖懼將欲冥天隱形者無力可能

禁制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慙南

岳道士費炷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行

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

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去太

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

太素斯豈妄乎行曰太素有貴德之

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

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

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

光摩騰法師躡身高飛坐卧空中廣

現神變千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

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歡未曾

有皆遠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

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

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

說出家功德其福家高初立佛寺同

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

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

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

王婕妤等典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十張 吳書
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

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貴叔才憾死故
傳為實錄矣

後漢書郊祀志四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
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為主不煞生
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為沙門漢言息心
別疑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為
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
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
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
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
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
通万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
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
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
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
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
之際無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
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脩道階
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
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十三張 吳書
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五 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
子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
氏神儀對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
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
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邺
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
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
會曰佛晦靈迹垂餘千載遺骨舍利
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
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
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
花照曜宮殿目主驚嗟希有瑞也信
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
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
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
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
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
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
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
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
信費材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十四張 吳書
子歸墓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

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
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
不澤曰目聞曾孔君者英才誕秀聖
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
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閭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
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說放暢山谷
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
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
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
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誦之若以孔
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
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
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
之審非比對今見章疏以俗
酒肅恭奉行之吳主大悅以
澤為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 出高僧等傳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
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
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
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
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注尤為名理並足開解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巨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勣顒等或率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適崇遠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大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惡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

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夫禮隱逆則戰士急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者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而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殷會躬御地遙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難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帝佛道門人論前後出魏書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託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叡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

侍者明是同時叡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叡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與散閣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叡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叡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叡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引遠案孔子有三僞上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僞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八張

而知何假卜乎家曰惟佛是衆聖之
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
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
中尚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姜斌論
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
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叔尚
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
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
挑吏部尚書邢杲散騎常侍溫子昇
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千文更無言說且等所議姜斌罪當
減衆帝加減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
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

典
大隋西明寺沙門釋道暉撰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叔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叔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
所紀義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
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
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
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
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
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
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
身毒每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
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
庭傳教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
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
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
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
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絨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隨聲相
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
悟也凡其經言大抵言生生之類皆
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應三
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
應漸積勝業陶冶應鄙經無數劫薄
練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
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
依佛法僧調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
又有五戒去煞盜婬妄言飲酒大意
與仁義礼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
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
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剝落驥駟釋累辭家
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
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衆門
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
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
至道為名也上根者脩六度進万行
拯度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号为
佛也本号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

備載濟万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无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无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燬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不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

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无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派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万餘言研求幽旨慨无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攝精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脩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无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罽錦錫為礼今猶号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實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者閭岵山及須弥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道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縮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教弥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太常中平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龍果所加爵

云云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肅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礼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六張與

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勳重焉後義真去長安也赫連屈局退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姚賊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局大怒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号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齊策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尸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動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武藝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覆護之道以清靜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謂虛誕為世費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及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七張與

觀焉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表陳刑煞之濫又非圖像之罪無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為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无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紆李之世間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義大壞鬼道熾威視王者之法幾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乱天罰極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无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八張與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皆是前代漢人无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虛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豫知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參軍事所往誅殄惟斯為政餘无涉言故煞史官耻述過也屬崔浩密稱莫識倭讎遂行誅除時以為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无由現崔浩若仇離淫刑酷毒為天下同笑也

初浩與殺謙同從苦與浩爭浩不從謙曰卿今促年壽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倫五刑時年七十帝頗

悔之然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者夥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說死而孫立焉

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覆護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對般若浩取焚之指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凌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同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家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禍及躬无由自免顯戮讒構密悔前僞剋已復礼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

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目妄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繼而飾非廢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无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无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汾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載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緣幽都礼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奮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退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眾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冠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日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无事枉見幽辱帝又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万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惣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目於太子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請告遺談高履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感衰感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无令後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况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
既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号高宗
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方國無
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宗亦咸稱為真
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目孰
可悼乎感痛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
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
王者必弘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
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往古猶序
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
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來功濟大千
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
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
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
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
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
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
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
海之深恠物多有奸媾之儔得容假
託諸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
其瑕置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
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遑脩復朕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
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
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
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
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薦鄉里
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
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
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
寺並還脩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
時劉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
又遊京下僞竊權假鑒術而守道不
改於脩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
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
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龕長一
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沙門曇曜帝礼為師請帝於京西武
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
於万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
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居寺各鑿
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
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
人年八十礼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
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
存焉莫測時代在邕州東三百里恒
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
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
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
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
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
万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
十丈棟棟相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
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憚位於太子僧
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
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
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
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
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大上皇崩造建明寺
尔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
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五張 齊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願諸

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

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劉法師制又

授登紀二法師朕每散成實可以釋

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

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幸帝

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

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徂

背痛恒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

未容即赴便准師義爽諸門外緇素

榮之西域沙門跋隨者有深道業

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

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

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

猶有遺蹤欽悅循迹情深遐邇可於

舊堂所為建三級佛圖又見遍虛

為道珍軀既躋同俗禮應有子胤可

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

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

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

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
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

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

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

登詔誥假年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

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

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

異故道教彰於耳顯禁勸各有所宜

其僧犯然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

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判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

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

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

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

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

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

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

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

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

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

亦其亞也亦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之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

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春城市豈湫

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擲禪之地當由

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

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

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并矣

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

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令不復

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為天

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

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

道暉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

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

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二千

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

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

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

廣明集卷第二 第六張 餘方其寺三萬有餘沫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虞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万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无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嘗於牧德大禹開長生之決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藥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回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廣明集卷第二 第七張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

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脩焉太醫周潛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殺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寂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為不擇謙之曰我學筭累年延筭周體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日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廣明集卷第二 第八張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止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尸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寂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礼度為首加以服食閑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感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岳去老君之玄孫也普居代郡桑乾漢武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

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謙之作誥云云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高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異從命謙之與羣仙為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聖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漢高英聖四皓

猶或耻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伴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目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

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礼人或譏之

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塲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

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神交接功役万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万仞之崖為功蓋易

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贊成難違其意

沉吟久之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真君九年謙之卒蓋以道士之礼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聿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聞過難以預期昔受於先師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温雅遣與尚書崔嶺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歷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

夫類陽絳略聞喜吳幼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扶風營祈連赫連虛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名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四張
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占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无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擲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負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齋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礼接焉
余檢天師經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五張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遺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數十方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煞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眾初起類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燄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高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六張

神佐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脩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辟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和明集卷第三

典

歸正篇第一之三

大唐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聞之遂古大火然水亦冥滓無涯邇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闕涿鹿川兮女媧九子為民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開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垂龍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飲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鳥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露誠重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北間兮去彼宗周方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對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烟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禺強為常存兮帝之一女遊湘沅兮宵明燭光尚煥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為遊魂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系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採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理常渾兮幽明詭佐令智愾兮河岳洛書為信然兮孔甲秦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秋生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冉中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鍾虞生花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終履遊太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汲沮肅慎東北邊兮長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臂兩面亦乘船兮東南倭國皆丈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隣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若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湑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馬腦來雜陳兮車渠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花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珞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目方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結胃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脰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况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兮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為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以客礼初年十三而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四張

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折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八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禮智信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毘猊軍旅齋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以廣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精氣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万里之物數万相連闊狹縱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牢密焉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偕逮其間遲疾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隨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漾何所到汲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六張

郡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踵次封建以來誰所割割國有增減星无進退灾祥禍福就中不老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昂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厥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筦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鄙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然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懸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万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万化人力所為尚能

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
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
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
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
感時僅老簡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
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
釋典為虛妄乎頃託顏回之短折伯
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
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異以後
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
為惡而僅值福徵便可恣尤即為欺
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
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
少何由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萬
行棄而不說若觀凡猥流俗便生非
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
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
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无全行者經律
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无犯哉且
闢行之目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
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被法服

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
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
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派
水不必別落髮豈令罄井田而選
塔窟窮編戶以為僧居也皆由為政
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
无業之僧空國賦籍非大覺之本旨
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
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目徇
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
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
王辟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
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
如妙樂之世儀法之國則有自然稅
米无盡寶藏安求田疇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
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歿後則
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亦
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
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
疾苦莫不恚尤前世不脩功德以此
而論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
愛護遺以基趾况於己之神爽頓欲
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隅累代訐而
弥光矣

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
生非一體耳着天眼鑒其念念隨滅
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
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
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妾臣民與身音何親也而為其勤苦
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偷樂一
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
累幸熟思之

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
恚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脩行業
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
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萬華載
育非風雲无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
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
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
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鴻荒道喪帝

吳興其受書結繩義隱皇諡肇世文字自斯以往弘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殛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異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連乎戰國俗殊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羸正疾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伋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摭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設並典秘書固乃因七略之詳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

者素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於秘書中外三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摭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摭以甲乙為次自時殷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暕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開居傍无塵雜晨光纔啓

緗囊已散霄漏既分錄表方括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按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荀勗集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摭集衆家更為新錄其方內經記至于術技合為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錄謂之外篇凡為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懸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摭拾之責况摭括群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窮宗旨才愧疎通學慙博達靡班固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僅欲尋檢內裏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浚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子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摭最故以撮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

次方技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
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為軍書
次數術為陰陽次方技為術藝以向
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立圖譜一
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漢藝
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
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
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
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
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
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
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
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
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諸部蓋由
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
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
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
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
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
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
軍從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
摠以子兵為稱故序子兵錄為內篇
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

為文翰竊以傾世文詞摠謂之集
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
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
改為陰陽方技之言事元典據又改
為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
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
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
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
不足別創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
為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
元劉數術中雖有庶譜而與今譜有
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
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助注記之類
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以上皆內篇也

釋氏之教實披中土講說調味方軌
孔籍王氏雖載千篇而不在志限即
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為外
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
仙陳於方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
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為外篇第二
王既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
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內外二篇合為七錄天下之遺書秘
記庶幾窮於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歲推單閼仲春十有
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
人平京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古有
志積久未獲操筆間余已先著難於
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開
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經盡
歸子順之書也

古今書景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万
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

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泰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

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

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

詳而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廣明集卷第三 第十六張 鈔本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和書本從新撰錄萬三千一百六卷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十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帙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

種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萬

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萬

廣明集卷第三 第十七張 鈔本
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外篇三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二百一十三卷

廣明集卷第三 第十八張 鈔本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卷

記傳錄 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 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十九張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三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二張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

術技錄

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算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 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三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眼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

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 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 序錄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七錄一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十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 阮孝

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

惠真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

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為

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

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

味即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

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反合藥須生

人蔞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

有鹿在前行心恠之至鹿息處果

有人蔞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

家權責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

之穿籬而適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

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

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庶林

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

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昉

庶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迤其人甚

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

曰趣舍尚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

於造請惟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即子野之謚

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傳昭薦焉並不

到天子以為尚立虛名以要顯譽自

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

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

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

孝緒曰若麀鹿盡可駭馭何以異夫

駭驥哉王作二閭及性情義並以示

之請為潤色世祖著忠目傳集釋氏

碑銘丹陽尹錄所神記並先簡居士

然後施行都陽忠烈王孝緒姊志主

及諸子歲時致饋一无所受嘗自筮

死期云與劉著作同年是秋劉卒率

孝緒昉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

十八皇太子遣使吊祭贈贈甚渥子

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

貞處士

孝緒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

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二百

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為方

外之篇起於此矣

廣明集卷第三

癸卯歲高慶國公劉勰造

勰造

廣弘明集卷第四

典

歸正篇第一之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同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屨中初臨大寶即脩斯事曰惟一食永絕辛糲自有帝王宰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發慧炬以照迷途

發慧炬以照迷途法流以澄垢昏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慈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非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急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闇王滅罪婆娑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虛慕相承涂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率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豈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尚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道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捨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

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草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六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目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手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刀取涅槃之妙果況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熾火翳毛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家底出世真此真如使稠林邪誕之人景法門而無儀渴愛聲贊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

見圓鑒靈徵滿月圓安漢感青夢五
法用傳方德方非華俗潛啓覺窮高
風寶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蓋七覺
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
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
生故能隨方追藥示權回顯崇一乘
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
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
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
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
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
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直飛錫
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
精舍實剎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
目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
果翻種苦哉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
習達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
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
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任孝恭宣
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
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說 比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士在
宗齊兩代祖述三張初行二葛鄒張之
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
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
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比齊又傾
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
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
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
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盞或
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內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
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
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
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
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
術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雖然天
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家下坐僧對
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雋乃一名墨顯
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欲敗同俗時

有放言標悟安達上統知其深量私
與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願居末坐酬
酒大醉昇几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
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
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決舉
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攝
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願令上高座既上
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
兩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願即翹一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願曰
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盞祝之諸道士
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
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願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矜為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外
則大也願應聲曰若然則天子殿內
定小百官殿外定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
言帝自驗藏否便下詔曰法門不真宗
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
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祔崇趨襲

是味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
 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須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剃髮今日斬首
 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
 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
 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隋漸
 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
 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而害洋襲其
 位代為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
 郊莖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
 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
 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
 測其愚智委政僅射楊遵齊帝大起
 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
 絕時搢紳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家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
 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漢屠辛輩
 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意日不出
 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駭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高寺取經
 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
 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弥遙
 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日尔來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
 今北行東頭与之使者反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
 忽謂帝曰我去尔後來是夜癡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貞俗兩
 端孰能刊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
 諠高蹈則山水無悶空非色外天地
 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
 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
 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振羽孔雀
 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辭
 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
 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
 而莫曉倚伏之理吉西而未悟遂使
 狂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
 大矣哉諒為深遠寔難鈎致竊聞陰

陽合而万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
 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
 真俗之混淆隱顯之玄異或有寡聞
 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微庸薄宦便將
 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
 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
 越踐蔑沙門愚襲腐儒感招冥禍致
 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
 名意似聲高海城傲然尊處許為
 極聖豈知十經猶障三學靡聞不隨
 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三子
 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我
 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
 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五色綺錯
 近須弥而會同万像森羅依虛空而
 惣集歸根自絃絃之物吞谷實茫茫
 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
 庶今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
 云尔有梵行先生者高昇塵俗獨栖
 丘壑英明逆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
 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半
 續之袍經林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
 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浩然无為每

廣明集卷第四 第十張

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瀾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汴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玉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筆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幹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恠而問曰先生只若燕趙之士賦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閑楚魯徐行伍視細語頻眉瓦鋒恒持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殊原憲之藁杖此地未之觀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堦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枋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攝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惣法界而為智竟虛空

廣明集卷第四 第十一張

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万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咎愚夫之視聽湏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需虎度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万有踰於鷲嶺宗親藉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瀦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誰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大眉間則白毫五尺開万字於眉前踊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按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辟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廣明集卷第四 第十二張

陽甲觀洞開龍樓迴達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開師保自回天骨感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雄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又王宿衛甚嚴喻視弥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雖應則二万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冲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晚疑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徑間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尸悟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幾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尅成獨稱為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橋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明

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養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引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方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刊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馳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覽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晤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但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後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淪本号離慾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婆娑憖攝靡而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万里餘俱在須弥之南並是閭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脩德留驂長驂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棄於冠簪專在於

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目終從朝命今既諸衣號駭未詳其罪不任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辯排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手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蠅量海而我法門出夏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聞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像麗天雷運發音動地而簡於聲聲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恠邊地十万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東方用之昇天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傳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或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寄豈連命也元常服散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

廣明集卷第四 第十六

已无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賸錢
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
所以五級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
物外是日逆流竊聞夏禹跡川則有
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恡頂踵然身
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群書况吾養性拙玄
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万德
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
裁翁逐禁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
若効淺綠微雀勞諾走功高無暇位
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
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滌而不滌
何余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
非謹牆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
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
薰葭威鳳不群於鸞雀先生道雖微
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
卑神閤无三端可以參多士无十畝
可以為正夫植王事之不閑耻私門
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繞容身
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溫讀經
不解正音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

廣明集卷第四 第十七

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
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
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况如來
行惟少慾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場
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剎建
七寶之臺不懲作者之勞不慚居者
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无
自伐功老聃之撝教不讚已德惟佛
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
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自然外響馳
應賓侶坐致揄揚豈况佛心澄靜亡
諸得失之各如何獨許世尊之号不
欲推人然彼群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牟植將何以通非所以
自遜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實心慎
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
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况玄
道清淨及俗沙門而復縱无厭之求
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
論贖施則便无讓分毫或勝貴經過
或上客至止不將虚心而接待先陳
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
之共知非所以自竄其弊四也僕直

廣明集卷第四 第十八

言雖苦可為藥石惟先生高見覽
以詳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
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地毀
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美吾聞
万機斯惣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
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聰於細民海
則無遺於小水况吾師大道曠无不
濟有心盡攝未簡悉親自當品戒德
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冀庸
人翻涉不生之佐應書貴士倒墜无
聞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
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
自取人失之遠矣遂使斜向伏臘饑
之語長者悟沙弥之說且復窮通有
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
而後盛異轍紛輪可略言也至如立
錫无地非慕堯舜之德餘尚不紹豈
傳湯武之聖詎知吞并六國其先好
馬牧人約法三章則惟亡命亭長樊
灌起販屠之肆伊吕出厨釣之聞歷
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強族五
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豈若朝

陽晞露義泉之難留宿草負霜凝

殘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

窮本入倫一槩那忽輕以垂軒義茲

寢牖雖復才方固旦亦何足觀嘗試

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獎智者同棄

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

地而歸來吾則臥來苦而知昨非子

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

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牛豎子之

烹鷹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難不假

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

壯壯自忘腹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

義之薄技脩心可以報德何局定

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

惟聚落輕微矜納豈獨珠璣是以攝

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士或食馬

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

全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

自東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

須乃舍生之達志但以凡俗難悟憐

嫉未除竟獻名實利取多福所以玉

槃高糾掩日筭於半天繡桶飛薨連

雲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

相冥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

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為功如來亦

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无

價之奇寶真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

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

正覺之甘露因毒已深懷迷自久吾

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為功知我者

希无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

非而最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

共於天厭号无等庶至教非如君

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

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

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貳四民之

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

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

非不自揣己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

獨應管匏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

不由目下况吾師福物與寧獨任凡

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属三寶而用為

道興供養乖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

日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

則和合无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敢

擅只懼我之同各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

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沸餘鉢與人則

群類充滿佛猶无法於飢大寧有惜

於人焉是知輕用固以招愆迴施許

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

之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不

覺美味罪闕於餓病豈滋味之无也

竊聞功且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

王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子不能自

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饗

養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

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

詐擬福田而擢揚此吾所謂四勝也

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

聞或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

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

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

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

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

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

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

嬰禍狂勃无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二條

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流万事察察百年已矣何慶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感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膚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誰能曉果報之終期察目錄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因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非正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羣或身非鯀索男女莫均至於蜚飛蠅化蜂巢蟻卵非播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任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湏委運慈孝何歸是知目自參差果方環乎支分三報星羅万品哉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置王者之明法罪福无并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禄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監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无鬼府但善惡積感所殃慶餘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三條

被之茂典介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駘標鮑宣之馬珠降會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歿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者雖有知无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无宜并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為正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媾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礼罪應不閑於子胤道亦无礙於妻妾遂使善惠許賣花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眾香六万尚日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危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藏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虫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猶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四條

豕充犧羔鴈備礼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奉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鳥殘自死斑駁内律如何關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藏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於阮七賢興情於牛石之量勛華兩聖感德於鐘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酬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眾獨清此先生之三藏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為生類因不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俸力有之於勤脩此先生之四藏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介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无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慙先達然其男則纔離經綵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然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礼積習生常泯然誰恠此而无耻尤類鶉鷃勿將

群小之制皆敢非高尚之教雅且賢者昏也事寄昏故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抑下之操可以厲矯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况乃吾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无勢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无女葉咸昇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同步蟻顯晦上下无異循環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為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鵠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然豈禽獸惟官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无始誰非所親恕已為喻亦何不忍誰可宰有生之血肉无無

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醴况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聞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酌而足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眠難悟盖惟耽酒之狂客局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德薄欲言飲而無災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誠良以此乎縱不開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醫螫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渴乏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幸董清居齋室况吾欲立身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辨

幸于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連飛騰裘五色無主既如臨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目吾惟恐物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日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獻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五

典

轉惑篇第二

大庾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老難倫叙至於李叟稱道幾聞二篇名位周之史月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余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寰海蒙俗信度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為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亦章狀祝斯言

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為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為國師者豈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愚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時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迢然居異抱樸論道邈余開權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近出亦是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微之号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

長迷途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聞託信為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進休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替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使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像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蒼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漢王變為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垂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尊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昇倫安有指擲所生專存諸已

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

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辨校名理尋討

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

妙識宗歸若斯博訪事絕迴惑竊以

六目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

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

况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

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

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

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

事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

譏嫌時俗通汗佛法咸被湮埋故周

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有惟儼

狃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穢跡誠無足恠今疏括列代編而

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尔

梁弘明集辯惑篇目錄

牟融辯惑 亡名正誣論

宗炳難何承天白黑論

何承天達性論類延之難

釋道恒釋駁論 張融門律周顒難

釋玄光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李冰難不現佛形論

蕭子良釋 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辯惑篇目錄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無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反評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叙列代王目帶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三教詔

周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

唐沙門釋明榮上立法事

唐李師政內德論

晉戴安釋疑并姚主釋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之一

辯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聖賢同軌老無非大賢論 晉秘書監孫盛

老子疑問反評 晉孫盛

均聖論

齊常侍沈約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大傳說上

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

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釣弋

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極空其為虛

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

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

誠能抑嗜慾聞耳目可不衰竭乎時

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自年十三而失

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目鼓琴且不

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

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

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七張

便以不堅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數日自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後時廢則物動無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恙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恙号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忌斯人之徒接茲說以欺衆行妖愚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實頗竊有恠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藥大之徒矣藥紂殊世而齊惡茲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孫獲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雀入海為蛤雉入海為蜃當其能化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八張

娛乎而顧為疋夫所納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礼以招弗巨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禁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殒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勿舍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街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歎以為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并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誦誦咸慕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贊乃慕而傳于後則偈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去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晉孫盛安國須獲閑居復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衡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駟歸夫大聖乘時故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九張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為大聖而舒卷而因不同故有指讓為干戈迹非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古之也是故其文同北元吉於虎光之吻頰孔俱否迥邇於連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御異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為今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務龍吉凶豫龍吉凶是以運形斯同仰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真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實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昧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澗澗所常習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詭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子之作爲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駢拇枝指之喻其說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閑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獨寡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以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而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騁歸類已形迹之虞所耳亦猶遜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類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類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紳幸祛其弊咸又不達老耄輕舉之言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道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軒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猶如不能然者得无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恍與忽目應無方惟變而適值澄潭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纆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評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

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志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咸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頌罵聲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而美過美所善邊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咸以爲民

尚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
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
愛既存則失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
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
教人吾言其易知而天下莫能知
又曰吾將以為教父系斯談也未為
絕學所亡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
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尚隨
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尚不
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間弊所未能通
者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足和其光同其塵
咸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
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曰解哉則維
昭任衆師錫疋夫則駁然授禪豈非
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
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昌狂
其迹著書則矯誣其言和光同塵固
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末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
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
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與忽忽兮恍

其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
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
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章執者
失之為者敗之而復去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
論乎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
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
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
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
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
聖者為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
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
滅不同吾誰適從

絕仁弃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去居善地焉善仁不審焉善仁之
仁是向所去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
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
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
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廣明集卷第五 第十五條

教所誅不假高唱矣

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
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
鑄善惡無有各稟自然理不相關象
鵠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
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
物者也何至因頑之人獨當假仁義
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頽然父鄭伯盜
鄭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
李捨擊斃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
而銷鑄干戈觀食噎而絕并嘉穀乎
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
不艱毛於然聖固踰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
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
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
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實實抗言
去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
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
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
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聞潛龍
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
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
理中自然何尚老耨之言同日而語
其優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耨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
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
哉是故屏黜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
論豈不知耕耨不復得返自然之道
直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
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深
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
為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
歸一也咸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
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
哉老氏之言皆效於六經矣寧復有
所隱之俟佐助於聯周乎即莊周而
謂日月出矣而熾火不息者至於虛
誰譌恠微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面而
橫攝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
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
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
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國仕晉為給事
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素而以史籍為
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
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
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
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給
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
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太
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
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
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
故智用有漸頓也盛叙老非大賢取
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
周襄適於西喪行及秦壤死於扶風
莖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
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
至於大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
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最介
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海方斯非譬
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
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
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
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世
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
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
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
覩婆娑南界是日間得慈嶺以西經
塗密迹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
之夏殷以前書傳簡牘周室受命經典
備存象寄秋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
摠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贊玉府登崇
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
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
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
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

會歸尋其言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寔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寔非皮死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恩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兼腹充虛非寔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弥多自此以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寔食蠶衣皆須著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乎酣營于酒嫠迷乎色詭妄於人攘獵自已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宜有次第亦由佛戒煞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後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黍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剔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秋輿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逮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閑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間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迤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賈賓久與上國殊絕秦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郭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元中之一目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閑非閑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辜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然肉食之時然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糧未播然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憐哉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觀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證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開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閭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惟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可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去明星出時隨地方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閭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若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夷亦密近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獨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辟圖而經像眇眇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迹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破非閑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非謂其涂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破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辜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肉食之時然執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而墮乎若糗糧未播繁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未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憐哉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親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證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實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普佛

廣弘明集卷第五第二十五條由

後

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問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問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然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側前論已詳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公太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六

典

大唐西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目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傳齊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并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目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為高識傳一奏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曾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勅逆皆覆而不顯非謂薦論之乎若夫城高必頽木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恠其鄙矣未見廝徒阜隸有加惱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諭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為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傳氏實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坑穢焚蕩之事可号非政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

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

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

可悲之甚矣非學周子史意在誅除

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

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姦穢故須沙汰務得佳持二則

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

臂襟初列佳持王目一十四人傳并高

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則與隆之人

宋世祖唐高祖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周朗 虞急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目一十一人傳并高識

傳列為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靈 陽街之

荀濟 童僕子施 劉靈琳 范縝 李緒

傳并 滅半之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穉穠之穢青

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

群之過興舍衛十監之偽起毗離大

聖因立條章无學由而正犯遂有七

損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魯張綱目

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万故得正像威稱有道内外同号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章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觀隨機以時勤勉握泥之前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夫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渾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覓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為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機利用或取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

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王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寶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史誰之願錄周祖已前有已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綢繆師綢以情問去有黑人當臨天位綢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第第七弟浹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為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識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尤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

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實者假過誅之尤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毀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无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陳發憤忘身何况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而掛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叛胡而動王目且律令條章未若疑貽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迷叛乃當死例書表威云叛賊未識叛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塵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荀濟一夫老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間傳弄後來謂自脫穎言无典據才氣虛劣乃礫云實賢愚所輕然素本無道門怨家負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巖道

廣明集卷第六 第六張 典

左之望都邑而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為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非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弄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為不軌耶僧曰非若之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賀為果毅常以言并既竊妻而傳叛不可算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為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稿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去反并令引邑議同謀遂誅剪僧徒於河間郡然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逾於天下時實慶為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齋之生敢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逮反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之快泄在帝目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

廣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 典

前各往為舉斧終陷磨印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周高祖宋世祖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愈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晝

魏楊街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

壇廢佛宗

帝姓託跋氏諱伏摩後名肅鮮卑胡

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揭

有翔方晉就封為代王盧孫捨翼健

或去珪部落逾盛眾十萬北連雲中

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

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方東三百里

平城為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

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

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

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充不信佛情重

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誦味因

便重之登位二年曰天下方士有道

士履謙之者道門之魁係也自去於

嵩高值天尊飛下曰譙賜以天師之

廣明集卷第六 第八張 典

号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

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

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

崇峻并備厚礼具如釋老志所述後

改号太平真君以遂寂謐之道命也

因蓋吳作亂閭中有沙門富弓矢浩

便進說為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

佛像四方亦然惟留其下至真君七

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為得

志也為說所黜幽然太子惡疾殃身

方族崔浩何暨及矣不久為閭人宗慶

所然便萌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

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為元改

代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

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

怯於文雄輕於自審重於信偽而弄

叙為命世之明后寔証也哉尋弄按檢

列代上事言及擇門者大略五焉前已

顯之今重昌辨一以葉運冥昧報果

交加二以教指俗偽終歸空滅三以

寺宇崇麗頽廢之四以僧有雜行

抄掠財色五以僧卒緣俗位隆抗礼

五相雖惑多以難行者為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未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貪心婆娑於色味貪餐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梯狼淫臊謂為禿人梵網呼為大賊戒海如尸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安各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統目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為貪贊者罪之不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引以為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茹而增壯僧為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威其切今王賜目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徇九州豈以一士受昧朝廷為之廢務一僧監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

通有惡臺縹緲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檢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頌介上言所以上帝高居於九重躬鑒四海列辟靡監於王事職司其憂余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為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為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和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閭閻君賊目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為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歟矣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

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扶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權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為帝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為帝即高祖也改号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為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禁之并子十人族大目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剪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已勵精露懷目下布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薨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過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寶俊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為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病而崩於雲陽子賁嗣位賁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

樺位其子衍政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查其初明年五月崩詔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樺位有隋故并述云觀武帝為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并云無佛則國安祚速如何周祖誅除纓了凶端忽既則并為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於毀佛欺罔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况復孺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為妖邪指偽道為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為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教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為父討逆斬兄邈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荆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老人高闡反事及沙門曇操下詔曰佛法訛

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

通數加以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勤王者何充王謚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勤既行剗削之虐鞭撻笞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傳并叙為高識之帝監刑何識之可高耶條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為躬鑒矣業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干正位八君卜年五紀經絕嫡三號中興開間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

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并叙為滅法則誣君罪悞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并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紕引護之規諫乎五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繫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礼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惟聽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為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為

道士樂事佛者志聽餘有奔為潤飾
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偽妄自昔著書
合氣士女媚行赤章狀禱幽明亂起
是知妄作者四亂俗者教罪有餘矣
何者奔去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
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言文
飾邪教斯言誣誇天地不容何者佛
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漆光不假
燈炸之照暗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
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習
東儲之貳前表石慈之禍及難生姦
現諫虎以刑濫法深享壽不遜斯言
甚切而奔乃云令虎然姦取其帝位
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
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
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
又云翻三玄妙言文飾邪教此亦虛
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子
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
斌事乎然則自村者審謂僧亦然且
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竟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
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

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言斯並葉
行之外沆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
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國傳迷
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
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六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
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
樂賢堂經歷二役難而堂猶存宜勅著
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
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
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耶畫此像未是
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效王命勅史
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
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
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
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
至自是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
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
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
對復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奔叙
為純目未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為
據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
據闡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

敘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
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
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
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沉復
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
史也惟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度生
常保局永執自以古同謂家自為我
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不足怯也中原
嵩洛土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
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
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
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
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
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
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
狄並君臨濱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
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
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曰碑徽猷微
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
拘於夷夏也蔡謨鏗固自守未曰通
人拒詔違命負罪嚴廢正刑可矣抑
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
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

曳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所居故第起相宮寺製宏壯惠曰此寺穿掘傷蟻蟻蟻之焚蟲多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賣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并謂為除彈匪其意乎

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略云伏願斟酌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用望之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礼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并弄筆妄加荒穢之嫌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姦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奸蕩何得妄施官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姦僻縱筆妄陳據太史之任恐清慎之機專搆私憤顯行輕毀身能食母君子耻聞亭日栢人漢

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奔自行姦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為効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奔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為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連朱戶迷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十二李瑒道人魏延昌末為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

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學妄為毀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為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為謗謗矣

十三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仕之著高才不過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誕避役者以為林藪又詛訶淫蕩有居有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煞子其狀難言今僧居二百許万并俗女向有四百餘万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户矣驗此佛是殺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坐而已詳畫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煞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其盜之迹斷可知矣狂狷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万財色不顧名位莫綠斯德隱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十

之安張鑑然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奔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逮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十四陽衡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覲假漢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秦進後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脩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故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勅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蓋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街之此素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奔美之微於府俞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倫焉不遺斯乃曲士之流辭非通人之留意也廣弘明集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太藏經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貽

周衛元嵩

朱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弈

十五荀濟穎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眉鼻上磨墨作撇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乱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悵悵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灾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屠閭豎

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舊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乱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潔絕俗固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篡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閔釋化禮崩樂壞未觀浮屠戰國無主何闕僧偽乃云網紀之乱何能乱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妻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悵僧深警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言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詈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濟表云誓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者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麋麋誣宗廢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佞之胡鬼曲躬供貪煙之賊亮耽信邪胡詔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溫清派涕動於目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什脯麵牲用替犧栗蘋藻初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乃代之希有遺若脫履宜百王之虛構狀自非行恣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慈於歲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目請言得失推按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棄以御魅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擄祝於三危左傳允姓之頑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且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矣也或名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華之威胄方尊姚石堯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荒也西戎即叙禹貢時

傳懸度已下苗裔加謗不讀三史矣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且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果照於金鎖神歲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号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而言同田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誰可開哉又案釋迦出戎割腸而誕摩耶遂理事符鼻鎮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殺君逞節殊甚遠多殺害難施引弓變革常道自賊形體安能濟物聚合允使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鼻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漁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羅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割腹而誕義出前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割此亦有之不同鼻鏡如何慳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報君遂節一何誣謗自賊以

化外道廢俗以靜貪門而去諸道佛道最貪全成毀毀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亡羣典廣之理路無沒濟巧於舍會補貼成文斯日有才不妨無狀濟又云今僧居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自專擬帝躬深知僧居絕慈用則起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斥帝行之無客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目度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經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識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号為漢地今檢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于京洛自餘吳楚未日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惟佛一法教絕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軒胡矯詐自攝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姦殺子僧且其然害蠱蟻而起浮品費財力而攝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姦殺便是詐稱慈悲後能照

廣明集卷第七 第六張 此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恆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姦煞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損於四國將繫則流於三途而謂僧尼恣然加誣之太甚也又云大覺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引善可謂塘琅有非輪之勇并蛙滯坎窞之心哉

濟云胡法愷人惟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廣土之恒情六度檀捨為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切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覺以各人未顯狀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万户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諦遺如涕唾斯寶錄也况復

廣明集卷第七 第七張 此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誠八徵之毒地衣盜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皆無滯類鳬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賊目虐主等搜掇與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柄以昏冕都掩諸髦寔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為政也仁育為初帝則絕慈諫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蠲點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為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惟孔一人藍吹竊服時惟傾國僧之真偽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萬眾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眾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煩此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廣明集卷第七 第八張 此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誦教有開合隨損割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脩行如來白毫相中无量功德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興供為道而受為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于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八閻無見及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礙使供施随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得而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偽况中華避役奸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去中華避役奸侶焉不迷惑斯是諱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介何不論

掩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齊又引涅槃經王害父者婆叙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追悔慙謝獲無根信濟下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恠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群不巨萬衆稱為帝師末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環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屠屠滅宋齊已降莫德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紫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姪竊盜華典傾棄朝權凡有

十等一日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壯飾胡像僧比明堂宗

祐也三曰廣譯妓言勸行流布轉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

堂五福之虛果棄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譴殃棄

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

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列行正

刑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

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

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

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鳴鐘於高臺期闕庭之前漏掛簷蓋於長利

微亢庭之園薄徵玉食以膏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

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士去陛下更傾儲供寺万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且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隆矣侮亦劇矣且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攝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何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讖言雖若目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示飾詞覆詐迹昌露矣故曰知人惟難人實難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及豈徒言其然則後之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殊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充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闢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螞蟻而營功德既垂釋典崇妖邪而行誦

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且為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妖書以潔齋為誦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无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微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為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教僧國移廢改者但是佛妖僧為奸詐為心墮胎煞子昏媾乱道故使宋齊廢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居坐夏不煞穠蟻者受舍生之命

廣弘明集卷第七第十三張也而傲君父忘仁於姦蟲也墮胎煞

子反養於蚊蠅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經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于不子經紀紊乱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勤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衛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卸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羣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靈受誣罔乃云墮胎煞子今存好仇余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廣弘明集卷第七第十四張

逞才術干政冒榮負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希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蓋矣佛行仁化無損王目守戒索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蜀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乱業之夫以為排真以邪陵正以黨伐眾以僻乱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曲餘缺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十六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頃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字黎庶君臣夫婦經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叛乱華背君教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盡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目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輓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煞之高那肱曰此漢見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妖嬖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賄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睥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惟衣與食困此終寔長弊飢寒嫌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潛潛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弄又加粉墨言轉浮碑為下愚者所笑何兄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官遂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蜀因介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國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宜在齊梁而後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漢民則治立是以齊梁覺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廣度身人而果土塔接地然齊梁覺像無功於寺舍而持不廷唐虞覺像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於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念生時不苦受樂元度微泥木相佛有德廣益慈情而大同覺像歷歷顯現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靈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天實三皇之中興樂托民之始適成五帝之新立唐虞之建時豈不慈廣度之廣國遺齊梁之末沐為滿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同擇親謀安國書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勸用登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者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於是衣寒露養孤生正鰥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目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哥周之詠飛流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

高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介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高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晉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埽瓦成日

為草虫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水灾印度仁慈未應盡許斯誠誠也故比立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无行富僧輸課免丁富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則衆人必望免丁竟脩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慈是事慈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是滅佛法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殺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无軍人勸棄三藏勸少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衆誠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教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

臨真報記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善論一本曰其論難寫通後法義篇倫之矣大較云但知大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途同歸不得守其終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益儒布衣待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手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擇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等遍脩備過成聖難字子稱終不能盡然其大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

廣弘明集卷第七第十九張

且佛則金姿大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目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閭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焚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教无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蠶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稊結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約祭而况鷺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廣弘明集卷第七第二張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桑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為惠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目矣非又何為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夢齊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骸帝王捐六親捨礼義諸衣疑別自比刑餘妄說炫惑惟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苛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眾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我有識不許弟縣字李節屬文讀佛經脚拍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沉報冥冥隨業及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羣畜愚妄奚以異哉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仕齊為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而遍海內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摩訶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羅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滅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肉躬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已來靡費財力遂下詔削降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糾其靡費羅之則謂強國富民之榮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殺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余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牣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

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元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眾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繼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識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間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用銜繼而詣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為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為滅法之廟略也固天宥之統承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繼續全布一旦獲之填卵滿目連手運帛接輅長途斯為大盜之滅國乃以為興師之盛業也生或得失曾不籌權暫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余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而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嚴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越已勵俗亦方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國前後鹵簿隊伍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繼祿王位斯及自号天九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見小不立后父控衡磨移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積登位也哥帝德而曰萬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各倉庫資於群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目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况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鑒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脩已用之財如累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慈親所以於國於

家遠之如脫屣若財若命弃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弥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三儀尚頑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傳奔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代齊平入周仕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諒友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奔乃多罵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并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攝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礼不營天胎慈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連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况道人無取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目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目編於朝典者并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遠不可一述易稱攝精佛則絕慈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仇讐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慈無為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棄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况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尔慈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去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并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礼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盤吹冒入出俗之傳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礼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

履同蘭臺太史損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綱之以法懲刻於何逃責但奔上事碎乱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遐還西域或云三万户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齊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万衆共結胡心可不脩豫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解夫執戈餽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虐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閭漢武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為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用非僧

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
品類區分升沉之義天列不知道經
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
何所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
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外如是非
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煖
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
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
寺強成一按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
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
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
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陰盡用消胡氣
決旬之間宇宙廓清亦奏如此妄述
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為尼女
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及僧兇黨
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
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恫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
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
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
可以一目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

宗族滅亦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
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香
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真掃衣五
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
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蚕作衣佛戒不
許今則知佛理虛放生違犯此是荷餘
則鄙罵惡類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
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
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迭與西域胡必不
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正市鄺慶中國富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

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

同諸異辭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

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

曰你大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

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

鍾又言佛法煖偽勅示蓋謂瑤瑤曰傳

亦非聖人者無法奔駁曰瑤先祖已

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

遠有駁議其效或者為高識傳云奔

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恫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

條假誑万途可悲奔身死後出傳貨

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

許聲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

提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

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

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

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

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我

不盤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我淨識

一從汙染頓令沉滯及本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真報記云太史令傳奔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奔與道士傅仁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集

鈞鋒續善後傳薛俱受官仁鈞先亡
續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派人續
問誰耶曰即傳弄也是夜少府為長
命夢又在夢夢見是先之命問佛定
實也又問如傳弄生平不信佛死受
何報答曰傳弄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旦入殿庭見薛續說所夢續又
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
續即送錢付弄并說所夢後數日而
弄亦乘泥人者謂泥人中人也泥犁
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
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
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歲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八

典

辯惑篇第三之四

大唐高麗寺沙門都維金撰

擊像焚經坑僧詔魏太武

大集道俗廢立二教議周武

二教論

釋道安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

年八歲尚在幼冲資政所由惟恃台

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

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害黃

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

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

壇四退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

之常求瑕璽會蓋吳及於杏城開中

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

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駟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矢出以

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

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章誅一寺

閹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歲

物蓋以万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二張典

利

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貞君五
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
功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曰
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職跡又下詔
曰愚民無識信為惑妖私養師巫扶
藏識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
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
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
出沙門身死客止者誅一門時恭宗
為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
教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
道杜諸寺門世不脩奉土木丹青自
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
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見
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
或見危逐密譏於帝晃有異圖若不
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
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
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
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
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繼高於郊南浩

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志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惴惴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嫌隙大家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廢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目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慮也然信任識緯偏以為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扶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為黑用期訛識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糝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達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札沙門並著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謫詐因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

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眉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霄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復覓覓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頌禮悔僧皆慄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眾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起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蘭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辯其真偽為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

帝躬受之不悞奉圖即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教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為教主第三
詔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異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依法除疑第十三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遂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備用之不置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指趣則疊疊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聃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昇釋典之狀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蓂掩大明於重衣傷莫二之純風塞洞一之玄指祈之弥劫莫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闡

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微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嘗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

其要夫乃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无生三才兆於无始而始始者无始然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散聚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號為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儒聖典非為誕譯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和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楹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兩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覓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悲憫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瑩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闢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冀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此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為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駢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推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号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嚴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

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鬼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薦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諒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无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為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弥况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无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剽然後方平續危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譬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類更瞻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儒道昇降第二儒道六典道止而篇昇降二事偏舉四史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秦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无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壘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着貧賤此其為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三

至於採經傳分教百家之事甚多
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
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賊守節此
其甚弊傷道而過極刑之咎也又晉
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
周奇謂博古遠達而謂弊於儒道儒
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莽之尚道廢
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為
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
史實錄之文吳獨可異按其得失詳
列典志取捨昇降何豫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
論大道則為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為
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辟棄簫
之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

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
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惟藝文之盛易最優矣
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安義氏仰觀
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引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三

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
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

本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
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
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

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
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
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上賢能於
治何續既狀易之一謙便是儒之一
派幸勿間放蕪棄五德

君為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為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為教主
問歌尋懋製訓并離合云派而別之
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探求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四

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雖鄧尹法系
惺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
賢達不可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
命教故九流之中雅論其二儒教道
教豈不婉哉

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
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万代齊其軌
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无位灼
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
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无位
者也自衛迴輪始知文軌正可修述
非為教源且更在朝本非諸贊出周
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
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
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無則師資之義存
矣又論語孔子自稱吾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云孔聖而
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
衷諒為侮聖

答曰余既庸昧矣敢穿鑿廢智任誠

唯依謨典秘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
 仙之術尋乎鍊餌斯或有之至矣聖
 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
 學而知之者次依前漢書品孔子為
 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並
 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
 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
 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
 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
 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
 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
 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
 恐還自累孔子問禮於長沮桀溺於
 於孔子乎聖人之達於斯可見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
 表評為下下老子者乃無為之大聖
 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
 險巖先生何乃引之為證答曰吾子
 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
 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
 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
 能去猜譖毒於是樂橫遂為桓公所
 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

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
 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
 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開典君子
 所慙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
 同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開學是何
 言歟

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
 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
 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
 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
 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
 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
 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教形之教教稱為外教
 尋雅論寔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
 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神
 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達極唐虞
 春秋屬詞詞盡玉業至若禮樂之敬
 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
 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倫洪祐示
 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識易曰幾者動之
 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
 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閑照則神

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
 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
 經曰濟神拔苦莫若脩善六度攝生
 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仙明延年之術不元其終
 涅槃常任之果各無乘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无生道
 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
 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无疾輕強
 者亦云餌服之功衰哉不知繕續前
 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
 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
 法以吾我為真寶故服餌以養生生
 生不貴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
 无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
 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吊死扶風
 塋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无復生死
 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
 以名強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
 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闡
 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
 年為殤非想多劫與无擇對戶凡聖
 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異哉

明僧肇第八卷大德

吾子何為抗餘燼於日月之下而欲
與羲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修德為貴德在符於
德則仙優劣第六

問先生高談壽友繕續前生業果雖
詳芝丹仍暗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
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
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
渾思天无恬高入世浩氣養和得失
无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
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
練服金丹食霞餌玉靈外羽蛻尸解
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
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
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藥大
之妖光武信識書致有桓譚之議書
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關雅
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
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主西域孔氏為推
問西域名佛勞云覺西言菩提此云
為道西云泥洹此言无為西稱般若

廣弘明集卷第八卷大德

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
為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帶於形

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

案孟子以聖人為先覺聖中之極寧

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

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

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

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為道道名雖同

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

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

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

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

其法則邪正自辯菩提大道以智度

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

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為以息事為義

內經無為無三相之為名同實異本

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

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

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者昔商大宰

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

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

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

廣弘明集卷第八卷大德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

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

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

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

佛 老子西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經
佛經云吾師化出天竺善入泥洹又所引曰老氏

之師名釋迦文直

釋異道流第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清心釋果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

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

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

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

自局而近誣聖乎

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

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

天竺惟云地多濕暑斑勇之列身毒

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

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

殷平中土王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

賢謚之所挺生神迹詭恠則理絕人

賢謚之所挺生神迹詭恠則理絕人

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驚絕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對葉平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煞獨獎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无已雖鄴行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聚其萬一尋漢書之錄無而有微取其微義未譯則天道書之派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惟四藏瞻博二諦並陳摠論九道則无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偏道非派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地聖賢智老氏之心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實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偏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辯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无方无方之應逗彼群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无

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无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

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无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弥四域經曰實應聲菩薩名曰伏義實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聞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瘥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解使墨後為大地所翁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魚扶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襲漢中太守種固斷絕斜谷然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然張修而并其眾焉於漢為逆賊戴黃中服黃布褐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

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魯矣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祭酒各領部眾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縣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罰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之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衡不聽率眾數万拒關固守操破衡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魯歸降降間圖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切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志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為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

列子卷第八 第五十四

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武帝時皆斷之至寂謐之時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正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華貴尚又是朝目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无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曾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引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為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或禁經止價言兒論士道寧諸經則雖凡意教注野造之至死不論貪利元格送其過代又其方術機濁不清乃有和齒天鼓四為其學此求道者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太上老君弟子無不敬服其法不為地所容乃於山南立治世之治生習教足不履地者數百年矣

或含氣釋罪吳道黃書見藏元碑乃開戲信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地乾坤土安酒海不異禽獸用清火提其可然乎

或扶道作亂黃巾之亂道者漢家球亂天下

或章書伐德逵達七祖元光緒沙橫費執筆來章大上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廣明集卷第八 第五十五

或畏鬼帶符左傳太極章右側民吾里血若受黃書

或制民輸課前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

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表

或苦妄度厄治度齊者前經張曾國

或夢中作罪夢見先之無去變法日食

或輕作凶佞造黃神地車用持其思又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白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眾僧以為道士至寂謐之始竊道士之号私易祭酒之名事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无有人讎雖入疑科未傷引旨摩訶迹華釋迦弟子稟道聞猷詐希方駕三張符錄詭託老言摭採譎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訪尋道家厭品有三者老子无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錄禁狀就其

章式大有精嚴虛者獸人然鬼精者練尸延壽更有青錄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惟貶鄙者

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錄也今大周取宇膺曆受圖出震為神電軒流景上宣衛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倖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捌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猷名言起絕有無逾踰彼此葦狗万機不可謂之為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為无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摠萃厚祚无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至現之說者哉昔神賜綿田

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盡廟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豫經綸之始曾無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微何道之有明典真為第十兩經實談為真三洞經論為偽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經道家豈及此乎

答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探法華以道換佛改用九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聲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

請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弊尚存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開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雜符禁化俗佐誕遠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指垂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依張寶司記凡有二十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籙皆稱陽平真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靈靈寶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鉅士窮理微事皎然可見

答曰釋典洸洸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鉅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鉅人廣說為解義故如般若一經數千萬卷經卷有萬餘言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亦通言博在其鉅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釋典何量八音部盡其數無邊十二談之聲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救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无略可收即是純鉅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

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教旨通局第十一此經世治而不出生死為近此王化而速出世為通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替抽駭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泳船可水行不且陸載佛經恠誕大而無微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去不通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悖慈仁不然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算減矣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熱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痂患坑殘至廣封當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然而得其猶種角生華母子垂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善報无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繫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介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卷

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為先標勝宗極以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宜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聞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簾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富淳風遐振振道綱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難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委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堯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天極高也慳慳賜也貨殖求也粟穀由也凶愎而舉世推戴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戴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一卷

相駁節蓋駭庸微調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履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秋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况優於此者乎夫嶠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玉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觀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揀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字內冲蹟寧無惣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孝慈為慈子何惑焉儒之為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茅茨之成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匹觀真聖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二卷

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說妄佛生西域形儀同觀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遠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淺若春氷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略略括括九流信駭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和明集卷第九

典

辯惑篇第二之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笑道論 其文廣抄取可笑者

目驚駭奉 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

先後淺深同異目不揆疎短謹具錄

以聞目竊以佛之興道教迹不同出

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

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為宗道

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

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

宗則意悖而教偽理均則始終若一

教偽則無所不為索老子五千文辭義

俱偉諒可貴已立身治國君民之道

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

恣力背衰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

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為

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

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為神因而誑

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安分國於秦

毋文成五利蚩偽於漢世三張詭惑於

古稱誣以之庄政政多邪僻以之導

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

其理義首尾无取昔行父之為人

也見有禮於其君者訢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无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目獻其可以去其否

目亦何人奉 勅降問敢不實答其

道德二卷可為儒林之宗所疑紕繆

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

目輒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

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

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

上呈心魂失守謹啓

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

司隸母極縣開國伯目甄鸞啓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 年号永祥二

元為天人三 結土為人四

五佛並出五 五練生尸六

觀音侍老七 佛西法陰八

笑道論卷中

日徑不同九 崐崙飛浮十

法道立官十一 稱南无佛十二

鳥跡前文十三 張騫取經十四

日月普集十五 太上尊貴十六

五穀命鑿十七 老子作佛十八

勅使聖歷十九 事邪求道二十

邪炁乱政二十一 誠木枯死二十二

笑道論卷下

北方礼始二十三 宮觀末道二十四

延生年符二十五 椿與劫齊二十六

隨劫生死二十七 服丹金色二十八

改佛為道二十九 偷佛因果三十

道經末出言出三十五 億重天三十二

出入威儀三十三 道士奉佛三十四

道士合炁三十五 諸子道書三十六

造立天地一

一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

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

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

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

廣明集卷第九 第四張

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
踏暗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
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
疑蛟鎖煮而不熟老君大瞋考煞胡
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王方伏令
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
作吾形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
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山髮為星宿
骨為龍肉為狩腸為蛇腹為海指為
五岳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
合為真要父母

目竊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
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訖之諫乃
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尔名之周幽
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吾期乎
又案三天正法混元經云混元之始
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万像
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
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 若尔者
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万物云何
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
起自幽王矣 又造天地記云崑崙
山高四千八百里有玉京山大羅

廣明集卷第九 第五張

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
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万万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
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万里
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官脾
為紫微宮頭為崑崙山不知老君何
罪倒豎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
故見亦倒手以長安為度關之年幽
王為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二年号美并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
上皇九年丁卯下為周師无極元年
笑曰去周度關 笑曰古先帝王立
年无号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國
之遂至今日皇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為
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
郭射子既為國師應傳典籍何為不
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
而傳說者惟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
注為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
又上皇九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
七百餘年末聞上皇之号檢諸史傳
皆云老子景王時度關曾哀十六年

廣明集卷第九 第六張

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
子景王即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
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曰
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
化胡又云為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
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
上皇之年道門說号故靈寶云我於
上皇元年丰初度人其時人壽万八
千歲如何超取丰初前号將來近世
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極並是无
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号加
日與有信者從之

又云代為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
已怙尋聖人既出匡救為先而夏桀
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
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
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
潛行西度獨為尹說直令讀誦不勸
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吊之
三弔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
尊崇翻成辱道

三元為天人者太上三光品云上光一
品天宮之炁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

炁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

七寶紫微宮則有青元始陽之氣惣

主上真自然玉宮靈寶上皇諸天帝

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千萬千

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炁其中

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萬乃至

如上万重皆結自然青元之炁而為

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

微目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

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炁

存焉一炁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青炁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真王元

始天王生於九炁之中炁結而形焉

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炁凝成九

宇之位三炁夫人從炁而生在洞房

宮靈臺各三千而侍以天為父以炁

為母生於三炁之君又紫靈寶罪根

品太太上道君礼元始天尊問十善

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

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

恒沙又元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

者昇天惡者入地若以此說理則不

然何者之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

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炁而化為之

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

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

之乎

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

无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

緣之勲賜我太上之号推此有疑如

有元生成品云空為万物母道為万

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

為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

生何用脩善而作乎又道生万物生

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漆習

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

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有非道

生者道既能生万物神識豈非物乎

又不可也

四結土為人者三天正法經云九炁

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炁夫人三炁之

君太上道君於是而飛逮至皇帝始

立生民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能言

各在一方故有僞秦夷菴五情合德

五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為人

目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

又元始傳云若婦盜不孝死入地獄

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

此而言乖違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

經于三年上真炁入乃能言語此上

清之炁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

何為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為靈夷乎

此土為像先亦无因何造作之後

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炁為癡

為點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

點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

而貪為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

深也

五明五佛茲與者文始傳云老子以

上皇九年下為周師无極元年乘青

牛薄板車度關為尹喜說五千文曰

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

當誦五千文乃通耳當洞聽目當洞

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

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劉賓檀特山

中乃至王以水火烧沈老子乃坐蓮

花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

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号佛佛事无

上道王從受化男女疑駭不娶於妻

廣明集卷第九第十張 與書

无上道承佛威神委我喜為劉賓國
佛号明光儒童 目笑曰廣說品云
始老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
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群目造
天尊而皆白曰昇天王為梵忞首号
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為妙梵天
王後生劉賓号憤隨力王煞害无道
玄中法師須化度之化生李氏之胎
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
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持三年憤
隨望獵見便燒沆老子不死王伏便
剃髮改衣姓釋名法号沙門成果為
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
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為師而化胡
消冰經云尹喜推老子為師也文始
傳云吾師号佛佛事无上道 又云
无上道承佛威神委我喜為佛推此
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 又
化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劉賓身自
為佛廣說品憤隨力王老之妻也得
道号釋迦牟尼佛即秦漢所流者玄
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
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

廣明集卷第九第十張 與書

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惟我為
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劉賓一國
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号儒童者
二是老子化劉賓者三老子之妻憤
隨王号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
亦号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
号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
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
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
為老化則多經惟二卷不變至於儒
童尹喜憤隨佛經无聞於今但是白
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為佛虛
妄可曝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
相審誠有遠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
人道士不知奉佛威之甚矣如父為道
士豈以道人子為道士豈以道人故
而不認其父乎

六五練生尸者五練經云滅度者用
色繒天子一疋公王一大庶民五尺
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
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
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
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

廣明集卷第九第十張 與書

而更生矣目笑曰三九品中天地大
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
功行考官書之无有差錯善者壽
惡者奪年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
繒而今九祖幽魂入光明王三十二年
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
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
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也百
目所知何為戴皇已來不聞道士死
尸九祖從地出者耶不然之狀又可
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
士祖父更生之虞乎亦可啓齒
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
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
道士服黃布帔或似服把通身被
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
乃是古賢之衣橫被如前兩帶者今
悉削除學僧服像 目笑曰案諸天
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重推前
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於
龍漢之世号也至赤明年号觀音矣
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瘴丘社中得呪
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為大地

所吞弟子耻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
為條師衡子曾為嗣師以祖媛法惑
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曾為督義司
馬遂然漢中太守孫固便得漢中鬼
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
眾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尔至
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
立身之本忠孝為先子像父侍天地
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
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
張魯迷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排不忠
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陰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
化成万物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
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
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
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
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
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
乃是陰炁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
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
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
守令拜者以干政為目僚也道會欲

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
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須食
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也以女
人節食也道人獨坐以女人守一也
道士聚宿故無所制也

目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
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
剋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為妻財
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
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
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
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
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
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
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
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
故違犯大誡手後之紘紘全无指的
又云道士以齋為死法故不齋者何
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與絕粒眼
炁以求長生之術乎平不見之終為
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卧道士聚
宿據此合氣黃書不可妄乎
九日月周徑者文始傳云天去地四

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
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
里卯酉四隅亦不轉形濟慈靈崑崙
山高一万五千里

目笑曰依濟慈經云天地相去万万
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
云日月周圓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
則圓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
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
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阻止極
三十三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
崑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
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
釋居之今計崑山高一万五千里而
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万一千而
言万五千者何太乖各大可笑也
十崑崙飛浮者文始傳云万万億萬
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今時飛仙迎取
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万万億歲
大火起今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
于山上

目笑曰濟慈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
蕩清炁為天濁炁為地乃使巨靈胡

交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山飛浮客
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為
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
上乎

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
天有玉京山穴所不及計太上慈愍
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者死不迎
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
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大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所不及猶云
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
善人安于上令免死者深大愚昧又
可笑也

十一法道天置官者五符經云中黃
道君曰天生万物人為貴也人身苞
含天地无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
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膳為天子大道
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
右腎為空封八神及齋為九卿珠樓
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
十七大夫四支神為八十一元士合
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為尚書

府肝為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
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
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
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惘
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十二稱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化胡
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
入天竺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
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
化天竺吾當誓首稱南無佛又須沙
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
男子守塞常憂因号男為憂婆塞女
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為夷所
困乃因号憂婆塞夷臣笑曰胡言南
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胡言憂婆塞
此言善信男也憂婆塞者云善信女
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
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
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婆塞女子憂夫恐
夷可名為憂婆塞未知婆者復可憂其
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
可笑也

十三鳥跡前文者洞神三皇經稱西

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
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
之尊神大有之祖炁天皇主炁地皇
主神人皇主炁三合成德萬物化生
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
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
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
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
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亦
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
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為三皇者案淮
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觀鳥跡造文字
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
前鳥文之始乎

十四張騫取經者化胡經曰迦葉菩
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
道授韓平子白曰昇天又二百年以
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
又二百年以授午室余後漢末陵遲
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
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一丈
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群臣傳毅曰西
方胡王太子成道号佛明帝即遣張

寶等第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
已淫縣寫經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
十八年乃還

自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
人客學於蜀入鶴鳴山為地而吞計
順帝乃是明帝七世之孫理不在明帝
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
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漢書張騫為前
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
尋耶不知騫是何長仙乎代代受使
一何苦哉又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諸天內音第三宗
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基緣大羅
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
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基者
真人之隱号玉基處澤山之陽三万
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
完諸天日月會玉基之下大千世界
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自笑曰
濟苦經云軋山洞然之後乃使巨靈
胡文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
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
山名小子界復有千小子名中千界

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
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
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无有存者若
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為但三千而
至若餘不集者為是灾而不及為是
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
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无照乎
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
羅上界災所不及今不來者理其然
乎將知造此經者惟聞大千之名迷
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十六太上尊貴者文始傳稱老子與
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
便拜老命喜為天帝相礼老子曰太
上尊貴剋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
寶宮出諸天上癖癖冥冥清遠矣
自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義白曰登
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
見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帝
正殿坐男女侍數百人如此狀明則
知太上少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
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
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

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
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
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十七五穀為剋命之鑒者化胡經云
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時天生甘
露地生醴泉食飲墜中古來天生五
炁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
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
際故嘗百穀以食非民於是三皇各
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
穀生神州 自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
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考者不食五穀
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剋命之鑒夏五
穀命促縮此糧入腹无希久壽汝欲
不死腸中无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
陽之炁上太清宮食之甘美又長生
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
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
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
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剋命腐腸
之短壽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
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剋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三張 無

左眼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於是乃有佛法目笑曰化胡經云老化胡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尔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号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号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号迦葉在雙樹間為諸大衆請咎如來三十六問說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万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尸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並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能作要須道者從始無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為國師耶是則老為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之人行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引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无據蜀記張陵地散而注白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三張 無

日昇天漢書劉安伏軾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託老子作佛詎可恠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葉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而不在乃要帶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勅瞿曇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勑瞿曇身汝共摩訶薩賣經來東秦歷落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无今天帝怒太上踰地瞋目笑曰案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津王子既得正覺号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号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尸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无容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三張 無

得受迦葉之約勑充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勑佛為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无丙辰本初之号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踰地而瞋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万遍飛昇大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誡符錄置五岳位設酒脯拜拜目笑曰觀身大誠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礼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寔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交兵都无戒勸之文此之神社為神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礼祭求出三界良可悲夫二十一佛邪乱政者化胡經佛興胡域西方金炁剛而无礼神州之士効其儀法起立浮屠處處尊尚甘本趣末辭言迂蕩不合妙法飾厭經像以

誑王目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叠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而以神祇道烝不可復理目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類懷淫祀邪神煞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天傷壽无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万神歡喜烝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无定年又漢明以前佛法未行道烝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飢荒荐集更有禁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焉乃庸昧頗尋兩教道法謹退行為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則可笑然人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六張地
之消年損命

又道士憂三五將軍禁獸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幘有玄文身廣百步頭挂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取三千五十五合衣吞目笑曰三元大誡云天尊說十誡十善等法无量人得道誡云不得懷惡心聞誡生謗得罪今樹木无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无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七張地
之何益故不為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况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獸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无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尔耶

二十三起礼北方為始者依十誡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礼一拜北方為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目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遥礼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為首而浪礼北方耶然道主東陽也何不東方為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礼乎又罪根品云大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礼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誡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礼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二十四害親求道者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

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
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
首持來老笑曰吾誠子心不可為事
所然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
寶七尸為七禽喜疑及家七親皆存
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
伏老子打煞胡王七子國人一分
目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扶惡
心不孝父母不受妻子計喜所然又
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
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况斬二親之
首乎又胡王不伏煞其七子亦以甚
矣又煞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
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然二
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
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也
二十五延生符者三元品云紫微宮
青延生符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
人毀符以燒者入隨烟化為炁其文
四万劫一出
目笑曰文始傳云万億万億歲一大
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
之山上乃至前前万万歲天地混沌

如鷄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
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

又清苦經云洞然之後潰然空蕩
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
万劫乃出豈可四万劫中絕无天人
幽幽冥冥何其遠也 又万万止是
一億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
而云万億万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
數之大小耳

二十六椿與劫齊者洞玄東方青帝
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
終一椿百六乘運迴 目笑曰大水
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
地无草乃至万万億歲天地如鷄子
黃松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
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
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二十七隨劫生死者如度命妙經云
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无太平
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
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
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
於元始在二十八天无色界上大羅

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目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眾生後至上皇元年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災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玄臺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
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實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神仙金液經
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

廣和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張 庚
銀還復為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

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
燒水無成丹

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

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

目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

君此二聖亦可為一身金液經云太

一者惟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

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為大神調陰

陽矣

尋韓終末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

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為太上万真

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金液後調陰

陽乎

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

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

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

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為天

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

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誤故捕

影之談耳

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

行因一炷丹得邪見之重可為悲夫

廣和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張 庚
二十九倫改佛經為道經者如妙真

偈云假使暫聞眾其數如恒沙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道智

目笑曰此乃改法花佛智為道智耳

自餘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

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

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

道經為法華也且靈寶倫於法華可

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

譯人所出不察經文以此推之故知

倫改為實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

卷百部无重文者不同老經自无別

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

全无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

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

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誦傳

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

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為准的

三十倫佛經因果者度王品云天尊告

純陀王曰得道聖象至恒沙如來者

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无數

亦有一興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功而

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階

廣和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張 庚
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

王聞說即得四果

又度身品丘軋子於天尊所聞法獲

須陀洹果

又文始傳老子在蜀賓彈指諸天王

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為師得

道菩薩為老子作頌

目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

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

者无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

小乘列四果之老大乘有十等之位

從凡入真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列

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

其說然道家所修吸炁冲天飲水證

道聞法飛空領草尸解行葉既殊證

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十六千

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

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炁

天君四方炁君三炁三天九宮天曹

玉清大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

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

請說此天為重為橫為虛為實服何

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為虛相

更來可笑矣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四張

三十一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在

目笑曰修靜宋明時人太始七年因勅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亦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眾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曾曾曰三師三人之妻為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辛後号祭酒姚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五張

三十二五億重天者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晉畢畫地亦如之厚一万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為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炁風雲皆從山出目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簡置九天之号上中下真真為一炁元有三天上九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万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

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卧不起愕然大恠三十三道士出入儀式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為况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為手簡執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六張

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況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恠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灌鉢針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

目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炁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花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云願將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礼定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又大誠云道學當念遊大流景宮礼佛目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

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
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死道忌穢
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
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為不念清
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古昔殷
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
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
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為聖
也化胡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
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
名釋迦文此道齋經又云稱仙梵天
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
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
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
各八字誦之万遍即飛行七祖同昇
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
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
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炁法真人內朝律云
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
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
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
云行炁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載

越次又玄子曰不為妄得度世不嫌
始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呂笑曰月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
學先教目黃書合炁三五七九男女
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
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惟
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稱中
炁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
有所未詳
三十六諸子為道書者玄都經目
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
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臾四萬五
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
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
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
本並未得
目驚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
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十二
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
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
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為道之經論據
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
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有八老黃

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
符辟兵煞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為
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
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
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
乃割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
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
道經今去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
又人之有惡惟恐人知已之有善慮
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
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
乎若以諸子為道書者人中諸子志
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
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為經流例相
附有何過歟若尔則知老子黃子諸
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
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為中上
賢類斯實錄矣
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
君目因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
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
又季子被戮於齊何為不行父術變
化而自免乎

廣弘明集卷第九第四十張

佛

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即幽王之目也化胡去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尔者幽王為犬戎所煞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

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稱老子為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獸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无心取救將非欺誑謬乎

又覽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鉅墨未脩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无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

典

大唐高麗沙門釋道安撰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立通道觀詔周武帝

周祖平齊台僧叙廢立抗詔事釋道

周祖巡幸請開佛法事任道林

周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王明廣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

擯滅佛宗會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

情曰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

教論無間道法意弥不伏无奈理通

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

内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

无際體苞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

分派源逾遠淳雜撲散形器斯乖遂

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

說相騰道隱小成其来久矣不有會

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

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

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

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

之隆崇守頑礪者悟勸解之洞澄

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俸力務異

恒式主者施行

千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

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

紵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

兆樊普曠者彭亨謠詭調笑動人帝

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請職

留曠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

二教雖除猶存通道曠為俗飾故留

曠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曠上加

以冠何言非教曠曰无曠之士豈是

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

今常淨剃曠者冠纓領人有問者

曰我患熱也云云

周祖平齊台僧叙廢立抗拒事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台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外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即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慙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

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何能思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肝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失諫難從闕內已除義非孤立眾各默然下勅催各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慈遠法師聲名先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眾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如天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时无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无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今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赦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搭棺臨塋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虛三年閱罷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介時魏齊東山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老為第宅五眾釋門咸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剏剏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羣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宮繞經七日尋余傾崩天无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

祖隋文儀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退福焉

周高祖巡幸除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鄭宮新殿內史宇文弼上士李德林取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辨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无莫去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中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擔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无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頃今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士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目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无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慕容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嘉推過去无福則指未來事者无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難學决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操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非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躋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為樹德

思隆天地授道廣利无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慈親等濟慈愛則有識无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行此則民无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无用今誰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无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教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况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廢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万世之譏愚目冒死特為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者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慕外
乘太祖內潤黔元 令沙門還俗者
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
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
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
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
祖康曰玄 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
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勅
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
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
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
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况
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微招
感无初自教无耶何能益國自廢已
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
平齊國西定姚戎國安民樂豈非有
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
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
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
无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
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

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
脩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
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閑
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
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
若今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
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
壞佛自後交論議毀人法或以抗礼
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
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
隨難消解帝雖難重疊三番五番
窮理盡性林則无疑不遺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
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
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无孔釋虛崇
如是之言形通通俗徒加剝削之飾
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傳丈六王公
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
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素國
和平第一精僧牢勞布薩貞謹即成
木又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无假
頭陀疏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
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切全通大乘

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
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
授記无謝證果爵祿文獲天堂何待
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溫犁以民
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
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
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
真成得道注汪何殊淨土清濟豈謝
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
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今觸處垂真有情俱道
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目
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无二可融若
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
則半是非非二而无二則乍道乍俗
是則縉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
上下參倫何直遠流清化亦是近惑
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
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
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今陰生
陽煞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
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
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
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
全異是故儒釋与无始俱興道俗共
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
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
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
道應自道无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於儒道若惟道道何而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揚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无違義无常興廢有何各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觀日伏聽勅
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
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
經五百初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
藉人引神由物感佛之威毀功歸聖
旨道有興廢義无恒久法有隱顯理
難常存比來已廢義无即行休斷既
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
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决取捨明斷去就
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
思於府内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
竿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
而无用非无端而棄廢何愛憎於
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
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
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
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乱於所聞
不可數聞有誇正之言遂便信納徒
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僣短日懷憎
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
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
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
喪德之媒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
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
合於禮明招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
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
藥肉為老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
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
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
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蕪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
往括同嗟况肉由然命酒能乱神不
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
何為頓制若使无損計罪无過言非
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尔酒何
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弊
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
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
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
不能招各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
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
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
身口无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
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
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

貴其不執離心与法性齊竟肆意共
虛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
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卒能有罪
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施以捨妻沉淪淨名以
處俗高遠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
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
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援鳥以翅翔
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
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縉素高尚者
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閨專虛而
不實似空雲而无雨是以正万物者
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
故能善防邪萌防察斯究故使一行
之失痛於剖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
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
明則處罪成福亦可移目賤質居天重
任迴聖極尊處目卑下是則君目難
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
異詞談忠孝身恒救逆語論慈捨形
常然盜口開百枝觸事无能言通万
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
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与
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
鸛雀籬網詐美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遠大趣守文以害通達者以我我
於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无我而
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无不
同遺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
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
測海誰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於小无小而不大
大无不大則秋毫非小小
小无不小則太山非大大
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
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无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異而異非異
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
帝遂不答於是君目辯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辭實乃欲散有歸无勿
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
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忌功之士所以
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嘗不為知者不言未
亦有鸞鷟言而无用鳳皇不言成軌
木有无任得存鷹有不鳴致死卿今
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
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
有聽言辯德朕与卿言為日既久其
閒言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
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
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注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
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
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
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異因義
勢登明輝部乃表駭滅教學沙門十
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

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
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
可裝束入闕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
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
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
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政公
奏訖帝允許之日佛理弘大道極幽
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忍
有稽違奏曰日本申事止為興法數
啓懇懇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
曹奏上下含和定无異趣一日頒行
天下稱慶目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
月十五日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
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教幽
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
翦髮毀形衆大道宜可存顯髮嚴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无乏其民間憚誦一
无有尋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内史沛公宇文
澤親覽小内史臨涇公宇文弼披讀
掌礼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寢目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
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
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畱澄孫弟子
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偽道人衛元嵩
既奉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畱滅

壞僧法此乃偏辭或上先至難明大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此庶佐望
誠我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勿敏才
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
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萬言全
不扶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
日枉見陵遲夫詭譎苟免其身者國
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
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
如左

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
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
伏待刑憲謹上

目廣謹對詩云无德不報无言不酬
雖則庸虛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
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萬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
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
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号无為尚囑瑞光
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
之風頗違詭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蕞於

僧房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
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
豐國寶殿為起非勞札廢窮年土階
虞之為逆故傳殷去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蓋裏代言非先王之
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慶因豈貴文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
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
善无近福惡无交禍焉貴斯近驗而遠
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
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
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
非目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造化自然豈閑人事六天勸請万
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教不有大聖誰
其廢止涅槃經云不棄他財物常施
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諸
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
訛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
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与奪乖儀

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纖穴勸以夫妻為聖眾焉恣營婚
言國主是如來與崇誦說清諫之士
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
王奪子之妻幸詔求於近利為吳
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
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為過罪
僧官駁擯忿著耻辱謗言因生覆巢
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尊尊為佛曲
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
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无際天居
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
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
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目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
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
方駿授四天驍分八國涅槃經云造
像若佛塔猶如大母指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闕古
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亘有衛嵩橫
加非難入堂不死豈昧不言昔唐堯
則天之治天有送水之灾周置宗廟
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文福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何應停棄
若以理推冥運寤天唐之恩亦可數
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
地曾子迴天不索必死之人豈續已
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
論必須慈祐至如過吉像前病癰歸
之得愈祇迴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
苦穢灾事多非一更訓餘難不復廣
論若夫道不獨偏德无不在千連一
致何止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
鬼助以日切離離之起浮圖四天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
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負抑作民或
嗟勞義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
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負應空富
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
鬼非如所謂之為誦拜求社樹何惑
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各
亦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
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
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元
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
塔撒作槁屏之牆編像幡經用充贖

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
憔悴鬼神小聖尚或逗欺諸佛大靈
何容可負詩云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飢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目今時健
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
勲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
墳祭死然生崇虛損實有勞无益初
未涉言况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
百億前瞻无昇後望誰勝能降外道
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
尺刃五光遍照无苦不消四辯橫派
愍蒙安樂為將為帥名高位大寺存
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
之以求福泥佛假使不語敬者豈得
无微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重古
人敬遵舊德况三世諸佛風化理同
就使弥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目廣又對令无行富僧徒課有理有
德貧僧寺无事至如普茶不日
未可如宗志載卜商鄙倭詐可孔
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乱群之馬放
牛豎子由寵護群之牛莊子曰道无
不在契之者通適得佐焉未合至道

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教迹
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
正治剝駁之僧獨名擁道局執之情
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
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
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璠謬量和實醜
辭出自偽口不避貴於筆端若使閑
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
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
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
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各
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
獨見不枉天下佐望事出於此廣既
誠在念忠信為心理自可言早望申
奏但先皇別解可用萬言已往難追
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
可從乞尋改格
目廣又對竊以山苞蘭艾海蘊龍蛇
美惡雜流賢愚乱處若龍蛇俱寵則
无別是非若蘭艾並推誰明得失若
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
風二則不惑群品三則天无違善之

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
之期當万基之位述礼明樂合地平
天武列文昭翼真明俗順僧國器不
榮姚民之兵聖眾歸往豈獨龜茲之
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内明開發大
垂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
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道
服尚異常人蟬繼无端還同愚俗元
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
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
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
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
教剋已服礼觸事多違礼云餽乾不
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
未見厄滿而不勸者礼極飲不過三
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圖諸
侯不掩群庶民不魔郊廣既少漆玄
門不開掩圖之事舉目盡見魔郊之
民復云何彼不合礼不罷儒服者乎夫
化由道洽政以礼成榮辱所示君子
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芸田之法禾莠
須分條桑切樹豈當盡抗巨廣又對
忠目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

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置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為不願若遇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粗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銚楠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勉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憾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音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至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妾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目之用道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

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婆女乱且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珎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迹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速拜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環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邀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功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况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郵謁及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

忽使七層九架飛龍墜攝四戶八窓可元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无大公要得罪什為師訓万代无羅什法不自顯即必由人豈使大同法輪未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灾起七年崔暅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尤嵩天喪无祐只然一罪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拉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駁損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為勸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後

田頃立天无不覆地載寬勝山苞海
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
之裏可无賢僧伏惟天无皇帝舉德
納賢招英簡德去煩就省州存一
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
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帝使僧之土
辭之侶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
无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
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
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悖魂浮以
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
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納言韓長鸞
受書内史上大夫歸冒公宇文澤内
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而澄
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
上聖弟子不乃謀乎廣答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
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
允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
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禁紂失國殷
士歸周立國破家不由佛法内外典
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
故請立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後

澤又問齊君高傳豈不主佛法國破
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
一則層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
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
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
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
孔教不真澤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
教不真

廣答曰在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
已陳莒獨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
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
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
人蹟頓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
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昔
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
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以來
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
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
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 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後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与上書人等面辭
受拜拜訖内史託跋行恭宣 勅旨
日月雖明猶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目下匡救

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
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
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内
史上大夫宇文澤宣 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漸凌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
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
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今形
朕不改德行仍存廣設道場欲行善
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和明集卷第十一

亦

辯惑篇第二之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唐上廢省佛僧表

大史令傅奔

唐廢省佛僧表

沙門釋法琳

唐破邪論

沙門釋法琳

太史令朝散大夫且傅奔上咸省寺塔廢僧且事十有一條

臣奔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

風

何風化本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

教

別君有公草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

父擊壤而哥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

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

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

以則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

林墨翟取恭之儔相來羽翼

道舍德無欲無求

乃有守

道舍德無欲無求

道舍德無欲無求

廣和明集卷第十一

寵辱若驚賊來朝位

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維氏埋邊

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

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

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而無胡佛故也

夜寢金人入夢傳毅對詔辯曰胡神

符融託佛膏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

假征胡而叛君時立西土

胡滋盛太半雜華

士學中倒說媛胡浪語

者失香

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

聖撞華夏之鴻鍾集蕃僧之偽衆

鐘召三千之聖衆

動淳民之耳目素營

私之貨賄

作淫祀之繕巧近金銀散雕舍利之

塚

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

割截國貯朝廷貴且曾不一悟良可

痛哉

陛下定天門之開闢更新寶位通萬

物之屯否毒育黠黎布李老無為之

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

廣和明集卷第十一

私之貨賄

作淫祀之繕巧近金銀散雕舍利之

塚

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

割截國貯朝廷貴且曾不一悟良可

痛哉

陛下定天門之開闢更新寶位通萬

物之屯否毒育黠黎布李老無為之

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

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門關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剝駭隱中不

事二親車行十惡

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

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

天竺

歸棄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輪租避役

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禿小長指國家

籍籍其美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

為義皇之民

傳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稅是之民故陳而神聖明在上信

不實有

所神聖明在上信

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彈曰如決所奏情因官民事不可也

上秦王論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

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

其言勞人願哥其事何者竊見大業

末年天下喪亂二儀殫黷四海沸騰

波振塵飛立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

路七重有平壘之哥烽燧時警羽撤

競馳閭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

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斂積屍

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

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

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

陵夷聖上興吊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

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

戎肯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

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叙人倫功蓋補

天神佇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

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

霑行華化洽盡魚方欲重述九疇再

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

紹軒轅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夫竊見傳奕所

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

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

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

但奔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

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

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

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

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

子背叛觀奔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

其始末乃因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

甚切如奔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

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

野然

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

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

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

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

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

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

造罪致令傳奔陳此惡言辭誦痛心

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

奔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

者因此行非素春秋曾莊公七年夏

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

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

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

議法号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

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以來像教

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

等書至如道安遺教書品澄羅什之流

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

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

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

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

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

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况佛是

衆生出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

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

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

非二儀可方昔吳太宰嚭問孔丘曰

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八

王

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勸佛處文證不少豈非一人所能謗謏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為前鑑良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載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在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无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非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桀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今時无佛何因

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八

志

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无識夫子曰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奔出言不遜聞者悲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歧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温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既褰羅仁兼裂網開康庄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綠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實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奔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骨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奔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奔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蹟威嚴伏增頌絕謹啓奔去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髮膚地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謂王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九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悞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為宗盲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連離嚴父而虧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拊孟奢侈造作罪深葉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若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勸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面思念无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奉願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
足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
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列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
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又云東方如
來達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
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
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
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
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
遊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
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
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
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
上生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安安置推
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誓首禮定光又云佛生

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
中常懷懼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
行當作佛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普
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普
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
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
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
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曰昇天
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闍宗字
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昔與釋道微並法開張太鄭
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
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
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恠
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
至燒香右連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

止仙公請問上經云為沙門道士言則
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
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
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
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
善了無從意云云

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

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
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倍
功少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
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
願為沙門道士大博士至後生便為沙
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
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
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
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
各歎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
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
男子女人已得无上正真之道高仙

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生人中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說佛文如前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時无他一千九百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鰲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

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庖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襄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史錄曰吳太宰詔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齊云僧居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

齊云寺多僧衆損費為甚紐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万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違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齊云西域胡者愚混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毳人面而獸心土島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姦魅之邪氣齊云庖犧已下一十五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齊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

齊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齊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齊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

齊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况今僧尼二十萬衆須早廢省

一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棄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卷
者人能引道自利利他已立身津
梁七世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
為四行道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屋
積世未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
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歿
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
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
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
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為三界良田四
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
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
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
文帝開皇之時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
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王儉目錄及陶隱
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
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
仲衍為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
亦生西羌簡狄吞鵲卵而生契伯禹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卷
剖母背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尤氏

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
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履辟陋
形貌鄙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
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
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
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
現尋釋迦祖祚蓋千代輪王之孫刹
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計物感則形出
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閩浮提之大國
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
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
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訖
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慈
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
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
死有餘責

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東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
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阪泉
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卷
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又誅三苗於

左洞庭右彭蠡及塚竹書云舜曰堯
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因堯城舜又
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
其鳥羽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繳大風於青丘斬
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然九癭
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
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
其心而相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脩
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
鯀龍逢囚成湯縱妹嬖簡政不仁湯放桀之
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
流鎬金鎬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
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
剖賢人之心剝孕婦之腹囚文王禁
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
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
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
亂成王之日二妣流言宣王六月出
征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采薇遣
成役去北有玁狁之難西有昆夷之

惠來也又云宣王南征

對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余時无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曰史記云白粉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而无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漸弱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歷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

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

終於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无別紀被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号稱王諸史相承秦惟五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珣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号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一答帝王无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

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威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无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余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

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

羿墓十五年

浞墓十二年

夏皋十一年

夏發十二年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兢兢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卑帳綈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乱凡二十六年慕夏自立當時无佛慕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 外丁治三年 仲壬治四年 大甲治十年 沃丁治十三年 太戊治十年 外壬治三年 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 小辛治七年

對曰湯仁不煞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余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墓立後太甲潛出親煞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余時無佛何為豐起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 懿王三年 絕嗣

信王五年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元王八年

烈王七年 靜王六年

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十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
應天嘉命謚法曰尅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間封墓沐牛放馬治致太
平汝言无佛年長何因作短治十一
年懿王傳王更復絕嗣周武王時無佛壽
祚更窮子孫拔獨須臾運徙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孝文王武二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蕩帝子嬰四十六日

對曰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
四年秦權周政竹書六自秦仲之前
卒无年世之紀陶公並云秦是墓君
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
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為實
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倚胡偽煞
扶蘇矯立二世陳勝殲聚作亂關東

漢高祖十二年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惠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武帝李膠東王景帝第三子非嫡

漢初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

不實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

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

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

廢之後立宣帝此時无佛何為乃介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年 靈帝三十二年

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政明帝
致治外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
之役麒麟入園神鳳栖桐赤雀文龜
蒼鳥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肯慶垂洵
滑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
等書並云後漢嘉祥不輟周夏汝言
有佛祚短何故長年
隱居六自魏皇初九年至蕭齊之末
凡二百八十二歲

托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

余時佛未何故年久

一答佛未出前世無慕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墓位四十

八年悼王立一百一十為庶弟子朝

所宮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

王弟治五月思王然之孝王復然思

王三王共立一年出楊疏史記

亦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

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

渠勒國兵三百人休耐國兵三百五

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

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

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

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

伐屠戮人國况今大唐僧居二十萬

眾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不備稱之哉

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

八國並是慈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

長安不經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

又無僧左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

此僧但奔狂鬼人心外興邪說虛引

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

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无益入家破家

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

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

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

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

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文六之

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

无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

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

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

第十五主莊王九年癸巳之歲四

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鳥形從兜

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

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

十年甲午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

嵐岬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

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

云佛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

空无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

杜氏注解云蓋时无雲然與佛經符

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

道四十九年虞世說法至周世王四

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

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

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

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

有阿育王叔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

八万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地

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

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

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

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

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 道安朱士

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

門釋利防等二十八人賢者貴持佛

經來化始皇始不從乃囚防等夜

有金剛丈六人未破獄出之始皇驚

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

知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

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

向傳觀史籍倫覽經書每自稱曰余

遍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

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

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

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

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說還歸本土入

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矣案地理

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

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

号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

詳而檢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雖連

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

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

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

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

久來生盲人亦有佛祚短良可悼矣

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

末法万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

廣弘明錄卷第十一 第三十卷

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驂騑八駿之屬西行求佛因以獲之據此而推同上法師答高麗使佛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為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墨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佛異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摠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垂曜起自永平之初絳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為紀錄摠其華戎道俗合有

廣弘明錄卷第十一 第三十卷

一百八十二人所謂經律或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摠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取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狼心久懷蠱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闢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耳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燃砧鋸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為偽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誰惑生民汗點朝野實可歎矣

齊云佛法來漢元益世者

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引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昭王時卒計

廣弘明錄卷第十一 第三十卷

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住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驚慙喪狗之呼雖應射諸侯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奸禮崩樂壞介時元佛何因逆亂滋甚慕然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患雖保妻子終壽百年亦述否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逆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无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本舌而不陳彈也

一答寺饒僧眾然摩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誰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

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
子如何不論

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妾色
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後為益州
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
馬張脩將兵掩然漢中太守蘇固斷
絕斜谷然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然
張脩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
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
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
害天下自援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
公所破黃衣始滅余時無一沙門獨
饒道士何嘿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
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論揚惡
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
道在鵲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
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陵死子
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
為嗣師魯為孫師自号三師也素與
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然魯
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

竹符書章禁為本來學者初名鬼卒
受道者用金帛之物号为祭酒各領
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
大都與張角類相似後漢皇甫嵩傳
六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
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
遺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
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号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
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
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
黃服黃巾或然人祠天于時賊徒數
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
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亡蜀

出魏書

孫恩習仙而敗晉

出晉書

道育醮祭因而禍宋

出宋書

于吉行禁殆以危吳

出吳書

公旗學仙而誅家

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而滅族

事在晉陽

魏華叛夫

出史記

張陵棄婦

見後傳

子登背父衛料去兄

出神仙傳

右古來道士破家破國為逆乱
者略引如前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
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奸由
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為
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
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世充李密建
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榮唐
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
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為臣不忠
明矣

弁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
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
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
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
樂之致但欲攸序昇倫明忠列孝慈
之先意在設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
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
自衛反魯詎迷解脫之言六府九疇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七

未宣究竟之指及養生齊物之談龍
齒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導屬鄉
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
流末六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
書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
在近益俱未暢達途皆自局於一生
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
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
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
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之境界
斯乃六合之窠塊五常之俗墓詎免
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
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
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
師體斯妙覺三邊頓遣万德俱融不
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
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也而无内處
大則大也而无垠故能量法界而興
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
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
慈雲於鷲嶺則火宅銷扇慧風
於難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
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為功右

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優若

侍臣八部万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

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

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

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

鋒法鼓震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

為法王也豈得與襄周迦葉比德爭

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

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

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

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

其教也八万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

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

謬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

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万古如語實

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

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

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彰

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

如万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

益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

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但以時運未離遠今梵漢殊感所以

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

及慈雲卷潤慧日光光通夢金人於

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

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與秦晉宋

已來名僧間出或盡滿月於清臺之

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弊

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

左而弥彰歷金行而轉感渭水倫道

遥之苑廬岳岳然般若之臺深文與育

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

武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駕雖居紫

極情弊汾陽屏酒正而撒棄人薰戒

香而味法喜恐四流難拔躬以七辯

能將乃輕哀飾而御漆衣捨雕輦而

數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表

塔之基梁記大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堂有万人計論內典共造聖業遂令五都豪族猷

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

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

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

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尚京紫三

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子子等紀傳

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
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
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
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
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
經二曰解義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
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
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
德効四依切脩三業法傳震旦寔所
賴焉釋見禮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大聖山
之內亦多甘露亦有專草大海之中既
有明珠亦能羅剎論昆蟲於中石
壽非摘於一技耳復何可怪之可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傳并廢佛法僧事

并表 絳州振興寺
沙門釋道宣

僧明察言察聞三皇統天五帝御萬
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
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
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
顯宗睿聖體道而不居遂能紆屈尊
儀甘泉礼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
降銅像之徵於是泰景西遊越流沙
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
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号道流晉
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咸寫尊儀竟
崇寺塔騰惠雲於落月涌法水於窮
源駭有識於福林登蒼蒼生於善地開
闡佛法昭化愚瞶故得永平季年嘉
瑞臻輶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
驟神雀翔集朱英吐含頡之秀紫葩
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
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
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

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賈逵幽明
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
德不隱有道則見著之博史可得而
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
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
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
都建德武周觀身於北朔荆吳剋定
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
輪而輕舉巍巍不與蕩蕩誰名功既
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
往護故莊嚴持垂興九級沙門釋
子更度十人像化弥威於前朝寺塔
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
合掌伍頭忘帝王之貴殷心屈膝盡
至敬之誠崇自慶遺逢屬此嘉運方
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懍勵六時以
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同極之
恩而亦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費
聖利口謗賢出語醒於衆音發聲毒
於鷄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
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亦曾為
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
智以下謗上用短加長連理悖情一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條
至於此但說言宮德偏聽傷賢故宋
受子罕之言因於墨翟魯信季孫之
說遂於丘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
條之謗或累於人然

主上欽明弗容讒譖縱其三失寧致
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
翳拂目陽精為之不明而傳弄浮辭
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
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
祭忝在縉徒預祭法侶忽聞誹謗寧
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為痛抽刀
斷髓誰以為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
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
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
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退用驚
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弄謗佛毀僧事八條列
之如左

第一次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
兵強農勸事

槃聞至理絕言奉出毀譽之外玄宗
難說寔起語嘿之端然物情不悟寄
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

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

今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
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辭千川之赴
滄溟万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
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
滅度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槃
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
當成佛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
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
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
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
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
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
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
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
偷竊真言妄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
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教誦佛受
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奉
行迴為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模託佛
法之威儀仿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
當偽詎識是非擬正入邪豈知顛倒
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
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

略舉一三不可觀縷但傳弄曾為道

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為之風專
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毀
無端名稱鬼卒呪詛寧忌湯沐擲杯
與俗既同就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
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
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
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
弄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
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為忠孝不令既
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孝者事君以盡
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
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
言以匡趙目連棒鉢而餉母釋迦搭
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
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
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
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衆僧仇死內通衣形外隔犬胎
然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合氣脩
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
此則仇讎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

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
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
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
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
僧之類粟如來之教食唯米麵之素
供唯芋蕒之資體瘠力羸心虛氣弱
不折生草詐踐蝦蟇習忍脩慈好生
惡煞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
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万祭
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鷄肥祭
醮要求酒脯齋醴醢醢其醉飽體
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
煞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夾
強兵勢若按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
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為農勸者此由局
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札齊政
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
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
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
朝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
塋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

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
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
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
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
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
是農之力田此則尅誠可以感鬼神
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
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
鏤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莖蓋由善
政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
者此之一見迷倒深既自落坑引
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
篡逆狂悖无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
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
人不拘域中之礼故袈裟偏袒非朝
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廡之器而玄
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
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
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
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
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沉弘聖
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

氣阜時昌至德玄功曠能殫紀加以
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
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
朝風豈責離俗之令俗在家之礼今
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
之衣須行朝謁之礼昔天師貴士尚
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
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
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
士左道乱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
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
鬼語假作識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
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為外應造黃
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詐誘愚民謀
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乱群
者煞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
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
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
覷寧不備豫計數有五万簡令作丁
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
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
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茅稗一除

田苗鬱茂新邪既遠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决破寺作草堂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

槃聞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金身置于多寶之塔摧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摧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闔維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敬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杜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万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樑之堂匪朝既就非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牛膏潤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殊摧驗試砧陷而弥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芥辰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嚴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權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

太上骨朽於關中判無舍利天師體葬於地腹詐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間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况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詐肯歸依觀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為帝王者竝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环造塔撒寶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倫盡莊嚴式構百樑窮其壯麗致使貪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緝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秦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寂劣二鐵輪王治閭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閭浮提內唯主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

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道又身歿之後威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万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按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到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思罪福言无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余頂須臾之間即患陰癰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逼禱靈祇都无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遭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誠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誠信

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
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
舉手晦遂嚴鼓駭逼軍人撞擊龍門
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
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
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
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
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繁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
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
存之李老藥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
全無館舍今之奢覓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
安國治

繁聞在昔明王莽已南面智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離萬物不自說也何則
勞於求士逸於駭使之士但得其人
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接
務分司必方授職八凱並列十亂當
朝用能保又國家尅寧社稷於是弘
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數德澤遠至而迄安定
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

編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
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
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
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
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
寺逐僧靈祇為微禍福須慎而弁咒
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碑石以稱君
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為飾至於急厄
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
況佛神儀嶺余靈相儼然而欲輕毀
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
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
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派無帝王豈
應敬事威靈歟滅國主寧後遵承並
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
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
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
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
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
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
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
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

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
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
殺租稅未謀為亂階時被地吞逆疊
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
為曹操誅滅自今迄今群孽相依依
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
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
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
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
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
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
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
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
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
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
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索綝妖言惑
衆行禁步壘官軍取掩尋被戮滅至
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
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
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
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遶
遂便奸匿如此經月計所奸女出數

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及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開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噓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擅越幾致迴心邪曲愚夫理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饗倍料醺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

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吧聲贊時呵之望即款伏取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縣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畧出五三以為鑒誡希垂照覽宜簡除之如縣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亂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居衣布省齋則蝨无橫死貧人不飢

縣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軌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煩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

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適蘇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沉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眾具自介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居衣布省齋濟貧活靈者計僧居一齋止食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熟蠶十兩者計道士一醺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熟萬億之蠶而奔知道士損多佯癡不計僧居費少子細偏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縣愚見宜斷道士醺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可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摩智慧經言見人專于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九
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

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
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
狗豕當衙行婬而無恥多飲鹹水忘
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
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里廢無用符
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
經真人內朝之律朝聖之祭侍師私
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
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
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
道合以斯修道道弗可修以此出家
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
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
摧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
鉗鑿詐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
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
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脇而取
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因天師
行禁慈應為斬士然佛觀善則勸
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无二老子
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
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

今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
世俗之惡神人聞之驚鬼也如縣愚
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
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
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新僧居居財則百姓豈滿
將士皆富

禁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
名以乞士為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
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
子云多藏必亡周礼云積而能散積能
散則行合禮鄉多藏必亡言符聖旨
尋老子行无為之道專任清虛修寡
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齊三元慶會招合愚黨
誘誑迷徒設厨食以邀賓置酒鮭以
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觀主
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
酒使清醇半糟即啖餐餐難滿縱恣
无厭加以多料細綾以為命綵廣科
乘麦持作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
因斯番轉居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一
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

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為
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
徒眾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
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
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眾僧隋
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
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
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
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
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
說若言新僧居居財令軍民富足者
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
愚智不可易惑妍醜弗可換身故經
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
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
占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
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
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
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遺事逃避
餓死人家又高駟麗王侍婢有娠相
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
欲煞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卷

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國則猪噓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虞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誤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弥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毫有棄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衆穀枯死邈道中興豈非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國遂亡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奔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賈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有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奚可尚言眼見春時種種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求報感胎疊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虞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礼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万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一卷

荷寵祿而享富貴况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于聖道冠百靈礼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饑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齊以供大聖寧无福祿相酬科類而言理无致惑如案所見昭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来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礼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礼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决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蔡邕聞中國者三千日月万万三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万国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煞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殒於是五濁鼎沸三灾竟起十六大國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二卷

各種尊名八千聚落咸據封域竟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慈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藉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竟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无佛無法人不知遠惠以脩善无礼无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礼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尋奔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无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慕君從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慕君驗奔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

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未為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亡帝堯亦無正嗣治不滿蒼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其間或為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為弟而奪兄如仲王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煞二世臣弑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奔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初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无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事不信也但奔太史之官委任虞重慎機密无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

并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事偏僻竟无正語聖朝明鑑寧不察哉如梁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氓勝殘去煞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簡長故淮南子曰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梁簡仲丘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今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虞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為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卑弱為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弃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

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札樂綰循

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

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

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丘

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

中二化為最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

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

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

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

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

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

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

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

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謀也孔子以

術藝訓民札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

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

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

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

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

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

西域而胡必不行亦意豈不云胡教

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七卷

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親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小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无緣生信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為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尋平仲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無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笈多入隋威翻釋典藤皮貝茶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箴近翻震旦之語介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驚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細尋道家所注經籍普无今有真少偽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八卷

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雒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余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脩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秘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十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為是何帝何時何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九卷

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繁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畧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竈盜他寶為家財飢者困窮噉菽芥為美食如槃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庶使凡瓘不濫難風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 槃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尋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起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達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就五醉而長恡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

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圓經云實應聲菩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說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取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虛妄而奔執言課理觀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勢盡以難真然勢盡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為今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為今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奔闢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資鐵効力墮場不須造像脩功以

祈福力者武周世馬家多世充厚錫不少効力征戰固守墮場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榮米成熟但裁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冀長應種殖多納倉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牣耕穫弗憊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埭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兩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取納保據封壇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群兇授首倉庫充牣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尅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脩道尊法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岐養似若悞親終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

唯旦夕之勞恩澤百生寧貴晨昏之養按其在出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厭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厭身弃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奔負恃兇頑輕嗜屑吻弊繁理索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臯音醜氣稍滿村閭鳴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使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余有類豈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非觀佛法尊高眾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咸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之後 亦亦

時因祭醺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疣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狀其快書云人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乎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煞害僧尼自於家內札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詐即便誅戮曝尸都市勅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勸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无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眾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詳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奔之罪業方墜泥犁永劫沉淪深可憐愍際矜其邪謀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惡咸識此心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臧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大唐品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亦

辯惑篇第二之九

辯正論十喻九箴篇

釋法琳

十喻篇上

答李道士十異論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臆度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諷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

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教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靈景裕戴說華嚴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去時之所賢者為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之後

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星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籙玉札等經并出塞記去老是理母所生不去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端誠曰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實信矯妄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推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記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

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

之永滅

內二喻曰

李躬稟質有生有滅畏

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

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

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

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

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

其中也婁炭經曰慈河以東名為震

旦以日初出輝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遠邊邑若生地

為之傾按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

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

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

堅木无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

陰在依竿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

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

國則地之中心方別排海五萬餘里

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

居東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

之宗師 釋迦在王之時為劉賓

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藏處小臣忝充藏

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

隆周之師

牟丘位居太子身證特

尊當昭王之歲年為閭

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

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

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

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无聞諸侯

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无明證不符

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

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各縣為舜理

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躬也自

躬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

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

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

世既无李姓何得有躬出為周師年

代余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

舊康皇甫謐並云生躬末者蓋指道

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

減一生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李氏三隱三顯既无的

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

猶慙龜鶴之壽

法王一減一生亦現微

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

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感諸操等考義例云為孔

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世

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

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大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香

然河漢焉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

駕小車墳垂絲綬來漢即能蕭蕭雲萃

雨從干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

外六異曰

集卷第十三 第六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
日訖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
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
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

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
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

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
淨飯之胤本生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
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

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
又檢周禮官儀文成康之世並無柱

史載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
史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
河弟子提督群胡大胡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
里詳乎秦佚之吊責在

適天之形

廣明明集卷第十三 第七異

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

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

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吊

之三獅而出弟子恠問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

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適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適

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
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

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
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

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

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

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

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

李老羌眉方口差是長

者之微蹈五把十未為

聖人之相

廣明明集卷第十三 第八異

之奇誠探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

廣頰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文

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

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

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眯耳撻髮蒼

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

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

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

垂墻目視開明師子類車七合網盈

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

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

八種音聲曾上万字足輪千紫色齒

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禪
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
安寧脩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

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

冠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尚俗承服

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眼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虞夏許由皮冠並俗者之眼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中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嘗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固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同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相習誰風外十異曰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

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

行先

內十喻曰

老訓狂勃然三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解解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解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况解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陝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

象以慶胎乍開腸腋而出世雖復无

閑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

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左椎者則我然所尊右命者

為中華所尚故春秋去冢卿無命介

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去蘭相如切

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

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

云不便也礼云左道乱群然之豈非

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

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

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

云李耳從消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

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

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

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

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迹起无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微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竿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俾瑞微白首而効祥猶瑩光與龍燭竟輝魚目

共純珠並耀介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非勞寡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遊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論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膏肓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澠澠無名老氏則復歸无物然常存非永浸之稱无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憂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无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尚氤氲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与培塿殊峻瀛渤將坎井異深介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主義主義成陰論肅然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內德位有高卑三

內論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頡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

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其尊三界六道卓介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辭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札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閑吏稟學於牙齒之際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憊爾之小正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陝

內論曰紫道德序云老子脩道自隱以无名為務周襄出關三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无老氏所制紫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賦惟載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邪釋迦降

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遠

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

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

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

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

郢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

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

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

月故多念其不知可介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天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

再生釋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乎八十何期危脆此

壽天之異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履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履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恠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佚吊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

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

焉神仙傳云齊華子錄回子傳豫子

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

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

止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

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

時整之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

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

之無限後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

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說說耳誠哉

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

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

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依

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

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銓疑余圓

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

而靡延東海采田數變而非永五雲

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此遊

駒以難固信鍾馗無大椿之久蟬蟬

罕龜鶴之年介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

劫出世覺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

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

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

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

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

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

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

開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

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

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

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美聖夫俯迹應凡託

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

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

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辟

壽久而猶邀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

遠而無窮豈知蛇穴求仙觀其天世

蜺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鷗共鵬翼

偶高馳驚而驥足爭遠介道之劣六也

外還神返窈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

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稽式輝教弄親不仁不孝閭王煞父翻說无德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類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環仁讓於延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四哥笑乘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東漢母死倚棺而哭孔子助相親而笑在子故教之以孝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勸天下之為人君也化周万国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无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辭更平為父子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已親行善正之心且道尚清虛介重恩愛法貴平等介簡怨親豈非惑也

勢竟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譽聖豈不謬哉余道之劣十也

九歲篇下

卷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弃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廉達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於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漏未聞天王詣彼慈嶺豈於中華之帝无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无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蘭碑曰汝元見佛棄有諒聖德何得信神事須自也求心責實事神言乖詭妄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歲曰夫淳義震天矇瞶莫鑒其色震霆駭地雷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兒跖孔智無以過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翻其忿亦情性之矜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交臂孔子孔之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野人野人適急乃遣馬國者野人刀悅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况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脩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法道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弥四城經云應祥菩薩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宣稱所開為孝子為聖為孔興已淳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感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真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瘡齋塵方而莫窮遠途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

能正目而視迂雷奮擊懦夫不能張

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

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王三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東流洛陽泛溢王

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

雲有白虹之氣豈能超慈河而稟化踰雪嶺

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各

適欲窮其鑿數之辯恐傷吾子混泯

之情非余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鋼山崩洛鍾應蔑灰缺月

暈虧未見影嚙而風不生龍騰而雲

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

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覓造

塔廟不悛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

檀寫獺胡之狀銘金織素代夷狄之

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礼冀

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

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即

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違調御若化不

到此即是无靈誰惑人間空談威力

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内建造像塔指二

内箴曰左敎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

踐思賢鎔金而模范垂丁蘭允孝訓

刷以代親顏在資仁絲壁而圖聖故

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

亦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優填以茲

鑲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

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鏡鑒或觀真避

坐寫貌迴軀

成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青

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

轉身而向於是瑞閣高開明且開視像身宛已

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

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

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成應傳云

寺有玉像記云像身出廣陵三韓光映出相

州四庫並放光明照耀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

身土檀溪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融

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干寶

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

感應傳等自漢明以下訖于齊梁王

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

冥感至聖目親神光者凡二百餘人

至如見迹万山浮輝滄瀆清臺之下

觀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

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

蕭后一鑄而尅成宋皇四模而不就

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余之无目

之為涅槃道无不通者名之為菩提

智无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

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

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

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

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

道即菩提之異号也稟形大覺之境

未聞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

云且有夫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

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

丘尚余皆夢也注云夫子為子游未

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

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

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

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

蕭然无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惠

息也夫子雖聖通以推功於佛何者

案劉向古舊二錄六佛經流於中夏

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

而周之為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

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无為也

无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

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動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棄

龍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照於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對面來漢言深調輪王羅漢神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

弘妙辨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多照乃賜燭於无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

漢世八彩分輝神應顯於吳宮介其百鎔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還浮空界翔鷗跋鳳

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煥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忌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无以欄楚之辯識

滄海之廣隄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礼其國可存

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未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

斯悖逆踣踞父兄之上自号棄門傲

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

著于家無礼無恭復形于國釋曰礼親師之母親拜之所為斯則門門出鼻

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

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詐瞞唯德是

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脩善偏无勝

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

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歲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

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

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

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

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

道不行故泥滓乃萬質同歸緇水為

衆乘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蘭象

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礼云執袂便於運役論語云棄義如

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眾聖也摧

奔聲色遵梵行也剝除瑣瑣去華覓

也俯容肅質不忘恭也分衛掃衣支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

氣入无諍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盛守貞動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佳八正也顏下色恭慙

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威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涂真

謂捨家而示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显禍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餘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扣

白黑之論蝙蝠有烏鼠之譏蓋惑惑

之儔矣余不自見其盲三也正法念經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清蓋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各

五聲之精植來拓充八埏之續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去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苦養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
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
空耕稼之夫教閭轉練之方業廢機
維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
袵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
寒掩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
知其迷四也

內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
飢是以蔡渴矜耕孔子辟諸禽獸樊
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
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
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
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
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
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
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聲響
不異此其言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
長生古詩去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
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而素寄語後
世入道士慎莫作言虛弃功夫浪歎
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
地又談織維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

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為莫充糊
口恒關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真
靈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耕地玄
都鬼卒捨橫帔而偶耕既無絕粒之
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
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
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
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
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
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乳
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
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决明之道故
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
非常道者謂暮成尿也兩者同出而
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
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
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乱生民若
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
豺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梟鏡之兒
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思九迴
之深求華璫者追藍瑛无憚三襲之
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
勢利於鴻毛入其墮隔忽榮位於脫

履重其真也故能使僂夫不愛其力
貧客不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
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
叙控鸛弗克陵雲之實言食霞莫親
療飢之信致有猱援蜃蛤之論論古仙人者當採靈芝之藥與世人得道化為仙
人夫採入海化為龜鶴入海化為魚龍其能化
其翼差池其明猶白蟻也忽然自於神化體變
乃更為魚龍豈復識朝朝暮暮星之類乎
牛哀病而為虎達其兄而噬繫風捕影之
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
談故棄實執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
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
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
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
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
知余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
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
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窮
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咸
未聞人民彫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
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
涅槃既關長生之方又无不死之術
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

福不知承命以殘覺慕家安豈覺宗
種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
赴長河且天皇聖聖堯佛而祚延後
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
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
情奔欲登聖之遐本故玄道高者尚
德引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
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
此謂無後非六奔欲為無後也子不
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
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
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
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備而惡
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
化隆惡趣衰而灾害弥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
羅摩威善觀无力惡觀有力惡觀有力則降福
雷非時暴風雨五樂不登疾疫起人民氣
鍾手相殘官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備
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災眚登龍有力風雨順
人民安樂共我慈惠哀哀不行猶昇薪去草
益重而難彰絕焰息根續微而易顯
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

仙家之奧旨今反謂嫗欲為妙訓妻
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教仙而弃
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鳥鏡
者惡其反噬介則警夜代勞功劣於
犬馬逆鱗反舌置深於梟鏡雄德九
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
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
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
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政
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開名
並行遠道政聖治天下不足損神聖宰一國不足勞
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紂幽厲殺戮野天我然
於二世此時本无佛僧也暮詰在目非曰
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佛而運局談
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
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余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恩豈曰能酬
故生盡溫清之恭終脩墳陵之礼今
佛垂訓必令弃余骸骨捐茲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
茲典礼考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釋曰
上皇之世不行墳葬之礼始於聖周定安之事
故有葬城濮之禮後漢書中古也
禮文之以散骨葬於野四時而葬之始行葬
礼故士葬者葬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

為內人廣弘明教卷第三 第三十七
不七之地不封不樹葬於野其於天乎
於葬礼也我秋屍靈翻盡離莊之妙且
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
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
已徇他用為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
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箴忠孝无違指六
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搗磨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无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之
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匿
此性今之殊也此夫釋教其義在焉
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礼
亦崇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万
擇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輪王八万四千宮人夜
關宮中有哭聲王悔為遠八万四千

廣明集卷十三 第三十七條

淨康衢而從石蓋勞力也。然群生為已
 任等含氣於天，屬拙遑有漏之壤，負
 荷無賴之僑，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
 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沮洳而長歸，垂
 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
 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寶床而送終。智度論云：淨教王終，佛自執經，
 摩一所至，開扉摩示於後世。
 切衆生報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弃骸
 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施普施飛，
 走意存宿債，莫免將來不若。莊周非
 末代厚葬失礼之本，而玄螻蟻何親
 禽獸？何踈生既以身為逆旅，死當以
 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
 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
 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緇，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覲，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親憑蟻，未親其實，或捐骸地
 腴，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罟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廣明集卷十三 第三十七條

四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釋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矇瞶世俗
 惑亂物心，然默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內箴曰：夫名无得，物蓋謂實。實豈
 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
 以首名質仲氏，將山制名，山高於丘
 仲仁，未引夫子首於耳。荀德不逮
 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
 迦之号，義含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
 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

廣明集卷十三 第三十八條

四

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
 号耳。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尚
 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
 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
 書呪詛，不可謂正。蓋猶混雜，不可謂
 真。道士吳惠章符太左，佩太極章，古帶長，衣鐵
 持口，即佛經所云，千里血造，黃神越章，然也。
 又造未章，守雌，美下，非名為上。老六篇云：
 法帝，婦人，守雌，美下，非名為上。老六篇云：
 道性，甜口，勝曰，安得稱道。莊子云：勝，勝也。
 近水，甜口，勝曰，安得稱道。莊子云：勝，勝也。
 猶春鳥轉晴，或似於哥鳥，无能哥之
 實，秋虫盡木，或近於字，而開解字之
 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
 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經，
 皆有虫稱，經言多足，是如來寂尊
 然，輒整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
 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
 損南威之麗，捧心數疾，未變西施之
 妍，當更為介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
 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五
 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謠。貴書云：開命門地
 三五十九天，羅地，細關，朱門，進玉柱。
 陽父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挲，号馬屎，為
 靈薪，呼口唾，為玉液。呼口唾，為天鼓，四靈
 為靈泉，馬屎為靈薪。

老風為玉環 事鄙而怯 彰辭機而難顯
出上清經

指靈鳳以容德希親 龍鼠以醜懼潛
形雖隱質事同 嗟妍異矣冥焉不知
余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則充駭露頂露漢則端委摺紳此華
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
去茲冠冕皂服披緇弁我華風遠同
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
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
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
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
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
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備善可謂貴
隣室之弊檐賤自宋之黼黻世不能
知其迷八也

內異方同制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
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
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
功齊矣况變俗誠心毀形結志去舊

廣明書卷第十三 若聖教

纓以會道弃疑疑以備真聖制不徒
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

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

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

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

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

夷羅之仙

之道

月而數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

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闍邪心与味谷

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

鬼笑靈談安哥浩唱吞刀吐火駭仲

卿之庸心激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

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

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

倒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

針刺眼深持或壘高築疑城各抱一

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三見沉晦於九

流識體輪迴无明翳其性本心用浮

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

機授藥誕質西王正教東流疲重則

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裨以

剪剪鳥鎗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

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无二制

容眼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

味綠膚絳賴集演祿而共色冲和子

曰玳瑁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

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采延華儻

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

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

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

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

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

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

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

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

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

深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

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

脩心則依坐禪而望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

法又弃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法中

之法中和子與陶隱居常以訪重佛

法為業但逢眾僧其不禮拜嚴穴之

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璇璣抄文中和

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

隱居答大鷹法師書云去朝耳聞音

聲致晨眠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

致真應來儀正余整拂藤蒲採汲花

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

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元異

說今何自陷連背本宗不義不仁罪

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

化比之於佛猶自度之與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

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余已來漸

弘載籍前賢性聖皆著典墳捐讓

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

記詞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

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萊門浮屠經

老子所作

也沙神年老貌古者觀略及西域傳云

子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於章所以治

其說甚多

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詰

不信老子老子神方伏之方求悔過

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投匍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藉服偏衣用挫

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剝削之身

禁約妻房絕其悖逆之種

藥宜令剝腹洗腸添罪約以嚴刑必

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風稟道真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其說甚多

無勞勞

可謂身无憾

禍而念居縲

昔漢明感夢

廟漢士不許

賈石勒之日

編足毛羽避

能知其迷九

內老身非佛

內箴曰大厦

人可化故十

八万法門傾

彼聖殊方類

同於繼踵像

勸善其流一

於百王雖孟

周姬一代而

成道成佛即

萌絕登道之

同首軸之間

背冬商掩目

相形猶不芳

去芳求道者

亦依真而捨

捨偽沙門之

捨偽沙門之

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

吳王屈節於康會又錄云吳王問僧

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之易上猶善於隱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人得而

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

家入道呂焦弃偽從真曹馬傳燈而

不窮秦魏涌泉而元竭汝言始於澄

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流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嗟号闍人善詛善罵古名

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

縛牛糞塗身手相鞭打其法律也若

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揚枝

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

狀背負水漚出道士律責罰尤重同奴

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

門鍾磬集眾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

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

明非黃領之先攝亦効他勝範竊我

聖蹤耳故頌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

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

死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

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

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折形有六舟三

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

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

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

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

家入道呂焦弃偽從真曹馬傳燈而

不窮秦魏涌泉而元竭汝言始於澄

誠子弟介不能知其盲九也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

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

發憤與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

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

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

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

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

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

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

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

云无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

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

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

三界之外紫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

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

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灾所

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圖云都者親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寂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課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得實臺玉五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死迹可觀習俗生常為日已久衆邪覓叙有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無為何因戶屬鄉居尚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悲古今未窺經史見問置立州縣亦言天上焉世符同保偽為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庄

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无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慶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為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玄別有道神能宰万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是謂无然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去隨之不見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

於太無太無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衆生神章云老子以先始三氣合而為一是主人法體精是精靈變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感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呬呼吸吐故納新彭祖脩之以得壽考按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

極之辯道是智慧靈知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承不及无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无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羲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而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為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万物不聞別有道神慶大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或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塲堂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廣明集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明集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廣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彰僧叅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弥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昊載均厚地掃氛授清八表救塗炭寧

非民五教教數九功惟序於萬古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艾夷群惡屏四部之梯筌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因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田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无虐威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耶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驎雖駁不棄无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曾之无竿石氏興虐豈浮屠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允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後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誡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廣明書卷第十四 第三張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
露法雨切瑳所惑積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
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
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
令採蹟索隱切齊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
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
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
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
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
之以衆善上顯 聖朝之淨福下折
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
辭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宜聖
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辭而深悟
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黎甯
之食儻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
饌盈案願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三惑毀佛譽道

二惑周孔不言
四惑比佛妖魅

廣明書卷第十四 第四張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僧土梟
七惑譏毀驥駘 八惑塗種事塗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辯駁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
迦生於天竺備多出自西胡名号无
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
所尊豈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
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屠沙門咸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
居既營之于夷壤又資之以膏腴擢
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人助之以金帛農工商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
未若銷像而絕鑄錢貨泉可以无費
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
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
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
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
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
務防灾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廣明書卷第十四 第五張

如不及親遠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
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
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
入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
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
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天夫之自
愛尚不反醫而連卜况忠臣之愛君
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
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
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
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
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
案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獻覓
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
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
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
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勤坊
墉小菴尚祭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
行一獻之祀况夫三達無闕之智百
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
匹万惑盡矣乃德備矣梵天仰焉帝
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奔
朗日之流輝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
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
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
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
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誦誦
之說哉靜而思之幾不信矣至如立
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
王之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
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苟之者生善
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
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
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觀福報之
無量金口信實說各因之不朽凡百
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亦亦
何以知其不然哉真昧不可以意決
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真崇之福資
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
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
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禍心
不和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
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
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苑願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
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飯子若博
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
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
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
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
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
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
業日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臣既有之師亦宜余何必取其同俗
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
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迩
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
之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
齪而不周廣其恕已接物孰與佛之
弘乎其規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
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
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
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實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
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魏取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
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棄若藥物
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
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
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
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
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
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
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
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
詭經脉孔穴之詭候針藥符呪之方
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
孝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
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无穷
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
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
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揀字易措

廣明集卷第十四

巢之居文字代納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久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嗽藜藿長飲梁突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突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獨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非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元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言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訕

廣明集卷第十四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親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做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傅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岳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魅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屢屢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棄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

廣明集卷第十四

尊歟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親妙和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毀字武仲高才碩學世号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披駁有功焉竊揆傳今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而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今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地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翻以高翔宜轉各而為福何

同念而作狂也

廣明集卷第十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傳士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寒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闢提既無緣以爲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鼎鑄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闕屋父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各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今淪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各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蹠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引法不可以人而賊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私褻釋以植嘉苗肅斯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廣明集卷第十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傳云道人土象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言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泉鎔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反聚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无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娘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頰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髮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然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頑膚駁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各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折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驢騾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倭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摠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廣明集卷第十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渴而生是以便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五張 亦

事塗反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縹素復謂西域士女過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同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引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濟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引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昇沉發卒之各惣十惡以防禁而使桀紂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无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六張 亦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遵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无窮過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无之為獲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桀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殺賊斯究作士命於畢繇微抗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乱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引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乱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七張 亦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遠道自佚忽於所未究觀其所先述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无益而不為謂惡无傷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无益无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歿矣無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儲儲壽考名不稱而歿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降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盖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歿壽之年考於人而

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

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

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清乱而无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通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觀羅紉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嘆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辯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无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饒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同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功而兼咎或福微而

故其報也有先歸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歿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殺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辟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錦像應妍豔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万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无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以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各際當誅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遺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无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傳呂受監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脩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

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屯及若云敗伍骨者宰謔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開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云業摩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達其累進德脩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菰蕪不壅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无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各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為德為咎唯報可轉之業若賢若愚无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灾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貳辟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消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覆膏育良藥有所不救火災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鄧林之本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十五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谷鑿金石者難為切摧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兇人之言劉琨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惟此而論未足感矣晉文增德弥長地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灾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去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无門惟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曾不憾戚倉之蔽仲由仕季无患伯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十六

察之說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尅己戒人以勗軋軋之志樂天知命獨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无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間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觀好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碩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湏數終而乃謝辟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饑者因昔歲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十七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无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因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无辭以通之矣亦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為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无耻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亂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无死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慶而加之福贈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祚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斟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紇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祚之田乎可惑者四也若

去觀善察惡時有課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闕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或考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无損何貴孔丘之引教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足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臨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按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恠有其語焉无其實矣至如舟疾頽歿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舛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莫英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募亘七澤而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介芥莫之及撫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頭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值般輪之揮斧此則草木殒命者也若篠簜比質於松栢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

見惡荆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疋好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万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各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備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万差耳人之殊命盖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駭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闢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尔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尔惚万象而俱苞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七十卷

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情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德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濁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盡而為霄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驎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驎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七十一卷

而廢進修誦在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无異策駟馬而并流棹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新見之論空尚无為之道反矣夫妙適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象榮而在目可見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遇寒而冰壯冰涉温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地尚我皆虛我為万物為一菩提得謂為有何况群生為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賓客盈堂而无人豔色絕世而无美瓊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人非闕戶之聞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七十二卷

山岳之見无別非雷同之說無真非魚目之寶无實非鷹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与幻色而何殊猗頰等原惡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妹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而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揭雄之假樞玉樹曼都之綺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綵之寶南威毛嬙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與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睡毗薑介之隙青蠅貝錦之儼莫不著其相而與憤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万物之太宰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乱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索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得者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鴉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醱醲並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名忠順叛逆皆如罈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矣无妨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著審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无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觀德無不同過無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聲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沉溺啓四生之慧覺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廢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害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者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永銷而群滅万德雲集以弥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毫道邁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擣杞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裘禦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憂毒孝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恙或服重繭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駸膚膚之內也脂臟奚殊皆含血而苞實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夭何一充而一瘠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質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殁命胞胎受疾嬰孩惠慈未竟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殃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懷疾之執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祟鶴鶴除病河東郭璞誰郡華他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祐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鶴鶴華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切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現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安苦隨遭不泰妍坐申瘡千品万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介介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瓠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令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万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觀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尔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問衆生衆生自不了辟閻室之无燭如夜遊而未曉故拒剝奪而誼誼竟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水无以和美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性漸頓之殊異今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去熱則寒藥正豐或特宜於學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聞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且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備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就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胃腹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折有也則一毫為万其等空也則万象皆一防斯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默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和明集卷第十四

癸卯 廣和明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亦

佛德篇第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籀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号况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外沉俗則入有而沉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外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振虛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張 亦

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明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祥瑞又述頌德威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

晉宗炳明佛論

大唐廣弘明集佛德篇總目 卷十五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晉沙門釋慧遠佛影銘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 并勅答

晉代已來佛像感應相

梁高祖出育王舍利詔

梁晉安善菩提樹頌 并表

梁簡文唱導佛德文 十首

梁簡文謝佛事啓 十首

梁沈約佛刹塔像諸銘 十首

梁王僧孺唱導佛文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詔 并瑞應

廣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張 亦

晉沙門支道林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法銘讚 宋侍中謝靈運

佛記序 梁沈約

佛像瑞集 唐終南山釋氏

出育王舍利詔 梁高祖武皇帝

菩提樹頌 梁晉安王蕭綱

梁唱導文 蕭綱在蕃作

歸佛發願誓文 梁王僧孺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晉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

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

号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

族厭姓婁婁焉仰靈甫以丕承藉乃

指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

浩然生自右弱而能言諒天爵以

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靡須為足故常

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翻

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關皇辟

三鑒疾苦風人勵辭以激興乃甘心

受而莫逆訖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

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

諸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號龍草之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四張 亦

威飾質窮巖之徒獨資送之儔自崖而及矣今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圭居摧心立盟釐安服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併運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還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豁乃刼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微傳俾准太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艷紫金運動凌虛悠往愔忽八音流芳逸預揚采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引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大和擬而稱劬負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祥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攝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道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捷屬八億以語極罕墳素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五張 亦

絡繹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昇于賜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采冲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涅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充之至於靈覺之性三果殍悴豁若川傾類如乳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沫與潤津並遺六度與崩岑俱禿三乘與絕軸解鬱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悸夫道高者應卑因迴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雖靈几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邇以不才仰遵大猷退朝陽而弗暨附衆榆而未外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遽廢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六張 亦

三傳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數作化融竺乳交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堂洪模揭秀真靈峻誕嶠岳量衰太清大象罕窺乃負其明玄音希扣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龍伸鼓儻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引雙輪惟典充以瓊奇恬以易簡藏諸韞匱寔之令善令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往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涅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芳赤畿象回不存誰與悟機鑄心垂翰庶覲冥暉
阿弥陀佛像讚 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摸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今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遊太

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申諸奇麗

佛經紀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迥遼迥

遼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

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彌

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

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

蓮花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節宇宮

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正

苑園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遠於洲

藪遊禽群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

林玉響自階於蕭管冥霄寶華以闡

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

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霈清覺父喻子而貴

言真人冥宗而廢說五度憑虛以入

無般若邊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

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

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

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

道矣適生末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

非所敢望乃因正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

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燕

宗師泰定軌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派

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遲迂彼

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

空有同狀玄門洞閤詠哥濟濟精

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說藏往攀

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

化營域雲構我紫館辰時華宇星

羅玉闡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豔

蔚晨霞神堤迴于九源曾深浪無空

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

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敦洽蘭蕙助

聲化隨雲濃俗與風清歲藥膏散靈

飈掃英瓊林哨響八音文成珉瑤沉

榮芙蕖晞陽流澄其潔繁播其香潛

爽冥華載揚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

芳類諸風化妙蕙于長萬軌一變同

現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

覺今則夢遊方忽悅乘神浪高步維

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

興清邁目擊洞蕙忘梵釋欽嘉會開

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外虛還師通資自

廢輝迎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錄載

靈篇乘軋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

振玄宮遙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

跏趺芳蓮窈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

恬智冥微妙縹渺詠重玄磐紆七七

紀應運莅中璫挺此四八安映蔚花

林園臺臺玄輪奏三摠在昔綠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

可流液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

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

乘十哲頤頤傲四英忘期遇渴首臺

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

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搜網發

童蒙外見憑察靡有無自冥同忘高

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花請無著陵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卷 亦

虛散英華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
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切神期發筌
悟豁余自靈通

不二入菩薩讚

法作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矧
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
所情盡盡玄心運察察音氣清麗二
擡起分妙一寄無生

首開菩薩讚

首開齊吾我造理因兩虛虛兩似得
妙同象及入廣何以絕塵迹忘一歸
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响菩薩讚

有受生四洲洲況世路永未若觀無
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
神穎絕迹還靈梯有無無所駭不响
真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
空響朗生應轉託蔭遊重冥冥亡影
迹墮三果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卷 亦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
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
玄會善多體冲安豁豁高懷素
首立菩薩讚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
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
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綴神理恬和自交忘引規懸昏
俗統體攝月光心為兩儀蓋迹為泳
溺梁英姿秀軀空名播赤縣鄉神化
詭俗細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病長
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隔無盡場
翥翼撫高嶠凌風振奇芳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影今在西郡伽訶羅國南山古仙
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万五
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求
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
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幽則此
生豈過以之希心則開微靡期於是
發憤忘寢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卷 亦

其心余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元緣
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
化不以其所感榮豈所緣宴懷自得
辟日月麗天光影弥暉群品熙榮有
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因識曲成
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
夫幽極以言其道豈存焉而不可
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
而兆其端不品終而會其成理玄於
万化之表數絕乎無名者也若乃語
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
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
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
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
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
開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
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
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
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
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
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
其誠遇西域沙門轉食遊方之說故
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

山值窮賓釋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
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
問乃多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
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
徹其誠應深其位將援同契發其真
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慶暗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跡絕而冥一其湛湛荒宇靡勸靡
弊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中
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
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真賞撫
之有會功弗由曩其旋踵忘敬同感
同識三光掩暉万象一色庭宇幽蒨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挹之以力惠風
雖迴維塵依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
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采虛疑
殆映霄霧迹以像告理深其趣奇興
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
交而未曙坊鑄鑄神儀依傍若真遇
銘之圖之曷管易求神之聽之鑒介

所脩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激情靈治
欽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
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
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
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
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
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
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
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
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間庶來
賢之重軌故脩時人於影集大通之
會誠悲現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
起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讚序

因釋和上立丈六像作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空託化王宮興
于上國顯迹重冥開神路明暉宇
宙光宅大千万流澄源圓映元主覺
已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
物而衆邪革心睹神步以感時而群
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轡道世交
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遠響遠流密

風迴扇達生善教末年垂于祀徒欣
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妙門發
明淵極因兩神影套服至言雖欣味
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遠步玄迹已邈
每希想光畧矧瑞容儀寤寐興懷若
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
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節慕之
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
理雖殊階塗有漸精微誠異悟亦有
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示
神模關百慮之會使懷遠者非玄根
於末業存近者邁重初之厚緣乃道
福兼弘真迹可踐三原反流九神同
測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高趣迹彌和
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
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弥劫之勤操
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
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
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
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
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達度邁群提萃超然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七

先悟惠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
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
靈儀依依神步湛湛造物玄運冥馳
傳哉擇迹與化推移靜也泐然動也
天隨綿綿遠御靈靈長縻及宗無像
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般若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
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靈靈神通
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
幽暖千祀弥靈思媚哲宗寤言秘誠
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像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
言而有斯目非厭号所先也原夫稱
謂之生蓋至道與其孰何者虛引之
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庶
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
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
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邇矣豈言象
之所極難竿之切切高積塵悠悠遐
曠焉可為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
出也爰自帝尊尊号法王無上之心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七

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查
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起
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播於冲壤條翼
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
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輝具體而微固
已切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
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為影跡
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弥綸宇宙條
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
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
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
轉則玄音屢唱對明剎極輒暢發深
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
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
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宵以迴陰
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
欲播蕩群生之性宅至宗而至開宏
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
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
於大方之寂矣自世尊泥日幾將千
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
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
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八

思自盡底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
是數減百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号
曰阿育仰規遙軌擬而像焉雖真宰
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
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華
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
接類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
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引是以託想之
賢秘誠攸寄思細將絕之緒引豪心
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夫所像感來
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
履峯神以道玉帛以冲通浪化遊方
乃軌高蹤流光掩映爰暨茲邦思對
剎匠靖壹惟恭虛襟絕代塵落塵封
佛影銘 并序 謝靈運

夫大慈引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
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
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
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弥深法顯道
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
巖嵒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
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

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
抗峻嶺南映廓洞摹擬遺量寄託青
采豈唯象形也薦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制銘以充
刊刻古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能宣
述事經祖謝永眷同已輒罄竭劣薄
以諾心許微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
誠心頗感群物飛鷄有華音之期關
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
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授筆興
言情百其慨

群生因涂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
屢還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輪轉
苦根連連連連未已輪轉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大起靈臺正覺是拯是理
動不傷寐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
沉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
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
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
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

傳翠激光發固金好冥漠白毫幽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
俟對承風遠則曠若有繁敬面遺蹤
疏鑿峻峯周流步擱窈窕房攬激波
睽埤引月入窓雲往拂山風來過松
地勢既美像形亦薦采淡浮色詳現
沉覺若滅若無在幕在學由其潔精
能咸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嘆爾
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
反路今觀發蒙茲覲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敢銘靈宇敬告振錫
佛讚

范光祿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明
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
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
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通遙安如
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范特進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
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
幽閑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
有不馳廢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拙
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還未為快

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還中轉有
奇趣福業深緣森芳滿目見形者所
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粹煩而
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祇還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
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書送佛讚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
寐此春更甚憂慮古人有情信如來
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間幽阻音
塵關絕忽見諸讚歡慰良多可謂俗
外之詠尋覽三復味既增懷輒奉和
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
惠連後進文悟表宗之美亦有一首
并以遠呈承祇恒法業日茂隨喜何
極六梁微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
題在所住山南南谿臨澗北戶背巖
以此息心當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帝
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
輒復承同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特進祇還像讚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
願言所屬輒摠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十二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
慧明三遠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
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
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
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廉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摧可
得寶誘以涅槃救介生老肇允三車
離乘一道

無量壽頌

和從弟惠連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
八和誓採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
清英類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歸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
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
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焰

性內相表狀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

移焚焚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
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等不結
拔救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辜誰
能律莫昭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
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
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明
前好惡迭万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
物戀執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
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
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侍

浮雲

泛濫明月陰蓄蔚南山雨能為變動
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
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

電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十三
條燦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
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留空念橫使神
理惡廢已道易享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沈約奉勅撰佛記并序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序序
序體不稱頌治政猶未盡致尋佛教
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
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
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
得為曆筆以不故指勅闡等結序未
體又似小異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
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惡謹啓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
序曰舍靈万品既非記謀所窮物物
禀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
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
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
理閉機初鎖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識
固亦十地同窺邀乎悠質有之而莫
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
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
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
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

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
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東何言之稱
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
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
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
為已法吼振於無外甘露炳煥於
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
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
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
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
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占跨
无邊而咫尺緣之所垂面法城而不
觀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万方通前業
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
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藹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
住之奧達三諦三假之洞曠悟道求
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為
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
往業多所昧暗然神化應感參差于
見又世胄名氏奉國俗緣散析衆部

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
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
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
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
事多宜加摠緝共成區畧至於經像
舊錄境利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達
大權弘曠立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操
心非為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
詭示難以臆辯靈恠偶儻言語斯絕
昌登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風集關輔
捷施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
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
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勝贊
偏富延澤以西光景歲蕤多見天山
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
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
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
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聖塗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
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
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
尺搖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
以至聖慈勸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

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迄承曠劫十
号在躬三達靡礙屈處妙有同此轉
輪傷昏隱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
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揔一志淺業
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闡彼四衢出之
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虔開太子
洗馬到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
搜採注說條別派分各以類附日少
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
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二
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
事涉香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
關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
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
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
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
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
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華華含識
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違於
歧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國內近對小識
且局南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
神蹤遺跡開在姐初前漢已來相從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五十八卷

開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
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
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
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歷 并佛像經法神變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
太康二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
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
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
木塔籠之八王曰舉巡州里今見神
瑞光聲聖僧俗如別傳

鄭州起北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塢
適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
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
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
泉十餘所僅尺涌而無聲永微中有
昆侖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
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
不及

冀州舊魏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
王舍利寺近為尼住寺有古塔編石
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
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五十九卷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
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
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勅令僧智琮往
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
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
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
乳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
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
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架
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
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
得一片石出乃是瑩玉今見存益州
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
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
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閬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
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慧達感
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
三舍利并駭爪其駭引可三尺放則
螺旋今有埤塔三層并剝佛殿餘像
木大蟲登基穢汗者被打跡叫驚人
或有死者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六十卷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
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
三寸以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
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同朝古月王寺
今廢惟有遺基上以舍覆四廊牆瓦
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
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
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
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居住為
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
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東一里有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
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古月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
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
王名為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
洲方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
造八万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
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
所獲皓初幾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
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余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
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
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
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
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乃金
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
云育王所造梁武間迎至都大放光
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在歷代
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
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
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
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荆
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
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
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跌載像至長干
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
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
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
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
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
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
寫般矣

涼州南百里崖中涅槃行像者昔沮
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
中大造形像千變万化驚人眩目有
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
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貞如行
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看足跡納納
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
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
行至万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
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
副長孫哲志性兇戾先欲除毀令百
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

加五百人方倒振地皆喜落馬尋卒
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
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
焉其鑄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
中沙門劉薩河行至番禾東北瑞柳
谷而礼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若相不
具國乱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先年初
風雨震山像出長三丈許惟無其首
登即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邊分東
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
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
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
西征過之改為感通寺今圖寫多依
量莫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
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
僧從外國將來遇乱安盧山像頂上
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
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
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
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
貞觀七年勅迎入內

廣和明集卷第十五

坊州五華宮鐵碑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石狀如像便斷掘四邊乃是鐵碑不可傷損舉身三大谷中有跌乃共村人勸舉忽然下流逕趣跌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尤嗣曆改元大象勅其處為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為顯濟寺

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備飾在宮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關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岷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為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沾汗于懷金薄剝起雖後脩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汗腎微方可尺許

太宗外遇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漢水汎溢入城罪深文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帝所立中安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

廣和明集卷第十五

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焰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映欽然東逝傾國上望絕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特往見之元魏洛京永寧寺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侶令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趣舫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還荊州迎像上舫舫即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

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齒等

廣和明集卷第十五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跡長三尺相去五百餘里初不知其末有人尋山見恠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以下官人酷暑早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上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今在白馬寺鳥雀所不侵凌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中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五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見鹿群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川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

涼州山現亦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

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資將出而不
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
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
一塊上有二鳥形銘云擬鍍四面佛
因鍍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隋後主聞
有瑞迹遣工冶鑄倣之鑄卒不成終
有缺少經三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
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
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
四魔常擾六賊恒凌覺而且怖
起方有曰不尔沉淪還同無始
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
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

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鐘聲
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
道俗斯途衆矣脩於感通記中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記梁高祖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
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髮
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
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
焉乘與幸長干寺設無尋法喜食詔

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万物不得齊
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
異年權慘殊口去歲失稔斗粟貴騰
民有困窮遂臻斯蓋原情察各或有
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
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
書不云乎與然不幸寧失不經易曰
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
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
阿育寺護無尋會者年童齒莫不
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
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
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
重皆赦除之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
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
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
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
十二軀一邊一十五體刻畫明淨巧
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
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
為意而胤之銜僭縲紲束治真形舍
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

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
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令月十六日
味爽以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
法身還臺供養

上菩提樹頌啓 梁晉安王綱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
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對葵細葉猶
傾朝景燭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
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
道跨軒轅正覺正真功符圓極常住
為樂法喜為甘慈雨被於無垠眷化
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
海外女引龍窟之威紹就焉山之法無
為不住實愍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
域製茲道樹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
因頂礼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
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
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
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沉鬱
不足以光揚威德騁一隅願思言
言伏紙慙震謹啓
手勅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招採致
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

愚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
所言圖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
越勅

菩提樹頌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帶根法本不
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迷業
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
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慈餒宅之
既焚傷欲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
黃金之色居茲三感示盡僅之非真
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
啓法雷震設新教降權跡三寶現世
一道知歸大接群蒼救茲未度法雲
法水之潤等世界於无邊智燈智炬
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
將息林開白日樹映青枝悲哉六識
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
體軀之教德含天地之純誠照五
鈔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夏夏軍漢
籠同御六氣而子蒼生角二儀而布
亭毒縛樂經礼偃武修文秋茶不設
發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
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

知慙少陽懋善於元貞蕃巨夢味於
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
王事運策橫行車城推轂之將外守
封疆一同文軌万方共貫穿宵鏤騰
之酋短身長辟之師南越鑠石北極
天沙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
挂迥越絕度之山航海跨深汎浮毛
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
烏貢比肩之獸余乃嘉祥競發寶瑞
咸委靈芝涵露月華郊園義鳳仁虎
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
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駟黎
氓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隍歲樂民躬
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
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
銷鋒紅粒盈箱青鳧委實上照天下
涌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
一子愍四生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
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棹接
或衆於背沫慈悲光明照群迷於未
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
天人儼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
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

十千瓔珞懸空下墜金龍室莊嚴國界
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
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
騁騁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
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
雕金錢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
飛蓋四布垂陰五面蓋物名高滿月
懸踰普覆並艷千光之樹連英五色
之花辟日垂采玉帶生烟微風徐動
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
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
四銚之狀散湯祥草連翻青雀伏吐
電之魔却擔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
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
當今威美曩代未聞方應照惠不窮
懸諸日月巍巍永樂万万斯年敢作
頌曰
綿史載觀靈篇眇鈔寶冊歲蕤帝圖
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惠
五弦作詠蒸哉至矣大梁啓聖切覆
衆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
無思不服有意斯威一乘運出五眼
清淨稟識康歌昆垂得性舜厨靈角

堯庭神英豈如道樹震潤引決靡密
垂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花乍開千茶
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
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
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
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
穆穆明后万壽如天

梁簡文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万善力微難
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
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滌流浪不
歸苦海易沉慈波空蕩渴愛而生死
共門無明而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經
茲四苦人思勦力昭彼三明是以如
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
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万
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
首天涯海外奉義登風抱嗟吹腎含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
各克已丹誠澄心懃到奉為至尊祈
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旃
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
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

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
八方延仁壽之恩王燭之美日著遐
方擊壤之詩遍聞天下勤由心起五
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遍
到故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燈曠照
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
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為
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
方無量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
璧外和玉振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
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之德實著監
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食仁瘼和內
化事炳周經謙德含章訓高惇史故
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
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為貴
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
來賢劫千現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而
万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覺
以炳照因十智於常樂聞守奉仁宮
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嶺瓊

蓋聞嵩高推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
克固盤石所以威均魯衛任等蕭曹
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

連事宜各運心奉為臨川安城建安
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
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
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
迦碎身奉願鏡凝深情忘時洪福克隆
帝社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
界異術五道分運天人植業各歸一
果鬼神率報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
垂正力五濁煩心弥多惱累雖復聰
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
根之滯猶滌衆等宜各露誠述為天
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辟摩
醯三目盡為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
若究竟涅槃法花會一之文淨名不
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
正本卧霞寶宮坐甘香積帝釋制廣
泛波若之舟淨居深沉駕牛車之美
澤及三界明照四大大悲拔苦事炳
前經引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摧
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
無邊劇惱角八苦於脩途有縛纏情
繞六趣於危道金瓊玉牀猶念解脫
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飄熱風

廣明集卷第十五 第五十五

滄浪水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
碎骨銅柱焦腸傍出刀峯橫抽劒鐔
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萬
劫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
共託閻浮泡生幻慶危脆之質有險
蟬蛸風電之馳誠難可駐况復三相
併感三鼠攢危毒箭惡地尤為可畏
庶憑正法拔茲累深長享百福永斷
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為六道
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到一心遍禮
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
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
名二土螺髻珠頸善宿彌勒文殊金
剛藏解脫月棄蔭蓋常舉手十大弟
子五百羅漢願圍空虛疾惱消息
域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繫一同
寬蕩人協覆地俗化佳蟻類服鵠之
不死同拔劍之無傷舍生不縛轉死
自溫渭稿日飽翳乘無餓打塞三途
墳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
發十善之心牛傍落五戒之業如魚
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
人運五體歸命三尊

禮佛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回
略空象雖事絕百非而有未斯應理
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
思起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懷中屈
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
示現閻浮之境大摧住地俯應娑婆
之域故欲洗拔万有度脫群生濯淨
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
之仁遇緣而成極苦言軟語之德有
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
相而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游並運玄
風向八埏共廣及淳源於三古捨澆
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
屬於此時虎豹尾而不驚虺蛇躍而
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
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
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
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草音入侍
藁街迎拜渭水為天地而長久等金
石而愈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
聖皇愈溫愈睟不言而化行無為而

教肅

夫道倫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
宗包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論况復靜
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
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
敬禮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
載侔於磅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
問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
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同德廣秉珪襲篆之
貴坐視慈榮之尊猶應共惜東曦俱
宏西嶠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
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
宜照之智炬濯以寶瀾增此眷根成
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
殿下禮云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
問令望道均於旦與德貫右戚義藹
周親作鉉則為二曜相終臨岳則為
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辟松筠之
貞悅

觀夫天枝峻密帝業英芳莫不玉振

蘭攝金錯挂縛親寸文而驗錦觀一

毛而測風並能才高銅殿辭富雲臺

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

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社長享元吉

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先物右

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

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屋德感樹闡必以前籍勝

因宿稟嘉數况重露法雨更拔慧日

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云嗜

欲棄彫璣微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

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

禮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展振

采勢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

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閎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脩

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

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

記蒞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

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為諸公主歸命

禮云云

願諸公主增智性弥長慧根四攝四

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威

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

而同固永服綬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

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

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過其間欲

苦食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

意思乃八藏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

到懺悔業經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

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贊聞惡隨

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窮鄭衛之響

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悔

惕形像凌踐塔寺不訥方等毀離和

合自定權衡棄他計用愧心負理昧

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

任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

集各運丹慙五體自投歸命

禮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

三障業明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

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氏同前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无

无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興倏成万

累無著之念起一起九却是知道之

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

稟氣含靈莫開斯本青形賦影靡

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窟綿蒙其莫辨

導此愚根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

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葉薄三有

長驚或水迴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

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

生滅是用抱此纏蓋淪迴生死恣其

六愛與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

義而湓死或才均智等此賊彼豪或

共日並時人外我堅唯言報施齊察

不知因對皎徹囊緣今果過現殖成

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

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

謝瞬息不留東扶我吐西嘆已成辟

閼川之駭流若栖葉之輕露傷城易

弛毒樹自政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

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脩習不退不

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舍辰象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十五 亦無

之正氣當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極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金之愈蓋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瞻茲閑捷感來縑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花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桴運奔非直騰魚仰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万社周集愕夢無干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開寶衢愈興慧業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觀有羅穀之疑三乘稱見懷光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貼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普亮曜唯在即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十五 亦無

濯臣民弊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慈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敬礼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礼洽玉燭道正氣氤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属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泊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惠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康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而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如誦道越漢在永沐智水長照慈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扉方掩而聖后驚法輪於長路掉寶舟於遥壑道決人祇福隆桃墀肅事園寢虔奉宗祐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礼云云仰願重明累聖優然如在騰神淨國摠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尺步衆等相而增到為諸王兄弟妃主咸属歸命敬礼云云願諸王殿下裂壤感於諸姬磐石過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三十五 亦無

於隆漢德高曾衛義重聞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群黎仰化則關至教紹隆季象弟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辟万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鑽質同珉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礼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氲四序熙穆至治光万寓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刁林輟刁劍樹摧鋒迷城開道直指四衢閭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鶻塵轉莫之比明暗迤來薪火不能辟逝水非駛千月難保慕重習苦桂蠹喜

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
非他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
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
勢位相高爭嬌華於一旦車徒自威
競馳驚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
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
促柱極泊漂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
曼而無已謂濛泉若木出沒曾不關
人蹲烏顧鬼外落常自在彼殊不知
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
屠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
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
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裂
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
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墮夏河之長瀉
攢秋原之猛燄或同商主乍等醫王
形過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
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
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
夜稱為八閩以八正篇為法閱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眾等相
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札云

願大王殿下崇業清暉為南岳而相
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方累烟
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強魔莫能
燒逐條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
稟儀天之氣永固繕衛之道得六神
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
則神靜志恬辟月珠星合華相照輕
雲薄霧朗然自散鳴鍾浮響光燿吐
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
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
色况復天尊端嶷威光四照煥發青
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
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
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
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
之微抱德舍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
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篇照如
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棣萼之華重
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
五體歸命敬札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
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普與八風

而共遠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食
雪山之良藥抱露城之甘味袞服桓
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縱橫貫千祀
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旅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啓十首 梁簡文

寺刹像等銘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
七區皆蒞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繼
無因不親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
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
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
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
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
赤書賤前史之為瑞珎芝景玉哩往
代之為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
昭景寶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
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
天人頂戴遐迩歸心伏聞阿育王寺
方須莊嚴施巨万金檀豐十載寶陳
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
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
錢一百万雖誠等散花心符不盡而

微均帝廣弘明集卷第十六第二張 瀝陋甚隣空輒以塵聞伏啓

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願建奉宣勅旨以金銅
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普使供養
伏以六年道樹起出四魔千輻足輪
德圓万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祛塵
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脩飾欄宇齊
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昌四
辨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
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同昂奉宣 勅旨曲賚
恩參臣即尔到建之寺奉候法身金
山矣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
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札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 勅旨
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札
拜謹奉秋色昭澄預表光瑞臣比身
心得無障惱明陪色寶函謹鞠躬恭
到但不生羽翼无假神通身昇淨土
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昇躋

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寶迥始望

願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勅資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 勅旨垂
資銅一万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
盤是稱和陽之珍寶亦昆吾之瑤燥
濕无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
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鳥銜
帶飾茲高表函谷取其詠哥臨瀛惡
其祥應陽燄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
盤足稱天酒舜林本闕心辨又慙徒
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
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札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 勅旨曲
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札拜法身
謹奉臣粗蒙恩寵等開恭到遂以勞
屢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為喻微心
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
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 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
明材官將軍沈徽猷吳景等監看善

覺寺起刹事爰垂慈曲降神力命斯
執事脩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
水精特建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
為威驚鷲引繩方斯取劣仰瞻慈
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泣不
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并答

臣諱言即日與駕幸善覺寺威神所
被金表建立驟泰清而特起接庫樓
而上征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為佛
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替
多功裁欲運力即便堅立幽顯欣仰
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
為恨耳越勅

謝勅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 詔奉宣 勅旨以臣明
法會每費錢二十万白檀薰陸棧香
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
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躡麗草散
金蕪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繞班親
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

度長出四流假舜敬祖尚懃難述借
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
以聞謹啓

謝勅資相刹柱并銅万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 勅旨資
臣相刹柱一口銅一万斤供起天中
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
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晉惡相風使福
彼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
善樂受遍心思光動色銘荷之誠无
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謹啓
千佛願文 梁簡文

蓋聞九五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
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滌
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
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頂入
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
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
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
樹未啓心燈而善生一念造千佛
雖復無上無為極相難辦非空非有
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
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為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梁簡文

此丘某甲粉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
罷應業遂惱飄愛隨情纖徒懸珠
抱名珎而弗悟眇歎業金惑空言而
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
去此心堂移致身窟故水精龍塔永
愴恨於遺蹟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
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為六道四生造
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
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晝水還無
之報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
本誓言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
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
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
蓮而獨慨觀万字而無由儻能薄離
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
則素疊之功非唯普世散花之報方
驗來緣語善無吝在言多愿謹白
與僧正教 梁簡文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威
簡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
地實有未引何者凡鑄金刻玉鏤漆
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美

廣明集卷第十六

龍瓶之始晨退鶴林之餘慕故祭神
如在夢神之遊既極去聖茲遠懷聖
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
則整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
至紫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
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
可謂心與事背負是情非增上意多
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
頭白鐵非謂全身夫以畫像退陳尚
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
思足以龍阿尚能躍精方之虎光猶
稱出匣况復取大圓慈元上善聚聞
名去頗見形入道而可惕此雕香蕊
斯木極絨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
閣久入四天又異故洄掩戶三月寶
殿空臨瓊階虛敞密惟不開非仲舒
之曲學紅綈長掩以邪卿之避讎且
廣履雲垂崇薨鳥政若施之玉座飾
以金細必不塵露輪姿翳點月面瑤
璫密窓自可輕風難入龍驤細網足
使飛鷲不過蕪得度步之理必崇接
足之心弥重可即宣勒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梁簡文

廣明集卷第十六

經白闍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
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
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弘闡豈止心燈
夜炳亦乃意業晨飛思理弘明本長
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
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
為秋實經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
終朝黃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
退休傍省獲芳手登臨蕪展談笑仰望
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
傳一隅開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
懸河無由承稟空无所有不瑩情靈
綠凝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以來義
言益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食既慙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滌墨是
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
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盼願加
步納言不宣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梁簡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花異色結絲
成春道體何如恒清且也對玩清虛

廣明集卷第十六

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
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勩特深曉然
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屏
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
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无爽指遣此
信無述寸衿經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
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
裏恒有語對春佇之深无時不積久
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
為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
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
頂聞之善諸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
復無極昔在幼年經聞制旨受通日淺
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假
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
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
歎悞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真於
此時得一觀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或
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
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
佇有還書經白和南
峇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
可浴弟邱南窮訟時綴甘棠之陰冀
州為政暫止寒檐之務唐景薦大言
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
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
西山白鹿懼不能瘡子豫赤丸尚憂
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
四星念絕備都之香豈望丈殊之來
獨思吳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
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
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通俗輻湊
遠近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刀獨
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獲有開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
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
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慙然失
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申
寺刹佛塔諸銘頌 梁沈約

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
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實剎未
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守王
突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
隱內引食不過中者十二載雖翼務
朝端而事隣泰圖日者作翰相州樹
麾蚤服位與年外秩隨歲厚顧惟恩
隆主躬龍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
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彼民
和上宜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
短効且義止令生報塞來果非所以
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
傳衡卑辭簪裾者指於舊寺光樹五
層捐割蕃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
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
蓋未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
日乃挽崇表於蒼雲植重局於玄壤
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鑒臺
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筆
退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
少極蕃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
派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舍生
愷樂物不天性嘉穀年登餘糧柄畝

夷荒由附邊城解析家倫十善人懷
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
折劍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
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
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
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采昭
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
帝濯衿慧水凝神淨域朕世瑤陛還
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不臨慙
高山之方遠慕王意憤殷變樹永
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裁
金寫好資直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月日
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
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梅香俾穀林之
思永旌於万劫用刊微迹式垂不朽
云尔
弥陀佛銘
法身无像常住非形理空及應智滅
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
非歲非齡物愛彫絲人榮寶飾事儉
慈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疏

順彼世心成茲彌力於惟淨土既麗
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
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
女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
幽誠曷寄刊靈表迹賜歸尊儀岳
金寫石隨施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實
樹因風發響願遊彼國晨翹慕想七
珍非羨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
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軋幽
顯成秩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
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
瑞地不煙祥十住歸於林御應真
貯璽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
妙趾神行布武於猗殿至於事荷細
諫旣表楨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
榮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高露渾
腴望鳳蓋而沾陸此皆舜日未晡堯
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玄稚相趣而
已哉嘉玉速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
潤微瓊奇曠世之所不親白金近發
東山剖幽巖而啓瑞滂被崖巘鴻靈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疏

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既燭銀之
瑤寶方斯幾如也若夫金石貝闕非
游泳之質自非泮德潛行感極迴靈
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滌海
因潮翻流迺至表異折河獻奇禁園
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閑之
易啓咨玄應之无方雖析事寂寥而
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
之姿莫若畝妙像於梅香寫遺影於
祇樹乃詔名工是鑄乃是珠璣相瑞華
燦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斷
方圓小大觸水斯沉駐罕停蹕親加
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玉之淵
剖析旣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
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
其詞曰

通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
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
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沉精
浮質遠自河怱悠悠亘水眇眇因風
泛彼遠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春
宸衷永言歆焉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疏

寫好描工藉茲妙力莊闡業隆見流
南面以壽時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冥感將吼
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
終起九劫眇求靈性曠迨玄軌道雖
有門迹无可朕隨引物我兼謝心行
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
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
必應如泥在鈎形酬響答且物且人
應我以形而余曠瞽守茲大夜焉拔
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像
夢焉誰親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階照殊同是形相
俱非千覺俯應迺叩冥機七尊緬矣
感謝先達旣過已滅未來无像一刹
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
賢劫雖遠儵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
違家前佛後佛迹同隆密或遊堅固
或陰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華華
群群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
密跡弘道數終乃涉哲觀未運永德

舍識

廣明集卷第十六 第七

弥勒贊

皇太子造石弥勒太官令作贊

兼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邇邇遐遐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履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相龍柯瞻言思媚筆石圖微雕金寫秘望極奢工攀光等速起矣廢臻融然理俗勒玄蹤式傳遐懿

繡像題贊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合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住騰心淨覺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贊曰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鑲玉面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摘寶術緝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寶現符淨果來應妙秩毓藻宸闔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光宅寺剎下銘 并序

廣明集卷第十六 第七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地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邇毫末儀京輔拓宇東第步武城闕聖心留愛開素還負南郭義等去鄭事均從鎬及剋濟橫流齊斯寶運命帝閣以廣闢即太微而為宇既等漢高流運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弥等固理與天地无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剎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極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由地德皇帝乃啓閭闔造舟淮浹接神颯而動縣越浮梁而運度芝蓋客與翠華葦蕀下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流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業茫靈聖座止咸表厥祥壽丘護護電繞極光周原照照

五緯入房

廣明集卷第十六 第七

自茲遐邇名在靈亡安知若水寧寧窮窮窮窮自天倣縱於惟我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擔累播迥剎高曠土為淨國地即金床因斯大極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万古授手百王一念斯答万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著蔚菴庵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為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朝某日尔嚴靈旅速地連栖禪蘭房青蕙嶠荒烟南瞻野北望淮天通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齊慧相濟登春惟斯踐履曷還年游仁廟遠宅賞憑旂須剎神苑陪構靈擇瞻榮拓園望鷺跡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帟別松泉委組東園化景西達靈曜夷改蓮華徂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辟妙惺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樂嚴輝珮華長掩慈迹空傳式荷雲拱敢告祥緣

廣明集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震國分司太監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亦

大府西嶺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三

隋國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邕

慶舍利感應表

隋文帝 自注二十

隋國立佛舍利塔詔

隋文帝 自注二十

岐州鳳泉寺

雍州仙遊寺

嵩州嵩岳寺

秦州岱岳寺

華州思覺寺

衡州衡岳寺

定州恒岳寺

廓州連雲岳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同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蘇州常丘山寺

涇州大興國寺

并州无量壽寺

隋州 益州

秦州 揚州

鄭州 青州

亳州 汝州

瓜州 蕃州

桂州 交州

相州大慈寺

襄州大興國寺

蔣州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

津梁庶品

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

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

當今現在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

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請解法相兼

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

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

道送舍利往前行諸州起塔其未注

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

无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慶建立其

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

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

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

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

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

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

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

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

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

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

入石函檢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息

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

打剎等事務盡誠副朕意焉主者

施行

仁壽七年六月十日內史令孫章王臣陳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邕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

宅出舍利一裏曰檀越好心故留與

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

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

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

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

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

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

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

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

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

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

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

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

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

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焱一旬內四

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

御仁壽宮之仁壽殿奉降生之日也

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脩營福善退

報父母之恩故追諸大德沙門與論

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

十處各起舍利塔

唐明皇集卷第七 第四十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

諸沙門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松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肅肅共以寶蓋幡幢花臺像輦佛帳佛與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花或燒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有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詞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

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

唐明皇集卷第七 第五十

曰菩薩成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脩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眾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成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切眾生發露元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射及於彼眾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无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慈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

唐明皇集卷第七 第六十

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裁縫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備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間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盡棄惡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遶瑠璃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懇涕泣聲響如雷天地為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如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日益而无窮矣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璽而立近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播蓋香花讚頌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齊戒是時內宮宮建於京邑茫茫萬寓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眾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昇階凡數三遍常贖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昌黎覆膊以語左右曰驚動他置尔去已重數之昌黎覆膊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履履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歧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

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辭異色分炳為雙樹之形高三尺

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碼碯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花形左

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璣圖此雙樹之像置於許州葉

盡變為青色明年歧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

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外千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

半旬之內天花雨落

泗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

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橈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垂有瑞雲來覆舍

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花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嘆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

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

復起瑞雲飛散如天花著人永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興行雲日迎之開朗

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

如輪先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

及舍利與至元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

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日光起於塔西流

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拙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

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拙巖地又動八日與登山從

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機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

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綴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

鉢出於西辭舍為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

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連浮圖其一流照

西各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

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花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

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許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

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朝至望寺及城

內常聞異香桃李杏多花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

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去如大電或去如燎火其都无所見者十三有婦人抱

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插巖寺家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无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夾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花幢幡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岳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荅忽然失之此地舊元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白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且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秀雨金花其二華形如大蜩色以青瑠璃朝翔不下乃騰

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花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幡無風而一時內向

高州於開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祥寺起塔界內无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舍利自州之寺來至數里雲蓋出於

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殷而歸山分為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岳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瑠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札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音夜鳴北聽

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盤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欸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槁旁之楊樹有黑蜂无竿來繞之八日旦大霧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五十五

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水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沉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衆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蔽不可見勅使著作郎王邵審檢龜能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八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幡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五十六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乾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淨之鋒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畔曰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岳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七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面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揚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各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五十七

坑內有神仙雲氣之象昔宋主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來郡政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燕值王者登臨微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脩引其年冬果有群鸛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脩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泉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氲異常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稀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嘆摩撿又擊之以行道

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父乃去

隋州典義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達舍

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无一違者隋

州人於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

亦悉决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

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

出亦百官湏更忽見有兩右旋相著

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觀

勅令審視之各於蜺內得舍利一未

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

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

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誠

之果有十三王果其真舍利鐵窰而

无損

慶舍利感應表

并卷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脩理照空有

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衆分聚芥

尚貯金甕體散吹塵猶興實刹自輝

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

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

劫宿證苦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

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

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

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

夏六月爰發詔旨遍請沙門奉送舍

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

塔而蒲州極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

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

內其夜前浮盂之上發大光明爰及

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

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盂寶瓶

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

光明於浮盂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

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

盂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

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見

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極巖

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

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

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

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

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

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

臣等命偶昌年既觀太平之世生逢

善肇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抒躍謹拜

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

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

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及幽

顯同崇勝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

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

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

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

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

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與王公等及

一切民庶宜更加勉勵興隆三寶今

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

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

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

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

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

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

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

花音樂種種供養弥遍街衢道俗士

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

叙上柱國司空安德王雄已下皆

步從至寺設无遮大會而乳藏焉有

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
當人聚而下都无所傷仁壽二年正
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
靈塔令檢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發
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
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
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 泉州 備州 營州 洪州
杭州 涼州 德州 滄州 觀州
瀛州 冀州 幽州 徐州 莒州
齊州 萊州 楚州 江州 潭州
毛州 貝州 宋州 趙州 濟州
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梁州
蘭州 利州 潞州 黎州 慈州
魏州 汴州 杞州 許州 豫州
顯州 曹州 安州 晉州 懷州
陝州 洛州 鄭州 秦州
衛州 洺州 鄭州
恒州表去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
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
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
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

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
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
名璜患鼻不聞香氣出二十餘年於
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
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
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
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霧散下猶如
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
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
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眾十萬
餘人並見俱獲又刹柱東西二處忽
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廣如烽火
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
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
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
去至二十日已時築塔基恰成復雨
寶屑天花取得盛有一斗即遣行衆
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
內復得舍利三箇甚大歡欣瀛州表
去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
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
其土即有黑文雜聞成篆書字去轉
鑿聖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去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
一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去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
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去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
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
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
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
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已復下
銀花遍滿城治其花大者如榆莢小
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感奉獻其有
復有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
舒左肱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
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
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
粥始喫其寺內先有數箇獵狗但見
一狼狗无不覓來吠嚙若見此狗入
寺悉皆低頭掉尾當余之時看人男
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
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去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
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去勅書今送起塔以瑕丘縣

普樂寺寂為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

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
為齋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
就變同碼瑤五色相雜文彩煥然復
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
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

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
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
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

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
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
上化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

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
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
已時漆龕板後婆羅雙蓮花影佛像

眾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
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婆羅雙樹林樓
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墨基

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婆羅樹及僧執
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
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

法服手捉香爐供養其香氣與世香

不同每日恒開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
紫光色眾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
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
之間即變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

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
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
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

出變動輝煥於前无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日至州西
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

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
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
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

人居土人驢驎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
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

玉及瑠璃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
并有仙人驢驎等出
安州表云泰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

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
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

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

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
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

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
以示大眾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
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

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
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繞訖還
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

當時鐔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
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眾人行聲看
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

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
像自外都无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
申時有法師淨範投匍僧淨滔於舍

利塔後臨水巖邊為諸道俗受菩薩
戒眾人見群魚行隊避水首皆南出
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

船入水為魚受戒然內諸魚悉迴首
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

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三日打
剎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

中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以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作小巡遶舍利遠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覩見驚情踴躍涕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三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侍侍長一尺餘從外至已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无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堅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瑠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

患曹脚不堪出行其日間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竟趣歸依者能言摩蹉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落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曹脚摩蹉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曾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堰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軋因取水和渥恠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霽霽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

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閑從容賀羽鮮華自飛自止曾无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勅使沙門靈璫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无容籠繫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十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无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宮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慧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等又復聞香氣去慧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炷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

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後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瘡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霽即得善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尅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佞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班駁又類瑪瑙潤澤法耀光似瑠璃至四月二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舉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常者衆實難詳審其

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瑠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燄焰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

然折解用為石函

杭州舍利山開掘基得自然石窻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湧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鳥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巖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廣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爐煙氣又類蓮花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

重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而米香氣氤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銀屑天花芭蕉枝葉樓欄並幹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三十五
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鋒許從前柱遶梁椽衆僧觀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批把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言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為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遊逸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摸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闔門塞路往還如市過斯光者必動群心悲愴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綰素摸將去者或上輦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文宣夜雨寶屑

銀花香氣甚異无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慈有十二事四度放光

光內見花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卧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三枝金花興雲成輪相自然幡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

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花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菓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倫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鄉縣至鄉民杜化雲鑲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鶉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忍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

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為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從東南驚起俄爾捲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曼及官民等並同觀瞻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倫共嶠縣令鄭軋意闕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乱起其張倫等恠異更向北面虔意以衣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

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
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
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
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
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
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
畫範初見一鳥仰卧司馬張脩次後
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花三枝鳥
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
鳥須更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西面
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花臺上面
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
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
色面向南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
西脣上有一卧佛側身頭向北面向
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
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
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
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
為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
並相照見无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
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坐一鳥三枝花
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

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
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
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
漸次向上至於日所即連日變成一
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
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
匝次第雲為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
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
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
幡蓋亦有見幡蓋圖遠舍利者當時
謂有人投幡供養至下舍利訖其幡
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
至戌時司馬張脩等見塔上有青雲
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
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
看脩共畫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
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亦

法義篇第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脩行清神洗
惑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
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
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
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
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
因之而起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
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
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
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
以遺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
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
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虛之顯晦曉
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鑄蒙心了世
相以先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
也至於如說脩行思擇靈府者則四
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
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
其真源漸添基構當自得其涯也但

唐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二張 亦

以函開難啓正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并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疎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梁代集弘明法義摭錄

晉孫綽喻道論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釋慧遠報應論

釋慧遠三報論 釋僧順折三破論

梁高祖神明成佛義

蕭琛難神滅論 曹思文難神滅論

梁高祖答臣神不滅勅

釋法雲與朝貴書 習鑿齒與釋公書

唐廣弘明集法義篇摭錄

序唐代賢明釋諸疑惑義

晉戴安公釋疑論

晉戴安公為遠法師書 并答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重為遠法師書

戴荅周居士難論 并荅

遠法師與戴書 并荅

何承天報應問 劉少府書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辯宗論 并書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

唐三世尊倫并釋什法所答

唐沙門釋惠淨折疑論 并釋法琳答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虬書 三首

齊沈約內典序

齊沈約為皇太子解講疏

齊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梁武帝為竟陵王發講疏 二首

梁陸雲述御講金字波若序

梁蕭子顯叙講波若義

皇太子謝講竟啓 并荅

梁太子經上大法頌 并表荅

晉安王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荅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

梁湘東王法寶聯璧序

梁簡文成實論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沙門釋玄則釋林妙記集序 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琳序

梁昭明太子答請講書 并啓荅

昭明謝勅賁木栖如意啓

昭明立二諦義 并序 二人難及解

昭明立法身義 并序 二人難及解

昭明謝勅看講解二啓

昭明謝勅賁涅槃經疏講啓

昭明謝勅賁大集經講疏啓

梁晉安王與廣信侯書 并荅

齊沈約立佛法義論 五首

齊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陳沙門真觀因緣無性論 并序 宋世師

魏收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王褒周藏經願文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并表 謝荅

今上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荅

唐褚亮述注般若經序 并荅

唐柳宣與翻經大德書 并荅

廣弘明集法義篇第四之初

釋疑論 晉虞士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戴安

難釋疑論 周居士道祖 并荅

重為遠法師書 戴安 并荅

報應問 何承天 劉少府荅

辯宗論 并同荅 宋侍中謝靈運

述佛法諸深義

泰主姓山興

折疑論

唐沙門慧淨

釋疑論聖教安

安慶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万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忌有定族後世脩行復何益哉又有東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脩履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音何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芥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奸究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

或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

資三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麁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今胤尅昌夷紂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惟糲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疋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

識遺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

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礼序勿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履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脩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趨庶可豁滯於心府不析驗於冥中矣安慶子乃避席曰夫理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敢請佩斯言與達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倍經傾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釋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頌首省君別亦以為慨然先雖未善想惠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愈深其滯及觀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邪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爭逆順莫檢苟非冥慶豈得弗管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惑因於事則情亦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請求諸已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菊室靈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盡而神明之顯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衷齊自得於安忍頗非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或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郤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翦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嚮自微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故能及步八極水鏡方有但微明之道理滿常域堯孔拯其塵

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叙多年聊以代勤

末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閑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匪者思聞啟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申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安公和南

釋疑論答周居士難

戴安公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未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

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
妙鑒理宗按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
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戚失得之徒
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
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
分推剗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
等比于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
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
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
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
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監
必不逮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
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
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
者顧名教而內掬切玄物表日用而
忘其惠理蓋真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
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
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而相
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于懷仁不沒其身咸會以僭有後魯
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
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
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
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
理之邪事咸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
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
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剖
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
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
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
新賢愚壽夭非明自昔楚穆以福濃
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邾宛以豐深
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圯
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
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置深
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嚮蔡靈
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罪殃宋
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
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
末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
於真中影嚮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

慶罰以章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
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但盈換蔽於日用交賒昧於
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
當推已非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
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
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
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
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
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
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
殃各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
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
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
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蔽於日用交
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
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
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
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
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
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
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
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廣明集卷第六 第七十五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悟矣言而未日聊以謹叙

周居士書

見重仲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須成言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達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義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覺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

廣明集卷第六 第七十六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頌首

答達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引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弥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經聊寄之釋疑以自懣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舜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觀展真親承音旨蓋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支末雖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索要其辭迂而無微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璿機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兩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鶩翻翔求食唯飛虫是甘而人皆受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

廣明集卷第六 第七十七
此為也羣生乃有往往如是知然生

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鵝非虫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菊藜羹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豈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賢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為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

應有真精終然自殊耳凡見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謗按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奢迂之恠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鶻之就斃味登俎鼎鶻之獲免無取盜梅故鶻殺於人猶垂死於鶻也垂見世受人鶻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死將將培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心沉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眾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患謂為陷穽非我無謀泰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

孝而立武王權也同適非王發有天命礼是疎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豫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天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經詩翼五犯礼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秘籍嘉評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辟請俟諸君子辯宗論 諸道人王衛軍同答 謝靈運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寬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 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頑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符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二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為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勞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類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累累絕欲本乎見理累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荅道與俗反理不相闕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言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為空勤期果有如此日曷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顯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弄咎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夫而較之監在於民華人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煩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煩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真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竊三問重尋咎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教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利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輝開漸悟之通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三咎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週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礼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得頓解不見三載而以三載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者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咎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咎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乘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万滯同盡耳

維三問咎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盡合無耶若許其盡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咎疑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變而侵常知之真哉今盡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賒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自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真知同異

初咎 與真知異

麟再問 以何為異

再咎假知者累伏故理變為用用變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咎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

日昏教為用者心曰伏伏累弥及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隣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運方而履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辭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折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因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無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今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

降妙數階以按尋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乘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觀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觀其原故仰之弥高今豈可就頽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垂答今不籍頽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頽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惟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網問跋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偏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坐拂發暉矣詳復答昂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

學而非悟不為玄句徒設無關於向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闕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駟馳馳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幾峰所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辟猶揮毫鍾張之側功伴昇養之能不然而明矣蓋同有非甚闕尚不可以說此而善彼豈况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音育大道摧翰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

有累然後得

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介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類悟將於是乎蹟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義辨懷三案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或為釋者漸故是自

廣明集卷第六 第五十六條

形者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辭長於新論乎勗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閑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曰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下若維驕假知中殊為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懃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躋於南北之辟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

仲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閭尚不可以說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說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說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季弄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充巧歷之數今請循其本夫愚無以伏有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果之自去實無之既濟且明為晦新功在大日但火日不攝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惑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韓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維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難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

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辯辯者之困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言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過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懃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懃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開心政

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覺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覺為用。用覺在理，不恆其知。

問曰：覺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覺知未是見理，豈得去轉理覺為用？又不知以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減累。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去，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厭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減？

引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據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

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敬謂答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開心，政可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開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覺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覺知未是見理，豈得去轉理覺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政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覺知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除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常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去，何伏耶？若

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

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厭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減？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厭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言，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識，可辟

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委可洗洗。委豈復循環，疲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切，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鉢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推，乃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

無阻，瞞靈運自一悟理質，以經詰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悟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表，撰學高難，辨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弥日，欣若雙對，轉復更伸前論，雖不辯酬，擇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迴迥，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十五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
當余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
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層言更
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
妙善不能不以為快檀越難言甚要
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
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
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
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
得無切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
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
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
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
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慶自余喪戎
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
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
所彼奉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
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

日並可以當言笑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十六

吾前試通聖人三遠觀以諮什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
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
所定此亦是太法中一段處所而有
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
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
理然宵衿之中欲有少許意子不能
嘿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
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
其理常在所以存者非如阿毗曇注
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
往厥跡猶存當未如火之在木木中
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
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
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
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
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
佛說色陰三世和合捻名為色五陰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十七

皆余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
是故知必有過盡無因之各又云六
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
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
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
無過去業則無三遠報又云學人若
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
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
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
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
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
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
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
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
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
法起行業不得言無 又云今不
與目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
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
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
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佳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
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

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塵復容此事耶阿舍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是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同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遙冀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切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軋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辭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妙盡存乎中觀咏之說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咏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日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折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添加為什公研談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

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攝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實有不即真兩實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勝成言以摠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實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方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嘿雖異而終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乎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光
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
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
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
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聞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
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
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
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
等收錄慈願轉竭愚思若復哀矜重
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
復何所為耶至理剝淡誠不容言然
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
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
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
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緣
俱未真諦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
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
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之肆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
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
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
若無罪福凡聖無洋二苟無洋道何
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
重加誨喻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添致實非
膚淺所能具答今為當都拾以相酬
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
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
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
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
得見其惟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為群小也卿若以衆
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
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誦釋迦皆與善
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末供養釋迦
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
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
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
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

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
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
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
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
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
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
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
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
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
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
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宗同諸法之
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
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
寄耶吾意以為為道止無為未詳所
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
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
生既不死死潛神玄漠與空否其體
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
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
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
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扶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遙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倫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啟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咏亦因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誠比仰味微言研咏弥至其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同極不勝延條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惜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折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含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賄文華驚心眩目辯起多輕理跨聯環幽難動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駝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觸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隨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竝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往無所住万善所以兼脩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

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去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道運一也鴈鷄不可齊乎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况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蓬楹亂其橫堅施屬混其研坐斯由相待不定相棄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對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主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脩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脩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彼取此得無謬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廿四張

論云續悲哉鶴庸非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循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因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穀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鑒三明明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勿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菊英如或鏗然願詳金勝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頻裂邪網謂沙門見者謂李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賅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後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豪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徽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施之号智慧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廿五張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施分別既影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切莫置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六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率不及大率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愚繕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重脩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求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焉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足聖尊可謂子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廿六張

貢賢於仲丘跛躄陵於駸駸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顒率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邳超王謐劉琨謝安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亦庶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韻集卷第十九

聚

大唐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沈約

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齊齊陵王發講疏

沈約

齊齊陵王解講疏

沈約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齊陵王

請梁祖講金字波若啓

梁皇太子

述御講波若序

梁陸雲

叙御講波若義

梁蕭子顯

謝御講波若黃啓

梁皇太子

內典序

沈約奉齊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載之外
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達同奔隨緣
受業人天異軌輟動殊貫苦樂翻回
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焰隨遷
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
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愍蓋亦合
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
也至於覆篋無始之初成功短等之
末塗還業遠妙軒邈長累明積慧靈

廣韻集卷第十九 第三卷聚

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苞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
力之功自遠清物以權降魔匪力妙
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與六趣津梁五
道登四衢之長陌由一乘之廣路斯
既重疊方等義滿神宮逮于大權協
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
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
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无待學
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
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狀
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軼遙然自
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
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超忘懷屏欲殊塗一致
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
馴光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穉業
定門造次无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
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季至春鴈時
登而耿永長疏忡怛在念妙迹匪遐
神塗密近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
籍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
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

廣韻集卷第十九 第三卷聚

卷舒万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
而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
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業以從師亦拙
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如吼
迦微響音自遠若夫又跪運心期誠
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詠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忤俗
遊化所苞事出初遊皆足以遠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飾破愛辭親
鼓柁无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
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
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或德內
弘瞻毗耶而聲譽望波斯而迴軼駕
四禪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
号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
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
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
瞻慕焉歸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
靈儀炫日寶剎臨雲或倭鬼神之功
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正寶以合成
莫不龍章八采瓊華九色至乃盛歟
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燦於閻
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

直心推誠開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余差雲霧委此又照彼象輝輝映纔國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彰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教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今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并散一事始末案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于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上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遙相扶其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撮綱去網仁惠斯在變民還俗宜以漸至精微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拙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拾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其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万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

河海帶地夫豈足去蓋入道之筌蹄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池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振玄音於六霄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贊其祥緣踐二氣而業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拈捨寶軀爰及興覽自纓以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翱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摛或褻无取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无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採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文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

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途雲奧雖字流附響方軌同趣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罄其万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通冠生知樹寶業於真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遠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必集皆繕以寶縑文以嚴篆凝光瑱筭炫采瑤騰思欲敷振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邳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郊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主以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号神寂三遠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蓋蓋緒法昭哲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攝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瑞星羅寶帳雲開梵苑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徇采玉水興連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沈約

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途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采辰緯傳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昭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慮煩襟攝情正業肅革僧英彰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七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蓮藻殿張帷帳邈邈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霽雲迴秘理探微玄覽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坐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席衣履相趣仰惟先後稟靈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岳化洽洽陰早棄蘭宮夙遠樹板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思隆於永劫訪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委表記十号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摺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為富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屬茅室土帳礼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絲葛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迷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花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无掛

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醜代襲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乎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清以忤俗或據已以罔通或譏歌以明道屠羊駘馬未足殫其堅陽狂如愚豈能緇其自官楚蕭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弥少及權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矜長慕出堅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末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軼門之礼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稿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從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泊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濛射之真遊屈祇驚之法侶聞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幾蹟家習礼讓撫獲以時郊林金鸞置網有節麟羽借

廣韻集卷第九 第十張 聖子

翔至於曾山絕澗環帶微映高田沃
野亘望元躔信可以招徠隱倫拙集
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
援西山之趾葛洪孝磐於海岫釋遠
肥適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
之歎若高步可迂復何懷乎四子昔
宜居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
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閒
為道自愛一二令陵裾之口具王元
長之辭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去冬
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文辭
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孔元
瑜之書記申復咨嗟用欽想此子
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
林淑養志南荆可與下寶爭價韜光
楚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拙遲
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懷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
謐救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
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而片易指
將燭昏靈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槁扇
靈囀之留風鐘貞林之絕影僕拙尚

廣韻集卷第九 第十張 聖子

既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苑閒以江
山假復神通遠迹冥交曉曙講得寫
指深衿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
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
君問道之次具為敷請此蘭山桂水
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
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闡投誠
素麻必能玄了脫修尔來儀想時加
資遣也

又使乳鄉人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
首曰司徒晉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
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
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
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郊親奉
話言夢想清顏為歲已積以丈人非
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
諒有夙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紫帶
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
之閒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
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象妙式莛山
阿虛鄒川淦實望貴然少酬側遲昔
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詔王愛素
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騰驟

廣韻集卷第九 第十張 聖子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已且凌
雪戒途非滅跡之初鴻鍾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
觸地蕭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引
思有在不俟繁言

乳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
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遂在江
州自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
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
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
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
謚法高人使說曰道德博聞曰文可
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
則通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彦
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
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
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
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
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
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
會不覩千刃之一廂万頃之消滄終
於對面万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

載之恨幽貞子虞孝勤日其子之達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并勅 梁皇太子經

臣經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藏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岳遊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礼愈縟德弥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俾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雲啓播照燭三光舍超百堵咸謂心花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薰落之礼高邁釋宮理无康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眸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鉅山之傳嚴下西都鳳凰岐陽鸞鷟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懼謹啓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万機今復過之年者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屨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為勞楚君肝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事來弗休盡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街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重啓請御講并勅

臣經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敢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樂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花還憐秋草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識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万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虞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為八會豈與吹律之台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慈行如來慈為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

法炸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開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荅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討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無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无虞揚阜猶云可悲况今平手腹心不二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畫屬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取六馬豈足為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沙等必欲尔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越勅

又啓請御講并勅

臣經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于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景街有歸命之虜春

廣弘明集卷十九 第七十五

已散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
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劬勞日
具猶以時多禹敷物未竟心百辟慙
惶群司贊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
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誚學儉得糸
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垂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
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
俗隨機退讓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歸東
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執不幸甚
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
之艱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
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復未
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
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
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
桑斯則軋軋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
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為開講啓

呂經啓舍人徐儼奉宣

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

廣弘明集卷十九 第七十六

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
蒙玉膳以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
僻伏以元正慶流大表札畢慧雲續
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
澤俾茲含生隨藥水而增長權同万
國福決九圖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
宣令勅馳報綸紀具尔相趣无辭上
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啓

臣經言竊以真如无說非筌不悟極
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
圓義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之慈
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
有為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
駟十方於大乘運万國於仁壽豈止
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
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超從鑒輝
降甘露雨天人儔蹈含生利益是以
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超聞
渴仰無狀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
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
懷懷寸志重敢披析伏願特降一音
曲於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

廣弘明集卷十九 第七十七

實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
之請即是曾被无边如蒙允許衆望
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為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
吾内外衆緣憂勞紛懃食息无暇廢
事論道是所未違汝所為未體國也
越勅

啓謝上降為開講

臣經啓臣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
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邇未垂
鑒遂早苗傾潤豈比自吟喝鳥思林
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
祈降速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
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
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
手足蹈躡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
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
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
還礼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喻所求
希世復甞為利益深廣无边九圍獲
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
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

蕩難得為喻且仍屈慧令續宣此典

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聲言寧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起津辟茲列炎遠眾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超道

自羅閱聞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眾聖之圓極而万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緇五際之類俗出臨攝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躊馳五部乖謬詞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眈景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次散群迷摧伏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

以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寔為

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

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

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

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

亦捻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

迦葉之請迺啟請御講說斯經有詔

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

金字波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

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以來後

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

世屬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鐘肆等阿

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

自至入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

女共靈固於庶人重以花園毀折悟

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

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

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嶽之陰栽栽

重閣臨丹雘之上廣博光明有蓮菴

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園于時

三春屆節万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

淪漪八德洞啟高門雲集大眾趨法

席以沸誼聽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

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二殿之俗娛延

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

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薰戒香以調

善眼涂衣而就列廕映蟬冕委蛇冠

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群既而

警蹕北趨祭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

香烟被淨居之服昇須弥之座八種

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

甚深之義在提注而難竭樂說之辯

既往復而弥新至如宿學耆僧玉淪

偏執專扶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

稱量仰大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

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

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花之漸開

辟月初而增長凡聽眾自皇太子王

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訢容百辟

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

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

九驛途遙万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

華而踊躍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張

寺夜覆制義並名獵龍象智曉江
河傳習辟於瀉瓶誦誦同於疾雨沙
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
八辨說法度人顯名於閭塞之北聞
中國應講摩訶波若經故自遠而至
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
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
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
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
馳象之使宜符信鼓之期會稽鄧縣
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
解既等籌多之思惟亦同波嶺之懸
到適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瀝地用
表至誠昔刻體供養折骨書寫歸
依正法匪怪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
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
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
班責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
約體安非素常御小殿裁庭風雨所
居帳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
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
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取地利同
入於撓海盈息泉府辟无盡於龍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張

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
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難皆不可
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
大地震動俗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
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
捷推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絰轂填溢
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
施法席止坐万人而恒沙大衆更无
迫迫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
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
宿飄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氲
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
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
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
邁雨花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
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
心迹為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
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况廣運大
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
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豆万劫以光
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德而
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奉史載謹錄
時事以立今序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張

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并
問答卷第一

第一日 二月二

發般若經題

六人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

庖羲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
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
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
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
焚雲夢之在霄中也

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重聰明而作
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
允歸世主玄覽无際眇塵劫之初寂
照所通該字合之外屈此無為示同
有學擅忍兼修幢慧變舉超國城而
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
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
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
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
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
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
為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无相明
本發軔與究竟同流與義雲霏深文

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

皇上愛重大乘遊遊法藏道同意合
眷懷松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綏導朋
心之遠筌擇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
繡刻為金篆架具寶飾品窮無價芝
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岳
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於焉已勞
皇太子承万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
覽發彼薰風願聞弘說懇懇奏請然
後獲從以中大通五年太歲癸丑二
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舉駕出大
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
會万騎龍趁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
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
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象輟御
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正高廣上界
莫之擬新學不熊昇天客有魯降詔
音旨弘撫疾之辯駁元畏之辭炙輶
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
滯義同遺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
截擗搏之俟酌穀長筵豆陸冠冕千
群充堂溢雷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
肩環高座而接坐雖立不容矜判无

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

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
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表昂等
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
僧鎮座一千人畫則同心聽受夜則
更述制裁其餘僧尼及優婆塞衆優
婆夷衆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
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
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万九千
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
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
府復數万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
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
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
機感先通咫尺万里言語不達重譯
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
使主安拘越荒服遠夷參近座膜
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為
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保誌法
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
天監元年上半年始有天下方留心禮
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
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

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

年矣其肩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掛指
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昇
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
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
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
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
辰四衆雲集懺懺札裁畢而正殿十方
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万字
左右雲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
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掖下連
于有上聖御躬自度礼大衆咸所觀
瞻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
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
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諸詔同
不脩舉或通擇已遠而疑審方來或
宗致未開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
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展義成先後
或雖申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
酬接如響應聲万物為心事見乎此
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
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
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

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瞻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黠如撒燭施氣結舌無人不然萬眾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關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詔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眾俱不識或諮意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三七而請益之眾喁喁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

皇太子奉觀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養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萬主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簾浣衣器同土簞日

一蔬膳過中不食寒暑被襲其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為下床傍無侍衛顧无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寶錄又宮人常拾年給數千萬悉從傳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幾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如法之淨財量入為出資无外取一促之勞計限傭資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眾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紜以為巨務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号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眾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蓄固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

生布施二科山藏利益已為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曰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慰其一介惻然不許非唯救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煖之市義又无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慙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禽野獸彈四生之品无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眾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来化道獲悟不同故法眼元生根性非一上並為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凡立義六科及答問

一帙合錄十三

廣和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五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中寺僧懷

冶城寺法憲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伽陀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叔園寺法彪唱日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

制曰蔓菁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弥不可說雖聲兩端終慙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尔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无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无生万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群音而並駟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无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

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

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

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

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

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

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

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

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若有八

卷淮南唯有按量功德一品即其本

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

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

說兩說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

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

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

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讚

道行與放光无殊正以詳略為異光

讚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品大

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无二

品道行初起三假盡後屬累凡有三

十品依大本際前六品猶應有八十

四品道行闕无五十四品光讚道行

與大品事義無異為是出經者舜有

注大品亦開為五別隨文指理非為異處僧叙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叙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喪无祇悔僧叙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檢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十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叙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叙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疑然後无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尔時猶未名為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入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開轉大般涅槃經云大品經是第二時
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
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
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
故今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
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
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
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
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
知從后連轉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
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
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
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
言矣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无
矣矣悉達與人為師此是始成道時
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
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
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无所有第九
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
悉无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
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

勝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
成道見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
皆由是生无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
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開
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
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
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
是則時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
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次第五
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
法三以法雙舉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
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
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无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
名般若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
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實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名摩訶般若波
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
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縷
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

父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三世不遷
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為通
一切无碍即是通義由者出生衆善
是名為由力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
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
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
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
為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
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
語翻譯云大智慧度彼岸言彼岸度
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
是此以為是彼以為非隨俗之說更
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攝德二出體
三辨用四明宗大是攝德智慧是出
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
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
說彼岸是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
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
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
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
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无德而稱是
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七 聚

是智義能照諸法无生是慧義若有
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无得而全圖慧
義云何為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
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
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
度无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
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
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
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
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
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
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
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
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
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
云何當得薩婆若不佛言菩薩摩訶薩
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
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
得一切種智佛言无所得即是得以
是得得无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
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相乃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八 聚

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无
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
著取緣志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
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
章更無異識義來傳燈心非受水豈
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
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辟垢堂
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難瞻之目
因于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
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焉籍大衆
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僅有
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
訪本未獲故其文盡闕

主上垂為開講日奉承并勅

臣經言伏承與駕臨同泰寺開金字
波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
出世之長源百花同陰万流歸海幽
顯贊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
盈闕甘露普被天人俱萃波若魔事
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剋責不任
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省啓具之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九 聚

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无去來身雖不到心
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
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

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

并表

梁皇太子經

上太子玄圖講頌

并表

梁晉安王經

涅槃經疏序

并表

梁武帝

法寶聯輝序

并表

梁湘東王經

成實論序

并表

梁簡文帝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禪林妙記集序

并表

唐釋玄奘奉詔撰

法苑珠林序

并表

司元大夫李儼撰

上大法頌表

并表

皇太子經

臣經言臣聞至治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夏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感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况迺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闕筆韜辭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下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梁

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遣使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臣經六六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

辭義兼美覽以欣然

大法頌

并序

皇太子臣經上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余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為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事殷之體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昂朝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默棄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降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水於王霸于時鳳凰訖裂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圻乃緯九數而正之陰兌兩重陽鳥三足乃定王業以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梁

暉之攝提弄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類綴珎珎於既毀自憑瓦握天鏡履璫璣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冬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裡宗類昊虞丘札澤劭行五祀叨被百神川岳呈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臨瑜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風泐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絳繆斯倫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煞青玉陸石記填委廣內暉煥駢驎置台命秩法河依岳建職樹司圖雲祥火高山容與赤獻遠迤色麗文翬章妍織鳥諫鼓高懸蓋言不棄肺石通怨書謗橋板草名拍佞便僻去朝歌稱觸罪斯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瀟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芥而丹甑自熟玉華詎牽

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罽樹采成車氣
氤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礪微祥布
漫金鱗鐵面貢碧碧之縣航海梯山
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
平太蒙無思不服方赫邱虎之臣均
聲應鼓之將東龍虎之秘韜握朱玄
之異略受服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
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
榮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
臨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
服獲犬戎之鹿懸密湏之鼓橐街有
受纓之虜泔水觀受降之酋四表無
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決
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
應體軋之弘跡將欲改權教示實道
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宸宸
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齋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
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
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
食茨堂玉階彤車非巧麗裘靡飾斯
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岸起泣辜之澤行扇暘
之慈推滯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
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鉏山漳水敦
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
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
羨門之誓不其作交門之歌斯蓋止
愛久齡事在諸已篤而為論弥有未
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
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然
智惠之炬照生死之間出五陰之聚
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
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
益開闡佛事驗彼衆生同躋仁壽引
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
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畢乎若朝日
之開衆花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切
德之翼已圓智惠之門必備以為般
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遠不
底籠萬善乎無相地九垓而無邊辟
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
綵到須臾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
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

茲佛母羣典弗逮是号經王乃欲振
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
歲玄樛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
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
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
之所化鐵繩為金泥鑿鐵網為香城
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楹
截壁百拱穹隆紅壁玄梁華棟五砌
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
飛銀楹而蔽景紅拖琬垂承荒統播
蓮抽井倒冒宇臨窓彤彤寶塔既等
法華之座我教長表更同意樂之國
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墻高門
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
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清之地下
層臺累架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
溫室含煖雕樓之內境動而響生洞
扉之裏鶴歸而氣激幢号摩尼幡懸
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
交枝流八切之淨水地芝俟月天花
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且動
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閭
故銅欄三丈追噍井幹玉樓十二遙

恥神仙辟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
寺切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
以辛壬癸甲綿璽璽吁乎其不可狀
銷銷肝肝環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
於是辟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
淵露微垂後趾毛威前茅警迺武蛟
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
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
齊軌七斗垂暉雲罕乘空鈞陳翼駕
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輿豹服
麗鼓駢驥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
象飾魚文欣飛捷節不勞斬蛟之劍
虎賁發羽豈假鳴鳥之射洪深并序
轉轉并序
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貴行
接足之礼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間
万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
如來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
綖愍三請之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
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
苞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
其歸涯因果不攝不運而行真俗莫
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
佛洞海入佛法藏極脩妬之妙典研

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
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
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
於三界巍巍乎若弥樓之在巨海穆
穆乎群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
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花至膝三
千化穢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
道蒙休涅槃普息莘莘學侶濟濟
名僧皆樂說如辨才智慧如身子踰
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嶺咸符瀉
瓶之思並沾滌灑之施如金復冶似
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鬱振
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替履相趨
豐貂煇煌花綬華翦謂舍衛之集大
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
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
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
宅么麼安足而語哉距于三月甲辰
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
熊熊吐色珠火非儔瞳瞳上映丹紫
競發榮河耻其祥潤泠陰陋其暉影
掩入殿之紫雲集鴻門之妙氣昔法
華初唱毫照普臨般若聿宣通身盡

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
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
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懷焉之至誠
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為
心非閔諸己荷負無勸攝受四生皇
太子臣網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
西巡東狩贊頌以興紫山望祀詠歌
斯作况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
述盛德之形容以為頌曰
玉條悠負青史綿長道必五勝風殊
百王商丘命瓊姬水開潢河澄待聖
海謚期皇方天辟地功歸有梁垂拱
南面克己嚴庠權輿教義製造衣裳
九部草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
鏘鏘廣脩壁水洞啓膠庠輕軔微躬
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
韻簡綠字摘章文切既被武跡斯章
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
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
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
月窟東漸快來卑宮類禹解網如湯
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
其鏜万符集社百神啓祥黑丹吐潤

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合意光液池
下鵠高梧集鳳赤熊旦擾素雉朝翔
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
咸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尋
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虬
翼軟綠驥騰驤虎文駐趨龍駮啓行
闌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鳳
瞻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運掃
參差煥煌峨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
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
三密不限四辨難量猶茲海寶辟彼
山王慧流搖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
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花
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豪光
非烟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
八方巍巍堂堂為舟為航伊臣稽首
萬壽無疆

上皇太子玄圖講頌啓

西中郎將晉安王經

經啓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儻陳律
裁暄風心競萼輕禽短葉尚識音光
沐善歡心寧忘撫拊伏惟殿下體高
玄蹟養道春榮牢籠文圖漁獵義河
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

並命應王之正探微析理怡然不倦
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截晚節
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
雅論實會神衷經軀生多幸屬此休
世緣跼奉渥得備著蕃而黏蠅未拔
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沉勇領得聞
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圖園講頌一
首文慙綺發思關雕英徒懷儻蹈之
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迫深赦
汗謹啓

皇太子令答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
作辭典文艷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
意可謂卓尔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
疾至於雙因八辯弥有法席之致銀
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
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答
玄圖園講頌并序 西中郎將晉安王上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遙波
輕舟詐泛故以探沙乱妙類并迷形
百代同昏千年誰啓

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鎖位矜苦習
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

躍祥丹陵瀉電功輶火化意覆雲名
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
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途睦澤漏無底
化行靡外滄河銷綠碧海調風停瑞
氣於二辰汎祥烟於五節鱗羽被解
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
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
河之瀉潤儲君德彰妙像體睿春瓊
視膳閑晨遊心法捷擗管摘章旣嬾
始錦繡清談論辯亦參老玉照夏啓
惡德周頌慙風乃於玄圖園栖聚息
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極談永日講道
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
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慙祇園靈塔
將涌天花乍落千時歲秋仲節麗景
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琯茲園邃密
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
頌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淅水穿冰
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烟經叨
藉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
簡危興藻抒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易
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藐藐蕩蕩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第三十五

五代一君一其重難照景玉潤舒華七
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
芽連漪義水照曜文花其芳園發變
天宮類寶折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
淨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其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
揆九衢願惟多缺徒奉璚瑜終如燕
石更似齊斧其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
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
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
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
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
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
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惟憤吐真寶之誠言
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
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第三十六

不起不作義高万善事絕百非空空
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
自非德均乎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
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辭序 湘東王繹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觀觀乎
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
出天人之表金勝空解生文章之外
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哥作焉可
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
則王畿居堯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
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
衣負宸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
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砂武
實止戈秉宜生之劍樂彰治定咸庖
羲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章將稱四
七如蠟如虎寧侯容成翠屋之遊廣
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
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
瑞梵天請道東朝聞寶蓋之祥盡善
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
冬羽秋簫實以周頌勿冲用資端士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第三十七

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
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
可知惟惟後言籍壘田而求驗以今
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匡道
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
頌辟衡華之峻極如淳漸之波瀾顯
忠立孝行脩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
務智察舞鸞文公封蟻爰初登仕
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派董師
虎據操鉞輝冕津鄉濟沅物仰平分
之恩沂岱邱岷民思后来之政陳蒼
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
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抑
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
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惟庚子增暉
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
履道為輿策賢成駟降意辜編留神
細帙許商筭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
東曉雜賦任良弁某美門或法箴興
琴劒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
辯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大狀豎織者
入無倫大者合元氣韻調律呂藻振
玄黃豈俟取贊爰先詢問稚主至於

鹿園深義龍宮與說遠命學徒親登
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指式往復王梁
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雨似懸
鐘之應響猶獨罇之待酌率介者踵
武迭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寶冥
夕夢無懷不滅華骨夜感自非建慧
搞明智劍熏戒香冰定水何以空積
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
康居之篆有異六文二乘始闢譬馬
傳兔一體同歸棄卒崇為潤葉滋多
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
假續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
俱宗出倒蓮花起乎淤泥並會集藏
明珠曜於貪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
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為功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振其指要採彼玳瑁
拾茲翠羽潤珠隨水抵玉現山每至
鵲閑且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
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含珠而可
擬璧與日而方昇以今歲次攝提星
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愍愍千金不

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
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薰葭金臺
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檻西河攝官
南國十迴鳳瑄一奉龍光筆削未勤
徒榮卜商之序稽古感則文慙安國
之制謹抄纂爵位陳諸左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
年二十七 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
十八 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浚年五
十八 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瑤
王循年四十二 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瑤王規年
四十三 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彥年
五十 字孝粹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
三 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儁年四
十五 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 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瑤王釋年四十五 字禧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噉年四十二 字齊色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彥年六十 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
正年四十六 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
五十四 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瑤王籍年五十五 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搞年六十
四 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 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 字雲
雲應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地聿稜
年五十五 字威立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 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
九 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軍年四十八 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 字文客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瑤王許年二十
五 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瑤王訓年二十五 字慶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十九條 梁

十九 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 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三 字懷恭

前洗馬吳郡張孝穆年四十二 字孝穆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

四 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

郡庾肩吾年十八 字子慎

安北中記室參軍穎川庾仲容年五

十七 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

二 字希博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 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蝦年二十

五 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 字聖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

九 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

九 字元才

莊嚴是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皇太子經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
求之者或躋是以問玄經於揚子且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二十條 梁

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瞽瞍

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

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遠入之者

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

渭混淆魔塵紛糾皎皎毒霜童童苦

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采詎發無

常之樓牙起閭室之火無暉是以食

蜜挫糴俱殊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

宗自佛日圓空正流蕩垢手擎四鉢

始乎鹿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喻

之說舍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

不同淺深之言或異慶慶散說本應

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群品金棺已掩

栴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疊之灰

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

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

八軌起執尋源既歿取著尤別四相

乃無常之刀三聚為苦家之質習續

不斷稱為集諦無為有體分然可求

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殊

義起豪華三豕之書謬符晉史北轅

趨郢木未寧葉譬乎服子論兵利宮

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
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園陀在
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弥通師事達
摩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
絕傷頽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
為先發意吐談必涇渭由已於是標
撮領會商權異端刪夷浮詭搜聚貞
實造百有二品以為斯論成則援文
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承虛欲令
毗雲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
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笙大教旃延
法勝榮縛小乘兼而摠之無踰此說
故花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佞外道結
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
分摠乎成實豈止鼓腹涅脰旗靡轍
亂鷄鳴真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
索英才粵我大梁災圖啓運皇帝合
天苞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摠
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
露幸宣四部無厭有莊嚴是法師羽
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
來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苞四
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古摠

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切思

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大威乎
京師負笈爭趨懷鉢來遠無勞冠軍
之勢自傾衛容固有華陰之德人歸
成市擬儀含衛超邁泗洙西關自取
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菴筆札之功不
殊法汰之報女石清辯之妙何止道
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
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
卧施餽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
東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
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
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條方寄銀身
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
七宵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弥
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
一代名人或循理止於伽藍或歸心
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
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
深猶聞碑賦如一惟伯喈作銘林宗

無愧德祖能誦尤常善書一時之盛

莫得係踵况般若淵玄真如妙密觸
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
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
由或捨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
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來門或謂智
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
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盧阜之
賢鄴中宛鄧之詰昭哉史冊可得而
詳故碑文興之斯焉尚矣夫世代亟
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
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
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
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
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前後博涉體繁
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
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
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
間也余幼好厥盛長而弥篤遊心釋
典寓目詞林頃嘗搜聚有懷著述辭
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弥歸同一
色故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儻未詳悉
隨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

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叙佛
緣起

禪林妙記前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身一者法身謂圓
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
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
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
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
願同其号故今成佛亦号釋迦三無
數劫脩菩薩行二劫中事無量佛
中間續遇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花
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
將成佛時必經百劫脩相好業其釋
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
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起九劫在
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号普明
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
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
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
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振動身紫金色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
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華子書

聚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三大號

聚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三大號

聚

聚

聚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

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

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

聚

悲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

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

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

聚

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

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

又吳主孫權燒榎舍利無所變壞爰

聚

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号

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

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真力觀

聚

師子類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為輪

矣又於一時昇初利天九旬安居為

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聚

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

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奘

聚

悟自然藝術天倫雖居五欲不受欲

慕佛德刻檀盡氎以寫佛形於後佛

竊聞象分庖卦克贊神明之德訓啓

聚

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

從初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

箕疇載穆昇倫之叙自茲降迹者尤

聚

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

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為佛事佛像

多莫不叶璫政而增輝仍金闥而聲

聚

擊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

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急

價矧乎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秘

聚

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

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

藏圓音警百靈而暢旨燭迷均於麗

聚

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

後事如經貝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

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瓊踐位四

聚

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

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

輪飛德豈能探蹟至真研機妙本是

聚

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

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為欲汲引現

知茂於道者其教孔修昌於業者其

聚

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

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為必

丈伊煥伏惟 皇帝陛下徇齊慕極

聚

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

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

聖勗凝旒十善揚仁化柔蟠寢之表

聚

界即率官屬十八億万持諸苦具來

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

四等調俗風高骨燄之前猶且峻玄

聚

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

結集法藏阿難從鐔驢入誦出佛經

範而摘詞藻常源而衍鑒需垂汗

聚

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令時入勝意

一無遺漏如餅瀉水置之異器一百

綽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迺眷

聚

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

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

指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鎔施

聚

三妙天女化為癭鬼降魔軍已於二

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

之思緘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中

聚

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

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

襟伏以

聚

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

聖旨難希玄津罕涉空思側管嗟混

聚

光之未開寔賴叨聞時象同其如得
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
其將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奪恕
林之英華綴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
殊詮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為
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
既冲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
修而博賄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
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
貢於苞匭况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
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藹孰
忘薦奉加以成貨有循明規在屬方
四披簡則琳瑯畢炫擬之區別則蘭
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之沃滄各
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
逮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
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
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
次雙明滌淨之由中四坦脩證之塗
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為叙各錄多
目俾大義粲然至言同墜暖千門之
列敬修百隧之燕儲同夫曉宿編珠
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工而

林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與百冥歸
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
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覽
洲故餘美難極既限金口之誨良無
玉屑之譏其間荷削豪芒斟酌去取
恐貽譏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粵以
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言迄
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
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
雜庶可以振輝綱之宏綱惣法門之
要鍵開息心之勝躅脩多聞之靈囿
伏願醍醐上味永沃宸衷殷若明珠長
輝睿握斯文不墜真宗而日月俱懸
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矣
禪林妙記後集摠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緣 三流滌 四即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章管多法聚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隴
西李儼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爻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

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
異轍万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
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彙中原始要
終詎該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園吏
之談實經浮誕錦籍紆恠同鑊氷而
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
寫某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沉秘
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
比峻於嵩華牛渚之微爭長於江漢
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
摠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
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慈海情塵
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
璫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
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
雨微周佩日通漢蔡惜西涉竺蘭東
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纖積穢被
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
真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
上君臨玄教聿宣繼徒允合傳輝寫
夜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甸弘
宣之威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
世法師者字玄暉釋門之領袖也幼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三張 聚

疑聚砂落飾絲衣之歲慈殷接蟻資
成具受之壇成晶圓明與吞珠而等
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
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
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為古今編
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
記所以寧文固之菁華嘆大義之瞻
藹以類編錄号曰法苑珠林惣一百
篇勒成十卷義豐文約細虞氏之博
要跡宣道鏡曉祐上之弘明其言以
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
而必盡卑以 大唐麟德三年歲在
揭提律惟沽洗三月十日纂集斯畢
廢使絹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
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
之而覩陶與環景而齊照將琬穹而
共久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答雲法師請講書三首

昭明太子解二諦義章

南潤寺釋慧超論二諦義

晉安王經詔二諦義

招提寺釋慧琰詔二諦義

栖玄寺釋曇宗詔二諦義

中郎王規詔二諦義

靈根寺釋僧遷詔二諦義

羅平侯蕭正立詔二諦義

衡山侯蕭恭詔二諦義

中興寺釋僧懷詔二諦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詔二諦義

吳平王世子蕭勵詔二諦義

宋熙寺釋慧令詔二諦義

始興王第五男蕭曉詔二諦義

興皇寺釋法宣詔二諦義

程鄉侯蕭柱詔二諦義

光宅寺釋法雲詔二諦義

聚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三張 聚

靈根寺釋慧令詔二諦義

湘宮寺釋慧興詔二諦義

莊嚴寺釋僧旻詔二諦義

宣武寺釋法寵詔二諦義

建業寺釋僧慈詔二諦義

光宅寺釋劬脫詔二諦義

昭明太子令旨解法身義一章

招提寺釋慧琰詔法身義

光宅寺釋法雲詔法身義

莊嚴寺釋僧旻詔法身義

宣武寺釋法寵詔法身義

靈根寺釋慧令詔法身義

靈味寺釋靜安詔法身義

謝勅遣主書看講啓

謝勅問解講啓

謝勅資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勅資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教

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深

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

之門辭焉无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
妙義若斯之虞豈易輕辨至於宣揚
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
自好之樂之然鈞深致遠多所未悉
為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
遊道日廣至於法師弥不俟說云欲
見食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
云統和南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
神自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
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
華貪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蓮
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
養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
猥蒙答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
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
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
鄙悖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躬勤
謹啓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迷義不辨為利
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弥慙來說若止
是略標義宗無為不尔但愧以焦目
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資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
垂資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
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珎瑚挺質正此
未珎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
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
諸講席方便歡喜羅漢懷奔鋒之嘆
王戎碩儒折驪駒之辯熊飾寶刀子
桓應其大賁整牛輕拂張敞慙其舊
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
啓事以聞謹啓

今言解二諦義并答問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
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與半要論之
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
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
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万累斯遣
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
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
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
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
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
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

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
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
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間俗者即
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
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寂
勝寂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
生滅流動无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
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
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
老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
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
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
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
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
无俗諦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斯是假
名離有離无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
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
南潤寺慧超謔曰浮偽起作名之為
俗離於有无名之為真未審浮偽為
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 今言答
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
不生為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
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此義明

不得別異 又諸真俗既云一體未

審真諦亦有起動為當起動自動不

開真諦 令旨又答真理寂然元

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

又諸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无起

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

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

以是橫見 又諸若法无起動則唯

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

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

兩不得言一 又諸為有橫見為

無橫見 令旨又答依人為語有

此橫見 又諸若依人語故有橫

見依法為談不應見動 令旨又

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語曰解旨依人

為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

只是一體為當有異 令旨答曰

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

不生依仁為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

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諸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

體 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

就此為談自成无異約人辨見自有

生不生殊 又諸未審俗諦之體

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

幻 令旨答真實之體自无浮幻

惑者橫構謂之為有無傷真實體自

虛玄 又諸聖人所見見不流動

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

謂不得為一 令旨答不謂流不

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

橫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諸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

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

浮虛聖觀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

諦名

招提寺慧琰語曰凡夫見俗以生法

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未審生

而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

一 令旨答曰凡夫人於無構有

聖人即有辨無有無相即此談一體

又諸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

令旨答正以有不異無无不異有故

名為一更无異名 又諸若無不

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為二

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无兩見既

分以茲成二 又諸聖人見無無

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

令旨答聖人見无在聖為諦凡夫審

謂為有故於凡為諦

棲玄寺曇宗語曰聖人為見世諦為

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人知凡人

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諸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

教化衆生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

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

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諸聖人

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 令旨

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諸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

謂為有故曲赴其情為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語曰未審真俗

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 令旨答

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

其有見自不同无妨俗不出真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為當義離於體為當即義即體 令旨

答更不相出名為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為但見俗亦得見真 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 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觀真 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觀俗觀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振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為義此是讚嘆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嘆之名 令旨答曰即此體真不得言嘆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嘆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嘆我體即真何故非嘆 令旨

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我體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讚嘆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為何得非讚 令旨答不偽真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嘆 又諮此法元能出者焉得即是讚嘆 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

法以不

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 令旨答橫見為有所以有生 又諮橫見為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為生 令旨答即此生法名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名何橫見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无生但橫見為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无義名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為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 令旨答正以浮俗故无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无相俗是有

相相无相殊何得同體 令旨答曰相与无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為論可得無別 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為兩見既

有兩豈是一法 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連 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連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 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苞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復 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 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 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廣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五張 聚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

諦諸義聚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

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

有定體之旨 今旨答曰談其无

相元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

又諮若真諦无體今寄言辨體未審

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 今旨

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

相則有累虛玄 又諮真諦玄虛

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

相 今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

無傷此理無相虛寂 又諮未審

此寄言辨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

今旨答無名而說名不全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

寄將何所說 今旨答雖不當理

為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為體

俗諦以生法為體而言不生即生即

不生為當體中相即為當義中相即

今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 今旨

體恒即 又諮體既无兩何事須
即 今旨答若體无別兩緣見有
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
如解言果是就人明即 今旨答
約人見為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
明即此亦大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諮曰真諦稱真
是實真不 今旨答曰得是實真
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不
今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 又
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
何謂實真 今旨答若存俗存真
何謂實真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
俗而是實俗 今旨答忘俗忘真
所以見真忘真忘俗非俗
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
便成乖理 今旨答假呼實真終
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
是無故生法為體未審有法有體可
得稱生无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
今旨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

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
兩法並稱為生義既一則有無无
異 今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
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
今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柱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
形待以不 今旨答曰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 今旨
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 又諮第
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
不名為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
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 今旨
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
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諮若世諦
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
待 今旨答第一之稱真既云相待
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
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
是俗諦 今旨答曰能知是智所
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 又
諮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今言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諸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

智 今言若聖人能忘於俗所以

得有真智 又諸此人既真无生亦

應不得稱人 今言若實於无生

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諸曰為於真諦中見有

為俗諦中見有 今言若曰於真

諦中橫見有俗 又諸俗諦之有

為實為虛 今言若虛妄之有

又諸為當見妄為當見有 今言

若見於妄有 又諸無名相中何

得見有名相 今言若於無名相

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諸於無

名相妄見為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

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

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 今言

若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不嘗

異 湘宮寺慧興諸曰凡夫之惑為當但

於真有迷於俗亦迷 今言若曰

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

迷俗 又諸若使解俗便成解真

若不解真豈得解俗 今言若真

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

俗 又諸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

惑此心既解俗於俗應非惑 今

言若實而為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

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諸曰三十心中所得空

解為是真解為是俗解 今言若

可名相似解 又諸未審相似為

真為俗 今言若習觀無生不名

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 又諸

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

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

今言若所照之境既即無生无生是

真豈有三諦 又諸若境即真境

何不智即真智 今言若未見无

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

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諸曰真諦不生不滅俗

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

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

得有二不 今言若曰體亦不得

合從於義 又諸未審就凡聖兩

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

體 今言若理不相異所以云一

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 又

諸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无便應凡

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无

今言若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

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

又諸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

今言若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

談无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諸曰俗人解俗為當解

俗參差而言解俗為當見俗虛假而

言解俗 今言若曰只是見俗參

差而言解俗 又諸俗諦不但參

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

妄 今言若若使凡夫解虛妄即

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為解俗

光宅寺敬脫諸曰未審聖人見真為

當漸見為當頓見 今言若曰漸見

又諸无相虛懷一見此現万相並寂

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 今言

若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

不妨見有由漸 又諸未審一得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十八張 聚
無相並忘万有為不惡忘 令旨答

一得无相万有惡忘 又諮一得

无相忘万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

真境不應漸見 令旨答如來會

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

忘万有不可頓忘 令旨答解有

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万有並

寐

令旨解法身義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无之境獨脫因果

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

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嘿然

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

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

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

立名法者軌則為自身者有體之義

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

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

其則不尔若定是金剛即為名相定

是常住便成方所謂常住本是寄

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

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法故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十九張 聚
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无量

無邊无有足迹無知无形畢竟清淨

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垢稱曰妙有

而復非有離无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

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

旨答無名無相乃无體可論寄以名

相不无妙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

不无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无相

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

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

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旨答

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

寄言軌物非復无相 令旨答軌

物義邊理非无相所言無相本談妙

體 又諮真實本來无相正應以

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

令旨答真實无相非逆學所窺是故

接諸膚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

万行得不 令旨答曰名相道中

万行所得 又諮既為万行所得

豈言无相若必無相豈為万行所得

令旨答無名无相何曾有得寄以名

相假言有得 又諮實有万行實

得佛果安可以无相全无所得

令旨答問者住心謂實有万行今謂

万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 又諮

現有衆生脩習万行未審何故全謂

為無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為

有理而檢之實無万行 又諮經

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

有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

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

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无名无相曾有何身假名

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

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慧

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

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无見

令旨答慧眼无見亦无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

答理絕聞見實无法身 又諮若

无法身則无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

無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詔曰未審法身之稱為

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

令旨答曰通而為論本迹皆是別而

為語止在常住 又詔若止在常

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

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

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

身 又詔若常住无累方稱法身

丈六有累何謂法身 令旨答衆

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何實

累 又詔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

詔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

通相為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

金姿

靈根寺慧令詔曰未審為以極智名

曰法身為以絕相故曰法身 令

旨答曰无名无相是集藏法身圓極

智慧是實智法身 又詔無名

無相則元身不身 既有法身何謂

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詔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

相非復法身 令旨答既是無相

智慧豈非法身 又詔如其有身何

名无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

旨答於无名相假說法身 又詔

若假說法身正在名相六何直指无

相而謂法身 令旨答既於無相

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女詔曰未審法身垂應以

不 令旨答曰法身无應 又詔

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

法身 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

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執 又

詔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

無應化 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

故云能為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詔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

化何以益物 令旨答能生注仰

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詔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

注仰何益 令旨答正由世尊至

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

窮美若必令實應而菩薩豈殊

謝勅資者講啓梁昭明皇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万安奉宣勅旨以臣

今講資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

一羣經均牛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

照万国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

天文徒觀玉府慙悚交并寢興無實

仰降中使俯資光臨榮荷殊慈靡知

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資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衆臣

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測與非

所能鑽仰遂以元庸叨茲宣釋將應

讓齒及降教胃之恩允宜尚學離荷

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

莫千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

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

鼓治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悉其

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辨既盡

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

臨弥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廣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三十張 聚

承

臣統啓後閣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資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卷合目百一卷寒鄉親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辟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實城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榮府何待刊寢槃孟屏黜丘素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謝聞

謝勅資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實奉宣勅旨垂資制旨大集經講疏二卷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大匪理三乘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香山獲珠大海巨寶何能恒蒙誘被張書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申歌儻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仰承北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露霞慶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花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无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苑理愜就嵩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弘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業晨飛况思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為秋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增省推乃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是稱法樂今卷惟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庭有愛自嗟難拔蕪下車以來

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食既慙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塗疊况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瞻願加納言不定意謹白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采巨麗慰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重躬无過抑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琤階親奉教義耳食甘露心承制說天恩淵深敬情廣與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闡難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未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領天獎猶及下官誰不欽仁寧无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為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驚粉鄉訪疑下席忽逢

令旨垂見波餘尋讀戰惶俯仰慙慙
 庶為恩誥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
 翻以仰屬謝瓶慙疊實歸庸菲下
 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華方
 迷中途感疾不得食承究竟闕聞未
 品徒自尅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
 以怡神披閱儒史无乃損愈下官每
 訪西郵備食令德仰承觀囑於章華
 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
 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
 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外堂秋實之
 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摠
 萃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
 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
 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歎唯冀音旨
 時賜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
 恩誨用深銘荷賦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同造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 南齊沈約字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因緣義 沈約 形神義 沈約

神不滅義 沈約 難范續神滅義 沈約

因緣無性論 陳沙門真觀 并朱慧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頌文 魏取

周藏經頌文 王褒 寶臺經藏頌文 隋楊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答太宗文帝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今上

述注般若經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司元大夫李嶷

与翻經諸僧書 并 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為佛地立

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

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

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而佛之知不異

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

知凡夫之知而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

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

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

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

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与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

知之分無分異也 問曰受知非知

耶答曰非也 問此以何為體答曰

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

知若今生陶練之切漸積則來果所

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

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

果所識轉聞轉聞之知亦來應以至

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美

惡不聞此受知之具也 問曰知非知

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

知自然因緣中來与此受知之具從

理而相聞 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

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善

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奈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差不一一不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
間衆緣手起一因一果內有善惡好
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
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
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
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
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
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
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
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
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
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
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
總无不盡之万念故能為凡夫異也
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
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為夫无
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覺無本
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為形
乖則覺忘念為心謝則復合念在
七尺之一處則他處為異人同則為
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為聖其路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
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平
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差善惡之
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成資力致
若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
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
所脩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而
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
得稱起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
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回
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詭因識
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
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
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
万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
犬馬馬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
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
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
辯莽妄悖者則不知愛訥自欺以上
性識漸近班固九品曾未繫其万一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何者賢之為愚蓋由知而不知也愚
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
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
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
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殊峻窮其
原本盡其宗極手相推仰應有所
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
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
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
靈淺弱心慮難擾一念而無無由可
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
端手起手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
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
淺不惑出於無忘以兼慈得此兼照
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
至能無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犬促
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
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
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
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
可夭則壽不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
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既可養
神寧獨異神妙形益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
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蕪故人有
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
義不無通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難范續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
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
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
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
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
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
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
若形為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
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
形則無處非神矣 刀則惟刀是利
非刀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
利是一處之目刀之為利既不同矣
形之為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劍劍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矣夫前生為甲後生為
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焉
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
為兩則飲齧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
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辟形之為神耶
來論謂刀之為利即形之有神刀則
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
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
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
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
鷹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
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
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
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鋸而鋸之耳利
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在一
邊毫毛處耳神之為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
臂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
不可也

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
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
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
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立
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
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摠百體之質謂之形摠百體之
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
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
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
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
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
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則
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
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弥所駭惕若
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
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
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
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三第九張 聚之
之域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
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為神
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
謝矣神亦去謝漸之為用應為形俱形
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
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
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
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
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
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
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
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
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
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既無知
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
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
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今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
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
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三第十張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
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
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方法万性皆
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
貧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
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
之不足識也惡人亦不能頃臾而為
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
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
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
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
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
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
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
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
蓋天地扶大道之切以載育聖人合
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
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三第十張 聚
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聖人無親常
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
善心勸三世為將親覆敗之權七業
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邴
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
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貧者若先
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纒盡
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
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
百姓育而五材用此向者隔方法
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
氣稟妍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
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
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
動窮達脩短蔽之於命事至而後明
妍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
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微此八句
者搃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
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謀此
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
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
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戒見

強勇之暴寡恃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乃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蓋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遂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少不埋地長無令尹之貴耶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咎咎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翫兵之各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盲舟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嘆而商目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塊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慶隴木適受非妄之災生居衛乘舟之痛誰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爾世代非墳藉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

門之險心庫豺虎之毒侵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其尖銳豁豁訝其難滿而則百兩外禁于鍾內實優優綺羅坐列甘賦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百壁而為矜鑒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塾之簾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助偏操於冗雜之中見成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焉糜廩而共理享膏膏窮寔孺孩無等名字不聞煙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榮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鵠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謂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貪貪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貪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貪

賤自有廉讓貪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貪賤而不廉讓且子平言命道藉人引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裁辟如溫風轉華寒颶颶雪有委波真之下有參玉階之上風颶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親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與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鍛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奉言潏然蒙召僻猶踈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與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唐明集卷第三十二 第十五張 聚

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懲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玄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目矜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駟駟蠕動猶知去就况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欲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適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為彫鏤前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痼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唐明集卷第三十二 第十六張 聚

傷身則識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以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以而生兩儀亦不知其所以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目文武重光益以十乱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剖孔子歷躬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漸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焉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唐明集卷第三十二 第十七張 聚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家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手駟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感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于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昏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權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章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况復漆園微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開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

生未見聲和響成形曲影端者也
若以放勳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
至德而出生於瞽瞍便為自然而然者
竊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
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
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叟與惡乎
前世故致此頑鄙而復共結重緣還
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
無瞽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
勳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
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
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與害
逆羅睺則謨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
叔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
性不可遷贊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
為鳩本心頓盡攝變成枳前味永消
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本集先貴後賤
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
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剡四
隣所惠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
稱令德閻王無間之罪翻然改面育
王莫大之信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
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脩善不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客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
智尊卑永無後革豈其然乎決不然
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
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
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造修德
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
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
乎富貴而英聲必尋雅慶方臻或
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
等沉泥甕且龍潛无虧鳳德豈容區
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
殞獲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
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
命業不長無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
二子伏誅弥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
方見躬紂之僭首山之餓不免求名
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怨之咎且夫
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
聖智而能攘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
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
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
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
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
一朝禍盈疊積則便覆巢碎卵長
歸焉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
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
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玉莽篡逆則
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
侯然趙朝感陷廁之悲齊主害故生
有隊車之痛夏桀顛覆覆桀之罪也
殷宗殛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
陸難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
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我不
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復
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
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懇懇屢請余亦僞
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
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
非无則无滅无生无滅諸法安在非
有非无万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
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任無從豈
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張 聚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

強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
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接近情祛
其重或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
執除自然見理若達乎正理悟此真
法亦復何所而有何而無哉於是
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
勃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
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
疑並散辟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
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頌文 魏叔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
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
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睽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
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
待駁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鐫石
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
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
龍宮金口所宣搃勒繕寫各有三部合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張 聚
周經藏頌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宮 蓋聞九河疏迹葉
縕靈丘四徹中經書藏羣玉亦有青
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
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辟彼明
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廣苑四諦之
法丘園八牀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
以歲在昭陽龍集天并奉為 奉造
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迄洎之
說論議帝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
文玉匣凌陽餉藥止觀仙字開尹望
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
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生之音
窮貝多之業灰分八國文從蜀賓石
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垂茲
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
長目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
趣慈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頌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
世普教被物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
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
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極流百王

廣明集卷第三十三張 聚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南愚民餘慳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
經多同根爐結璣繩墨湮滅溝渠是
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昔月輕
舟撻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
義府覃思證明而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脩管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萬軸因發引摺永事流通仍書願
文悉連卷後頗屬朝觀著切始畢今
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
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引善靈刹此
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手有
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
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
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
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誦須
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
護散在閭浮亦復如是退念繕造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
撒淨財豈可稱計而資甘雨用決焦牙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

知人恕己深思即是自為令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備非識誠愧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為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官謁陞廷尉存遠大出受蕃寄每用枉兢非唯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弥奉弗墜無容棄褻而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華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脩行涅槃最近狹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哈蘊為方既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辭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於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殊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問墨而不成聖執紼耶即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貽毀於羸貝為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經意論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醒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方善於仁壽搃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渡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申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達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葱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以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序惟希 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摠一十二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勅荅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盡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獎尚重請經題序啓 奉聞

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曲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第三十七張聚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道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面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必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懃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拙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指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垂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資風鹿苑驚羣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第三十八張聚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持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陸聖教缺而復全若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饑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目業墜善以緣昇昇降之端惟人所託辟夫挂生高嶺雲露方得注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繁而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舟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異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與虬坤而永大謝勅責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臺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第三十九張聚

掩大千之日月序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怙天威如咫尺匪垂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驚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尊蒙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譯承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滂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勅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名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謀承褒讚循環省慮益加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目治述聖記三藏經序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與旨迥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而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而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召三藏之秘尚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驚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塵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而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殷祚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歸貝業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韶齒之年體拔淨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靈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降靈露添派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咨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慙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較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外彼岸與夫輪轉万劫蓋漆六塵流通以徇無涯踏駁而超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類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而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苦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駭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達瞻珉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與義辯同炙輶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垂此指顧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循導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明若霞開為偽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睽驚岳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逐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間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開藉其當世想此玄

宗持為稱首哉惟闡茂始創懷油月
驢仲呂爰茲絕筆繼俗攸仰軒蓋成
陰扣鍾隨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
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通相傳
授方且顧幾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
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
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
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
數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
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
至聖乘時能仁則法剖秋毫於十地
惣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
劫而流化若遇是相非相是空非空
實而不測靡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包
實而為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
運無知之知道群迷於朽宅究其實
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偽
教東涼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
攝於中壤鱗華羽集者咸徇其法雲
寒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
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涼支三藏於洛陽
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
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
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
名指多林雖分軒揚鍾同歸至極而
竺詞折義頗亦殊途然涼支翻者兼
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
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
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
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
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茲
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蹟咸駢異義時
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暉
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
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止未若衆
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擬諸家而為集
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
為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千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逾廣披文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
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切談客有同於
魚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
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驚發
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或允讖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撒攸希 異執乖競
知合是依 玄難取有 理絕過違
惕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辨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珠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非 謬謬崇德 唯唯浸襄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發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沾昭蘇之慧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靈觴符姚威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
浮岳澄近現趙魏粗言主角未可縷陳
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
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
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
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金蹄
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于戈
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若難有
方則物革宣張我等耻辱是故專心
適道一意摠持建法幢植法鼓旗鼓
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
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膝而能
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
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
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辨其義明其
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
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
聞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
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持名他山朝野
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焉并皆望
盪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念之聚有太
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
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
為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
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
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
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渾混流耳
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
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過未法初
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
英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
樹金派仍親七處八會毗城驚顯身
入彼鄉婆羅實階目驗虛實至如歷
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
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
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
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
妬路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
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
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
旦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
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
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尋辯
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
同猶觸為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
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扣定秋霜已
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
龍為蹴躡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
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擇疑則
茲苦志曇亦優婆塞能盡輒附微志
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
決以所承稟傳示四眾則正道克昌
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
此已往非復所志弟子抑宣白
答博士抑宣 譯經釋明濬 還述頌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詰 鬱鬱含情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九張 聚 題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排排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訖之詞其
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
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緊日封人
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
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鬪蒼蒼而自處
九十五道競狀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
道竭滋愛海濟眾識於三空弥彼邪
山驅育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
昔道樹登庸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
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東照周感夜墮之瑞漢通霄夢之徵
騰蘭炳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
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
安禪肅物緇類經者接武維絕細者
有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異化聯華
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溫靈
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漏以賂五乘
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第四十張 聚 題

圓義詩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吊
振衣擎錫尋波討源出玉闕而遠遊
捐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揚真跡遺筌闕典大備
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而明勝義
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
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未
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
所能觀縷法師凝神俊智詳正始末
緇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和擊
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
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
音駁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
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切
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
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
物弋獵開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第四十一張 聚 題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綱於辯圓摘
光華於翰林驥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
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義如也既
而翱翔羣略綽有餘刃而能誇慕大
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尔忽復屬
想回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
疏拍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
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為可
感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无一是
自既無是而能言是跡本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非言是是言言是是
是是而恒非非非非非非而恒是
非非恒是不為非非非是是恒非不
為是而是以茲貶失致感病諸且援
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了
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
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
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成豈唯
差離合之宗曰蓋亦違倒順之前後
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
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而目
乃是第八呼聲并雜乎訛何從而
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
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
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
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兩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
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
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
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以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尚
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
此凡兩緘索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
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
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
舉二三真詳大意深藏繁緒委答如
別尋夫呂公達監豈孟浪而至此我
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引遠正法凝深辟洪爐非掬雪所投
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
靈府沉秘襟期遠邁專精九數綜涉
六文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竇之末工神無滯用望實
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間言以實
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此
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
成良惡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
天師妙道幸以弗斯且殺氏天師崔
君特薦共貽伊各夫復何言雖謂不
混於淄濁蓋已自盪金銷耳惟公逸
宇寥廓學殫墳素底身以仁義應物
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
干雲談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
儒林招撫九疇之宗研詳二載之說
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義符
指掌事如俯拾瓊組咸推其准的法
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
於莖魚簋之詠盈耳於朝惟名兩實
盡善盡美矣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
弘護之心實惟素著屬斯誼議同耻
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允大教非夫

才兼內外照實麟義豈能激揚清濁
清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
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貪道稷以
庸陋叨廁末進雖慶朝聞終慙夕惕
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
罕窺峰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譟而需
澤必需詞雷逆發恐無暇掩耳食識
古人曰一技可以蔽羽何煩乎鄧林
黃漆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悞垂通課虛肆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
疎弥增悚慙指述還荅餘無所申釋
明濟白

廣明集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訖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榜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万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引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寂隆岵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眾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嚴於適道引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者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譌僻濫恣彌甚莫思己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悖之安忍

唐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引出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糾舉背烹鮮之格言取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湏糜潰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謙言或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誅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晉庾冰為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尚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
晉桓玄書論道人敬王者
桓玄又書論敬議
釋慧遠為桓玄書論不敬
桓楚偽詔沙門不須敬
釋慧遠為沙門不敬王者論
支道林為桓玄書論僧籍
鄭道子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論踞食
范伯倫表論踞食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并答

范伯倫為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令恒標二法師罷道詔

羅什為後秦主書論恒標罷道事

釋慧遠答桓玄令返俗書

釋僧嚴答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威啟齊武論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誄

後秦釋僧肇羅什誄

宋釋慧琳釋法綱誄

宋釋慧琳竺道生誄

宋謝靈運釋曇隆誄

宋謝靈運釋慧遠誄

宋張暢若邪山沙汰法師誄

南齊釋慧林釋玄運誄

南齊律師釋智稱誄

南齊虞叡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

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四發 聚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并卷

梁簡文帝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與東陽威法師書

梁釋智林與汝南周顒書

梁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梁王晏與法法師書 并答

梁劉之遴與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與震兄李劼書

梁劉之遴與京正亡書 金華山拙志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隋內史薛道衡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答

今上令議沙門前三大詔 并百官駁

等及諸所擬

廣弘明集卷第五之初 卷之三

諸僧誅行狀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發 聚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叡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

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

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

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

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

陽育之韶律曾遐方而誕秀惕川嶽

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

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

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

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

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

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

前拒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

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新微加以善

屬文辭識賞衆流固已諧契風勝領

冠一時矣公之中年夏乃慨以城傍

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

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遁跡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郭

之岷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

所弘可以洗心滌老筌象之美足以

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

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

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齊講公虛心應

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

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迩所

推方將灑拂玄路緼維頽風起外妙

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遽疾而終識

者深云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蓋

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

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

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閱情期於欣戚

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

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岐而懷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

而舒情播清暉乎元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

靡寤生滅紛紜動息殫乎相驅百世

季葉彌靈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并蛙无

小大明黠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閣即瞰道洽无方仁被禽鳥味者靡
遺識者弥了起哉法師道性自然壹
心絕俗極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
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
之弥堅擺落塵羈振拖靈淵遠遼清
雅簫簫貞韻汪汪其冲壹壹其進
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標想
千刃虛以應物无來不順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
冥極剖指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
會通羣方摠之所歸還抗類網闢固
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然
人肆誼引閑遠易一華紛難泯公乃
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攝室林嶽
楨域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无微
不盡蔚矣嶺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
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
其遠蕭蕭其虛眇眇玄風惜惜僧徒味
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尚俗
踈道固无孤德必有鄰淵清引暖業
勝懷人啼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矜
期時來問津湛湛无窮日王神林
壤有謝道心常新聖逝言絕賢表義

乘翳翳未運玄化將類澹矣夫子道
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
吊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綢
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
濯素瀨爰慈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掇
菊梨柚薦甘蒲荀為藪賦詩詠言怡
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
過千載無復踐舊露拾暗墳悲哭嗚
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橫為凶吉邈
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逮而
疾庶蓮真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運
冥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為自失寄懷
毫素微風載述嗚呼哀哉
鳩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
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
有有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
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
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
靈規潛逝微緒殆乱爰有什法師者
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
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統承洪緒為
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
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類經於道消
絹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
正一扣則時無干鄉再擊則懷螺歸
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
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
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
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
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
門形鎮万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
咸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承授公
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
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
之曜神光倏廓太宗若羲和之出扶
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
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
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
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
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
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湯

蕩乎无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

去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

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

摧朝義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

駕九迴神開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

惜盲子可哀同極之感人百其懷乃

為諒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

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

盲子神根沉溺時无指南誰識冥度

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冲靜默抱此

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日應運

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維憐

隽遠騁馳逸量思不弄經悟不待匠

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

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初无

自替宗无擬族霜結如水神安如嶽

外疏弥高内朗弥足恢恢高韻可摸

可因惜惜冲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

動以應人言為世實默為時珍華風

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

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遠響

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惠燈道音始唱

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

寓俗其途无方統斯羣有細茲類經

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跡參

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未教雖妙

何足以減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

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邈幽里

冥赴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

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摧網還籠長羅

遠羈絃思下釣客旅上楠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

去亡時唯百六道匠輶介梵輪摧軸

朝陽頽景瓊嶽顛覆宇宙晝昏時

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

感我增摧砌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

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

窮鑽之弥堅曜日絕塵思加數年微

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予賀之以

千時元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

憑靡緣馳懷因極情悲昊天嗚呼

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

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

通任卑隨園比又虧於對絜山居惕

枯槁之弊邑止來踴湫之患酌二情

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

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瀟然

人流就閑於木石鬱鬱丘壑求觀於

物類人以為无特操我見其師誠矣

天性層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記

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永

之道理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

神疆丹墀之閑夙判况乃來門矯拂

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

蓋著交同以剪落夷契羣萃布懷舒

憤以寄當年遂携刀手遊梁比翼栖鄧

飡風虛岫捐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

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

柯子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

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

取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諒

曰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

流昭指少遭閔凶宗无總總慈姑經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三

營託是養衛爰遠三五聯韻特擬雙
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思擢神
境脫落生延軌慕緣永既遵玄轍洞
曉名跡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
遂坐以會適弗依朱肩考卜巖巖來
不濡足去不絕翻顏外萃進退損
益子惡浮波不能即心俱期道澤
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
徂國在目在衿往化綿邈遺思沉吟
亦既離逝天道明誓尔出舊山予反
遐商庶乘和運同蔭共慙寒灰弗烟
落葉離綴睽顧莫從子遂下世人之
去亡風懷擁臂嗚呼哀哉玄冬凄烈
江澍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命有
逝止歸塗尚遙憫憫即盡時寐哀
孤旅如憐均化无喪嗚呼哀哉懷遊
居之席丘悼宣滅之廬嶺惟採錄於
中京念提携乃於蕃境情願感於雙
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
存兮膈臆閱嚴冬兮已謝籍隆暑兮
既息四運給其運迴情期宵以長匿
苟來緣之匪上眷生平以增惻嗚呼
哀哉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
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
者无淺合理亡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廣威縣令幼而
奇之携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
聰慧思悟夙擬志學之年便登講座
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
挫應服其精致曾連之屈田巴項託
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對
烈氣諧而易導喜捨以接誘故物益
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
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
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
所見踰躋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
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
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
應事其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
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取迷獨運存
履遺跡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
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惟之辭皆成通
論躡周之申名教秀獨之領玄心於
此為易矣物忌光顯人疵貞越怨結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三

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綴趾銷影巖
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跡有
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與寡哉嗚呼哀
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
育此明雋乃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日
薰厥成此芳綯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
不折善以約言弗尚辭懷有識欽承
猷是鈞鑄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
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弥覺同近
塗窮无歸迴轅改軫芟夷名跡闢揚
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
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穢易之
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
淹留茲悟告子誨言道誠在斯羣聽
咸播不獨拒峙誚毀多聞子謂无言
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誼默蔭
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夏遠望藪
廬思泉源无尋川阜庶乘閑詁曰仁
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速頹
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
告暮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孰在

隱淪各從泌汭怒是長乘異成永牙
嗚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厭歲於此春
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煜烟念庠
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
空觀側高座之虛開歎因事以矜理
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
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廢或同歸申犬
可略情念可退短章元布聊以寫悲
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詩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
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辨我若
咸歎讎論得拔竟知于誰真行跡立
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
然意非身之所控期出命之所限者
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
於臨辯生自稟夢家贏金帛加以巧
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
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旬弥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叩矣
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
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恨於何超

絕且三界迴沉諸天倏瞬况膏景牛
山隋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
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
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歲年終古恩愛於今
似別矣旅舟南適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
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万里相救余
時謝病東山承風遥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勞役前詩叙
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
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
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
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客令尹一
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
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雖
置遠見余尋至止阻閼音塵殆絕值
暑邁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函感痛寔百常情紙墨

幾時非以期名蓋欽志節退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揀聲知律拔茅
觀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翳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畹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
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秦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
金繒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絃綺靡
酒酣調促意妍服修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狀來情捨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
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
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
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蕙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美彼驅遣
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興永息
幽嶺捨華鬘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
秉情對理斯涅垢既弗祛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為尔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宋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發軔情違終然理是梁鴻
携妻荷蓀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日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
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
棄身靡歎懷道弥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
延陵已了驚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
空野豈異豈塢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
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跡林
遠眺重疊近屬嶮嶮事霧地閑尋微
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弗析褰舒軸卷
藏拔紙壁問來荅往俾日餘夕沮溺
耦耕夷齊共微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間山滿悲執云不痛零浚
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无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宋

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
集勤修淨行同法食風拙遵道門可
謂五百之孝仰幼舍衛之風廬山之
嶢俯傳靈鷲之音洋洋乎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
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
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
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
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類綱
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為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仰仰如來宣揚法雨俯授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瞻監不出戶
獲糧雖御獨為長楚朗朗高堂蕭蕭
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
其器臺疊其資撓角味道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排微辯疑咸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整隆知道
讚揚弥虛弥冲十六王子瑯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
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宋

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
研機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
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
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
沉輝三光寢晰衆慧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冲素死增傷悽單蠶土擲示同毀骸
人天感悼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
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无停響
除有廣蹊嗚呼哀哉或端木喪尼哀直
六年仰慕洙泗俯憚蹄筌今子門徒
實同斯難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藹巖峯
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間風志願
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
哀哉

若邪山步法師誄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
抱以歡故晦寶停璞導兼車以出魏
竊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
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悶高獨

吾每宣書風流照爛故已跋子感詠
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
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
始勝綏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荆
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擇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孔澗首太羊臨虛投地之險以身
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曹翔華胤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
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載始
東肆業華右遂扣塗乃里屢遊到洛
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亡遠公
沉世乃還跡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
豺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乘感來
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
已嘿語交達而動靜虛負矣徵士戴
顥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
倚岫成軒傳林啓館即此入外因心
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噴風雲既盡
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
哀哉乃為作詩曰
在尚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

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結躡承風遵途龍問緯玉
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尚幼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其秀唯起鋒穎乃代風標
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拈人
獨肆玄寶搃駕七覺飛業八道三江
多靜湛勝廬山地去万物軌跡停玄
遼遠清慧結宇承烟前駘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疎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
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
即躡沙漠纖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
攬據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括莊於
老帶孔思周情百時如一京載獨開
宵地既滿碩惟精魄移此無生棲居
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
无往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丘石何運伯牙罷音聲憂逝遁昔還
介心東巖解迹削景苦邪早悵風首
春席雲向流庭結草復渚舍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
六趣四諦歸想三乘松路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拈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
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紉綬
早識清衿送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
親老耕而弗飽就檄退歡身素孤天
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榭
東山明月遂靜白雲路開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咨子戴侯風居涼峻佇館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
五弦喪弄三醢誰醺嗚呼哀哉山泉
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嗚呼哀哉孤援將思旅鴈聲時廣開
性品无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
存亡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万物无歸陰爽就夜重陽頻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
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
隱於斯長思以歎悲諒縱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并南齊釋慧林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
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護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稟端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閑之德真
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經超出
塵昇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
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
散畜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
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
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
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遠
奧不以貴賤矜其顧盼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綜像末
崇振顛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資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怙
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
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稟賦識內諮
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言通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慈蓋脩掩愛網
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靈光朽宅燭什
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
廓遠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
接踵既踈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散

疑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瘋癲
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
韶年植節壯歲從師承規檢劄肅範
儀威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覓前隱用照往疑斯錯正供
功倍思高業感爰洎中歲綽與宏廣
輪演法空雲霧日朗乘衢若夷權開
似敬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開
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
詢求悅澤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較食赴嚙捨續矜寒蓄無停日財以
施單寧賤微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
均彼籍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
所訪務以心成接惜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
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京留
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
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至
分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
勇勤擔拯羣墜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
勗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

遐蒞崇崇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
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
仰芳眷徒空血淚芳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
法師諱智稱其先曰某郡某氏挹汾
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
上業成慧性於閭浮直哉惟清爰初
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天韻真
確含章隱曜沉漸人羣莫能測其遠
近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潛壑盈尺之
寶未剖聯城監觀者因識其巨麗遂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倏起阡
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
年倏忽功名為重名不常居切難與
必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
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
龍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
吾知歸矣遂乃長捐五忍般狂四依
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
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懋為帝師
上人間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
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勸業承師就賢
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
宣譯龍王之所執秘雖且受持諷誦
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
則心檢和道者行行密則道存安上
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
可以駢車火宅龍飛苦海瞻三途而
勿踐歷万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
歟乃簡并枝葉積思根本頓鑒洗心
以為己任於是曳錫躡步千里遊學
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
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
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
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
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
感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
尼之學何非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
先輩高深鳳鳴西楚多寶賴律師洽
聞溫故翰超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
稟具隱為同接及還京雒以穎公為
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穢穢
而膳稻梁會監梅而成鼎飪其理練
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
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元閭八
万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尔同
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輝光令
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
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
貝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擺
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
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以肩法
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
唱慶慶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京
振振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
解駕皆剖析豪釐粉散膠結鈎深致
遠獨悟曾懷故能反戶之南寧弓之
北尋聲赴響万里而至門人歲益經
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眾轉法輪而
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
於是乎中興絕慶吊屏流俗朱門華
屋靡所經過齊晉陵文宣王願軒千
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卽寺既
許以降德或謂宜脩賓主法師笑而
荅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懷時法蓮廣置居士如林主譽既馳
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圓辯者士弱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卒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威集法師性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
一少壯居家孝子惟友脫屣四攝愛
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
感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詘親
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懣响
濡蕭然頓遺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
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
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
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
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躬赴若
喪昆娣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
若夫居訪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
善誘甄藻同遺於時臨財廉取子義
明允方大慶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
漱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
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某等感梁木
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

徵疾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素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无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戎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万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水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尔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判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迂見灾且以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荅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即石為基倚巖結構佳坐端念虎豹為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氤氲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卻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憲法師未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既見神用確然魔羣乃止久之復隨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礼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義皇以來二

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殷心入寂偏見弥勒如來常去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无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為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復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苦又曰吾以身施鳥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即化鳥亦永逝矣唯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珎強骨之資九轉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住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居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阜于世名德交輝蟬冕疊映漢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居之迺祖也闡孫為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魚陽太守適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祭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居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九孩孺同數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起獨為先覺開辟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啖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就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為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鄭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絳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脩三業夙夜匪懈僧使眾役每居其首精進勤勤觸事關涉有開井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居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居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拘欄二尺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居軒眠此居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居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尺有小緣事整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以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輝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鴟鵂鸞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曰清淨覺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諮

律師律師明集卷第三十三 第七條 聚齋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有失且見諸寺僧多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末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鄰壤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尔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慙愧者哉遂相率普懺无有子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甕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數即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還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林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无不祗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歲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眾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還背更无觀待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嘿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葢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元不必備又寫集眾經皆令具足莊黃漆成悉自然有婆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弥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觀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眾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呬羅一言毗呬羅所著袈裟衣色如桑甚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近尼僧並相敬敷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无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罰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眾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罰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始一年也眾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咸香湯及

以雜物因而禮拜内外寂嘿即聞器機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便開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為綿薦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无鼻欣尔獨笑傍人恠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誦誦如常无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忍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无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悒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弥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无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弥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幡花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花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尔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實
花在這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
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
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
即愈疾差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
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
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
即自圓遶誦唄聲徹外眠覺所患
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憐蓋
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
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
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
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
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
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
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擅越
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引
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
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
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
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
飲粥日少為治无益漸就綿惓至七
月十二日尔時天雨涼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
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
軍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
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眾
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六見
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
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
云上兜率天見弥勒及諸菩薩皆黃
金色上手中有自有一琉璃清淨甕可
高三尺許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
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
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
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
瑟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
將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得食天上食不
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
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
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
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
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
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
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切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
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
飲食令眾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
伎樂聞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議沙汰僧詔 并答 北齊文宣帝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顯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與皎法師書 并答梁王易類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兄李敬肅書 同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釋惠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後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首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惠命訓書比齋戴先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 聚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

鴻敷而專成通敷加頃新心頻發凶

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符所

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

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

都統比孝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

仁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禁

紆或有器玄識邀高挹塵務今以思

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詔澄風凜

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

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為沙門都

統又副儀載事縉素攸同頃因耀統

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

郵以光賢徒

帝立僧厓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撰崇顯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

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

度攝化固憑尺波自象教東流千齡

已半秦漢俗華制禁弥密故前世英

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

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

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

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忿

忿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庶

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

誰先英招故周旦著其明之誥釋迦

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

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

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

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

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

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

見進可食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

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

降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養慧習慈
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
夏溫詮法之嘉猷可 勅諸州令此
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
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
祇粟供備若粟少徒寡不充此數者
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
良推敬德勿致監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
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登清聲懋
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庭
美敷辰宇仁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
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問悲怛于懷
今路次充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
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
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入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綜
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脩善之本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
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厲道意耳
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
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
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懋華囊研
論宋壤宗德速近爰於往辰唱諦鹿
苑作正京緇延賞賢蒙儵矣死魔忽
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
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
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
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
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
妍靡易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
於心要无畧刻之累妖妍靡易方之
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去云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
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
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違雖有禁止之言事難卒從
辭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
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頃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
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无
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易
之欲无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
故去舊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遠累
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厭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
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
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
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惟
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台並不得已而後來以
滋腴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頌固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七張 梁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
義不尔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
律曷然无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
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
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
是眾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
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
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
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
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
既可勝像行之乞焉受請二事不殊
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請乞則行乞
之法於此永寔此法既寔則僧非佛
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
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
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
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
為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
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
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混

涓之道是以太一關法資於輕舉如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八張 梁

未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
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
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
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
裁神威自在夾攝豈得為鯨若以御
龍非實荆山有攀騁之惠控象為盧
溷落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
焉乃有縑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眼
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
充王用因茲取之欲擇其正道獨其
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
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煩於中路沙
汰實難至如兩家并降二途脩短可
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
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
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天
吹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九張 梁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藥大
往而無獲猶謂外霞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
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未業已來大
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
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弥於黍米蓋理本虛元
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
王燔軀波輪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冠
念寧有改形易良有異世人恣意放
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
而得客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相
中石鷁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儀
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
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玉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寶報為功兩馬記言二班
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間一乘之旨
帝樂王礼尚有時而必草左道恠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帝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祖法
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
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
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
无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
京輦便申結緣豈謂一息不追查至
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
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
香棺入室不了空心于何不慟但如
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
往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
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
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
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祿物
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感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
南問訊東陽感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親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礼辭
司馬余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
錄舊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懽欣頂戴
難為辭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
有四坐絳人之未高同躬宗之遐壽
且耳長真已過頂齒對曾不先落延
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
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
籠迫茲纓環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庶
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
形迹唯願鄙劣保此期願赤松朱駿
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
丹款殊未申暢償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顯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
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
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于犯學眾制論雖成定不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言極

似非初聞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奈
傳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
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女耆老
多云開中高勝適舊有此義常法集
威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
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竄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投塵尾以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課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
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
積年適為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
旦夕西旋願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機發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况建明
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
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
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邪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
或以此為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實以還而使
慶慶弘通也比小可幸或故入山取

叙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逖聽風聲心飛
魂疎元異斬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
龍燭倉皇昏異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頓擗衣裳虹蜺惟暮霄露傾黃
菊之落葉酌清澗之流涼旦候歸鷹
晨鳥暮聽羈雌獨鵲神影彰示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
卿傍若無人孝然堅卧冰雪沉隱
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驚經國翱翔
書圖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身荷謝其辨物若乃
習是童子厝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蕤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
珠之譽長門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
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
藁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
璧意瞻瞻於菁華騰迴迴於九折夫
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潰涌莫限
隈嶠以玉抵鵲幸傳餘寶冀閱清微
用療眩疾然越民非南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粲

弟子孤子粲頌頌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持撫力尋始竟
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
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
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滋
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
銘繫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
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開趙
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標在
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无
梗槩沉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
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和專紀單開
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
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傳而未
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委漆毫
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蔡集取實近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制崇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
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約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大蓮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途多
昧且獲披來快斯文在斯鑽仰弗暇
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尤則之論良
愧屢道知休奔之書徒深謝安慕望
曠風流躬晤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粲頌頌首和南

皎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歲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來昭明遺法殊切異
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貪
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公

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聞曆
心傳錄每見一分可稱輒有懷焉省
但庶尋眾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
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盤入高聽極越既學
薰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
切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
吹噓更增愧慚今以所著贊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君白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
相不傳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
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
必登善地人情恒化銜疚悲摧念在
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
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
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
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視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情嗟迷惘不
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劭肅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慶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恒抽摧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慶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躬接自還鄉國歷政礼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矜抱豁然與物無迁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殍悴實亦人倫喪實追懷歎愴何
可弔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欬
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恐鮑想悲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
白誌石 為薦并呼師修之鍰刻亦
當不久可就言增法然投筆悽慙劉
之遴頓首頓首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八月二十日之遘和南法界空虛山
木顛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
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
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
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
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昭彰遐
迩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正
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摩融恒林安
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
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擅忍智慧備
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舍識知底舟
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
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
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取朗日
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
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
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
弟子統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願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
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悅愉倍不自勝未由旁執申世
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哽弟子刻之
遺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巖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踳駁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閨竝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
足毛衣瘡痂在其間哉子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
青組且濡滯霧露臨顧逸無思濯清
瀨息樹丘窟寐求懷其來尚矣劉專
嗟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塊鬱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高林布漢
則春青冬綠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瑱
神居與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經
雲之号近代江洽中奮迅淫淫王微

廣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張 聚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
由碧端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詩左
尤放稱此山去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
紅紫因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噴
峴隱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
峻路迫隘險實而昇路側有絕澗閣
間峭豁俯窺木抄焦原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
服予之宵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遶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瀾微瀝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涵涌成
音漚清引沫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
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无綆汲澗漱
息瓶匣楓櫨椅檉之樹梓栢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万種結朱實包綠
葉托白蒂抽紫莖攬棖棖葇梢風鳴籟
垂條欄戶布茶房櫺中谷澗濱花紫
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顰棲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薺露芙蓉紅華照水皋蘇繅葉從風

廣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五張 聚

甬軒永眺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蔘地髓抗莖山蘊抽節金盞重於
素璧五豎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病
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丸翔翔翔鳥風胎雨鷺綠翼紅毛
素羽翠躡肅肅切羽開開好音馴狎
園池抃食鷄鶩若過鵝日伺辰響類
鍾鼓鳴鉉候曙聲爲琴瑟玄搜薄霧
清嘯飛梧乘煙水吟嘯噴颺悅心
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篇輶輶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連
宇臨空博敞開虛納祥生自左瞻右
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誼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液
定水至於熏鑪夜焚法鼓旦聞予跼
屣樞衣躬行頂禮詢道招人飲和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齊熙熙若
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蔥樓閣樹隱暖林篁飛觀烈錢玲
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次祈仙之
客躋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
馭鶴觀下有石井甃時中淵鸞刻削頗

類人工躍流淥瀉涌決咽電擊雷
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藥
蕭廳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
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丈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鳬鴈充厭春
驚盲擅碧鷄冬葦味珍霜鷄穀中取
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莞蔣逼側池
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
用無不阜實蕃籬充初崖巖歲始年
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醞清觴新熟則
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
罇置爵酒酣耳熱屢儔謹收嚴論箱
庾高談槃稼嗚嘯謳歌舉杯相挹生
樂耳此歡豈訾若夫墜而衣耕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安無事
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
匪知毀譽浩盪天地之間心无怵惕
之警豈與螽生齒劔揚子墜閭較其
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碑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
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
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岵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
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是
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捨茲
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
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僊僊恭
承鞠躬極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咸雖復市
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
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
座法師流芳罕維或復昆明池內識
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
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
世紺馬之瑞受浮乃有青目赤鬚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
水淵澄義峯山堅汪道望類迦葉
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頽軀之清行頃
年訛替乃曰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
未殂忽復違其本志奈彼前心莫不
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慈憐憐門再還無日
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各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
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
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開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
中告飯或頭隨林下或蘭若嚴阿如
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
知聖凡相濫辟菴羅之菓生熟難分
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準之中龍蛇等斃何期
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
剪髮既無僕使水絕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雨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溪
墜而投身絀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
之痛疋此猶輕某谷之悲方斯未重
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
咸資晚秀所以須臨得戒猶是幼童
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
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
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
驅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

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申鉤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駟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還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収其賦歛但浮遊之屬萍蓬蓬飛散誕之流且貪終窶鄉里既无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殺衿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無從懷璧之譬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糠粃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弥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珪塔斯成類无憂國主明揚文陋信巢父之清虛微躬漁畋許嚴生之高尚愚謂結預今者免首僧居若已離法衣无遵道業或常居邱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户无所堪用並許傳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珪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斯流俗之僧眾无鋪酒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脩必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所權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羣軍旗卷旆邊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酒費計伏聽微求仰唯領軍檀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鈞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蓋堯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忭曲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瘴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弥增悚惕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嘗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决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孰為可惜酌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幄之策欲集留侯形類卧龍遠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垂達三顧茅廬先由通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儻女歌姬空勞反觀覓之者等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竊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
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
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
子下不讓諸侯獨亂世間無為自在
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食香積
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蕭摩之衣
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
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无任
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理然致勞夜
琴畫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煩
足其利三也 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
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綃不輸官
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
及其利四也 門前擾擾我且安眠
巷裏云云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
門倚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
其利五也 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
俗之士假使心存煞戮手无斷命之
德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
垢万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沉无
出其利六也 聽鐘聲而致勤尋香
韻以生心朝親尊儀暮披寶軸剎那
之善逐此而生水滌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
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
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遠近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闕有者得如此貪
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
利七也 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
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
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
不學交習聆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
邈矣其利八也 開織成之帙見過
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
因識業不以為僇知福知報何由作
罪上无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
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 曠濟
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聞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
近嗟詠貴賤願仰法師今必退轉立
成可驗繞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
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
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搢席
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
若不屈膝殺眉自達无因俯仰承迎
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可與其利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
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開懷類似紅挑詐能長久
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
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開君事夫心者面
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過纏綿
則連宵耿耿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
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掛樹遂
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
沒弟子今日播諸必為法師所晒世
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
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万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倍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无勞後恨如弟子等速即十數年中
决知惻愴近即三五歲內立唱如何
万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五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不遇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
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
魔之所繞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
凶豎波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
當即便寄弄勸美若不會高懷幸
停深恠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德握乳
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威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經示之出路欲使清昇練行顯迹
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詔責其試藝領下諸州問其課
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
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
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
燒香旋塔頂礼懇勤合掌恆頭忘寢
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一字今量所告意須文
誦聽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決且實而不聰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六

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
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
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
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
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
同今聖說經牙老不一內外相通亦
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
十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
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
及顏淵詐幾人也可以不及顏淵廢
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
及顏淵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
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
有專歸樹下擎錫持鉢望中而食正
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无心理觀除
煩遂闕文誦論其人人道則內業有
餘究其文解則相切不足何必聚衆
京華恣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
故菓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噉人有
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
足二也或有營營造像厲力積年修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七

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下以寒
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
無聽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捫拊日
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
微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
是枉監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
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
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
薦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
之上置不恒之戒於十二冲典恐不
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
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
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
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
間動梵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
短曲覓慙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
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
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
恠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
豈能富國添不煩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頻遣圓修是滅佛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減三寶若麤細等者魔難得
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魔衆魔之人猶
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也
貪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
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
忤悞之愆伏增戰越劬白

苦薩戒弟子戴逵賂書為仙城禪師
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
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關里儒童闡禮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
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
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
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
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
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
括故能內貫九部松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
銘竺真羅淨之記墨賦七嶺汰詠三
河寶師妙指莊生璣公著論束集若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稟羅云
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
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
舍迴車馬谷即剗伽藍鑿嶺安龕詐
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菴无勞布金買
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衡衆
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
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既嘯而相
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
松仍塵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輩崇峯景行
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應欲海沉形
泊渚宮淪覆將歷三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軀一乘遣
蕩曾吟朗開三達既念鼠騰弥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札優柔三
玄廢飲願絕辜編構述餘緒爰登弱
冠招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
未能採龍門而拂會稽賦鶴鶴而咏
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騁騁古人但深
悟聚泡情悲交辭常欲彈就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鄖城執脩隄館屈膝情

欣條襪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曉飄
忽尋壁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
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遣幽憂漸
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廢從
師深澗折樵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
氣乍訓鑒齒鴈門高論時若嘉賓冬
暖如春願珎清軌室迺人遐弥軀禁
帶餘辭殘簡念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乘
機達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
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軀今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別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系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遠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惡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墟周梁政俗白眉青眼龜玉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文莫異加以識
瑩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絲與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扉排疾然後乃正以未真解十
轉而進三惠斯之德也第不
哉貧道識鈴難清心塵易壅定懃花
水戒非草繫才信撒燭學謝傳燈內
有愧於德充外无狃於人世是以淹
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
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
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
追二子華戶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
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援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鷄足至於林
周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
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
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
之說而事同壅井熱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
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勸清猷時
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六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
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
慕摧割者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
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
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
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辟彼洪
鍾有未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細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迴
其憲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
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
皇啓運像法重興卓尔緇林蔚為稱
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
其弘護二諦籍以宣揚信足以追蹤
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
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
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外堂入室具體
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
无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
謹遣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
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隋沙門釋彥琮

問出家損益詔

并對唐高祖

出沙汰佛道詔

同上

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唐太宗

議沙門詔三大詔

并表唐太宗

福田論

隋東都洛賓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
門釋彥琮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
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
者並先須致辭然後陳理雖有此令
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
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
諸沙門並無致辭者大業五年至西
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
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
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
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
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俗宗武時

何以致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弘
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
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
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
拜不晚帝夷然无何而止明日設大
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
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
尔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
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
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
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
智懂之欲折悼戒實之將沉乃作沙
門不敬王者論設之儀當時遂寢
然以緝詞隱密援引查深後學披覽
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端
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
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
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
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切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
幽辨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
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

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辟手珍寶
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
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
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
致慶五十之載弘八万之典所說指
歸惟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
剎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
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光覺俱
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
立德官榮无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
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
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
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
無滯推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
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居朝拜非所
聞也如懷異 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
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
比夏生長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

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
姓則共仰如辰戎夷草面馬牛迴首
地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
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
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頌廢
僻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御以神通
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
空事別除尚增三毒虛敗服飾猶深
六塵戒忍弗備定智无取有乖明誨
不異凡俗詐應恃宜讀之勞而抗禮
万垂藉形客之別而闕於一人昔比
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楊眾斯
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摧道難泐佛
性可尊况是君臨同非神降伯陽開
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
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為陵慢此
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
久不遏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
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
覽 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
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
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五張 要

要拯有七條元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无尋三也寂滅无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垂鳥戴圓頌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衡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蕪業於已往析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盼退以善答攝報乃深微以身弘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客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礼即令從礼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竊見郊禋祫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第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六張 聚

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期成覺迫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懼滌衣之日帝釋遙懼妓女聊披无漏遂滿醉人暫前稍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多未受具對揚佛旨小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左施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无賤无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眾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眾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最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切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辯才新學頂礼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七張 聚

常准謂時變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无責沙弥大願和上推先一往直觀悲可驚恠無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悞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惠詐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貳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无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眾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哥而鼓盆身葬羸而櫬土此亦正夫之節豈梟明三之制乎况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无尋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役曾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无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勤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迫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歇斯有為之苦欣彼无伴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偏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第八張 聚
滅无榮者也 至如祭祀鬼神望秩

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華為
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礼僧衆為神所
礼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
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
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
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奉皇王
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
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
服則情勤直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
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
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
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
六服不可乱者也 謹案多羅妙典釋
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
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
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
天順民御國握鈔始開五常之術終
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第九張 聚
因於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

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
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震勢
極龍席威隆慶必賴兼犯使怒及出
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鱗張但恐有損真功无資威業曷誠
盡命如斯而巳是謂第七目不可忘
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
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
理例頗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
採幽明辯苞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
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
境欲行祠法要藉礼官本置奉常專
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
潛聖僧又滅仰信真道全勝幽神奉
紫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別
前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
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即墜民
貴既同典紀詎合稱寶朝於天子固
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
制其風不遠惟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知其未曉其二請聽嘉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第十張 聚
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

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者於人唯
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
智稱之日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
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
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
氣誠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
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号特
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軀
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
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弥
亘虛空意帶熏種湯盈世界去而復
生如火焰之連出来而更逝若水波
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觀其
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理
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
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无遷
謝生盲自不睹睹託想退於舊蹤傾
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要
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
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
於是乎教通三世眾別四部二從於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一張 聚

道二字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目須有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末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 客曰有言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隔

問出家損益詔 并卷 唐高祖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弘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並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孺孩去君目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二張 聚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清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无象非十異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 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獸榮華而入道捨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孺嬰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礼乎事主而心散其恩澤被慈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達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脩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三張 聚

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

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佛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假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僞倖妄為剝落託号出家嗜慾无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閭閻驅茶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无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姦訛交通豪猾每羅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辟茲穢蕪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日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雅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堯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近郵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糴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維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

宜從沙汰諸僧居士道士女官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關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衆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志宜停斷

令道士在僧前詔并表 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 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遞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

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元為之切宜有辭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官可在僧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類內外兼明携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乘榆始逢太平之世自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目某等雖預出家仍在君子之例有犯无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无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尼上奉以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曾司殺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听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喪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湯行章句從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目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躋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守朝楚草此風少選還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揖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攬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瑒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七版 聚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菊
莢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
禮安居率土得引俗之心所以自
古帝王齊遵其度彰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
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
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
疎未若皇運肇興隄封衆外五竺
興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
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
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
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
登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
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謚抗言
及宋武晚季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
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經顯議况乃夏
勃勃拜納上天之怒魏肅行誅肆
下竊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傳事
奉風章惶投庖失厝恐絲綸一發万
國通行必使衆衆望風方知失禮之
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
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八版 聚

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敬俯仰惟谷慙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乖目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悃君
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途於晉目委昭常談畢歸虔於齊
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去勅令詳議拜不拜未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門揚化
塵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某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蒸蒿尚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万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須以法衆宏瞻類聚難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九版 聚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
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契時遠宜
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
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
非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冀舊
津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
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
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
危之日僧等聞難及徒鶴望於九
重天階罕登終拙遑於百慮所以干
冒陳狀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
治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域正
像更興景福光於四衆不任窮蹙之
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所
之母也
崇正化大建福門建像書經聖相續僧
入山宮崇正化大建福門建像書經聖相續僧
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扇惟聖之風
故得衆衆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慈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

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
 白首之微儒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
 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
 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別
 款擬金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
 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
 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感故經陳
 通供如棄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
 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
 威儀登趣真之圖德固使天龍致節
 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
 時經濁滌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
 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
 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
 迴天騰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慙懼
 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晉仰惟
 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傳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
 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
 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
 拔俟舊住持則付屬是歸弘護斯在
 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
 王訪之若神聖之則佛化之初及也朱
 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弗從禁之
 夜有金甌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
 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
 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
 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
 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
 謂浮屠即佛也此初知佛名相云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屠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
 獲三寶東傳雒陽盡釋迦立像是佛
 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
 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
 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
 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
 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
 諸目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元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主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
 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
 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
 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
 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
 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
 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
 教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王莽
 禮此左帝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
 也經文之載于木尋大法東流為日諒
 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三條 宗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
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蒼以
方外之儀不雜諸華之禮乃著沙
門不茹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
六年薨制拜君尋修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
魏取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議
滅法經於五載感痛而崩還興佛
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斯
諸為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
有夏州兇暴无狀以致為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
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
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四條 宗

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
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或名
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而攝帝聞之
存廢理非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
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
文帝崇信載興佛法兼內置塔百有
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
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音不屈自大
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
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刻
削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
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修舊轍良以三
寶為歸戒之宗五眾居福田之位雖
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宗隆
據道曾元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
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擇門之正法
况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
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
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
事王侯禮之儒行不目天子在俗四
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使
責同目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
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五條 宗

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
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
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
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
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
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
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
出俗無滯屢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涼極廣故略述
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茹俗者梵
綱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
父母六親亦不茹事鬼神 涅槃經第
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
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
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奉行經第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
次第禮拜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塞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
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
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無法毀咎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位
經不拜君親是妻佛教今乃令違佛
教拜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
无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目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勤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啟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隔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同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詠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捲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紛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於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自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別疑同於毀傷攤錫異乎替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切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轡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隸庸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攝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元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於用幹神衷道法難虧還當睿想既奉詢著之詔敢登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

司元議書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擊跪曲拳之禮陶冶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無二言雖有會通見耶聞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鳩之間養

生在慮羅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
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
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
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公草
薶爭而斯道無墜泊哀絳雙樹鬱結
三彌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
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
屈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
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為允
司戎議一首

目聞三災變火六度逾疑二字為經
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闢一垂於
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
儒津復軼殊軼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目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跡跡
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脩來
悔往則化漸於連河擇為內防雅有
制於魏闕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
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騰逸鷗促椿
遼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
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首道
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訛陶性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裨聲澤化而比
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
矜傲為誇誕處正夫之賤直形骸於
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
君父所宜革乃目子所知非遂降綸
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
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
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必備輿人
之頌以貢菊莢之說何則柱史西浮
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
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水責沙
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蒙不事王侯
大礼充牣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
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
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網惟舊詎先
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
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
或順風而礼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
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
人哉五刑之設闕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
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敬其
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
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見業異
削珪之盲人以束帶為昇章道則冠
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不客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存情於
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
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
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
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
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无輸報一
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
為加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
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
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客降其礼
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昏姻
不忠莫大於不目何不令攝目妻以
袈裟為朝服攝負道而超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并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教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去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者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衆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袈裟如影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涂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昇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未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揀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剪之思山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礼若謂兩為欺說則可一而寢之寢之道則莫難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菊狗而尊儻不以菊狗而加輕肅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運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隅可草千門或奕通有護法之資塞有陞法之慮與其陞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衆接天潢枝連寶構藉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為今此為其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侯定水云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玉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目良胡寧此變目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塵之累雖率土矜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且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陳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一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冊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睿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廣明集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五張

兩教為元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於時
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
個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慙心管
豈天窺蛙焉衆測理絕庶幾之外事
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鉉閣筆扣齋銷
聲而欲鳥慶程言竿中竊笑將聾聽
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
靈終不諳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
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
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
輸消驛露而颯頰焚夏履薄冰春兢
惕已甚披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叙肅訥為先生育之
恩色養為重擇老二教今悉反之抗
禮於帝王受訥於父母而優客自昔
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
別疎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
出家故无家人之訥捨俗豈拘朝廷
之礼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
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目蓋此
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望准前章无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派弘
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
沉化涅脰之蘊東流變羽驤霞影王
京而疑眾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
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微坦
躅業已遵從派弊義資懲革法為尚
竊以派弊遠經釋俗謂之原夫在三之說六
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
同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形於焉
礼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
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
者居一焉王道德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訥君父眇契玄波釋曰佛
外之尊帝王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無還
類歸人此乃注水壘而不流何玄教之眇契耶
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况乎
貴賤懸邇邇遺恭於屈膝釋曰王臨去
下相影而抗礼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
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无降屈誠哉是言可
為龜必以山林獨徃物我兼忘混親
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詐稱非
自當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
維而頓顙觀天尊而雅拜塵容不
異俗致訥未乖真釋曰沙門落髮披緇
具顯經文而言訥者華真容不異且伯陽
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
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礼妙叶
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伯陽身
謙卑為官則王朝之一體古道儒宗之一派
拜伏君親國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礼四衆乃
推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又三極之中
而辭榮不可例華也以為撰師居其末末猶展訥本何疑哉
所以師資相訥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釋曰
非是為本末而訥何五教之甚也若以象
沙衣異乎龍繡轂巾殊於鷺弁服既戎
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
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盼鸞
戒行精勤藻拔桐鸞梵清霄鶴錦旌
微默瓊符御靈德秀年耆獨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訪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理曰若以不拜為

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

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

說弊理曰以率宗為景則謂守法為

作故奚指之拘夫錯非常之理必藉

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

象外之遺宗極探中之幽致雖則覽

駁常聽抑亦終真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府至於熙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曉儒風理言不

異理曰儒教所明不踰玄域釋宗所稱高出

見聞故經東陽王石曰佛法中治非儒聖

者所知今言不

至若宿德毫齒戒律無

虧栖林避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齡蒙求薰修靡譽

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

通允理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結法象賢教

求宗統所以直教無可分共德業

雖俗故由茲托乳字參陳以尊卑

但在家在

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以訓

試我奉親者元宜不拜沙門不事

王侯替恩天屬以拜為損似未之思望請

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

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

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謂為務徒有

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理曰不拜簡

而然執謂者誠遵教義只可唯其彼不

退之清淨客難大嘆而欲便養五事

至若

君親之地札蕪巨子孝彰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

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

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

讚拜若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

寺任遵釋典理曰夫僧尼合拜則元宜不

同是一人為處便開具札法津地無元二庶其

振事遂趨殊極此乃首施而端要時長止

以卑屈為耻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

漸引教法漸進愚管伏增懃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傳文執議狀奏

一首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

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

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

有不目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別致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禁藏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宜策名之地切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轍披法眼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

釋札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許稽理要理曰夫佛道之為教雖全依唐

天攝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洽自久爰暨我唐微風

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

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元益

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

率土灰身粉骨何以重有隱之責獨

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譯於

條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

利和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眾矣革

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无

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

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當審想既

奉詢菊之旨敢登塵難之誠懼不折

衷追深戰惕

一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聚
右兼司平太常伯闕立本等議稱曰
聞對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
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
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繼服之表
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襲其宗
軌歷代嗣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
有作万物斯觀細維天地駭駕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撐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
而礼足之綿典况太陽垂曜在天標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
於姚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傲長在人為侍臣君訖父於道
元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
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聚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墮照
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
玄北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
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
平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
帝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
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礼
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
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訖拔累
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
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
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弘
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權群議沉
研幽蹟然其頡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湏致拜
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礼伏斯曠更將
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
文館學士輕車都尉日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表一首
目言目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
拔沉寘於六道濟蒙識於三垂其德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聚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
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
導於无穷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
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訖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
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隔戒以之投
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訖相全
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礼豈
惟目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虔意願國無兩訖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感嚴伏增
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
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目聞秘教東流目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和濟十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若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

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超道

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

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

聖大道以深謙順無為而下濟因

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

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

定出俗之因尊臣物我之情豈日無

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

念今福祈福一依經教二

陛下者造化之神宗

以至極之重

既曰人目何得曲

愛者重違經緯情猶

為行用陛下統天光

尚不許違淨教何

天之志順万物之

尊卑之舊貫

塵俗之悲歡氣西

財大道不昧而得

重載於聖日

謹言

廣明皇帝第三十五 第五十五張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

宿著薰修啓无疆之福早標信慧運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

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屬之意寔深荷

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

慙佛教甚連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

於俗法僧等親注莫敢披陳情用惴

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

遂恩光弥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同國王父母礼

拜順正理論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

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元不依

經訪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弥隆

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僧僧等忝在生靈諱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自書

乖佛教万代之後無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業門制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并物况挺形戒律

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

有越戒之僭居親有損福之累目子

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主振遠猷

提獎幽顯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訢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

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屢旋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

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榮係告先尊父

屈體於其子承章故草介士不拜

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

義是同故愛訢降高乃折節於其氣

容服異俗形章之草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目服薨君以日易月形華從吉而心
曾三年是知過密八音期於三載從
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沉淪迴未已
况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
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弥切粉身矣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
獻書之路通納藹言之辯輕聽覽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
草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礼關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
君開高尚之迹不悖佛言目取下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求其福受
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
願請從君敬之礼以通目下之儀輕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 第四十八 張

黷亂旒旒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
如理何或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
以屈昧為榮悟亡屑之禍內經稱沙
門拜俗損 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
抑令俯伏者胡言妄詡輕發極機
我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
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
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
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腠
冰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
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言瞻文
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
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濫下覃載隆
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
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
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
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
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
曰輕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
然歟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
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
拜傷君父詎曰忠謀實議道華敷陳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 第四十九 張

簡要天人叶允爰垂聖語恭承明
命式并且哥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
俗疇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
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恃神禹跡
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
處異跡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
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
超羣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
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
以累其生長捐君親斯其大旨也若
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
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
其利物君聲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
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
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
時為不目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
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
宗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
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
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目矣雖謂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諸物
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礼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
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
戲剪慈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
曹之流也著代笠寶尊先冠昨母兄
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已
任極群生於塗炭訪遵遺蹟祖承嫡
胤斯傳重之流也竟稱則天不屈願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塵埃
之中自致窠區之外斯逆人之流也
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礼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
况德動幽明化霑寵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氣切既廣焉澤亦和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
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訪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
訪乃通心曲礼稱无不訪拜雅身屈
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訪无
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
拜代訪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
文遠公有言曰荆壑豈待晨露哉
盖自申其同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
焉達鑒通賢儻無識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慈濟篇序 卷第二十六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
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喟類莫
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即事可觀豈
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慾明
者怒己為喻不加憫於含靈昏者利
己為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
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慾
為功德是知埤趙六十餘萬終伏劍
於秦邦膳畢方丈為常窮形戮於都
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各原徒思顧
復終无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煞為
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為佛心
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
慈德通明超處而登色界况復慈定
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
為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
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
以酒肉為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
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為師
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况復登衣

肉食聞沈侯之極誠醢醢屠宰見眾帝之嚴懲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懇懇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无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且伊夕隨業受報淪歷无穷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予影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拉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廣弘明集慈濟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 齊沈休文

與何胤書論上煞 梁周顒

斷煞絕宗廟犧牲詔 梁武帝

誠然家訓 北齊顏之推

斷酒肉文 梁武帝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迷歡宜

得無遺夫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草之一朝則疑恠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染甘腴為甚嗜染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申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登未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燔煎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危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棄妻登然至求共須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開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來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士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稟麻果菜事等義同據稟實腹曾无一異偏通繒纈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无偏漏極應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

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莖草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塗禁淨通至則舍生無有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間之後說莖草宜禁曾無禁理大聖弘旨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沮洳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闡中晚說厥義弥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素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惟无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无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享宰待膳豈時引日然則一歲八登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極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素野渙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

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羅緣服膺
至訓操堅弥遠促命有殫長蔬靡
倦秋翕夏卯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
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續服曾不惟疑
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引旨通方
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
行迷克反斷羶肉之因固蔬泉之業
然則舍生之類幾於免矣

梁固顯

普通年中何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
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岷
日鉏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塘躁
擾弥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且不悖
不榮曾藟莠之不若無馨无臭與瓦
礫其何算 有汝南周顒貽胤書
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
策耶剗折之外鼎俎網罟之興載冊
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
著乃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
生民共始繼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
士者豈不以怨已為懷是各靜封壇
同相陵轉况乃愛之大者莫過死生
生之所重无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初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哺資
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列我業
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躬脆薄易
矜歎彼弱魔顧步宜慰觀其飲啄飛
沉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掃加復恣
忍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閑豢重園量
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
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使如使此道果然而受
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
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
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
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
於晨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習
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
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駟虞雖飢
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
多愧胤撰書約之遂絕血味注百論
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然絕宗廟犧牲記 并表請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
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
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相超度

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
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驅鷹犬非
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郡
瑯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新付尚書
詳之議郡江貺以為聖人之道以百
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
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慈俗
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入例
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
禁即連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
生之地雖異然生之數是同空有防
育之制无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
述以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
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无怨
况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為是
左承謝幾卿日不煞之禮誠如王述
所議然聖人為教亦與俗推移即之
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
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
之宜豈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亶僕
射巨昂令瑩以下並同貺議帝使周
舍難貺曰札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
身剪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

此皆即自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礼

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

遂斷

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

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

衣裁翦有乖仁恕至遂析告天地宗

廟以去煞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

麵為牲牲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

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

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

血膾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

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乃姓析求諂

黷為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

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

今析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

咎事自依前 前且曰夫神道茫昧求

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

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忒何往

不通若祭享理无則四代之風為爽

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无不

待牲牲之潔據其有宜存去煞之仁

周文論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

吐諸而以麵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

錦將不矛盾乎

齊光祿顏之推誠然訓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

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

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

行之見好煞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

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

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去使驗

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驗

中啾啾數千雞鵲聲

江陵劉氏以賣鱗為業後生一兒頭

具是鱗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

而羊繩解來報一客先跪兩拜便入

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湏臾

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齋入口便下

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泣方復說之

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訢躬躬亂縣

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

以羊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

上接賓未殺之項羊解徂來至階而

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敗飽酒

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癢於

因尔成病十餘年死

揚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

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遺一部曲守

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截十餘人

部曲後生一男自然无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然

牛則取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詎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

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宗文

梁高祖

弟子蕭衍訢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

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

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

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

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

內懷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

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所明信是佛

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

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

言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淫脤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取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无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犍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洲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眾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 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无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親所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玄不如

我道真於諸異人无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眾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内无慙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煞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說法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煞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煞眾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煞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

若令此人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眾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无煞分何得云我不煞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則七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令寺官亦令心懷内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令止作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 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為戒人受為戒施戒人受戒施戒為戒人終不覆戒受戒施今出家人六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眾惡門入即噉肉集眾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眾事酒者何也謂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眾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

廣明集卷第六

廣明集卷第六

廣明集卷第六

廣明集卷第六

廣明集卷第六

廣明集卷第六

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
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
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
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
衆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
餘衆僧故復可至學律者亦不宜
尔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
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呵止云某甲
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
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
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
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无
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
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
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
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
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
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
在家人雖飲酒取肉无犯戒罪此一
不及居家人

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無有幾嫌出
家人若飲酒取肉使人輕賤佛法此
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門行井竈各
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取肉臭氣薰
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
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自破財產不
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取肉自破善法
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皆是自力所
辦出家人若飲酒取肉皆他信施是
則七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是常罪業更
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取肉衆魔外
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取肉猶故不
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
若飲酒取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
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
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論欲過患條
沅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
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
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
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
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
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
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諸僧
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
涅槃經為當
曾聞此經為當不聞者已曾聞不應
違背若未聞者宜速持
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迺至自死
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
出家名佛弟子士何今日不從師教
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
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
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
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
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
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
薩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
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
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
禪法若食肉者是障
四上法若食肉
者是障戒法若
食肉
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

眾生是足痛因噉食眾生是髓痛因
噉食眾生是腸痛因噉食眾生是筋
縮因噉食眾生是胃反因噉食眾生
是脉絕因噉食眾生是血流因噉食
眾生是咽塞因噉食眾生是喉痛因
噉食眾生是風病因噉食眾生是水
病因噉食眾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
食眾生是五藏不調適因噉食眾生
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眾生是顛因
噉食眾生是狂因噉食眾生乃至是
四百四病一切眾因噉食眾生是熱
因噉食眾生是惱因噉食眾生是受
墜因噉食眾生是遭水因噉食眾生
是遭火因噉食眾生是遭風因噉食
眾生是遭偷因噉食眾生是遭劫因
噉食眾生是遭賊因噉食眾生是鞭
因噉食眾生是杖因噉食眾生是笞
因噉食眾生是督因噉食眾生是罵
因噉食眾生是辱因噉食眾生是繫
因噉食眾生是縛因噉食眾生是幽
因噉食眾生是閉因噉食眾生是生
苦因噉食眾生是老苦因噉食眾生
是病苦因噉食眾生是死苦因噉食

眾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眾生是愛
別離苦因噉食眾生是求不得苦因
噉食眾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眾生
是行苦因噉食眾生是壞苦因噉食
眾生是苦苦因噉食眾生是想地獄
因噉食眾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眾
生是眾合地獄因噉食眾生是叫喚
地獄因噉食眾生是大叫喚地獄因
噉食眾生是熱地獄因噉食眾生是
大熱地獄因噉食眾生是阿鼻地獄
因噉食眾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
至是八萬四千萬子地獄因乃至是
不可說不可說萬子地獄因噉食眾
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眾生乃
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
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斃生斃
死為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
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業緣緣受如
是果若欲具列繁果展轉不窮盡大
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
多途舉要為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輕
重所以今日致眾苦果皆由然業惱
害眾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眾生父
眾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眾之母
眾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眾生子
眾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
噉食歷劫長夜无有窮已如經說有
一女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
世害其子又有女五百世斷鬼命
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
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无始以來
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
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
瞞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眾生
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
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
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別還
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
靈即生怨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
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斃爭舌
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為怨對可
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

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居諸義學僧居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无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難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心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居諸義學僧居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

去然若以不煞祈願輒得上教若以煞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祀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去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惡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慙賤佛法恠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居諸義學者一切寺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共申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居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

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鑼提錘捨戒還俗著在家服

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取老舊者軍多門徒者此二種人取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會此是小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遠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王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屈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

龍夜叉捷闍婆王阿修羅王迦婁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文靈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无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以示僧尼數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戒今日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取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誦經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假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

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治舉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廠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是義論音宣意如此弟子蕭衍教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複欲通白一言問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无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无常謝不移時竟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素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尔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現无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素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使

定心素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慙惡血腥甚於不能蔬食者慙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於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介若久食菜人華衛流通凡如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患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為性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用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

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裁欲得力復取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贏本少有堪能是諸僧居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眾魔共相燒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熱內心虛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定正蔬食苦節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且有行業已成者今日以去善相關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恠弟

子蕭衍向來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膝眾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義學六十八人

導師五人

右膝合左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膝僧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

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

到鳳莊門

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凡官寺

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

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與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居二眾

各以次列坐講畢者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

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居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勅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

人義學居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

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居亦尔

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

莫若無言弟子无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居共

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

僧道律中无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為闍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嗽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說

人義學居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

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居亦尔

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

莫若無言弟子无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居共

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

僧道律中无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為闍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嗽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說

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為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嗽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拯所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以許其如此

廣和明集卷第三

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為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

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為判奉答常曰解義只作向者所說 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起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 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為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為法超從來自不食肉 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 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為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眾於徒眾中不敢 問不敢有兩義為不敢食為不敢不食 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為當許徒眾食肉為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

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為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常開許 問今正問約教時為許為不許答約教不遮 問不遮是許為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 問見煞亦可不見聞煞亦可不聞疑作若為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 問以錢買魚肉是疑非疑答若理中理自是疑 問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為論眾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 問市中人為誰煞答乃為買者然但買者不作此想 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悟亂豈得不知是為買者煞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 問為自死詔作死為煞詔作死答此言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 問法師既為人講說為人明導為八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為意答買自死者意 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

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 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 制又問此肉為當作肉味為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 問為是慈心故食肉无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 問若非慈心豈得非煞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 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 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 問若余云何令食肉答為淺行者說引其令深 問為具足戒者說為不具足者說答為具足者說 問既為具足者說不為童蒙云何令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教 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 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 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无斷肉事答律按續初教所以如此 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

則應言斷肉若若制教邊此是接續

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

解正齊此 問法師既是大律師

為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

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

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

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坐云

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

教 問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

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

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

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群僧僧

辯不復奉答 制問寶度法師說

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

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

阿難所出 問若尔律中事便當

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

牽經 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

便集以為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

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

羅與毗曇毗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毗
左不言无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

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

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 問若

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

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

明而優波離意未常開肉 問律

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

无文法師此解殊為進退只可為寺

中沙弥式又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

子答寶度愚解正自極此 制又

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

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

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

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

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

問優波離志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

時不集涅槃時 問若尔迦葉那得

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

集修多羅威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
說法至涅槃時集毗尼藏云何得言
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
復制戒 問涅槃云夫食因者斷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悲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遠此教外書所云

自踰短垣竊蘭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開機門稱為素開機門

稱不素 問若尔眾僧云何開機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懺悔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動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于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懺悔 問若懺悔出寺更食肉不答

居然不食但其中有无明多者或亦

不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嗽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後人有慙愧乃得有勝初人義

問若尔但先道慙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慙愧汝我打汝我慙愧汝我食汝若如大邪見人无慙愧其既知慙愧故知差不慙者

問先道慙愧而猶覈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慙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慙愧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慙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為罪所以弥大答經有誠文著婆云汝有慙愧故罪可滅慙愧即是清白法

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慙愧此為白法不言發初慙愧而故作罪以為白法答經又道慙愧為上服若尔便有非上服義

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慙愧終无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慙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

法寵奉答事畢三律師並下又勅始興寺景猷昇高座讓楞伽央掘魔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

此品今月二
十三日會已

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

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

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為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為美食也我說甘蔗

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為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

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蘇熟蘇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椅奢耶衣珂目皮革金

等及諸衣服椅奢耶衣珂目皮革金

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捷所見如來所制一切

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

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眾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

如人散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聞其

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眾生

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无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

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麤陋醜惡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

服袈裟猶如猶師細視徐行如猶同
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
卧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瘞
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
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
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
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
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
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乎共諍訟
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
有諸沙門等賄聚生穀受取肉魚手
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草屣親近國
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懃修醫道畜
養奴婢金銀琉璃磚礪碼礪頗梨真
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菓藥學
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
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
華治身擗蒲團基學諸工巧若有比
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
我弟子尔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
比丘比丘居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
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
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

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為肉所汙但
使无味聽用无罪若見食中多有肉
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
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
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
則名為能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
經卷第四

尔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 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
飲食為云何 惟願無上尊 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貪著 臭穢无名稱 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 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 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
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
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
怖望肉食眾分分別說法令彼眾生
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
明了疾得究竟无上菩提聲聞緣覺
自地止息已亦得逮成無上菩提惡
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
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况復如來世
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

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
為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
慧有无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
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展
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
肉驢騾駱駝狗牛馬人獸等肉屠
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
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恐怖
如梅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
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
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
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
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煞生者見形
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
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
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
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
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
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
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
聽食肉者无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
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
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

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煞者為財利故煞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為綱而捕諸肉彼煞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釣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煞害屠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元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恙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 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 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虫 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 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煞衆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呼獄 若无教想求 則无三淨肉 彼非无因有

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 由是悉遠離 十方佛世尊 一切咸訶責 展轉更相食 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厭惡 所生常愚癡 多生旃陀羅 猶師譚婆種 或生旃夷左 及諸肉食性 羅刹狸等 遍於是中生 縛象與大雲 央掘利魔羅 及此楞伽經 我悉制斷肉 諸佛及菩薩 聲聞所訶責 食已無慚愧 生生常癡冥 先說見聞疑 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 故生食肉處 如彼貪欲過 障閼聖解脫 酒肉葱韭蒜 悉為聖道障 未來世衆生 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 佛聽我等食 食如服藥想 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厭離 修行行乞食 安住慈心者 我說常厭離 虎狼諸惡獸 恒可同遊止 若食諸血肉 衆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 慈心不食肉 食肉无慈慧 永背正解脫 及違聖表相 是故不應食 得生梵志種 及諸修行處 智慧富貴家 斯由不食肉 央掘魔羅經第一卷 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 受持修行不食肉法 央掘魔羅經第二卷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 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 無始生死生生輪轉无非父母兄弟 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 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 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 界所宅之宅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 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 臍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 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 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无 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 轉來者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 習近若展轉來離煞者手則可習近 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城中有一皮 師能作草屨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 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 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師作草屨施 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 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草 屨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 丘法若 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唱 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

未遍乎言元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

所道所以唱此草履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為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互撻斷皮革不得著草履若開皮革得著草履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已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下行人所以不同互撻者語有所舍若无麻紵之類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類同凡著一草履經久不壞若食噉眾生就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况日日食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草履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无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為疑方成巨蔽所以唱此不受草履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眾生經為父母親屬眾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眾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買

鷹云何及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

眾法師諸居士及領徒眾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居士令知此意 制說此語音僧互行道札拜懺悔設會事畢出 其晚又勅負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懺愧而食眾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鴛鴦鵲鳩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摩鹿雉充滿野澤亦不嘗見有一自死者而竟死肉其就屠然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然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然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為正為諸僧互作離苦因緣 又勅捨云眾生所以不可煞生凡一眾生具八万户蟲經亦說有八十億万户蟲若斷一眾生命即是斷八万户蟲命自死眾生命又不可食者前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眾若貴者多此斷附蟲皆无復命利舌端

少味害无量眾生其中小者非肉眼

能觀其中大者炳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其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勅捨云眾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眾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為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眾僧食肉者此為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為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眾怨對墮墮地獄疾於獷子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勅捨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得律儀所以尔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然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煞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夾齒齧動身口

業則失身口戒不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煞戒亦損汙餘戒所以亦者旃陀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煞正為食者若食肉即有煞分於不煞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煞生分於不煞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煞分是不煞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不論受諸煞分有少煞分不煞律儀即時亦斷善律人持心戒故自无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六

梁武帝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誠功篇序 第三卷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楫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撲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為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為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无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煞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煞既余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願祖此緣用為基阻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闢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亦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浸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

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今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機厥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制開對境无非戒科約分任其力用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據道異於俗流脩足時緣無開階級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五眾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視聽故揮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梁代弘明集誠功篇錄

唐廣弘明集誠功篇錄 三七

晉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書

梁元帝與蕭詒議等書

梁簡文與湘東王書

陳律師曇瑗與朝士書

陳沙門釋慧津與瑗律師書

并答

隋煬帝與智者顓禪師書

隋煬帝受菩薩大戒文

隋智者師與煬帝書

唐終南山釋氏統略齊文宣淨行法門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晉廬山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
來二縣令值廬山靈遠足以往而不
反過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
去賊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
以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
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
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
遺民與群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
日遠乃遺其書曰每尋疇昔遊心世典
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
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
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
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為
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
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
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
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
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漆翰綴文
可託與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
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
遠寄古人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
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
不及專念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

行路遇像佛於空現光照天地皆作
金色又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
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
知亡日與眾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
面端坐毀手氣絕年五十有七先作
篤終誠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
忘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即
土為墓勿用棺槨子雍從之周續之
等築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睽真珠之雲面門
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案奪簾
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
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
必斷故碧玉之樓外堂未易紫紺之
殿入室為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為
首六度之糧以糧為上故能捨財從
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
以瑞像放光倏將旬日蹈舞之深形
於寤寐扑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
字之基唯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
偃之辭龜義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
脣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

食螺蚌登俎豈及春蔬為淨欲吾子
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
米如玉銳鹽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
之藥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荀紫薑
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不獲八功
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借讓弘道
同志為友豈不盛歟蕭繹疏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弟九
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凄清比如
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緣梁之氣
不異恒日老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
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
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
甚飢怒吾蒙受菩薩禁戒造預大士
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藏十七日且
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
合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群金山滿座
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且平等寺法
會中後無尋受持天儀臨席許容
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剏頂之時
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
馬援遺鳳之談不辭應氏赤蠹之諷

僧道與俗不異昔日竟日問難殊均
于路探鈞取名名曰曰理皇情印可
今便奉行昨曉後方還所住徐擒庚
吾老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
不得個像殊異盤桓之時稍習節文
欲離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介弥申
款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
間信使差得不簡瞻兼詹事疎為洗
馬時中訪言數語論辨向之侯東撫
復成離間衡山九嶷尋應引邁臨歧
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
志忽恍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
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
知者其數信述吾經過過憶途遙江
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
事迷有長阻之弊必笑之灾術具葛
仙形均苟序第復資其糧餼持為經
營轉禍為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
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
御事同撫睭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
言王巖靜對金闕懷勞之深未常預
歡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細疏
興梁朝士書 環律師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
機揮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
萬誠復指訓異門無非慈惠孔定刑
辟以詰奸究釋教錫磨用損違法二
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
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
內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
細更輕凡情偏倖肆其阿便若苟欲
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
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纖黷時宰
便為頌乘理制幸屬明令公庭弼杜
覆和衷陰陽舟楫大業柱石三寶遐
通向風白黑斯慶貧道忝居僧例頗
曾採習畎畝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
決尋佛具切誠國有憲章結僧家諱
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仰奉還
旨應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呈
與環律師書 釋慧津

德不孤立傳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
虛假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
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
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其
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踴躍來儀
華陰成市曾何足言舉袂如帷豈得
獨高前代況乃關禪定之初門開智
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宜說不窮
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幽
可号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纓絡守持
身行則使八正莊嚴九轉聖凡叶和
幽顯加有懷鈿握錚之好聚登流表
之勤或剖練求珠開河出寶而慧
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鐘言
慙散粉同斯曲木空廟直蘭類此兼
蔭課余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素
滴之珠華岳崇崇寧侯遊塵之壤辭
茲秋風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
落一毛何閑六翻正言身名仰委觸
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
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替謹請
益成廢及言悲願寧可見披所冀難
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懇結行遣

承慧津和南

瑗律師答

信來枉告良用憮然余學慙技癢人非准的中雖曾講授不異管内關天豈足作範後具踵武前招益身疾弗療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關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病令其訓導久廢无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課於舌抄矣煎水求冰未足為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款瑗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顛憚師所受菩薩戒文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超胎教風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玉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

承慧津和南

瑗律師

止於化城指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立宮室先必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閼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速感而遂通波峯登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尋辨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運注令撒遠迎每慮綠美值諸留難亦既至止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月日於揚州金城設千僧會新受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受等視四生猶如一子既受戒已便舉法名詔帝為慈持菩薩也帝頂受已白曰大師憚慧內難導之以法澤可奉名為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徵号矣

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文多不載倫所撰續高僧傳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終南太一山釋氏

夫淨住之末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道達之方統引群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藉情勤之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齊期開於濁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親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悲至於知機明略引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銘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撝邪道而闢正津引一乘而揚七衆世稱筆海時号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

六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
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往故曰淨
住也子者紹繼為義以三歸七眾制
御情慮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
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
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
別始於懷鈇終於絕筆凡經十旬兩
褰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蒙
元坐談叙宗致十眾雲合若赴華陰
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
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
道乘權綜而習之用開靈府陳平隨
統被及閩河傳度不虧備于藏部後
進學索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
斷子曰偽經相從指擲斯徒眾矣可
為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精
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
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
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
者並号阿毘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
攝也聖教明設理絕凡謀但以初學
或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
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茂美足以

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
而贊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
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眾之基成
立於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
之不忘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 南齊文宣公

皇覺辨德門第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為最上勝者非
无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
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
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
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觀
殊教異軌分衢外迹未嘗不有其名而
闕其德不无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
名无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
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
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
籍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
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
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
想言其自在則无畏獨步談其累功
則十力為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

神通方便无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
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号如来
十号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
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无
不苞具其美德无不備故知形端則
影直聲雅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
悅目之華體繼照水發湛群之觀書云
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无以
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
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
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
名无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
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

寂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
自然无師保至獨无等倫自獲於正道
如来天人尊一切智力具

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
分運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
順智流入正道諸賢並能悼川上之
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无窮
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食化
割愛辭榮豈得不懷然增到形命相
覺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

本如明集卷第三十五

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
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
淨度門

辨德門頌

南齊秘書丞王融

紫實昧朱狂斯濫拍舛逕楊鐵分源
競柁嚴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
煙深火滅情端徒捻理向空蔽不有
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門第二

如來愍念眾生愛同一子何常不以
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
丈六表現靈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
及其金容託體相好在嚴顯發眾生
欣樂瞻觀行則大千震動眾魔惛伏
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
方等釋梵諮仰卧則關一寶道三乘
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
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
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
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
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惟恐不
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无
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

本如明集卷第三十六

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
流晏安苦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
乎當須慷慨懷厲挫情折意生增上
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
不堅強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銜
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
無明重闇關了未期辟如牢獄重囚
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
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
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目
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外高殿
踐玉筵亦无由而果假令愍念欲觀
為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
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
尋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
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
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
重障淨盡无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
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
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觀法身
無尋如囚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
除煩惱亦必觀諸佛若不如是雖復
殷勤倍切直恐障導難通豈可不五

本如明集卷第三十七

體投地如大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
想奉為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
神八部一切劇苦眾生於十方一切
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
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
真正心不雜心无貪恡心勝心慈悲
悲安樂心善歡喜心虔一切心守護
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
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
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歸信門頌
生淨命殫識網情違業雲結影慧日
潛暉遙迤修道德極夜无歸登山小魯
泛海難沂衆現見辨礫知璣迷其
未達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門第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
苦生无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
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
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端其形整
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慙愧鄙恥
外發書云礼无不敬傲不可長又曰
過而能改是謂无過經云於一切衆

生於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

悔衆等從元始世界以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遶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觀用違體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凌或姪姪恣縱非時非處因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燒攻略坑陷加毒无罪或剗刺則則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剗裂屠割炮燒煮炙爛淪諸如此罪或為姪姪或為財利或為慳貪或為癡我無慙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慙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為真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 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

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詭曲

華詞構扇校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 次懺意業意為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哀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宵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故知万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營緣心起故口發惡言畐意顯便行重罪今欲滅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辨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最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豁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衰畢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

周錯徒錫或端風緒愛境確懸不勤

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无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客體則須六根清淨固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撻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懷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新御物不及於士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方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攝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慙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无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取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得余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認明六根罪業我從无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凡不善之業隨順覆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无慙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

之色雖有雙目與音不異是大可恥

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因故推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聲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導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 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 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眾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 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造眾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憐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

可恥六也

清淨六根門頌

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有芳醪晦黑滋生昏聩競欲貌蕩魂淨身甘意觸靈藥攝根情葵衛足蟲草或虞人何不勗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沉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為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高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眾生受胎真真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屢迫迫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寒母飢悶絕食冷如水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立久如懸廟屋下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裂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日或

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

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苦經六年苦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元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惟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惟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无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苦復為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非狀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无憚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為之改容形骸不攝傍人為之變色况單身寄病誰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復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无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无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幽冥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為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
我精神指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
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蕪不實星駭鮎肌憐
光喝日二豎潛言十丕空衛生之往
矣高松蕭瑟即化翻靈從緣墜質嗟
臍有譏嗟然何汨
赴責身心門第六

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
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
深自赴責

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
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
顯其過 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

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經云恕己可為譬勿煞勿行杖
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
正是意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
不容有此同致所以攝內外者本非
形分但以心表為言也 經云佛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為眾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
疾授藥 書云天道無親惟仁是

與若出家之人觀空无常厭離生死
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乘此為外在家
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

是則為內乘此為外今內外道俗共
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
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

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
法欲涉千里者必聚糧備足而致也
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

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
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去死愚闇
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

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
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有傾
危墮墜之咎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

者實則意無染戀故得常安涅槃之
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
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

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知剋責心
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
蹤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剋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違顧咨小智徒以
太康豈无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難
亦照瑩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留羅
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第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
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
慙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
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
時一剋一念一煩

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

幾心欲摧滅煩惱

幾心欲降伏魔怨 幾心念三寶四諦

幾心念苦空无常 幾心念報父母恩慈

幾心願代眾生受苦

幾心發念菩薩道業

幾心欲布施持戒 幾心欲忍辱精進

幾心欲禪寂顯慧 幾心欲慈濟五道

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

幾心欲起求辨所難辨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
從旦已得演說幾句深義

已得披讀幾卷經典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歡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已得幾過屈身礼佛幾拜

已得幾過屈身礼法礼僧

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

已得幾過燒香散花然燈

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

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

已得幾過遠佛恭祈幾十百匝

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

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

聞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須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檢校行業門頌
渾風緬沒振俗睽如競文內疚誰覲

心瑕再惟情及三省身華貴危窮
貧懾豪奢遭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啻

厥始逸馬難宜

訶詰四大門第八 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憤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一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不相煎惱無時得

安經喻四地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須綿續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鬱蒸

歉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

春秋改節氣條清爽復須輕爽服御

乃至食則甘肥珍肴充滿飲則瓜果

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

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
四大求索無慙不知有元有則充給

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
暫關脫致乖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

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惟欲貪求

無有休息是名无慙无何無恥汝之

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雅然當受

初無愧容我既侵智盡謀以相資贍

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

衣食云何无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

未嘗為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

怡憚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

礼拜即生懈怠忘云何无義此四大身

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為汝種種

供須反復攢起種種受著驅逼於我

行煞盜姪我既愚癡不能制革還相

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

為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无利猶復不

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

轉老病死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

諸善業方可給汝隨分衣食趣得支

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

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无礙

訶詰四大門頌
迺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

廣和明集卷第七 第三十張

愛習矻矻子求營營介給匪德日歸
惟狹斯集貪人敗類无慙自及昭回
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第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承道實遠剋責自
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捻論混知
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
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叶陌而
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
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
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
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
體當觀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
德之風當尋有札有義之行何常見
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
及言所以息譏在於衆僧動為論端
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
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
魔盛今乍聞詰詰之言乃足驚怖就
理而尋非无義而發試為檢其兩修
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如
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慈難違而能辭
親妻子是恩緣難棄而能割愛

廣和明集卷第七 第三十一張

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

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

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蔬澀

艱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

七珍是人所吝惜而能捨離

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

奴僮是人所資侍而自給不使

五色是人所欣觀而棄之不顧

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

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處无尋

安身養身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

眠卧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為業

恣口用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

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

白衣日夜无所不甘而已限以畧刻

虛腹

白衣則華屋娘偶而已冢間雜善

又行住坐卧如是法 礼拜團遶如是法

讀誦講說如是法 食飲便利如是法

受供行施如是法 修道習行如是法

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

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出家生善門頌

廣和明集卷第七 第三十二張

潔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實地誰留

化城道場曠謠樺逕閑清風飄帶響

震轍徒驚嘯微焉慮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未真无生

在家從惡門第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

法无不

答云釋氏純信縱復實心錯背亦若

言其乘名所以介者寔由大法精勝

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

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為諛

諂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

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

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

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吝

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勝業已

積懣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

自檢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无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慳吝不知札節

姪欲不得禽獸 黠退不避親族

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懣恨諍訟邪命

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无有

本皆由女色

廣明集卷第七 第七十四張

四

六

在家男女惡門頌

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无見
未嘗省退以礼自制一何苦哉惟恐
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
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為惡
雖少後苦无边如毒在身終為重患
諸俗人等惟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
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
夕俄頃之間凶變无常如佛為愚癡
富老公說偈

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豫慮
莫知當來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
散失身死名滅惟業相隨又觀女人
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一縛著
幸人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
何不審諦觀為此發狂乱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
生狀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
惡想羅刹惡鬼恒敬人想貪色難飽
无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
增憂苦不斷目面唇口惑人之具人
為所惑破家滅國慈親害子衆禍之

沉寔地獄門第十一

在唐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日
能賢永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
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茲焉
遂往憂畏方延

万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
惟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
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
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
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觀故
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
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
非疑途乱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
事難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寔漠非
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
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
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无厝疑心
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
地獄最下阿鼻四万由旬鐵城四週
表裏大徹銅狗黑蛇咆哮嚼咋甚可
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渚

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
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无一慈忍
見受苦者惟憂不苦惟憂不毒或問
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
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
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踈毀陷
一切破壞和合瞋恚煞害貪婬欺詐
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
迷沒瞋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
慙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
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
重来然此衆生初无改悔今日得出
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
此輩既不修善性趣泥洹則是无知
不識避苦所以倍痛苦之何由得出
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然生偷盜能
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
數乃得為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
感外報棘刺沙礫水旱少味不如意
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
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
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
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六

善惡受三塗報惟在三毒是故行人
先須觀破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學陰牆雖兩
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水澗
寒滿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茹荼
非去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
歎欲何為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
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
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
凡愚善惡難辨何能免點累之懣愛
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
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
憾也然則起念之來誠由著我如經
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
且舉一我元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
契之出家本意為滅此惑故諸行皆
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山
不修還同无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
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
俗人之惡不可便言无善故通述之

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

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
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
信則剪落約系寂鉢等於身无用略
引數條不得自息

已去憤開得空閑已離俗

已離染著得无尋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妻子無纏縛已棄飾好厭華侈

已絕聲色滅貪求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向八正趣道門已披忍捨忍辱鎧

已登慈悲喜捨堂已見迴向之大利

已聽多聞自覺音佛見出家之大利

如此所以勸獎誠厲修學故經云蓋

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

慾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其清淨一心

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

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士自

在塊然獨立捨五婬除兩穢二堅縛

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

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

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為沮洳四謂

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

四失謂捨歡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

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

住寂靜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為假竊服臯門

上藍吹緇軒下鳳祀徒驚心駟文終

好野實相豈或照淫榮未能捨迹殊

冠冕客事襲駟馳者已矣歌鄭聲无

然乱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

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

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

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

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

屬周旋來往用友遊處奉上接下皆

須將意不獨往其應筵簞簞之用非

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无窮惟念

多蓄不顧无常擁積腐壞靡知分散

是為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

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為惡者衆

雖口止惡要由瞋起是為欲不瞋

患亦不能得為此資生技計馳求万

方以利榮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
苦備經或夫身命殘然无辜宴集歡
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余飲
飲之後暢快莫思是為欲不起癡而
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日所
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

居處如牢獄 妻子如枷鎖 財物如重擔
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經
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
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
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
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
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
子内外眷屬迴向崇善建善提因或
撒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
珍肴果窮其所有分供精潔合室營
奉晨昏起注或為疾患危急縣官牢
獄或親親崩亡祈福禳路或生善戒
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无別由
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
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
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

切佛剎隨所感見應接群生學佛威
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
便大慈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无
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輝幽
石曾蘭挺叢菊四氏不為侶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淒涼以財利拘煩流
捨智寶榛路坦夷途万物竟何足烈
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
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為生死所纏身
心勞累遷變无窮無非是苦故經云
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
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无常是
苦何其沉迷類此顛倒纔驗刺身即
覺苦受何得亡樂略引數條證知惟苦
若謂飲食為樂者則應多所食進身
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赤患
若謂衣服為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
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
以苦本 若謂室宇為樂者何意

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

若謂妻子眷屬為樂者則應長相歌
笑何意俄尔無常悲號哽噎當知眷
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為樂者則
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
兒變改駸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
艷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
若謂好聲以為樂者則應絲竹繁會
觀聽无厭何意小時便致昏昏倦耳不
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為樂者
則應適意遣憂憂長无惱患何故神昏
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
喪身天命破家亡國受苦无量
若謂朋遊為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
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
相誘無復行意 若謂嬉娛為樂
者則應血氣對強眼明神爽少而不
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
困抽腦揪髓頭眩眼乱心驚氣迫筋
骨緩縱口燥唇焦四支振掉抽拔五
藏由此夭命當知嬉娛實是苦本
若謂榮位為樂者則應始終不憂无
恥无辱何意黜陟之間權倖立至以

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慶无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三界內苦門頌

心怨動紛紜情怡輒遷于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愧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盲天伐寔修嫫欲網必虧生繁置或全免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門第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惟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為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冤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厲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群小無知謂之為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為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

明洞徹行住坐卧震動大千相

若礼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紋相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頂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眴相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齋密相

若說慈善志意堅強得佛四牙白淨相若絕口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若行施平等得佛果時七處合滿相若忍苦行決定无乱得佛師子臆相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脩辭指長相若視地行不踐虫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内外握相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輻理相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馬陰藏相若說除患死法得佛廣膊膈相若善莊嚴不解衆生支節得佛鈎

鎖骨相

若柔和順塔右遠從人得佛右旋毛相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炙相

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

若修万行常願具足得佛曾万字相

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

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

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摠持口香氣相

若說法引接衆生得佛面无飢渴滿口光辯才相

若持戒无毀得佛法身圓滿相

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

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強所期者大不以

為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

為顛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三界外樂門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氣三受猶絕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氣三受猶絕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氣三受猶絕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氣三受猶絕

兩八苦若浮雲輪心仰圓極聲質委
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群燈祇
開遠照香寓慶嘉薰俛首睇人俗信
矣靜為君

斷絕疑惑門第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
無差舛而眾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
以不絕故報有精廉或貴或賤或美
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
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
熾盛親族榮顯而見身命夭促門族
衰歿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
而反延年壽考宗強援廣清廉之行
應招富冠而見貧苦貧盜之人應見
困窘而觀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
輕受如金剛般若云由持經故為人
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輕賤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
其无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
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
懲誠庶有識者識以除疑 智人
以生為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
為樂是一惑也 智人以不生則

不死故去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
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 智人以
居家為苦辭之牢獄書云割情在於
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為榮樂是三惑也
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
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為情
欣是四惑也 智人以眷屬是繫
縛之本放之如讎而愚夫繼戀以為
勝適是五惑也 智人榮利是自
滅之詮書云割情在於速達而愚夫
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 智人以
色聲香味為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
欲而愚夫為之沉溺迷醉且列如前
不容致惑 是以智人當勤自勉
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惑一
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 見布
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吝見持
戒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
辱人檢心攝形致患懷疑勸令聞意
見誦經人旦夕緣理致患勸息
見萊蔬人致患瘦弱勸啖肥美
見坐禪者致患勤卧聞語引進便稱
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

朝聞夕死如救頭然何有情懶更習
常俗以死自指方曰有志
斷疑惑門項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駛東陵
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頗氏信
為仁達尤昭付業習善會故身勤憂
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名且云重豈
若樹良因

十種慙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
僧尼瑕累又聞疑惑顛倒之門退自
思省實可慙愧經云慙愧得具足能
滅閻障故又云慙如鐵鉤能制人非
法若无慙愧與諸禽獸无相異也涅
槃云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慙二愧
慙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慙者
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慙愧故
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懷慙愧故罪則
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慙愧順清白法
事乃无量略舉十條以為綱要
第一慙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
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
受辱今成法身常以正法為我解說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二慙愧

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慙愧

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常懷憂惕既為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克強凌蔑貴賤既乖諍子上失令名深為可愧 第三慙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无虧而終貧煎無物賤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為可愧 第四慙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為可愧 第五慙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遮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无功一生空過无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 第六慙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懈惰深是可恥 第七慙愧檀越出家所懷解脫為本形骸資待衣食為先所以諸俗為道興福供給資緣故隆正業而或不全失於訖重亦可深愧 第八慙愧良友知識化導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九慙愧

見佛因緣令具梵行大經昌示而我聞諫反以為難背逆三歸礼向神俗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為愧

第九慙愧所化諸人由我无德久不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縱聞雜善不獲純淨内心自疚深可慙愧 第十慙愧天龍神鬼護法真祇我本發心捨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墮缺情志不恒惟知負恩但增慙愧

慙愧門頌

神膏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上潤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教道倣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為通報德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顛省能无忤

極大慙愧門第十八

慙愧之義以不及為本若於正行若能遵奉則无假慙愧書云内省不疚何憂何懼又曰心苟无瑕何恤无家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造過无量過无量故慙愧亦應無量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支派不可縷悉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十慙愧

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无不攝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已而於万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凌之无慙之甚何得不見今列位顯之庶可綴述

若見直心行慙愧人我不能行願彼不作

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上見行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贊勉欲其不行見業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勸令退敗見行伏心人應慙愧法乃勸不行乖八正道

見學問誦經人自无此行不使彼作見園遶礼拜者自嫌惰故嫌令不行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為之

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今據叔世說法開化以此為高義當生信滅罪祈福知道而今登无畏座開廣笑諍之端飾詞自嚴之美高言興色誹誚往還儀容傲恨初无

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詰諸者
尋經有譯故經云若為利養名譽我
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法說若利於
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
慙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
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
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卧伏
卧左右脅卧各九百万億歲余後更
應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
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
知法師實亦為難其善則致福无量
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
大慙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
衣食由此衣食勞乱極深所須繒纈
皮革无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
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
无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
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
進納更滑貪嗜美味无羞无恥須臾
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
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
慙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極大慙愧門頁

冬狐狸豐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為
阻心識還自欺手容羈世日平生少
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
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
與情愛辭

善友勸獎門第十九

夫除了除疑惑內發慙愧勸獎之功
善知識也今欲修習万行非善知識
无由進道經云如梅檀葉在伊羅林
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梅檀林其葉
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
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
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
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全
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升淨土
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
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
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
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
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
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
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
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

之事欣樂美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
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
猶若絕粮思味其於飢渴終无濟益
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
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
然而至復有貧苦節弊形骸勞悴終
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
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 若有
衣裘服翫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
垢膩臭雜是以勸解令施衣服及以
室宇若見甘味珍著連几重案又有
蒸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解令施
飲食 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
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錄塗
炭滿渠坐卧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
福除滅倚慢奉行謙恭豈可他人常
貴我常在賤 若見形自端正吐
言廣利又有面狀矬陋所言險暴此
苦可捨勸令忍辱 若見意力强
輕少病勞行行道无導有人多患不
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
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
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

廣明集卷第三

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
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
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梅崖變伊草丹青有必
渝絲磔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
彫藻一贊或成山百里僕中道隆漢
乃王臣大楚信无保勉矣德不孤至
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勸凡論
課勸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
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為其始可
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乘此
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
如大地長生万物戒亦如是能生眾
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无此戒諸善
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
所經人天勝果堪為道器欲感勝果
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
歸五品戒法兩科七眾小學要以三
歸為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為本並
如經律具顯規猷卓余憲章行業明

廣明集卷第三

逾鑒鑄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
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盖由佛法
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能出有
若歸邪神及增苦趣故經說六歸佛
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
方識逆順經云信為道元功德之母
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无
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
立信為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此三
可重故名為寶何謂為佛自覺覺彼
无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為法能
軌能正滅諦涅槃清淨无相也何謂
為僧能和和眾无學功德自他滅處
也何謂為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為寶
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
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
理惟一統照无不周照周等覺謂之
佛寶終无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
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
眾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招興
利樂是故一切无不歸憑

第一翻邪三歸

第二五戒三歸

第三八戒三歸

第五具戒

第六十善戒

第七大菩薩戒 此之七戒所防
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内一切六根
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戒門頌

金山嚴寶仞瓊琬烈瑤英牆狐議不
窟簷鸞豈能拙淨花莊思序慧沼盪
身倪六群儻未一七眾固恒齊端儀
有直影正道无傾蹊維宮超以悟襲
野音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

從前發心以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剋
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慙愧續修勤
獎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
資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踴躍歡喜
嗟抒自慶者乎 經云八難難度一
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
難五長壽天難六雖得人身盲聾暗
瘡不能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
具而世智辯聰信邪倒見不信三寶
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隨業
沉沒久乃得出時在 道還不正信家
生第八前後佛間不觀正法徒生一

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余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首

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

一自慶也 佛言餓鬼難脫而今同得遠於此苦二自慶也 佛言

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慶也 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

今在中國修習札智四自慶也 佛言生長壽夭不知植福福盡命終

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自娛迴以供養五自慶也 佛言人身難得

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辭今得人身六自慶也 佛言六根難具

今无缺損七自慶也 佛言丈夫男身難得我已得也 佛言女人

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 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

佛言佛前佛後是為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

願野滅惑不殊也 佛言見佛為難我今頂礼佛所說像功用等倫也

佛言聞法為難我今備得聞也 佛言出家為難我今且隨衆也

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為難我今一心無敢二見妙法愛法以法為師經中

偈言 惟念過去世供養為輕微蒙報歷遐劫

餘福值天師淨慧斷生死癡愛銷无遺

佛恩流无窮是故重自歸 自慶畢故不造新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陶形練氣任元造啓蒙夷阻出重

幽榮公三樂非為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至道此云

修年逢生幸曾以慶盈德貳過儻知憂畢故斷新別告海希賢庶善憑

智流 大忍惡對門第二十二 夫道從昔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

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尋故以其在苦則多尋多惱起

不善業今所以得无尋者良由在礙而修无尋故尋不為尋既於尋而無

所尋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安婆

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棄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為

資糧以拔惱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万劫所以余者

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

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為希有他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

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

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

頭然不假勸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

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辯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

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機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

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

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於

万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

無此惱忍何從生籍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儒為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忍暑忍憂忍悲忍熱忍渴忍罵忍辱忍打無患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惱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辱矣

大忍門頌

崑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俗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習容華芳百世所欽鴻才巨力方敵誰肯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光曠不御繁羈密匣儼能禁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无待恣幽尋緣境無碍門第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為縛在道則謂之為解解即無碍所致縛即資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无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無碍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觀縛經更重但衆生几類觸向多阻不

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經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為苦何以知之

今欲陸行非車輦人馬不動一累礙也

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

今欲養身非衣食屋宅則无所憑託三累礙也

今欲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桑軟則无所資待四累礙也

今欲修集一慧髮像无向五累礙也

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

今欲徹視十方障導滿目七累礙也

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

不覩八累礙也

今欲披文尋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

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十累礙也

凡此累礙其事无量聖人所以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

策為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他而他為我用所謂讓而得者

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苦薩

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在已而得无碍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无量然津濟要趣惟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无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惟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苦薩行人棄之不顧

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起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无奴不立無婢

不辨此乃氣力强梁之時一旦卧牀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厲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無碍門頌

倪象忽物終不名龍舉羈集竟誰辨絕智亡身孰為導

名哉曜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

壁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驚泉流現迹依方迂風轉

大哉超世莫與群希轅慕舜宜自勉一志努力門第二十四

從初辨德極於无尋善惡二途凡聖
苦樂明了審諦斯言脩矣惟應努力
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
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
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為勞
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
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
得正法智已以无疲厭心為衆生說
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觸
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慮淺多迷每
一修善怯退皇擾念念之間百變乖
舛自非勸之以努力獎之以對幹則
勇銳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无
明惡賊闇戰亦不異世間敵相御
世間則須金鉦壯其氣鼓鍾擊其志
懣懣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
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
拔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无
漏之智命无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
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擊甘露之鼓
著引擔鑑曹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
刀執堅固箭槍精進督怠情趨勤課
不及發行登懽喜稅駕頓法雲種智

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无明老死
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困倚
天女憑帶鬼神億千萬衆擔山吐火
雷電四繞欲以闇惑之振退金對之
師由乎苦薩忍調无想積德久善魔
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
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
努力何由辨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
劬勞督課便自室內盈實飢寒不切
但能努力无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
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
不足為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
之忍漸染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
三塗切已力无所施方復生悔何嗟
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後者位心
極行惟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
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努力門頌

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州亦可為
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
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
自來勤心少騫墜何不努力出憂危
勝幡法鼓紫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

有常无我儼既列无明有縛孰能窺
礼舍利寶塔門第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辟若一音說法
各得其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
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 應以出
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除鬚髮
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
菩提樹 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
三轉法輪十二部經 應以滅度
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於涅槃良
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
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慈
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礼拜像
塔皆宜感發悲心潜然思慕慘切其
情追想正法我不貪仰泣想如來不
現音言如入祖祢之席觀靈若在歎
歎无顏如來慙慙令我等具諸苦
行而我違背目墮惡道在於像末未
蒙解脫以告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
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涕零慙慙哽
慙至心奉為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
廟聖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
切劇苦衆生敬礼十方三世一切諸

刹土中所有如來形像靈廟

訖禮釋迦如來一切現在靈骨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頂骨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體蓋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眼精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一切指骨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一切牙齒舍利

訖禮如來現在衣鉢水瓶錫杖眾具

訖禮過去四佛生地并行坐遺迹

訖禮如來得道樹寶塔

訖禮如來轉法輪處寶塔

訖禮如來般涅槃處寶塔

訖禮如來滅後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

訖禮阿育王所造无量諸佛像

訖禮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

訖禮此國諸州諸瑞聖像

訖禮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

訖禮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

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

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

涅槃能建立是無量像塔盡於來際

佛事不絕

禮舍利像塔門頌

禮舍利像塔門頌

越人鑄金誠有恩親后庄亦亦悲

中賢小節猶可惡去聖弘遠情彌滋

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漠斯遺基

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駐景暖如之

連鄉共日獨先後道悠命殍將元時

傾懷結想惻以慕垂靈寫照拂塵疑

訖重正法門第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

文字當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

為先惑既八万四千故使教門亦有

八万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

隨亡如瓶喻者可以情忘然群生沉

網隨言封滯由此見故教藥常陳所

以金簡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

指空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无方故

如來一代四十九年隨緣示教種種

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計隨言說

必致淪亡然以義理談玄正宗无昧

言雖得喪全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

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

沉法雲遐布非夫簡冊元由獻功尊

大迦葉法門英雋擊鍾聲告召集無

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

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蘊積西

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滋

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

卷詞義明敏談味无遺近則安國利

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

之至心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

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訖禮一切真如正法藏

訖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訖禮賢初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

法藏

訖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訖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訖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訖禮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

訖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訖禮北印度石錚八字捨身法藏

訖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訖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

訖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訖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

人等願一切舍盡入如是法門常能
揔持廣說教化通達无碍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
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
仁言為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
通明洞燭煥曾景深疑廣潤湛淋漓
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感滌煩憂
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无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
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極沉
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網而弘護於
萬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
善種号曰福田德響捷樞又稱應供
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剝落之
容幽受空樹之報乃與施主為難際與
骨肉為瘡痍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
倫不遠僧護佛蔽明言不迷智論大
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
思念念榮心无時寧舍方可入三乘
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盛德可觀六
道歸依而出有萬行難擬七眾相從

為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
也流俗纏糾封付昏迷處處生著何
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實為俗良田令
興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
累表作範圍中為物受供而實不受
法在除惑清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
生業僧舍凡聖形繫往因縱成无學
猶要苦報身謝无餘方出諸有今以
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教多
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
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為解脫故供
養法也眾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
義故名眾僧良福田矣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
劇苦眾生祈礼十方一切僧寶

祈礼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弥勒菩薩僧

祈礼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

祈礼教若大士觀世音菩薩僧

祈礼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

祈礼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

祈礼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

祈礼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

祈礼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
祈礼賓頭盧閣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祈礼佛子羅侯羅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祈礼剌剌山海九億万住法万載諸
聲聞僧

祈礼三千界内現在一切諸凡聖僧
願一切舍盡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
智生福不墜惡趣生生適遇為善知
識伏除煩惱得出諸有

僧門頌

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操
妙理至言惟聖實不自伊人孰弘道
照空觀法識遷流撫俗瞻九默生差
絕滅情嗜斷權怡縱落豪華棄彫滌
親愛倏忽信風煙財利慙慙若塵草
測以龍雲豈曰高躋足紅漢更慙皓
勸請僧進門第二十八
勸請者懇懇之至意也由發懇懇之
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微
微之善咸須懇懇勸請增進令生慧
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眾生
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
眾生說法久住

十方四惡趣 我今悉勸請 修持諸戒行
獲得於人身 十方一切人 我今悉勸請
今修十善業 得生於天上 十方諸天人
我今悉勸請 登立正定聚 得離於惡道
十方諸學人 我今悉勸請 覺察諸煩惱
速證無學地 十方阿羅漢 我今悉勸請
知非究竟位 惟有一佛乘 十方辟支佛
我今悉勸請 成就大悲智 教化諸眾生
人天二乘眾 我今悉勸請 體覺如來藏
修習菩薩行 一切諸菩薩 我今悉勸請
修行十度行 速登於十地 兜率天菩薩
我今悉勸請 常轉不退輪 速下度群生
菩薩智未明 我今悉勸請 金剛滅塵累
顯發真實相 十方一切佛 初成正覺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眾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歸命請 願久住於世
如是佛菩薩 我今皆勸請 發此殷懇心
是故稽首禮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逢聖朝 靈智俯接一其遙
白日馳光不流照 葵藿微志徒傾翹
遍盈空有盡三界 綿塞宇宙罄八達
德光業遂外生覺 寂寞常住獨能超

煎灼欲火思雲露 沉汨使水望舟橋
和慈廣度昔有誓 法輪道御且徐鏢
隨喜萬善門第二十九

眾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
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
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
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
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
勸諸眾生如說奉行

十方一切眾 所有微細善 仁義及禮智
孝養謙恭德 慈和及愛敬 廉貞清潔行
若有如是善 我今悉隨喜 離欲在家人
奉修如來戒 三歸五八戒 十善菩薩戒
清淨諸律儀 離惡名聞者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飯僧施法衣 浴除煩惱垢
救攝諸貧窮 飢寒窮寒者 疾病艱危苦
施藥悲憐業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
曠路作好井 橋船度人物 園林池花果
施佛并供僧 渴乏除熱惱 其福實无量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 造經流法教
燃燈發慧明 習誦及轉讀 決了諸義趣
若復為人說 倍增歡喜心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建立諸塔廟 堂殿及寶刹

彩畫及木像 金銀銅石等 傳寫諸相好
顯示於法身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若有造僧坊 床帳及卧具 令彼信心者
安意於禪林 出入苦空門 次第寂滅觀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如來大慈悲
善說諸法門 發生隨喜行 今我等修學
隨喜諸聲聞 忍苦度生死 隨喜諸菩薩
不捨惡道受 隨喜十方佛 無畏天人尊
能於三界獄 引出諸眾生 願令眾生類
悉得於佛道 是故我隨喜 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 見賢思齊美通誥
感幽動地孝有誠 頑首流膺忠為操
振禮攝文弘憲則 機謀颺勇靜新果
明白入素志 冲閑高論窮微契神奧
捐軀濟物不邊名 輕財貴義豈期報
百行萬善紛塗軌 求誠罄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第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為義 原一切眾生
脩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
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
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
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

生善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
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是以一切所
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眾生不著果
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
餉莊嚴彫飾要必當死徒為保著自
非愚闇所以貪愛此身少有慧明何
得無時不狀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
容貪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眾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
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矜逮孤窮
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
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
反縛塗炭等无量諸邪見今皆為迴向
同歸正覺道一切清信士歸戒行十善
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
開化衆妙福迴以施群生共成無上道
一切弟子衆聞聲即解悟善業成比丘
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苦空非常想
亦迴施群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
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
隱顯化衆生獨處樂善寂如是兼一切
盡迴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
入禪出禪者勸物行衆善如是等三善

一切衆德本亦迴施群生歸向無上道
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
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真妙境
若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
我今勸迴向發此无著心是故稽首礼
迴向門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
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義術虛名
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偏委鬱鬱曾未并
吉凶拘忌迴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
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
咄嗟失道今迴駕河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趣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
害他勿過於此故經号为根本三
毒能煩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
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善惡三善根
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
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乱微塵
起相見即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
常發弘願以自在嚴願一切衆生皆
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姪邪
艷或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愚

癡闇鈍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
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
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
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歎聲地獄
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
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万四千塵勞
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万
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
如是等聲願一切衆生鼻常不

聞然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草
藁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
薰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
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
功德香學无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
万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
法之香願一切衆生舌恒不著衆
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
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
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注
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寂上勝味
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姪細滑生
欲樂觸不覺饑渴寒水之觸餓鬼畜
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空

華隆風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涼強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万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為看病者為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无礙空有不染發願門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道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聞歲時寶樹飄兮警昏旦清露搏甘永以挹喜園流采常為玩無待殷鼎方丈著安用秦箏織指彈勤誠歎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揮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啓福篇序 卷第三 群 漢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元滯據行不無明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訪為初悲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為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乘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位持於塔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為有造業未曰起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為有造罪一向須捨為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

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梁代弘明集啓福篇錄 王該曰燭

唐廣弘明集啓福篇第八 悔罪篇附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

諸帝與太山朗法師書 并答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捨身願疏 沈休文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依諸經中行懺悔願文 梁高祖

千僧會願文 沈約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八關齋制序 并制十條 梁簡文

為人造寺疏 梁簡文

謝勅資架梁啓 三首 梁簡文

為諸寺作檀越願疏 梁簡文

設無導福會教 梁蕭綸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

與琰法師書 二首 梁簡文

與劉勰書 梁元帝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與印闍梨書 梁劉勰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群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荅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北齊武帝以三臺為寺詔 魏收

周明帝立陟岵陟嶧寺詔

北齊遼陽山寺願文 盧思道

隋高祖為太祖造寺碑詔 李德裕

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周武帝二教鐘銘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唐太宗捨舊宅為寺詔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唐太宗為穆后追福手疏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唐太宗造興聖寺詔

與暹律師等書 褚亮

北代魏天子拓拔珪書

皇帝訪問太山明和上承妙聖靈要
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
筭遐長翼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四張 群
者送素二十端白氍毹五十領銀鈴二
枚到願納受

晉天子司馬昌明書

皇帝訪問太山明和上承敬德光時

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

起世善翼匡時輒申經略懸稟妙筭

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

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

蓐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

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

洺洛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微

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

驅明光錦五十疋象牙葦五領金鉢

五枚到願納受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為

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夫日出家栖

息塵表慕靜山林心怖玄寂靈迹難

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

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无

邊願開大乘伸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符堅書
皇帝訪問太山明和上大聖膺期靈
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无外若山海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張 群
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養存生

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

隔万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

請庶翼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

數斤供鑊形像綰綾三十疋奴子三

人可備洒掃至人元遠幸望納受想

必玄鑒見朕意焉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

忝在出家拙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

弘正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慙慙

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

開法輪顯保天祚僧朗頓首頓首蒙

重惠賜即為施設福力之功无不蒙

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書

皇帝訪問太山明和上澄神靈緒慈

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

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舍慨

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

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訖何
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絮裝三領
綿五十斤幸為祝願

僧朗頌首頌首能人御世英規遐邇

廣明頌集卷之三 第八張

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

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

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

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

載莊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

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頌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書

皇帝訪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灾

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

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極拔區域

遐迹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

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

播越每思靈關屏營飲淚朕以無德

生在乱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

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

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

盡意稱朕心焉

僧朗頌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

融溢皇澤載賴善達高鑒惠濟黔首

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

恩旨殊隆貧道習定味靜深山豈臨此

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

有歸僧朗頌首頌首

廣明頌集卷之三 第八張

秦天子姚興書

皇帝訪問太山朗和上懃神履道飛

聲朕世休問遠振常无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關未平事唯左右已

命元戎尅寇寧伊洛冀因期會東封巡

省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

金浮屠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

玄鑒照朕意焉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

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

雖玄宗冲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

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

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微

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

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无之談

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

造精之言誠難為允理詣其極通之

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

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

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

其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為有明旨耶

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

廣明頌集卷之三 第八張

經甚多或取僻不遠豈无一言昭然

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

信之不可能是以微之於文未知所

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

疑洽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札佛願疏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諱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

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

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

帝暫虧御膳小廢軋行四海震遑百

司戰竦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

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

禁門且啓欣問豎之安寢城扉早闔

訪膳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仰

籃精舍繞足頂札百神敬衛万福具

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

弘慈十号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

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于僧

仍留百僧八閤行道又度二士同日

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

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慈

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
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
膝下之權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
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
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
似之盛坤儀寧足正未及諸王妃主
官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
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為積苦餓鬼受
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
動山藪翹飛濕生化生有想元想皆
藉今日慈悲咸遙浣濯人天攝受幽
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沈氏

優婆塞沈君勸白十方三世諸佛本
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陁世尊 去
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
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
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楚膳未足
為辟靜念求我元時可得而積此淪
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
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拍空呼名之為
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
以充其欲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

直溫肌歎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匿
盈藏未嘗登體溢咀充庖既飫斯棄
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
首 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

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
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
孰過於斯幽顯推求无一或可君仰
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冤榮
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
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
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重而積有贏
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其
陋已甚方諸宴室所適寔多悟此非
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
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
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隨
腦誠難輕棄虧已贍物未易頓行指
欲廣念深思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其
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歲次玄
枵日般鳥度夾鍾紀月十八日在於新
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賜珍祇樹
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茶園餅

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慙兼捨
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捐撤
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刁俎非
切剝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群生成
有佛性不因剪削此路莫由緣業并
于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故
開以八丈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
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
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寔之虛室主
人高卧取逸閑堂呼為八閨去之實
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
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
同善來分留上德品成微志藉此輕
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
夫色固无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
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
滅齊牙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膏欲
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引用迷假照
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琉
聯華日來玉組夙紆蒼麾平建蘭池
紫燕之來擾於外開彌張軍帷之師

光於中寢徒以心源永滯情路未昭
識謝兼忘理慙獨悟不能叶調五氣
綏御六神霜暑或寒風露時殊是以
敷襟上寶拙誠妙覺診捨肌膚之外
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風理府給
時順万社雲翔百妖霧滌望北極而
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
則天均慶少陽分福儼日承休儲妃
闡膺祥之符皇支廣惟祺之祚紛飾
崇亮嚴置寶懺仰延息心旁旅清信
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禱
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元爽

有梁高僧諸經行像頌文第六無其文於下惟
罪篇中有梁陳寺然經像頌文應是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
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
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
万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
岸迷塗遠溺喪忘歸區區七尺其
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
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无期約
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辭者也至聖
疑寂无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極物

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
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夏
邁罹痼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
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
宅隆慈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祿洪德
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
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
所住山寺為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
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
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
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消毫
應證來業无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
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盖以
微寄誠心云尔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
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
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
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
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
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
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
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

情守戒元為其清淨得一心者則万
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聲色不
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
苦故知出恩愛微薄俗為難善來此
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
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
永拔无明根削遣闇惑心修習波若
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殊之辯被
忍辱鎧兼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
座結經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
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
藏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
切大擔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
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
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
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
一切諸天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
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現前
幽顯大眾咸加證明今日捨願使弟
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
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願皆礼一拜
八關齋制序

梁簡文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

漂愛焰自非識達真空照靈珠於難

曉神綠妙境蓄慈根於未化无以却

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延肅請高宇

閑遠香吐六鉢烟浮五色目睹金容耳

食玉韻無客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

類倚於駕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

地祛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

條八關齊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

罰札二十拜擊香鑪聽經三契一

出不請刺罰札十拜二 出過三契

經不還罰札十拜三 隣座睡眠維

那至而不語者罰札十拜四 隣座

睡眠私相密隱不語維那者罰札十

拜五 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

即札舉為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札

二十拜六 擊香鑪聽經三契白黑

維那更相糾察若有阿隱罰札二十

拜七 聽經契終有不唱贊者罰札

十拜八 請刺无次第罰札十拜九

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札十拜十

舍於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

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真外但四經惑

惱去善源而无滌五濁重靈非慧刃

而安揮故以愍彼濕薪傷茲帝器今

於郢州某山為十方僧建立招提寺

榮資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

煙雲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欄

中宿猶寡密石之功嚴飾之理難階

絕鋒之資已罄道俗儻餘微留善念

薄獎勝緣則事等親香義同錫乘昔

人脩檀捨手雨七寶前賢薄施掌擅

雙金福有冥移言无多遜謹白

謝勅書納袈裟啓

臣綱啓殿師吳苗奉宣勅旨垂費費

涖細納袈裟一緣分同妙葉界寫長

隱拂石慙華裁金非重是日新添厥

惟田服方使幽真芳杜恥緝笑蓉仙

客排雲者蒙飛羽穢食凡經无明暗

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任銘戴之

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謝書架袈裟啓

葉而受來初開蓮荷更觀舍衛時

不出戶庭坐視南山隱陌竊以三鉢輕更攝

美服於淨居士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

湛恩特被幸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

喜滋心崖如從空中所降慈不自知更謂寶

支所出朱襪四事非離世鈞蘭兩葉殊澤

寶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書加衣沙啓

臣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勅旨垂費

贊泥直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纖緯巧均結

毳毼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

踰二兩無以足此洪恩方斯殊賚臣臣

旬未堪行踐不獲即被新添陪侍寶坊塵

緣穢體嫗荷相集不任慚悚之至謹啓事

謝聞謹啓

請為諸寺檀越跋

梁簡文

菩薩戒弟子廣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

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

切聖僧歸依長夜輪轉轉轉滅滅初易信願深難

極不樹門善修三業常懷慈悲深欲永結歡愛

廣明集卷之三 第三十九

盡形壽永為獲越維七寶四事多謝性賢一念
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
起煙之密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
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
道四生普皆蒙福

設无早福會教

梁蕭綸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為已導引群生
種種方便所以虛已樂靜表之內經
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性斯意
足論隱不隔真乃為菩薩廬山東林
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号人
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為事屈不
為時伸上下无常一相无相遂能捨
彼嗜聞來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枿
曰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聞貴
賢摠至昔綺季之出漢年樊許之興
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傍被異人
聞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
也勉今月十日於西賢寺設无早會
并致敬關士躬諮勝福下遊食道凡
厥民隸爰及庶士同不率從咸皆請
業上答軋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廣明集卷之三 第三十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蕙堪把沂川
可浴弟邵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異
州為政暫止褰襟之務唐景薦大言
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
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
西山白鹿懼不能痛子豫赤丸尚憂
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
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
獨思吳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
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
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
遠近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
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濮有閑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
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
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
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遺疾尋別有信此无所伸
與琰法師書 梁簡文

廣明集卷之三 第三十九

此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昇
有緣之傳事等飢渴仰望未儀一日
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違此
信無迷寸於網和南

且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
其力雖他方法略息化緣祇恒之
衷恒有語對眷仰之深无時不積久
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
為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
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
頂聞之善謔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
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
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段
西下持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
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无地
歎恨何已伏承與駕尋幸伽藍真於
此時得一觀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或
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迷即日之
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違承問付
有還書網白和南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苦薩蕭法軍置鄧大士劉智藏侍者
自林宗遙及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

心弥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无忘與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去道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并溢想禪悅為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无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大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為食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摠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弥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疆臺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風味了因弥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盖之松挹琬玉之源解蓮花之劍藩維有限脫屣无由每坐向詡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

抵掌我勞如何想无金玉數存抑亦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派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卓叩頭叩頭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冰桂齊質自接采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以茲遊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為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揪擗符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苞篚每見請求凡取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輒靳而後與用為歡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條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瘡焉與想源下不禁指遺恭送以充蔬僧一鉢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弥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梁劉之遴

禍罰攀跼永往五內屠鑄自咎自悼万殛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乱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惡善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歸懷慙无心苟存伏度間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必使靈遊於淨土不圖此登臨紙崩絕大憲和南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疊結幽明脩嬰茶慕攀援崩踊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腸寸斷踈天叫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无補益思欲仰福廣為法事以申同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群生其福不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苞空有照通真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

廣明集卷之三 第三十四 時

為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求
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
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
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啻
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岫厝言无次
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
比勝約承入東禮拜用深傾仰昔藩
后遯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
川送遠銑金飛旆泛此安流猶復見
重良書以為盛德未有選日簡辰歸
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
心贊歎无以辭說僕風疾增瘵寢廢
蓬門不獲執離弥深傾懃願訪白
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答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答劉太
僕思勸習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
希有身心踴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
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
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宸寓之
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

廣明集卷之三 第三十五 時

迹闊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
慈導三有仁濟万物猶以法藥未周
寶舩不倦解劍却蓋躬詣道場瑞花
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親
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驚本无
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
劍之說曰碑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
於鬼徑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慇懃曲
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治衣將以破
群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觀真
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
你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食香鉢復得
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芥受潤
大雲猥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
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遼陽山寺頌文 盧思道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又安列聖重
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礼諧樂暢劍
戟云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
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
深仁俯漏惠化潛通崇鑠六幽昭蘇
八表唐旌已立嗣與不遠而至躬綢
既開肖親咸遂其所堽凝休氣渚暮

廣明集卷之三 第三十六 時

榮光玄扈造符翠媽登錄阿閼朝誼赫
林夜靜西瑤協律南宮迎神衣魚操龜
之俗懷音請吏及踵脩服之渠膜拜
空首四海懽然中外提福尉候無警
書軌大同猶以為負衆垂旒人世微
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
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
人不徇嚴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哀
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
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
所蟬蛸總結絢於仁壽之域參墟與
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
帶遐長原陸奕秀高巖鬱起作鎮東
偏翠羅祥玉驚頭之狀非美岫列三
珠維足之形可陋洞穴脩風生和雅
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
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礼旋駕西
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雲移
凝鑒佇蹕乃達仁祠于彼勝地成之
不日既嚴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
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指玉馭歷引
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為期以此勝
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

廣明皇帝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軒 方

過弥臨上征樂率雄視三界高臨四
獨百年之神俯輕群后一音所導達
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
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雨暉
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
仙歡龍官鳥紀未可疋其光大像天
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
良道高上嗣牢籠智誦孕育莊丕六
官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
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
被於万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
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摠或差无取
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記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切雉有常
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
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
孚万國當陽負宸深存底吐濟下利
物無忘懷抱昭仁訓儉不遺造次今
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乏
溫華每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
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
忘懷而乃千門洞啓万柱周架上迫

廣明皇帝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八 軒 方

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嚴殫珠璧
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
自久天保之未經播甫興仍創棟宇
規摹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巧萌庶
勞止靡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為
虛衛之地擬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
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
願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
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
獻武皇帝握茲軋紀執斯地絡懸持
日月嘯吒風雲紕忠貞以成務感靈
微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
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應寶
祚永惟家社仰祇先志尚竦玄門思
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
悵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圖極可
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
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恠脩於刻削光
華畢於圖彩願使靈心盼饗神物奔
會真覺惟寂有感必通化為淨土廣
延德衆心若琉璃法輪常轉灑甘露
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後周明帝修起寺記

廣明皇帝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九 軒 方

制詔孝感通神瞻天同極莫不布金
而構被洄流銀而成寶殿方知廣苑
可期鵲林无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
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
晉國公總監大陝岵大岵岵二寺營造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
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
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
皇帝窮神盡性感宮昊之靈膺錄
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
綸周室勃興同心佳贊間閔二代造
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
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播禍蕭管
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
未决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威
威懷連城頽賴隋即安陸未即從風
敵人驍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
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
遂啓漢東蕭繹往往在江陵後梁稱制
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
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放命
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

廣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張

巨防艱危万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
於是鳴義執銳假道北隣皮服欽風
煙隨霧集懸兵万里直指參墟左紫
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
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
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
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
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
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
仰神猷事宣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
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
勝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
花玄黃之野又同淨國思欲崇樹實
糾經始如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
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日巡遊有聞
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隨
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
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
揚茂實周天地而長久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群兇鼎沸鄴城
之地寔為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
濟四海之適半豺狼兆庶之慮咸憂香

廣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一張

嗟朕出車練卒盪滌妖醜誠有倒戈
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
燎毛殆无遺燼于時朕在廊廡任當
朝宰德慙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已
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
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
又聞狙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
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
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慙思建福田
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目菩提增長
倖逆之侶從閻入明並究苦空咸拔
生死鯨鯢之觀化為微妙之臺龍地
之野永作頽梨之鏡無邊有性盡入
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
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
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
子皇帝摠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
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竊
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
資機應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發振
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

廣明集卷第八 第三十二張

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覆於者山水
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
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
德化弗弘刑罰未止万方有罪寔當
憂善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
臨淵谷是以歸心種實必冀慈愍謹
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別請僧七
日行道仍極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
德並為一切上及有頂下至无間壇
飛揚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
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
趣悉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門下至人虛己忘彼我於宵襟釋教
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
无隔万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
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拯九戎致茲明
罰捨放登陟曾無寧歲其有蔡犬愚
惑嬰此湯羅銜頸義憤終于握節各
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並川斯
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丘墳紀
信指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
下尚淪鼎鑊八難之聞永絕冰炭微

然我懷用志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文兵之處
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
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
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
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
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
破薛舉於函州立昭仁寺
破宋老生於台州立普濟寺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邛山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泰於洛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

田莊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无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
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
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
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
拯溺以征東伐所向平殍然黃鉞之
下金鉞之端凡所傷殘難用勝紀雖

復逆命乱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
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惻然疾
懷无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
禁戒之科煞害為重承言此理弥增
悔懼今宜為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
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為建齋行道
竭誠礼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
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藉
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
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潤群生翦
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
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
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无遠不思大
聖之規无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
登仁壽宮緣顯應大底含靈五福著
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乱僧
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无人紺髮青
蓮擲風沐雨眷言彫毀良用憮然其
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
足揔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
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

務取精誠德業无問年之幼長其性
因減省還俗及私度自首之徒若行
業可稱通在取限必无人可取亦任
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
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為多有僧徒
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悖或
課誦習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鴟
致賄賂或鑽膚焚指駭俗驚愚並自
貽伊戚動掛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
教朕情深護持必无寬捨已今依附
內律參以金科具為條制務使法門
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内有
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
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
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勅古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
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
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
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
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
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
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

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眾酬其價直
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
日內使盡

與暹律師等書

褚亮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
悒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
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
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削峯累
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為勝地賢哲之
所同歸結搆雖淹禪誦猶寡啟導興
廢和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
之力羽儀四眾尤待鸞鷟之群法師
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實宜共化蒼
生外於彼岸且達人屈已存乎應物
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弘濟无隔
遐迩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
達禪居遇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
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造興聖寺詔

貞觀三年

門下昔丹陵啓聖華渚降祥叶德神
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
逮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思園
之礼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七

訓欲報无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
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尚以崇仁祠
敬增靈祐宜捨為尼寺仍以興聖為
名庶神道無方微申凱風之思主者
施行

為太穆皇后追福願文 文帝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
寺日

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
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
訓慕茲之念何日而忘同極之情吳
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
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夫
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疾興言永慕
哀切深哀欲報靡因惟憑冥助助以
緇二百正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
冀銷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
之慶

大周二教鐘銘

皇帝製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鐘
一口治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正
鴻爐化茲神器雖時屬蕤賓而調諧
夷則故春秋外傳日所以詠歌九則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八

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
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
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法
侶而尋聲金闕降真候仙冠而聽響
式傳萬古迺勒銘云

實際遐曠 通玄洞微 化緣待業
造理因機 靈圖降來 慧日垂暉
金河霧集 銀澗雲飛 一其

九霄仙籙 五岳真文 智炬遐照
禪林普薰 金鼓入夢 瓊鐘徹雲
音調冬立 響占秋分 二其

二教並興 雙鑒同振 遠赴天霜
遍虧地鎮 陝河浮影 漢溪傳韻
聽響弘法 聞聲起信 三其

波若无底 重玄有門 長關久暗
永拔沉昏 不求正覺 莫會天尊
唯令智衆 先度黎元 四其

大唐興善寺鐘銘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方方
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
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乃命
鳧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作造化
騰躍猛虎負簞虞而將飛宛轉盤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第九張 群
繞乘風而如動希聲且發捷捷夕震
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
圓海有竭福祚无窮方石易銷願力
無盡

京師西明寺鐘銘 今製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距星紀月次降
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

皇太子奉為

二聖於西明寺

造銅鐘一口可一万斤發漢水之奇
珎採蜀山之秘寶虞倭練火晉曠飛
鑪帶龍虞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
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
播曾旻之德寤群生於覺路警庶類
於迷塗業檀香垣切齊塵劫式旌高
躅敢勒貞金銘曰

青祇薦祉 黃離降精 渦川毓德

瑤嶺飛英 吹銅表性 問寢登情

興言淨業 載啓香城 七珎交鑄

九乳圓形 翔龍若動 偃獸疑驚

製陵周室 規踰漢庭 風飄旦響

霜傳夜鳴 仰延皇祚 俯導蒼生

聲騰億劫 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悔罪篇序 終南山釋氏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第九張 群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四趣

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勝相
資用豐於群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

良由沉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
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累不足

討論綸綱正行事談小學致使須斯
二果尚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遭於

碎躰是知无始故業逐分段而追徵
有為積障望變易而迴道自古正聖

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三三九品欲使
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

增繁難為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
過結已成追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

善權方便啓跡往各導引精靈因立
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

覆水之喻可知未過易救補洩之方
須列達有普賢藥上之侶分衢而廣

斯塵道安慧遠之傳命駕而行茲術
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

无虧誠約昔南齊司徒竟陵王制布薩
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
紙墨易繁略列數四開明悔過之宗
轄焉

廣弘明集悔罪篇第九 梁簡文

謝勅為建涅縣懺啓 梁簡文

六根懺文 梁簡文

悔高慢文 同上

懺悔文 沈約

陳群臣請隋武帝懺文 江淹

謝勅為建涅縣懺啓 梁簡文

臣經啓伏聞勅旨垂為臣於同泰寺
瑞應殿建涅縣懺臣障難多災身穢

饒疾針艾湯液每贖天覽重蒙曲慈
降斯大福莫惠雨微垂即滅身火梵

風纔起私得清涼无事非恩伏枕何
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此无所謝也越勅

六根懺文 梁簡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

無明易須朱紫一隨淨染則千紀莫

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

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於肉眸俱瞬

佛眼如决目玉見淨名方丈之室多

寶踊塔之瑞手左鷲山之光弥勒龍
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

廣和明集卷第三

廣和明集卷第三

廣和明集卷第三

三

耳根聞能多種眾惡悅淙絲哥聞勝
注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聳身
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
聲欣之者眾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
聞開塔管簫之聲彈指警教之唱諸
佛所說悲皆持持香風淨土之聲寶
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恍然入悟
鼻根過患復頑囂耽淙六闌流連
百和鬱金易著瞻蔔難排雖復一薰
一蕕叶性難遣空中海上弥不自覺
至如雕爐在彼翠霧飛煙識淙相牽
弥生纖累所以唧蛆甘蟬自謂馨香
烏鴉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中根
得彼天受振裳躡步跨栴檀之迥林
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
永保清升

舌根障重深惡尤深毒判爭與惡地
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
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鱗
龜腫不對有淙指之過羊羹不及致
入陣之苦雖復鵲鵲腐胃猶不稱甘
鳳肺龍胎更去不羨雖羅鼎俎未必
皆當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聞朋
亂交破俗傷貞變紫奪朱反白為黑
所以諺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
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
馬既失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
淨境既同阿難七乳之譏又等淨名
寂默之致食禪悅之六味欽善法之
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
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尋不重
戈矛莫不愛我輕他凌人傲物縱此
裸虫不羈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
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簞清閑
遨遊於夏室重衾狐白溫煦於冬房
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鷄首翠樓去未
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開四大
假成豈有真我願捨此晝瓶得彼金
色淨寶珠之法飾照琉璃之慧體長
歸五分永等十身

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辭若
猴猿懸鐘高堂一念難靜走九索上
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
九十八使驚驚无已所以灰心滅智
行拔於三乘風禪靈飲道高於六度
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怡
洞照无生一切眾罪悉滅俗門三界
異途歸之真域懺悔已責誠心作礼
悔高慢文 同上
弟子蕭經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
記稱弗傲表沫泗之遺文經云不慢
驗踰闍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
卒餘習上賓天帝淮南猶有誤諱亦
有才日隱淪調惟高俗猶足坐痺晉
君立前齊主况復道隆三學法兼五
衆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室致
恭遺弓接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
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諸出家悲表虔
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實頭下
步庶无取各者達棄車方思景慕幽
顯大眾咸為證明
懺悔文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
今生以前至于无始罪業衆差固非
詞家所算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
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
以為毛群斷品事乞庖厨无對之緣
非惻隱所及晨對暮爰日月隨年嘆
腹填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雅精靈

靡達遊戲之間恣行天暴蠢動飛沉
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剿撲却數
追念種彙寔蕃遠憶相聞難或詳盡
又暑月寢卧蚊虻嚼膚忿之于心應
之于手歲所殲殲殆盈萬計手因忿
運命因手傾為煞之道事无不足迄
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渙躬
事網罟牽驅事平權娛賞會若斯等
輩眾夥非一黨餘賓遊僞告交牙或
盜人園實或攘人養養弱性蒙心隨
喜贊悅受分吞賊皎然不昧性愛墳
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
綺語者眾源條繁廣假妄之慝雖免
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
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整淇
水上宮誠无云幾分挑斷袖亦足稱
多此實生死牢穿未易洗濯志有慘
舒性所同稟遷怒過直有時或然厲
色嚴聲无日可免又言詭行止曾不
尋研觸過斯發動論无記終朝紛擾
薄暮不休來果昏煩將由此作前念
甫謝後念復興又波不息寸陰驟往
愧悔措心同知去厝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眾僧大眾前誓心剋已
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念慮拔身
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奉八微
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
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无已
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
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
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
則染心之累不平可磨今者興此愧
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
性既空庶罪无所託布髮頂礼幽顯
證成此念一歲相續不斷日磨歲瑩
生生不休迄至道場无復退轉又彼
惡如我皆由我昔加人不滅此重緣
則來惡弥遘當今斷絕永息來緣
道无不在有來斯應庶藉今誠要之
咸達

群臣請隋陳武帝懺文 江撝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
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諱菩
薩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
窮波若發弘大誓荷負眾生神道會

昌膺茲景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
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
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无我寶臺花
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皆具茲多遂
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
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
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机福德所
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
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
而宴坐與擇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
屋曠位上靈贊動厚土怔惶弟子等
身經受惑業構煩惛天生蒸民樹以
司牧悵悵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致尊
居万乘而申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
為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熾充
燧人警蹙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
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雲迷盲然
汾水之上八駿波委方在瑤池之濱
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屈堂有
廢棄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
千錢如干物仰觀三寶大眾奉贖皇
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
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尋

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懽意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積玉幹之威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權玉鑾迴鑄金門洞啓百辟翹首稽紳並列願塵勞與雲翳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懽懽丹恩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波若懺文

梁高祖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真常之妙本无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與真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見愚癡取捨有无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无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真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遺遺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无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言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悲是无上法門弟子頗學空无深知虛假主領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擲受兆

廣明集卷第三 第四十九

民弥覺万機成累每時至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軋軋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訖礼惠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无相見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訖礼常住三寶

金剛波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流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真法身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无相妙法悲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為殊失就无求也弥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内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棄本迹俱真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无言

廣明集卷第三 第五十

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无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已行法方欲以家形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万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為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訖礼擇迦牟尼佛金剛波若礼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怜万品護念群生引入惠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剛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无復塵勞稽首訖礼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驚嶺凝神瓶寫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踰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分鑑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徵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聞其无取山海為隔傳授蓋微華

美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

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觀晉而未

脩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

光前絕後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啓

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

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剎土而

響應真人間出法寶傳通粵以天

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未遊佳

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

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

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摠三乘之通

教資六度之測海如開暗室以照優

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

子等力士之得珠金膝寶印始茲辰

而一啓智慧實法泊爾時而方具故

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

於聖運弟子纂承共緒思弘大業願

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某處建如

千僧如千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

衆至心敬禮奉師釋迦如來禮般若

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

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崙不受身

命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若

若而相應攝諸方有住安隱地舍靈

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於禮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

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

非真語悉為妙法理无二極趣必同

歸但因業因心稟万類之識隨見隨

著異群生之相品分有淺深覺悟有

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

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

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處苑初

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

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日半

字未轉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

源說大乘經名无量義滅化城於中

路駕寶車於四衢帶裏明珠隱而還

現晤中真實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

空踊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

法寂勝取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

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

黎庶竊以義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

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

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

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无

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

群迷道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如千僧

如千日法花懺見前大衆至心於禮

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花大乘

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

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衆空來

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

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今使盡空

法界无復聲聞无邊衆生皆為菩薩

於持性相同到无生稽首於禮常住

三寶

金光明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

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无變

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來實

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

三點之理无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

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

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

出懺悔之法音是日法王微妙第一

以種智為根本以功德為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毀異惡星能除殺貴飢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却惡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慕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又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衆至心祈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為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

祈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寶竊以諸佛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号无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頗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万去來三界遍滿十方間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為功德難

用思議釋迦如來以无碍力遊娑羅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自誦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号譬如六天搖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万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灰忘勞精進為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无復怖畏之塵騷動翫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干日行方廣懺悔讀誦百遍右繞七匝塗香末香盡莊嚴之相正念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衆至心祈禮本師釋迦如來礼方廣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計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拯万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寶法稽首祈禮常住三寶

虛空藏菩薩懺文

陳文帝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來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

最為勝上為衆中之幢王為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秘密至留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号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怙惡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闡淨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衆至心祈禮本師釋迦文佛礼勝花敷藏如來礼陀羅尼神呪礼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計見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祈禮常住三寶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陳文帝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十 藥師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慧方便縱無尋之辯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万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无量威神不測至如婆藪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无非真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盱食夙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持諸佛功德志欲流布今謹於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訖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丘禮花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自然清淨八万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獄火永盡無餘稽首訖禮常住三寶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十一 藥師

藥師齊懺文 陳文帝
竊以諸行无常悉為累法万有顛倒皆成苦本熱炎鐘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異牙見生滅之奔迂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无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万物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流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无怖畏至如 八難九橫五濁三灾水火盜賊疾疫飢饉悉家債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万端虔然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為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又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藥師齊懺現前大衆至心訖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垂本願不棄世間興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十二 藥師

百鬼神尋結縛而應計障逐香然炎无復有命隨懺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无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娑羅齋懺文 陳文帝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大驚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計所以不窮衆生无邊方便所以无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現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千年无餘之幾已及熙連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寂後功德是日茲辰弟子有緣閭浮屠當重任愍群生之顛倒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傳駟之於中道今謹於太極殿設无尋大會百僧一夕娑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无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種智而為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

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舍定慧之水
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場與二
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
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
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
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
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事會捨身懺文 陳文帝為皇太后捨寶位
竊觀雅詒與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
經令典聖人揚罪已之說故土身濟
物仁者之恒心克已利人君子之常
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計三
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
之六度國城妻子儻倖哀荒承祖宗
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
民弗又庶績未熙御朽履米無忌兢
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為露電愛河奔
迅欲海飛騰稟識同焚舍靈共溺垂
璣憑王還覺萬乘非尊當寧負哀
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
且不顯奉為七廟聖靈奉為皇太后
聖御奉為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
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恐若親

若非惡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
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
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鑒輅
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文
纓絡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
之所玩好並而檀郵咸施三寶今謹
於前殿設無學大會奉行所願并諸
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冥空顯
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
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
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
法雨引愚癡於火甯拔煩惱於棘林
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太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 卷二十九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
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
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觀
如不陳列頌贊何寄故次編之殷鑒
遐邇且法王御寓哥頌厥初梵王天
主聲聞菩薩咸資偈贊用暢幽誠元
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
或擬倫帝德國美无不稱焉所以寫
送性情統歸樞紐在于斯矣然晉宋
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
聲略至於摺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
用應博觀梁代弘明集統歸篇錄
釋僧祐弘明論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

唐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梁高祖孝思賦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梁王錫宿山寺賦

魏高允庶苑賦 魏李顥大乘賦

梁仙城釋慧命詳玄賦

梁蕭子雲玄圖苑講賦

夢賦釋真觀 梁江淹傷弱子賦

無為論 伐魔詔并書徵文并覽答

泰平心露布 唐諸州管轄 中沙門行支

淨業賦 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
遂志并獨往之行垂任縱之心因尔
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七蹇
有事戎旅略无寧歲上政昏虐下豎
奸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力應勅
梅垂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
等多筆誌公所謂乱戴頭者也誌公
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
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
閣公亦怒而言曰乱戴頭乱戴頭各
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
口忠良被屠戮之害功臣受无辜之
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駟皆稱帝主人
去尊極用其詭詐疑乱衆心出入盤
遊无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脱日夜属
縶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
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懔懔如崩厥
帝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无

報酷害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送

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

至雍州就諸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

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

壯士驅虎器甲精銳君親无校便欲束

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

三不吊况復斯豎乎若默然就死為

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為蕭穎曹

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

号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

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

雲舳艫翳漢音陵太守曹宗馬軍主

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

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

白魚跳入轡前義等孟津事符寔應

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

降款姑孰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

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

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

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

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

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

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難離之必不終

有哀臨朝冕旒四海昧旦軋軋夕惕

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僻世論者

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

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

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

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

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

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

時唯知礼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

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

面富有天下遠方珎羞貢獻相繼海

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

俎乃方食輟飭對案流泣恨不得以

及温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

尔蔬食不啖魚肉雖自内行不使外

知至於禮宴群臣有膳按常菜食未

習體過黃龍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

耻孔彥類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

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

杜恣有去刻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

明達君子亮其奉心誰知我不貪天

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

廣明集卷第九 第五張

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尔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无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九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復服因尔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无復殺害障既不御内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内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以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介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昔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

廣明集卷第九 第六張

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繼内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顏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翫七寶之陸離著華嚴之窈窕耽治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蝶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絃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乱情而惑慮亦怡耳而埋心至如香氣醉起觸鼻發識曉晚追隨氤氲无極蘭麝夫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拔棘舌之了味衆塵无有苦鹹酸莫不甘口敗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乱明行同慮幽各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陽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乱念无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无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沉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屯否相

廣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隨定異手起内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踐寶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社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士身絕祀初不内訟責躬及已皇天无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内淨心塵不染不取不愛不瞋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滋不離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為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為因離欲惡而自修故无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畢亦淨如父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象内見衆病既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上善既修行善无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指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水志皎潔其如雪在纏累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願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在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万代

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無勇乃道勝而為雄

孝思賦

梁高祖

太常卿劉之遠注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歸亂內失所恃餘喘踰躅妳媼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遠家无指信騁驛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列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同仲連為鵲頭成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元逮及五內層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慙未許獨行續有北門校虜寇邊朝庭以先君遺愛結民感恩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行壽春王事靡

鹽辭

不獲免判史崔慧景志懷翻覆

遠招通逃多聚奸俠大猾兇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

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對集既出公邊无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尔駟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及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日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訪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同極之情遠追遠之心不能遺茲茲

之哀復於宮內起至勤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

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

有朝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

无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

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尔

感四氣之變易見万物之化成受天

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黷蟪於

致眉觀鯢鵬於北溟俱含識而異見

同有色而殊形雖万類之衆多獨在

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

鸚鵡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

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

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

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

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

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

无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

常閑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外

岵而靡瞻空陟岵其何望涕縱橫以

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

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

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

李嗣業集卷第九 第五張 詩

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乃斷於中腸
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
坐而縈結夕獨處而迴遑氣塞哀其
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歲歲發暉
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象芳對樂
時而无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
白日朝臨木佐甘果樹接清陰不娛
悅於懷抱但同極而纏心薰葭蒼蒼
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无
迴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
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
振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
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无一息而
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
時瞬睽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
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荅顧報復而
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
驚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翱翔去來
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
不介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
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綠亦見
白而為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
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鵠而心死

廣明集卷第九 第五張 詩

勸終天而无怙歸畢世而靡待觀休
屠之日彈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
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
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檢
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
無死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
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
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
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
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
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
於竈下碩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
始時父歿而未葬遇隣火之率起乃
伏棺而長跽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
其亦然獨極屋而全止至如玉祥黃
崔入帳隄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
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
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
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尔况三才
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
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
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廣明集卷第九 第五張 詩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
曠而清華地幽拙而特挺窮浙左之
標絕極富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
聊盤桓而騰騎盡登臨之雅致悅誼
蹕之薏屏因茲連轡結駟竝憶方舟
萬騎齊列千嶽爭浮皆東南之俊異
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携儔
巷无服馬路寡遺轡窮周章而歷覽
盡娛說而遨遊尔乃傍林橫出輕軻
上沂歷秦王之舊陌緣越池之昔路
望塗山而斜繞運南湖而迴渡連天
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泛瀟而
瞻望或凌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
南上外法華而望西有礪礪之奔澗
復臺臺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
底而无涯途峻峭而峻絕路登陟而
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
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仞霧昏
昏而漫漫風颼颼而淒淒瞻洪川其
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
會諸侯而計稽想疏河之茂業憶大
骨之惛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
珉黎既迴闕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

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機慕荷之弥蒙
名岳峩而峙立峻谷沓而虛冲春林
縹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
相接兼隱軫而无窮信英奇之攸止
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剎亦帶
壠而成宮神靈更其肘變仙聖乎其
交通巖霧霏而起霧樹布漢而抽叢
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
扉之赫卉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
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奕熒之禪宇
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
岳而脩牆夕雲生於窓牖朝日照於
簷梁諒隱曲而成齋蓋照景而生光
流清梵之婉轉響掉磬之鏘鏘構造
精密華嚴无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
遷迤闌閣峻絕塔墮水確侔於金谷
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
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
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
識苦空之迂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
窟而學通隱閑蕪而修正或燒體而
為功或灰身而入定薰名香之氣氤
威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閑

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
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
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
蓋雲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
劍之遺溪遊鹿机之餘術謝鳳來而
容與鄭風反而蕭瑟既清澗之連漪
亦飛流之湧溢奇樹蔚而成林珍果
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橘種丹廬之
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黃甘脆其如日
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
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珞石出
其陰神竇品品而獨立仙的皎皎而
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觀玄白而皆謹
刻石記於羸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
百刃擢幹千尋崑崙方闕達嶠峴兮
欽峯樹脩脩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
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觀其沉沉眇然
兮無際邈尔兮无边遠山崔嵬而間
出近樹巖從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墮
峯入漢而猶懸望蟬聯而蔽日視敞
悅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
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
既差我而陰映亦差完而什綿既遠

控於江海蕪蕪接於村田又關城邑
傍眺市閭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
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至岫表於
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重於周篇
曾何比羣詐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
万載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
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隆冬而
溫燠經酷暑而冷泠異成都之飛火
寧踈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涸
水之鑒形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
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食霞水日靜坐
千春衢无行跡路產荆榛既勤劬而
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詠詠
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識學梁
子之明箴將松高而共侶與嚴衛而
相親其林藪弥密羽族爭歸獲連解
而下飲鳥比翼而群飛鴻鵠集而相
映白鵲品而生輝拂霜毛之弈弈鼓
素翻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
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
象數刃雄地十圍塵塵易附狎兔俱
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
亦叢生消病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

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
劉五者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
頭鸛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
箭黃精白朮天門地骨肉芝石脂神
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麻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棗楊
桃楊梅朱橘冬茂黃藕秋開楂梨並
杜柿柰爭瓊枳楨列植而為藪懸鉤
觸草而非個林檎伴於萍實甘棠擬
於帝臺紅莓蔓蔓車李胡頹綠探冬
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群栽杞
杞梨豆椎栗蕪該或炫炫之丹實或
靡靡之青英禦疾風而弥艷中嚴霜
而不摧既蒨葳之梧桐亦檀藥之脩
竹篠箭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
檐瞻而交加繞房廊而郁疏抽葉陰
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
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
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
零氣凄凄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愁
蟬咽於南隴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
嘶而遠聞孤雁唳而嘯騰聲寒鷹唳
而夜響鷄雞唳而悲鳴增逸民之

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
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
申其遊曠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
而離俗憑恠石而為枕因滄浪而洗
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
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邇屢徘徊
於浪桂頻留連於名岳念家國之隆
恩緩獨往之遺蹟欲抽簪而未從聊
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駒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遶朗
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
敞而高居延曾軒之迢迢屬廣廡之
踟躕差繡栢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
余乃陟飛階於峻岐登步擱於絕頂
既中天而昇降亦攀雲而遊騎宇陰
陰而怙曠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鍾之
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窓木
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
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迥兮望通平
原兮无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烟於岫
裏眴列樹於巖中樹凌危而秀色烟
出遠而浮空情超遙於原野心放曠

於簾籠夜悠悠而何其露穠穠而漸
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
泉兮籍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
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枝之易
息豈万物之能于就薄帷而安腹迺
高枕而星闌

高允

啓重基於朝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
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灝靈液以
滂流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
苞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竭四
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總統誕天縱之
明叡追康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
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有寄於是
命正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摸
神影庶真容之翬輝耀金暉之煥炳
即靈崖以構宇踈百尋而直上絙飛
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万
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洎之瞪對軌道
塲之塗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
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
鑿仙窟以居禪關重階以通達澄清
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玉室茂華樹以

芥數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
俾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
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
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
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彰彰名欲毀而
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
樂在茲之閑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
塏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
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
絕鷹犬之馳逐春者年以廣德縱生
生以延福惠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
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菊
萸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
致謁奉清戒以畢日蕪六時而宵月
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咨聖
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
上封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
涉玄門之幽奧擇儲官以正位受大
上之尊号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觀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
悟二軌之重陰審明離之並炤下寧
濟於兆民上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

從風搖群生而為導正南面以无為
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
躬之遠遇逢扶桑之初開邁長夜之
始曙願衰年以懷傷惟貞忝以免懼
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善
大乘賦 并序 李顥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
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
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豪末九層作
於壘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
迹處由乎不無舉有以希无則無无
以暢忘无以統有則有有以通无無
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
大矣夫拯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
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票
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
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滅
無崖終始无際寄於宇宙之中而心
苞乎二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
識鑒乎須弥之大美哉測乎其源固
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
行蓋之欲疑兮資微妙以悅心滿覺

意之如海兮演波若之淵深平八道
之坦塲兮遊拯持之苑林定禪思於
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羈羅之引
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將裂
焉巧風之足欽成明行而善逝兮積
功勳以迄今取薩土之空義兮運千
力而魔禽開止觀之光焰兮消邪見
之沉吟閉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之
難尋

詳玄賦 仙城山釋慧命

惟一實之淵曠嗟万相之繁雜真俗
異而體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
遺訓籍經論之垂芳登塵庸之小識
請興言於大方何群類之蠢蠢處法
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弥曉理至寂而
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立
談秘密於慈氏歡宴於伯陽湛一
虛而致極拯万有以為網雖即事而
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
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而詞喪心將
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遍告之能三轉
窮微之力莫不停八梵於寂泊之門

輟四辯於恬快之域尋其涯也豁乎
无際眇乎無窮源乎无始極乎无終
解或以之齊貴漆淨於此俱離該空
有而間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
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万類之殊形
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
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
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
三賢十聖暖以聯綿二智五眼瞬而
暉渙渾外沉而共壑孤遠順以分岐
體无非而不是用无相而不為若純
金不隔於環釧等積水不憚於連漪
故令名用諠雜集起紛馳事若万軌
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无尋於緣起
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
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
交映法无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
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
細之殊越遂余平而容持隣虛舍大
千之界剎那搖三世之時懼斯言之
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而能瞞
豈惑識以知之覲九會之玄覽方聖
之貽則瞻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

國歷多城而進解訪眾師而遺惑始
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
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生之似
虐嗟五熱之非昏握手入和修之舍
彈指開阿逸之門聞理音之常韻觀
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
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
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
一異之四邪起斯常之雙計怖夢虎
於長眠翫空花於久翳縈結縲而未
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淖
六欲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
而情非忽伶俜而獨徃久逃逝而亡
歸埋積寶於窮舍瘞明珠於弊衣抱
一真而不識縈萬惱以歎歎嗟余生
於季俗惑已纏而命局籍五部之流
輝蒙四依之瞻錄陟講肆以開愚託
禪林而遣欲猴著鎖而停躁馳入筒
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
燭絕諍論於封想息是非於妄情創
殷緣於有覺終寂慮於无生顯真宗
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
行暗弗非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其

十軍之可平辭曰昏雲聚還散心河
濁更清性海无增減行月有虧盈疑
鬼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為山託
於始實庶當其論之可成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日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
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
天下漏泉輪囷之氣吐烟日月之景
揚負乃聖武之龍飛載為家於天下
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
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
列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即
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
粉績靡青綾於翠翹鑒納那而垂藻
韶和鳴以承蕭載錫其光令問令望
察情愜悵讓齒虞庠性典天道言為
珪璋詩史遺集礼易翔翔義華洛水
文簾清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
為長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
故授神荊於文昌寄寶舫於明雨異
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聞填填
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既
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沮剖玉條削

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
宮神篋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規重矩
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閑
曠彼奈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王模
清遊之浩漭擬樂賢之隆壯睿情宵
然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圖之苑張樂
宣猷之上觀夫靈圖要妙搃禁林之
叫籛稟輦道之三星踰離宮之六曜
寫溟浚沿方華作峭其山則崩苑解
牙礪礪詭詭坂墀截嶂夏含霜雪下
則谿壑如澄虹蟠降外上則青宵丹
氣雲霞蔚基金華琳碧燭銀礪石藻
玉摘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
桂香楓質當含人挑支育虫妙草的
際靈果垂蔓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
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蘭
渚華池淥流漏渟激水推移弥望香
溟倒飛閣之嵯峨漾釣臺而浮迥張
翠帷於鴻船泛羽流於雀艇鳥則松
鷄繡質木客錦章戴勝吐綬獨鶯啟
香壁龜紫鸞鷁鳴鶯鶯風鳴日思戲
廣浮長內則錢符菱華飲飲散葩碑
砢巨石隕陀碧砂離蓀比目累綺紅

蝦漂青綸之裏析蕩碧組之珍鈔銅
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華所
以籍園籞之壯觀將騁像於毗耶於
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燿火
樹散芒鋟閃六尺籠萊九光類若流
金之出沙嶼榮若列宿之動天潢朝
矚朗而戒旦雲依霏而卷族輕輦西
園齋宮北園仗衛濟濟僧徒肅肅法
鼓朗而振音衆香融而流馥亦有百
獸眈眈穆穆雲車九層芝駕四庶吳
姬楚艷胡笳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
鞠巡少陽渡紫複繞崇賢瞰承祿揚
散花之颺颺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
而贈筵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
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俄軒有睥睨
延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
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
周物而為心情研機而盡諦言超超
而出象理臺臺而踰繫類吳兩娛心
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理豈能逮
史目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
誦玉式世既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
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軌陪雲樓之載

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无極

夢賦 釋真觀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觀胡
蝶如孔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偽
亦心事而冥同尔乃見一奇賓傲岸
驚人無名无姓如鬼如神安容閑雅
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詣席誇陳余乃
問曰夫邪不干正惡不乱善清濁異
流昇沉各踐吾身披法鎖心遊妙典
六賊稍降四地方遣大乘已駕小魔
宜剪君是何人欲來何辨客乃對曰
久承名行未遑脩飾常深注仰每軼
翹詠忽觀光儀良有嘉慶欲申諮請
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條
紅電之驚天逐白駒之過隙豈不及
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
騁於長阡或駕飛輪於廣陌坐西園
而召友敞南齋而對客出野外而攀
金闕中而撫石或復合鐫促坐傳
觴舉白重之以笑歌申之以燭炙至
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
下无雙心為義虛身是智豪彫金往
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挂戶蘭房烈

燕姬而滿側奏秦女而盈堂聞弦管

之窈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

使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拙拙獨處

傍无笑語刺髮除鬚遠親背主形容

憔悴衣裳藍縷既闕田蠶復無商估

等碎繒之屢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

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舟舟而行至

歲忽忽而將闌床空悵冷覆薄眠單

絕子孫於後胤羅賓從而來歡欲以

斯而為道亦何得道之量難余乃忻

然而笑略陳心要徐而答曰省來說

之嬌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蛙共

海鯨而論大嶺大與日月而爭光無異

鰥鰥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岷峒尔既

昏眠於生死亦耽漆於玄黃唯知酣

酒嗜欲峻宇彫牆豈識多財之被害

寧信懷璧而為殃佳味爽口美食爛

腸貪姓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

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忻歡暫

有憂畏延長且世間紛壤竟无閑賞

万苦競求百憂爭往妻子翻為桎梏

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弊嶮岨王事

徒勞執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實如

山響然自沉淪倒惑恒懷礫毒不孝

不慈无道無德曾忤懷戾心府蠶賊

自大嬌奢志能苛剋不行仁義誰論

典則無趣煞傷非理貪或見利爭往

臨財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國命絕

湓斷身城倒匐業舉其頭鬼宰其肋

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

誰惻尔乃刁林擁臂劍嶺嵯峨爐飛

猛焰鑊湧驚波楞層鐵網蘇簾灰河

凡諸苦難次第經過頭逢鋸解骨被

磨磨舉身星散合體滂沱一朝鍾此

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

非生非滅非色非心隨機往赴逐應

便臨內宣万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

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

屈捷脫屣梵志拙著然而出家之為

道也則蕭散優遊无欲无求不臣天子

不弟王侯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

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留无為無欲

何懼何憂戒忍變集禪慧兼修天人

師範豪庶依擬若夫為學日益為道

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

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

而懸反所服唯是布衣所食未曾再

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

懇濯慮於八解之池娛神於七淨之

苑至如道安道立慧遠慧持赤賦法

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

神悅耳析帶去疑並皆揚名後代撫

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華乍將晉帝

而同懷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却超

千斛而無辭尔乃行因已正方響餘

慶四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啟國

土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

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

香紛馥名花交映近感樂神遠歸常

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

湛種覺斯盈寂遠虛聖皎潔澄清質

非質導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

天而不懼雷霆振地而不驚窮天下

之至妙誰能與之抗衡於是前來君

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殷眉彈指魂

飛氣擊神茹情否踟躕無顏遂巡步

起自陳孤陋未知藏鄙追用感傷實

懷慙恥今日奉教謹從命矣

傷愛子賦

江淹

江光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為美器惜哉遽聞涉歲而卒悲至躑躅過茲此文惟秋色之顛顛心結縉兮悲起曾憫憐之惻惻痛掌珠之愛子形惻惻而外弛心切切而內圯日月可銷芳悼不滅金石可鑠兮念何已緬吾祖之赫義帝高陽之玄胃惜襄宗之淪沒恐余人之弗構觀三靈之降福竚弱子之擢秀酷奈何兮胤卿郊逢天兮不祐尔誕質於青春攝提貞乎孟陬謂比芳於古烈望齊英於前脩遺高行之美迹望盛業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尔同凋於梧楸憶朱明之在節顧岐嶷之可貴睨鍾帳而多怡瞻戶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漠失音容之騁騁姊日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左右而殞歎奪懷袖之深愛尔母氏之麗人肩丹泣於下壤僚殷憂於工是親徃端而擗標踐遺緒而苦辛就深悼而誰弭歸來命兮何陳我過幸於時私爰守官於江淥悲薄暮而增甚思鍾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為光霞

合雲而成陰霧籠籠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艱兮是尋驗纖帶之夜緩察葆鬚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感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迺朱光之映夜甚白露之凝朝指茲辭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銷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秘余無愆於蒼祇亦何窓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弃無為論 并序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任吾志不改故註无為論焉

有非業公子者聯蟬七代冠組相望服多素紉黼衣繡裳負長劍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聞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為先生之門曰先生智德光融萬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无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閑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一截之典

李君道德之書宜居六藝之大百氏兼談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摭冲玄煥乎若覩於錯中炳乎若明於掌內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為柱史莊周以為園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屈父執鞭而不恥實萬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道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為榮實縉紳之所鄙先生攸爾而笑而應之日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尚揚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儒墨亦拙拙遑遑多有不達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情不移其情故可為道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開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无變無遷長袂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為業故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五張

卷

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適逸无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内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恣然而有慙德遠述而退

伐魔詔

元魏懿法師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布

平魔露布文

伐魔詔

元魏懿法師

夫生在三界恒為四魔所燒沉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辟見優曇喻值得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元悌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滌身心去志恭徒然无補略因愚管憑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為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遇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波若寺講勝經輒以呈示得法師學涉内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時擇道安擬魔文共尋翫之復竭愚淺修政舊文更作平魔敬重廣法師更無嫌也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五張

卷

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為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測煩惱陰死為患寔深輒更起伐魔詔慰勞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文頗繁重翼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輒并編安法師檄文為次合為一卷

伐魔詔

門下偽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跼四山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手舉常結四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迹浸潤有漸元且自寬以致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極撲勿使蒼生懷子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目信相等言奉被 詔書如左

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蘭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憚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五張

卷

悅之名銷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无思不暇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結未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群生等夫哉和迭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震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闇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殫此緣无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攝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桴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无生於曾袞揖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籍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陵波極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万国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

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官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憊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今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原泛此欲海而使天魔承疊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繁中陰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昇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禁超英略超群緯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候騎八維搃括群邪羅絡万有籠三界於一身挽百綱於无外摧拔須弥醜波巨海顛倒宇宙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焦沸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扇清風於茶炭布同愛於无間平蕩三途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攝尔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為所悞沉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焉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捷爭及故寶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

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悲哉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指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劍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下詰蒙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剪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身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身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遺書忿忿无盡

檄魔文

弥天釋道安頓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徒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集申其囊積然標榜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

思順靈網方申絃綱弥布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申預意釋道安頓首
夫時有通塞否終則泰千聖相尋萬師迭襲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杖權形以割萬邦奮慧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絙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吊真容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蛇蟻煩興鳥鏡競起翳條真徒塵惑清衆虐被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清異心同念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籍高貴下託群心秉玄機以籠三千握聖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夷為法城塹撫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導群賢慰喻有疾嚴慈柯於胃中被神鉅於身外懸十八之無量更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久抱惑心重迷自覆深軌愚懷固守為見狼踞欲天鳥鳴神闕畔換壇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崇規可改闕茲二二達為

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群方影從而
偽癡天魔不遵正節忤忤聖聽塵撓
神心領率塞虛奇形万變精鉅曜職
霜戈拂日靈鼓競響響衝方外高步
陸亮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群邪殛
喪魔衆草心望風內附汎君單將僥
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援而欲背
理違常陵墟華邑蕞蕞靈權勝常取
信以偽忝真可不謬矣于今釋迦統
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
士邑邑玄筭蓋世武夫龍超捉軫千
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
前鋒大將軍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陀
波崙獨稟天安義陳玄覺神高須弥
猛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關領衆
四十萬億揚鑣首路子故命使持節
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初利公導師曇
無竭武勝群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
心栖夢表每憂時志身志必匡世領
衆百億虎眈頃頌故命使持節征魔
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
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童真功俾九
地悼愍三塗念君經害援劍慷慨龍

迴思奮領衆五百万億驚鳴天衢故
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天都督四禪
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曠恩殊
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濛汜飛波右
眴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
頌衆七百万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
節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
摩詰奇筭不思法柯達震體合神姿
權像万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咤則
十方風靡威被下愚無辜酸楚領衆
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鑒復
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王殊
師利承胄遐元形暉三耀身自金剛
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竿万計群動
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
情兼四攝領衆塵沙翺翔斯土故命
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天都督錄
魔諸軍事群邪技尉中千王觀世音
智略淵深慧剛遐網明達六通朗鑒
三固或託跡群邪耀奇鋒起或權形
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壘
氣則浮雲顛嶸能為十方作不請之
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

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
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
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
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
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說
領衆八百万億嚴駕待命勇士之徒
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弥塞八極咸思
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
正之脩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宗之
神轡寧四禪之良弓放摧慧之利箭
鳴驥桓桓輕步矯矯撫劍飛戈長吟
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
奉聖庭曾无有闕貴即道師身子五
百幽鑒天命秉受王化聖上開衿皆
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万
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
頑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灾禍流於永
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荒
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偽外竄百行
一慝賢達尚失久謂君攬智返愚歸
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群僂以道自
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
託巖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思軌六

初之穢塵翫邪迷以娛性建橋慢之
 高幢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持
 神器盜篡天官抗拒日月恐不異舉
 手欲障三光培土擬填於四海打鼓與
 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輝雖擬心虛標
 事難就矣然將軍殖德玄津原承弥
 遠暉華暉然群下瞻目望貴之基易登
 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脩來翻然歸
 順謝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
 臣俱顯取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
 然可不美歟大師尅舉万方矯電手
 提法墨齊撫慧劍道柯輝耀於前駟
 靈鼓振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
 傾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當尔之
 時須弥籠為微塵天地迴為一粟无
 動安於左衽妙樂握於右掌神力若
 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
 欲便襲權停諸軍變頻靈變臨路遣
 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苗面縛歸
 闕委命王庭道遙開境上方宰任非
 君而誰夫聖人上智識機明責勉禍
 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福之高
 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无道那王致

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
 常軌將軍之明誠相與雖復形乖於
 當年風流於道味人天踦嶇何足致
 隔想便霍然隨書授命所以切痛其
 辭委曲往久者不欲令芳蘭夏彫盟
 柯摧類深思至言善從良計勿使君
 身傾佳三槩勿使六天鞠生禾穉廷
 目仰眺助情暢然臨帝多懷文不表
 意釋道安頓首

魔主報撒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寢語里六自
 在主他化皇帝報撒於高座大將軍
 南閭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安法
 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變接尋覽句
 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萬
 矣承將軍虛心豁達密行洌玄襟帶
 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
 秀氣千尋真心万仞諒疾風之勁草
 也乱世之忠臣也異道遇則隣彼我
 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同室既
 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滅三分天下或
 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
 及良善應期鵠起達時豹變有之自

古豈止今日惟蒼生疊積上天降禍
 輝迹皇帝奄然登遐哀經巨妄悲決
 率土皇太子弥勒養德心宮滿月停山
 深萊隱藥數鍾百六之世代虧九五
 之君諸侯茹猾猜忌相虞一十八部
 教軌參差九十六道縛組迴牙狼噬
 海濱島鳴山曲左不記言右不記事
 國憲朝典與霜露而零天聖帝辟同
 冰消而蒸散臣怨民怒衆叛親離逃
 逝无歸伶躋長往竊謂數属太平沐
 浴朝化時逢乱世濟難千戈盖乃通
 人之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
 登山拉虎臨河斬龍縛武經文輕身
 重義社稷是所不面也天位非所傾
 望也直以心城无主邪戲塵勞皆脫
 欲流將心源而共遠忽悅大夢與永
 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吊民伐罪先遣
 聚沫大將軍黃玄侯率空華之卒榮
 陽炎之馬即軋城之隅結浮雲之陣
 戈甲昱爍弓戟參差鋒刃未交服兵
 先敗次命礮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宮
 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剪次命
 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

廣明集卷第三十九 第五十五

風扞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
領肥美之卒為面門都督守滄溟之
口吞噬无遺次命七觸大將軍領細
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凡解五軍前
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聲無不宜朕
慮未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
自空窟發洩泉之智動山岳之威奉
妄想之兵數盈兆載並潛神識海隱
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劍城探徵兵士
率鋒刃結陣排空塞迫烟飛霧集莫
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真際高風駭
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
扞籜一心既沒還源弥遠六愛已然
宅火逾盛縱橫剪掠腹背羅計六奇
三略先蘊霄襟百步千榮本无橫陣
遂雲消霧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
職行我風化 勅無庸驃騎虎踞
貪山性溢將軍龍蟠怪海瞻恤之士
水陸無寄 勅繫地郎將置陰
陽之府情塵駙馬觀僊之兵愛水
甕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燒
繕性將軍已從焚溺勅咆拔尉弓
劍隨身鴻毒鷹揚戈戟在手嚴毅士

唐書卷之五

第五十五

卒警固顯城使平急將軍銷聲剗跡
勅正勤御史且停監察 隨眠武侯
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
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
射三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烟歌滅
勅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
尉列陣三有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
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
境勅我見行高鎮臨那之嶺或山万
刃疑戎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路使
觀身實相申如羊角緣家妻業密若
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
藏隱肥膩草博通將軍元然如醉斯
則率土之賓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
五將英雄乘機發立成國宗廟朕俛
仰即位臨軒御宇慕承王業握岳受
命困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
馱有餘聊充紺馬衣冠元二車書已
一方角長風於火宅粉高車於門外
解釋甲冑與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亡
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塘螂
舉辭良可慰也良可恥也盜跖率卒
侵暴諸侯孔丘置陣流汗反府即將

廣明集卷第三十九 第五十六

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弥勒代邛龍飛
朕汗馬歸朝銜罪庭闈將軍見徵未
敢聞命也情深筆短不能多白異歸
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
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
事新除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
散子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
繕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
司馬臣戒 平忽將軍蕩志侯都
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
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
行臺臣進 安靜將軍志念都尉
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
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調達諸軍
事監照王臣智行言謹案臣聞治靜
泰平免徒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
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於九圍遇死
魔於金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值貪賊於
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閻越淪蕩他
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奸邪外樹塵
軌賞差信功罰乖且惡故也自世宗

釋迦文皇帝晏駕國林條餘千載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稟質昏猜體襲邪氣我憐在心愛結盈慮矯奪惠命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闢闢皇境且其政教陵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奸千子貳志三女邪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憂又波旬詭習小道頗有才辯懷諫飾非好是曼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伺國間隙乘釁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榮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駢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卷跡高棲遇惡則泄惡中區負險重閱觀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含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凌層固守方等憐憫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障詭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纓智人棄之而潤歛富率俟前儲烽

倣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号躬身假署六府偷榮瞬息耽樂時顏元首未幾徒役無竿飢兵妬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緝結一方異類羣聚岨兵三界僞署行臺方生死賊王觀兵五道置卒三塗在生逆命處老作殺五衰告期四生應世擁塞泉原杜絕飄焰業力咆勃率危脆以先馳三毒越起挾群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乎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真枉正陷昇黎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爲已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剪撲不尔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悉敬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修塹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焰智計莫出意性狂悖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

械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塹蕞蕩除五陰式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弥湯廣深難際又值旋嵐傾勃電霞漏澍擊浪揚波海神竟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沉夜叉守塗羅刹據津流警流聲覆沒善財其欲涸冰鮮不沉溺又臨圻阻湊大築城壘壁立隍濬險閭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入執戈万夫搦思四果怯憚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識規望進擊驟度能僉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棧附令抱踴橫波直進臣等手案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靜將軍領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堅貪之路更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督師羅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臺恐衆遯迫不得覓進乃

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
偷安他化駢率犬羊欲求拒戰乃假
虎兇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
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檐山戴樹之類
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
命啓土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
帝鼎湖之日顧命懇懇專令文德以
來不許戰爭而致愼府受詔之初依
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豎僭
張猶敢逆節雖遣貝多曉喻都無
悛心乃更命將大權徵兵十萬嘗未
浹辰大弘淨土資無畏以嚴身兼衆
妙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
号一宣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
九雲集遂擊討鼓而出三空建慈
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万域神
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惠劍一揮則群
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般若以
裁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
於計性之境然後感巢守穴到不到
起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
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
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

於六通之衢投七使於薩婆之域元
允既梟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
追問諸有誠心先歛者悉令解甲去
鋒編戶民例授以遠号私之樂土爲
拔五箭并以善靈療除垢病施惠湯
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
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悞嚴四七
以守衛岳拱閑堂無爲而已大覺天
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護
懇懇諫諍辭不獲免嘿許所奏尔乃
開甘露門出八正道千輻雲迴來儀
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商薦饋於
初請故緣行錄勲則陳如先封真諦
開賞則耶舍繼襲或胡類蒙榮或兄
弟感澤邑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
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岳振撝六城治
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
地之下徵英傑於十方會万國於鷲
岳華荒剋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
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
黔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槃
溪據林眎水宣揚皇澤依恒說遠召
集未賓仁風布宇道光遐照四面交

通化流無別聽於中路之域决判於寶
山之所無量之感遠震城岳無等之智
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
光天地清明六万之衆解長圍以從正
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袪不動之賢不
遠千里意樂之招應感而至工人率
食於尸城捷獸奉壺漿於長源内外剋
清表裏咸泰寔由道音四敷餘波東訓
主上至心羣僚深敬稟承神規於慈
醜豈臣智力所能剋感也冀憑此一勲
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
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興信
背千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上三登
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况乃邪徒僞見
駕判犢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
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蒼言
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昇遐寶歷無
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乘間充
斥神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駭役四
生周還六趣畔援愆天狼戾愛地毒被
邊荒虐流華夏雖猥狁之侵宗周凶奴

之陵炎漢未為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
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駟驟於
賢初之下荷百億之重任泰三界之特尊人
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
惟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啟處常恨
封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君生沉淪魔境每
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
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龕
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
則四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
人單馬奔逆百道截羅組繫不久且令五道
告清案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
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号為即真之歲
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悉皆原放
若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
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眾罪能改過自新
者不問往愆若亡命慾山挾藏奸器百
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
兄蒸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一
不在赦書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
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
處王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
十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
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百背道甘誅於聖世故
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政教新加福歸於靈
伏惟陛下慈無百王智齊千聖秉瑞靈津握
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群有服微形以
引愚迷乳法音以振聲俗至乃列身志道釘體
求經析微質禽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軀收一
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閭浮輕彼七寶重此一
乘撤說深宮減饒河側去寶冠於苦林智法衣
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殲服群邪易於
返掌三界無熾然之驚四生絕沉溺之憂方復
情存解網志尚宥德十八來蘇方國幸甚謹
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 侍中臣薩陀波論

黃門臣師子吼 黃門臣舍利弗

黃門臣須菩提

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

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三佐大將軍唯識道行

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

魔發命歷代之為變五住遊魂含識因其致患是

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
師頻行薄伐伏惟

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
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
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群
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
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偽心主阿黎耶
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跨有軋城綿
歷年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
極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推攀緣為蕃
屏之任引戲論為帷幄之目陷溺黎
元干擾鋒鏑

陛下應真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
愍斯塗炭遂詔日揚旌色野問罪心
庭日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
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
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馳集
戈船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
轍七營三月揚清梵以申威列陣九
旬擊鳴鍾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
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辟螳螂之排
輪等蜂虻之含毒乃遣偽恒行大將
軍阿陀那識率无明之子弟恃无賴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九 詩子張

之曾於據守軋城與巨抗敵又遣偽
自性大都督近毗羅仙偽執此大將
軍迦梅延子招引為合聚結蟻徒搖
湯邊睡激揚聲勢目遂分布諸將指
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
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呂
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
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呂如實知
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
緣邊之界目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
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
隣虛之隙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宣宗
所以冰消數論於斯及解迦毗羅等
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
羸卒數千咸來請命目哀其晚悟許
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无緣隨
便安養偽諫議大夫邱諦懷逸群之
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返危
身之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
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干戈
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
軍娑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國翅頭末
開國公呂阿逸多擬使持節閭浮大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九 詩子張

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
國富婁沙開國公呂婆數縣豆並以
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
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
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
公呂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
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真
如與臣表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
也邊秋氣爽塞月光寒旌旗共雲漢
齊高鋒鏑與霜天比淨披引摺駕國
通超兩觀而爭前排千門而並入雖
生死無際一念觀其演涯塵勞有傳
須臾見其崩潰偽丞相陳顯偽僕射
慮思无計求生闔門自縊偽司空師
子鎰偽司隸達磨多羅各擁餘師自
嬰深壘狐疑競起猜詐萌生忍顛危
而不見狀遂淪亡而莫能濟阿陀那
與其偽主外无强援內寡深謀師旅
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无依
銜臂叩頭舉觀待罪臣即景臨那之
首釋邪諦之口廢彼昏王立其賢嗣
方使宗祧不絕永為茅土之君世德
相承恒修職貢之礼於是氣稂開蕩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九 詩子張

若和氣之泮春水醜穢穢夷似涼風
之卷秋穽六根超絕不開亭障之虞
三界寂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
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能致此
不勝慶使之至謹遣厚德府別將呂
隕重知奉露布馳驛以聞

廣和明集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 卷三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晉沙門支道林讚佛詩 八首

晉沙門支道詠懷大德釋思山居詩 十首

晉沙門釋慧遠念佛三昧詩序 并佛告

晉王齊之念佛三昧詩

齊王元長法樂哥詞 十二

梁武述三教詩

梁昭明開善寺法會詩

梁簡文望同泰寺濟國詩 并和

簡文詠五陰識文

梁劉孝綽百論捨罪福詩

梁簡文夢華林園戒詩

梁昭明講訖賦三十韻詩

梁簡文預懺直疏詩 并和

梁簡文出興業寺講詩

梁元帝和五明集詩

梁昭明鍾山解講諸人和詩 并和

梁皇太子八閤夜遊城門詩

梁簡文遊光宅寺詩

梁簡文被幽述志詩 四首

廣弘明集卷第三

宋謝靈運臨終詩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陳何處士遊山寺并雜詩 四首

陳姚察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陳尚書令江總遊攝山寺詩 十首

陳江令遊武窟山寺詩 并和

北齊盧思道從駕大慈照寺詩 并序

陳張君祖雜詩 三首 并

周沙門釋立名五苦詩 六首

隋煬帝遊方山靈巖寺詩 并和

隋煬帝升樓望春燈詩 并和

隋著作王胄述淨名詩

隋薛道衡入鳳林寺詩 唐文帝集

唐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 詩 二首

今上遊京師大慈恩寺 詩 并和

唐常州宣法師詠高僧

唐宣法師遊東山尋殊墨二法師

四月八日讚佛詩 東晉涪州沙門支道林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今日

泰朗朗玄夕清菩薩采靈和眇然因

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王形飛天

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瀾顏龍首漂

雲翳流冷英葉育神葩傾柯獻朝榮

芳津霧四境甘露凝玉瓶珠祥盈四

八玄黃曜紫庭感隆非情想恬怡无

所營玄根民靈有神條秀形名圓光

朗東旦金姿豔春精舍和悅八音吐

納流芳馨跡隨因憤浪心與太虛冥

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

外空同安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塊揮冥樞昭昭雨儀曉万品誕遊

華澄清凝玄聖釋迦乘靈會圓神秀

機正文養衛恬和靈知潛性命動為

務下尸寂為無中鏡

真人播神化流淳良有因龍潛兜術

邑漂景閭濟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

明旬八維披重露九霄落芳津玄杳

獻萬儼般遮素伶倫淳白凝神宇蘭

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浪

不為故為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面靈

器像也像彼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

緋青神為恭者息跡為動者行虛堂

陳樂餌蔚然起奇榮疑似垂熾微我

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蕭心疑太清

六毫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莫潛源
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
无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虛堂靜晏
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林澤恬
愉味城傍逸客研中韻綵絲運宮商
正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測汪道行
深婉婉化理長豐豐維摩靈德音暢
遊方罩牢妙傾玄絕致由近戚略略
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振煩練陳句聯
危折婉章浩若驚飈散固若揮夜光
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表露濡妙習
幽靡靡輕塵亡蕭索情隨類寡朗神
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抗願為
海遊師權拖入滄浪騰波滲漂客玄
歸會道場

八閨齋詩序

閒與何驪騎期當為合八閨齋以十
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
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
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
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
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

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分身
之真登山採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涂
翰以尉二三之情

八閨齋詩三首

建意營法齋里仁換明時相與期良
晨沐浴造閑丘穆穆外堂賢皎皎清
心修窈窕八閨客無捷自綢繆寂默
五習真豐豐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
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閭堂皆同舟
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夫室
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寧相訪若慶
雲浮

三悔啓前朝變懺暨中夕鳴禽戒朗

旦備札寢玄役蕭索庭窟離飄飄隨
風適踟躕岐路岵嶇揮手謝中折輕軒
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伴步零
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
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
房守真玩幽蹟雖非一往遊且以開
自釋

靖壹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
篠流飈灑隙瞻從容遐想逸採藥登
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望山

樂榮松瞻澤京素柳解帶長陵歧漢
安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
寡察神氣暢欽若磐春敷達度冥三
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
凡肘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
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溢窈窕歎
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間苟簡
為我養道遷使我閑察亮心神瑩含
虛映自然臺臺沉情去綵絲冲懷鮮
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
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隣孤景眇同玄思幼偃蹇牧神
轡領略綜名書涉老哈雙玄披莊玩
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
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迥寂
寂濛邑虛廓矣千載事消夜歸空无
無矣復何傷万殊歸一塗道會貴真
想同象掇玄珠悵悵快濁水澄幾忘映
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
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
與神明居

晴陽熙春園悠緬數時佳感物思所
託蕭條遠韻上尚想天台峻踞歸巖
礎仰冷風灑蘭林管籥奏清響霄崖
育靈鶴神跡合潤長丹沙映翠瀨芳
芝曜五莖苔苔重岫深窅窅石室朗
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
心揮玄拂无想隄隄形崖頽回因神
宇敞宛轉無造化縹緲鄰人象額投
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開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
阿瞢瞢望幽人慨矣玄風淦皎皎離
淅淅時无問道賸行歌將何因靈溪
無驚浪四岳無埃塵余特遊其嶠解
駕撥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
脩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
照損無歸昔神暖暖煩情故零零仲
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悵悵
為無為孤哉自有鄰坤基範簡秀乳
光流易穎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遲
起起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
散分不詰天捷沉無冥到韻變不揚
薪炳舟舟年往遂悠悠化期永翹首
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塗雖十三日

已造死境願得無身理道高冲默靖
述懷詩二首

翔鸞鳴崑崙逸志騰冥虛惚恍迴靈
翰息肩樓南嶠濯足虧流瀾採練銜
神跡高吟漱芳醴頽頽登神梧蕭蕭
倚明翮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
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於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遂巡釋長
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
濤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
憎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冲漠優
遊樂靜閑膏腴无爽味婉嬰非雅弦
恆心委形度臺臺隨化遠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冲風一何敞品物緡榮
熙生塗連惚恍既喪大澄真物誘則
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任神往苟能
嗣冲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
此點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
交樂盈曾矜神會流俯仰大同羅万
殊蔚若充旬網寄旅海軀鄉委化同
天壤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謂之
可謂因俯對以奇誠心求參焉於衡
扼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
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
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島布迴壑佇蘭
泉秀嶺攢嘉樹蔚蒼微游禽嶢嶢絕
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萃太素自強
敏天行弱志欲无去玉質陵風霜凄
淒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
會衷兩息閒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
知攝二由神遇承綢累危九累十亦
疑注懸心无氣地妙研草鹿慮冥懷
夷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
同派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為有待馭

詠山居

五岳磐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
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妄出處託好有
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徃想逸民玉潔
其巖下金聲漱沂濱捲華藏紛霧振
褐拂埃塵跡從道獲屈道與騰龍伸
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
嶺蕭條任陶均

念佛三昧詩集序 晉廬山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无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猶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南闕玄門體寂無為而無弗為及其神變也則今脩短尋常度巨細手相圓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舒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号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明則內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聞見行焉於是觀夫淵凝虛鑄之體則悟靈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

以正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類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與九緣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榮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念佛三昧四言 瑯琊王齊之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庶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亡此衆餘一空漢河始理玄通微軀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群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尔淵銷金水塵紛其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測人庶籍冥力思轉棄功在深在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隨安止贊等 薩陀波倫讚 因盡波若等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神疎其轍感夢上苑文啓茲聖括

薩陀波倫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百億同冥叩心在搖化乃降靈

薩陀波倫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閑無聞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志形歡不期適非伊抵人孰探玄榮

曇無竭菩薩讚

臺臺照匠道玄數盡辭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派

諸佛讚 因常令念佛

妙哉正覺體神以无動不際有靜不隣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群衆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元長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闊遠駕愛海乱輕舟累慶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度三靈晨旦越恒曜掩芳霄薰風動蘭月丹榮藻玉埤翠羽文

朱關暗裏非虛未交輪豈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紀鍾休
曆萬國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璫佩
晨光表塵維淨覺汎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析警層殿曼曼感心
神修容展驩宴生老終以榮病死行
當薦方為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技多病天秋葉少欣榮心散終委
滅親愛暨時生長風吹北壑迢迢景急
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築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相
思中閨空怨慕風餘乘往途駿足獨
歸路攀枝謝時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逆
軌文驥鎖重川驚巖標遠勝虛野究
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蒙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俳

何條閒函渝滅靈智湛常然俯應有
盈缺感運復來儀且獸人間繼
右歌雙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接引火歸炎
燧把水自清隄菴園无異轍祇館有
同躋比肩非今古按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金
黛闕下挂纓簪祥悅蕙芳旨法意忘
清琴一異非能辨寵辱誰為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霄苔苔疎遠風騰芳清漢
裏響梵高雲中金華紛舞若瓊樹鬱
青葱貞心延淨境遂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迫已
遠睿后扇高塵區中提景福寓外沐
深仁万祀流國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栖玄寺聽講畢遊邱園共七韻應司
徒敘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挂燎鬱初
裁蘭壠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

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
還 逕清煙從喬石日泊山照紅松

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春將夕
述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
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在

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无名妙術
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遺陰德顯

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
皆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平

等至理歸无生今別根難一執著性
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

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
分各受榮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

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梁昭明太子開善寺法會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
嶺迴手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

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
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

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
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蘿下石

墜攀桂陟松梁潤剎日欲隱烟生樓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七張

李

半歲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
照不極敵鋒湛无方法輪明暗室慧
海度慈航應根久未洗希露垂露光
簡文璧同泰寺浮岳并和

遙看官佛岳帶壁復垂珠燭銀踰漢
女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
微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引鷄飛幡
雜晚紅并和畫鳥狎晨晃梵世陵空下
應真蔽景赴帝馬咸千響天衣盡六
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全軀能令苦
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
出九居

王訓奉和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
達露塔復千尋重櫃出漢表曾拱冒
雲心崑山雕潤玉簾水瑩明金懸盤
同露掌揮鳳似飛翕月落檐西暗日
去柱東侵反流開春屬擲翰動神矜
願託牢舟友長免受河深
王基卿奉和

朝光正晃朗踊塔標千丈儀鳳異靈
烏金盤代仙掌積拱承雕楠高檐挂
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積響刻削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七張

李

生千變丹青萬象烟霞時出沒神
仙乍來往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
遊規不敢息朝鵲詐能仰讚善資指
人流詠歸明雨願假舟航未彼岸誰
士廣

庾信奉和

遙遙凌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
闕高層出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
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輪重
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泉注
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適珠朝火更
明雖連傳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
桂殿仙梵入伊笙庶問八解樂方遣
六塵情

簡文夜望浮岳上相輪

光中辨垂鳳霧裏見飛鷹定用方諸
水持添承露盤

簡文賦詠五陰識支

澆溷浪神因因形復依色欲浪逐情
隨愛網隨心織鑄金雖敗狀斬籌方
未極鵠觀既无辨猿攀此焉息
劉綽賦詠百論捨罪福

尋因迷乃異及捨趣猶并苦極降歸

廣和明集卷第三

第七張

李

樂樂極普還生豈非輪轉愛皆緣封
著情一一知心相渴樂法流清
簡文蒙華林戒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
了八風恒易傾伊余久齊物本自一
枯榮弱齡愛箕顓由來重伯成非為
樂肥遁特是厭逢迎執珪守蕃國主
器作元貞昔日書銀字久自思宗英
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居高常慮
絀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
可明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
朗暗室牢舟出愛瀛是節高秋晚沉
寒天氣清交門光景蘇祈年雲霧生
紅蕖間青瑤紫露濕丹楹葉疎行逗
出泉瀟瀟山鳴綠矜依浦戎絳賴拂
林征庶蒙八解蓋方使六塵輕脫聞
時可去非差捨重城

簡文蒙預懺直疏并和五首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國法侶盛
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惑三修
桂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林彩豔地
寂鳥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九
新梅含未發落桂葉還翻早烟藏石
墜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
籠樊

梁武帝和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

王筠應詔并序

奉和皇太子懋

悔詩仍上皇宸極 聖旨即疏降同
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揭採
餘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攸
屬度脫實斯在懺說濟蒙愚推心屏
欺給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還迷
依善導反心由真宰和鈴混吹音勝
幡紫雪彩早蒲欲抽葉新篁向舒憲
翹懃諒懇到歸誠信兼倍睿豔似烟
霞闌干若珠琲善誘雖欲終含豪愧
文彩

昭明太子講席將訖賦三十韻依次用

法苑稱嘉奈茲園美脩竹靈覺相招
影神仙共攝宿慧義比瑤瓊薰染猶
蘭菊理玄方十竿功深似九葉華水
警銀舟方欄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
勞多累苗因茲聞慧雲欲使心塵伏

八水潤焦牙三明啓群目寶鐸且參

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微社二
鼠威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

滄海變辟彼蒼羅熟妙智方縟錦深

辯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真言異銅腹

逶迤合蓋城歲蕤布金郁珠花蔭八

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鴈飛

翻覆高談屬勝時露聞終自惡日蘇駕

鸞及風度蜘蛛屋落藹散遠香霏雲

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行獨後

焰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離花水

無令乘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

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樸視愛同

株鋒遊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寶

神龍澳藥樹永繁稠樺枝詐彫城以

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欲追露寶車

脫履親推轂

簡文旦出興業寺講

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淨宮羽旗不

影鏡吹雜還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綵

沉弓水照初初碧烟含桃半紅由來

六靈縛宿昔五纏羣見鶴徒知課察

象理難同方知惡四辯奚用語三空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懃懃

實子姒惡嘉聲治定陳五札功成

奏六英汲引雷宸鑒舟航動睿情諸

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從此見

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舍一震鴻

名歸藏踰啓筮魯史冠春卿日宮佳

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敵西觀緹帳

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臺休夜更宮

槐畱曉合城烏侵曙鳴露光枝上動

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知懃

法城

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并和

陸倕和

終南隣漢關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

嶺穹隆踰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構

山楹南望窮淮源北眺盡滄溟步蹻

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綱戶圖雲氣籠

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

道延終後說鑒鑒出郊垌雲峯響流

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

琳瓊多謝先成敏空頌後乘榮

蕭子顯奉和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歡心重
室遊駕陟曾城金輅徐既動龍駮躍
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迨前筓清邏迤
因臺榭參差態羽旌高隨間風極勢
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雲丹秋野平
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折果尊常
住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
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間頌聲
劉孝綽和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
驚比事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
曉烟樓帳榮巖谷緹組曜林阡况在
登臨地復及秋風年高柯變夏葉幽
澗索涼泉停鑿對寶坐辯論悅人天
淹塵資海適昭暗仰燈燃法朋一已
散筓劍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
才賢摘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奉和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礼遊
盛終為塵俗喧豔如弘七覺揚鑒啓
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燎郊原山風
乱彩耽初景簾文轅林開俞騎駢迤
曲羽旋七烟辟浮青翠石瀨響飛奔

廣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六

迴情下重閣降道放真源談空足泉
涌綴藻邁絃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輦
龍鵠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衡樽
八閩齊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 梁皇太子同作
庚集 五 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伏枕愛危光痾纏生易折無因雪岸
草慮反邱山穴 徐防
消渴騰腸腑疼寒嬰枝節如何促齡
內憂苦無暫歇 孔熹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嚙一隨柯已
微當年信長訣 諸葛峴
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熟妍容一旦
罷孤燈行自設 君

西城門死

緩心雖已殊減景寧優劣一隨業風
盡終歸虛妄設 王卿
五陰誠為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
歸憂思空相結 李鈔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噎於茲排四
纏去矣求三涅 殷下
下學皆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

空復作泡雲滅 中唐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痾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餌五
色終當悲九泉 王夢卿
已無雲山草沉痾竟誰憐復悲淪苦
海何由果淨天 諸葛峴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翫淥池邊今如白花
樹還悲明鏡前 殷下

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遷清鑄不復
樂蓬壺豈還妍 徐防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委
觀金臺不復延 中唐

挽聲隨遠遠蘿影帶松懸詎能留十
念唯應逐四緣 君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
力振錫遠乘烟 李鈔遠
一登四引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
壽無論延促年 孔壽

第三東城門病

經痾緬百年自傷無五福長縈盡竺徒

地不值仙人廢下

習染迷畫瓶卧起求栖宿羅襦豈垂

歡臨岐方土木中廢

南城門老

少年愛綺綺暮慙羅縠徒傷歲舟

舟陳詩非郁郁王臺卿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園一沒松栢

下春光徒憊孔熹

結根素因假枝葉縹骨肉自應蟻

駭值此風刀逐諸葛

北城門沙門

俗重厭縲然因田抽善穀長披忍辱

鎧去此纖羅服律防

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殊月猶沉

首金鉞未拋目君

第四東城門病

默紉未可得漳濱徒弄離一逢犬馬

南城門老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六報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

至星星白髮垂孔熹

已傷万事盡復念九門技乘軒意何

在濁鏡坐如斯中廢府君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誰可規天長曉露

促千齡誰復知下

華堂一相捨松帳香難窺万祀歲珠

應千年罷玉羈徐防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歌方除五欲

累長辭三雅厄王少卿

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狹沒身貴靡

託單孟詵待賞諸葛

正月八日燃燈

應令

藕樹交無極花雲衣數重纖竹能為

大雲溥慈波流淨宮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六報

梁簡文於幽繫中援筆自序云

有梁正士簡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

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

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又為連珠三首

一日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稱多而

賑寡是以度素樓下獨有棄神松栢

橋南空餘白社

二日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

欲輕其死有德必昌兵踐於義无思

不服

三日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開則

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

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又為詩曰

恍惚烟霞散颼颼松栢陰幽山白楊

古野路黃塵深終無千月命安用九

丹金闕里長蕪沒蒼天照心

十月試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時

太清五年也

宋謝靈運臨終詩

龔勝無貴生李業有窮盡愁吏理既

廣弘明集卷第三

六六五

廣韻集卷第三 第五張 群

追霍子命亦頌凄凄後霜栢納納衝
風苗邇迨音既時備短非所慙恨我
君子志不得巖上派送心正覺前斯
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沈隱侯臨終表

臣約言臣抱疾弥留迄今即化形神
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无言以喻
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劒以此
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
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廣微
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鳴
哀謹啓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十月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无恒
焰電光寧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
後生泉路方幽噓寒隴向凄清一隨
朝露盡惟有夜松聲

陳江搢入攝山栖霞寺一首并序

五言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栖霞寺
登崖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
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
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
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

廣韻集卷第三 第五張 群

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
札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接神疎
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率製此篇
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此志焉
靜心抱冰雪暮齒迫桑榆太息波川
迕悲哉人世拘歲聿皆採穫冬晚具
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茲山
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
烟迤有无缺碑橫古堦盤木卧荒途
行行備履歷步步轉歲紆高僧迹共
遠勝地心相符撫隱各有得丹青獨
不渝寺前有碑二即居上明
僧知治中蕭聯素因像遺風佇芳
桂比德喻生菊寄言長往客悽然傷
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界德施山
齋三宿決定罪福懺悔

四知無矯志三施啓幽心通簡避人
物偃息還山林曲壩停騶響交枝落
慙陰池臺聚凍雪欄隔啼歸禽石采
無新故峯形諱古今大車何杳杳奔馬
遂駸駸何以修六念虔誠在一音未
泛慈舟遠徒令願海深
五言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蔡

廣韻集卷第三 第五張 群

酒周尚書并同遊群彦江令公

添身事殊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
枕雲崖宿解鞍梵宇調心易禪庭數
息難石磴水流靜山窓葉去寒君思
北闕駕我惜東都冠翻愁夜鍾盡同
志不盤桓

徐孝克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
夜坐六韻

戒檀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歸依
鵲食迎守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鏗
疎鍾雞蘭靜含握仁智獨從容五禪
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携
手屢相逢

陳主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御製

時宰礚溪心非閑狎竹林鷲岳青松
曉雞峯白日沉天迥浮雲細山空明
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霜村
夜鳥去風路寒猿吟自可尋出俗詎
是欲抽簪

遊攝山栖霞寺并序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
亥入攝山展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
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有詩

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體

江令公

霖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拙宿綠野
中登頻丹霞抄妙仰高人德挽志塵
物表三空豁已悟万有一何小始終
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
氣涼昏曉乘風面冷音候月臨皎
皎煙崖態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
森沉攀條惜杳裏平生忘是非朽謝
豈矜矯五淨自此涉七塵庶无擾
靜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江令公
絕俗俗无侶修心心自齊連崖夕氣
合虛宇宿雲覆卧藤新接戶歌石久
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
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
以為吾儕

徐祭酒孝克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客委
氣巖光對月宮香來詭經火花散不
隨風澗松無異聒禪桂雨分藁虛薄
誠為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
可向橋東

積明二年仲冬攝山栖霞寺布法師

某小時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

山仰為師氏營涅槃懺還途有此作
可不同一貫生死亦一條况斯滅盡
者豈是俗中要人道離群捨真期出
世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步巖椒石溜
水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變黷出
谷霧飄飄勿言无大隱歸來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縱棹憐迴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
性須與俗人分貝塔涵流動花臺編
嶺芬蒙籠出檣挂散綴繞隱雲情幽
豈徇物志遠易驚群何由狎魚鳥不
願屈玄纁

江令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
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
見將射之鶴不動詳觀之已死於巢
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
法師於是放弩發苦提心

宋初有法瓊居南方人不知因緣所
出辟穀食素粟不著錦帛戒德其尊
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子張使君
莅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隨
出西自剋亡日捨命後勿開殺但以

乞鳥鳥至破岡如期而終使君依言
送林野間停舟七日七夕鳥獸不敢
侵乃叔殯焉士祖親使君之第四女
也就瓊居受戒勅余記錄之

陳江令往虎窟山寺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
塏墟龍暖阡眠藹藹車徒過颺颺旌
旆懸細松斜繞逕峻嶺半藏天古樹
無枝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挂
石下新泉菡萏均雙樹清虛類八禪
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
藥何由齊大年

治中王固奉和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
奇人功兼製置房廊相映屬增閭並
殊異高明畱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
窮嶺歷籍此芳春至野花香人眼山
鶯紛可憫風景共鮮華水石相暉媚
像法無塵染真僧絕名利陪遊既伏
心聞道方刻意

記室參軍陸宣奉和

雞鳴動曉曙駕柁苑晨遊朱鑣陵九
達青蓋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采被

集韻卷第三 第三 第三

春州傑吹臨風遠 旌羽映光浮高枝
隱修運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
流鳥鶯道金盤響清梵涌塔應鳴梓
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
教信解愧難酬

前巨刑獄參軍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駟聞鳳
管後乘躍龍驤爰遊非逸豫幽谷有
靈龕兼觀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
寧須掾雲衣不待瑩蘋荇綠澗壑蘿
葛蔓松楠鶯林響初轉春畦翠欲含
感心隨放遺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
力永滅六塵貪

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基卿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
轂驪馬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
行旗賓徒紛雜香景物共依遲飛梁
通澗道架宇接山基菜花臨砌砌分
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
塵情良易遣道性故難縑承恩奉教
義方當知受持

西曹書佐鮑至 從駕虎窟山寺

神心賸物序訪道絕塵蹤林疎蓋影

廣韻集卷第三 第三 第三

出風去管聲還息徒依勝境稅駕止
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短莖
生高樹疎花發早條遠峯帶雲沒流
烟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頌名前未僚
願籍連河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
寶方悲慈地饒

陳從事何慶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廡俗賞奈苑賜年華始入香山
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業道樹一
林花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蛇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三首

乘盃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
狹西浮郢路遙離亭花已散別成鳥

新矯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敬訓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節高
世乘盃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
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通士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樟龕八想
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
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廣韻集卷第三 第三 第三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楊枝生拱
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金龍擬
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同慶帝庶肩吾同慶士弘讓遊明慶寺
驚嶺三層塔蒼園一講堂馴鳥逐飯
磬狎獸繞禪床摘菊山无酒然松夜
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敕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
代駟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
後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大
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
靡遺貺麟羽効異山澤薦祉華稟率
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猶
且摟志官冥凝神室寂俯陋區域顧
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慈界於危
城身心登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
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儼天道冠邵
陵業踰華如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
合慈燈夜熱九服照其餘光乃賸參
墟實惟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嚴迥東
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暖如踊
出既而景躋西陸氣中南呂商飈振

時明終成一聚土強覓千年名

老苦

少時忻日益老至昔年侵紅顏既罷
艷白歎寧久吟階庭惟仰杖朝府不
勝簪甘肥與妖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万夫一朝床枕
上迴轉仰人扶壯色隨肌減呻吟與
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陵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
下獨入黃泉中池臺既已沒墳壠向
應空惟當松栢裏千年恒動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為別後思幾時相握
手嗚嗟不能辭雖言万里隔猶有望
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附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
塚相次似魚鱗茂陵誰辨漢驩山誰

生苦

周沙門釋亡名

可患身為患生時憂共生心神恒獨
苦寵辱橫相驚朝光非久照夜燭幾

遊明慶寺詩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
石花護繞峯蓮霞暉間幡影雲氣合
爐煙迥松高偃蓋瀑水細分泉含風
万籟響哀露百花鮮宿昔尋真趣結
友亟留連山庭步露靡潤沁濯淨溪
因斯事苦習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
雨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還東
流旋

陳張君祖

詠懷詩

運形不標異微懷怡无欲坐可拙王
侯門可迴金轂風來詠逾清麟華測
不觸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
翫幽閑清行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
辰亦非促義騰望舒映景今迭相燭
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連區區雖非
黨蕙忘混礪玉佐神回蒙掖要在夷
心曲

靈龜起情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
秀固集三造賓緬懷結寂夜味藻詠
終展近佇時無違誰與拂流塵眇情
寄極眇蕭條獨遠神相志東溟裏何

睇西潮津我崇道无廢長誦想義人
遇遇播荆衡杖策慙南郢遺動委浪
迹遇靖恬夷性耐卷從老話揮綸與
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颺塵正時无
喜惠偶絕韻將誰聽習子茂芳標有
欣微音令類敷凌霜清葩熙三春盛
拂翮期霄翔豈與乘榆競我混不材
姿遺情志彫映雖非嶧陽倚聊以獻
洒馨

贈沙門竺法頤三首

沙門竺法頤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
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為之讚

鬱鬱華陽岳絕雲枕飛峯峭壁溜靈
泉秀嶺森青松懸巖廓崢嶸幽谷正
寒籠丹崖拙奇逸碧室禪六通泊寂
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无無還
淨滯空室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
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剎應方恢攢
化地類蒙慈悅冥冥積塵寐永在巖
底閑廢聰无通昭遺形不洞滅明哉
如來降谿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壤孰
若阿維黎遥謝睇玄疇何為自矜潔

邈邈慶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
嶽獨秀閭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
峭頂澗滋甘泉液崖蔚芳芝類翹翹
美化倫眇眇凌巖正肅拱望妙覺呼
吸晞齡永苟能夷冲心所態靡不靜
万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勉尋大垂
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峨峨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
長空觀體善權私呵晞光景豈識真
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歡飄忽
凌虛起无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起十二煖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
住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
同冥測哉不起滅始自无從生借問
導氣倫安測泥洹靈

詩序

省贈法頤詩經通妙遠

疊疊清綺雖云言不盡意殆亦幾矣
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
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
之形容雖拙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

蒼之未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便僧淵荅

真朴運既判万象森已形精靈感冥
會變化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弥綸始
無名捨本而逐末悔悟生有情胡不
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觀均有无彈
說豁朗明道遥衆妙津拙凝亦玄冥
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幽閑自有
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多
所成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張君祖

泄泄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
弥百億同一像靈和陶煙煴會之有
妙長大慈濟群生冥感如影響蔚蔚
沙弥衆榮榮万心仰誰不欣大乘兆
定於玄曩三法雖成林居上亦有黨
不見乳與龍灑鱗凌霄上冲心超遠
寄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睇維摩余
所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歸騁悠悠
誠滿域所遺在廢想

庚僧淵荅

遙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壁
室玉潤瀝靈津丹谷挺樛樹李穎奮

暉新融慶衛天籟逸響年相因鸞鳳
翔迴儀虬龍濺飛鱗中有冲瀆土軌
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忽自賔
栖峙遊方外超世絕風塵翹想睇眇
蹤矯步尋若人咏嘯舍之去榮蕨何
足珍濯志八解淵遼朗豁冥神研機
通微妙遺覺忽忘身居士成有黨頑
眈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以知反真
煬帝謁方山靈巖寺

隋后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沉沉平郊送晚
日高峯落遠陰迥嶂飛曙嶺疎鍾響
畫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抗迹
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諸葛穎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畫拱臨松
蓋鑿牖對峯蓮雷出階基下雲歸梁
棟前靈光解晝夜輕衣數劫年一陪
香作食長用福為田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并南樓
一首 隋煬帝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
照花焰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含
夜梅幡動黃金地鍾發琉璃臺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穎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參差逐輪時徙
欽桃花生落枝飛煙繞定室浮光映
瑤池重閣登臨罷歌管乘空移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王清玄壇德
衆一首 隋煬帝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颺灑林花
落遙迤風柳散孤鶴逝追群啼鶯遠
相喚蓮舟水裏盡畫輪途始半江漣
各自遥東西並興歎已薰禪慧力
復藉金丹扞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
觀於馬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隋著作王肅卧疾閣越述淨名意
余卧疾閣海弥留旬朔善友顯法師
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
陳其意於簡法師云尔

客行万餘里渺然蒼海上五嶺常炎
鬱百越多山瘴兼以勞形神遂此嬰
疲恙桐雷邀已遠砥石良難訪抱影
私自怜露衿獨惆悵眠城有長者生
平夙所尚復藉大因緣勉以深迴向
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
摩軌城空有狀是生非至理是我皆

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
大醫王茲力誠无量

薛道衡展敬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栖丹穴
鳳地迤白沙龍獨巖樓迥出複道閣
相重洞開朝霧縠石濕曉雲濃高篠
低雲蓋風枝響和鍾簷陰翻細柳澗
影落長松珠柱浮明月蓮座吐芙蓉
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
武帝三教詩一首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迷蕞藥
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
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
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
肇君親老氏貴我欲存生由外身出
言千里善芬為窮世珍坦空非即有
三昧似未臻近識封岐路分鑣疑異塵
安知悟去漸究極本同倫我皇躬斯
會妙鑒出機神眷言摠歸磨迴照
引生民願惟慙宿殖邇迨逢嘉辰願
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太宗文皇帝謁并州興國寺二首

有記明集卷第三

唐后

迴鑾遊福地極目翫芳晨梵鍾交二
響音法日轉雙輪寶刹遙承露天花近
足春未珮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圓光
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此留餘想超
然離俗塵

文帝詠佛殿前幡 唐后

拂霞疑轉電騰虛狀寫虹屈申煙霧
裏低舉白雲中紛披乍依迴掣曳或
從風念茲輕薄質无翅强搖空

常州弘善寺宣法師三首

奉和寶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竺佛圖澄

大誓憫塗炭無機入生死中州法既
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鎮衛
千里道盛呪蓮花突生吟棘子埋石
緣雖謝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惟絕塵淫躁固无名先賢未始
覺之子唱希聲秦王嗟理詣童壽揖
詞清微音聞盧岳精難動中京適驗
方袍裏奇士復挺生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三法師

木落樹攏燥水清流深寂屬此悲哉

有記明集卷第三

唐后

氣復茲羈按感奚用高繁憂山泉恣
遊歷万丈窺深澗千尋仰絕壁傍嶺
竹叅差緣崖藤累歷行行極幽邃去
去逾空寂果值息心侶喬枝方挂錫
圍繞悲旃檀純良豈砂礫妙法誠无
比深經解怨敵心惟即頂礼道存仍
目擊慧力幸已逢疑網於焉折豈直
祛煩惱方期拯沉溺

帝謁大慈恩寺一首 并和 唐今上

日宮開百仞月殿聳千尋花蓋飛圓
影幡虹曳曲陰霞綺遙瓏帳葉珠細
網林寒廓烟雲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門和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花曜日
絲神幡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
雲心細草希慈澤恩光重更深
廣弘明集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No. 1082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肇建受彰興立之端百億
已成尚无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
則日月未流實聞寂於憐舒則陰陽
莫辯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食
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
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
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
則妙高色而淨光下察黃輿乃風蕩
水而成結而去二儀分判人生其中
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辟之
以鴻爐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
索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含
靈蔓延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
十五門僧徒乃從一而万物始生薛
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膊拔
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推髻執作昇天
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同知所出
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為鬼靈
或談不知緣為我已不知我為緣形